

目录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十）	1
佛說義足經之異學角飛經.....	7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七）	10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上.....	15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下.....	26
佛說義足經之須陀利經.....	42
佛說義足經之摩竭梵志經.....	47
佛說長者音悅經.....	48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二）	52
雜阿含經（一〇七五）	55
雜阿含經（一〇七六）	58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長壽王本起經.....	59
中阿含經雙品牛角娑羅林經二.....	76
中阿含經大品教曇彌經.....	80
雜阿含經（八一五）	85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八）	87
雜阿含經（一〇七〇）	89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七）	90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一〇）	93
雜阿含經（一〇九一）	95
雜阿含經（一二六五）	96

雜阿含經（一二六六）	100
雜阿含經（八〇九）	103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七）	104
佛說沙曷比丘功德經.....	108
雜阿含經（九一一）	110
雜阿含經（八三〇）	111
中阿含經大品阿濕貝經.....	113
中阿含經大品跋陀和利經.....	120
辯意長者子經.....	128
佛說梵摩難國王經.....	138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二）	139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瞻波經.....	143
中阿含經大品瞻波經.....	146
雜阿含經（一三二三）	149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九）	151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六）	161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七）	163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五）	163
佛說未生冤經.....	166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169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七）	173
長阿含經之沙門果經.....	181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二）	188
增一阿含經力品（一一）	193
佛說除恐災患經.....	201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	216
雜阿含經（五〇六）	222
增一阿含經聽法品（五）	224
佛說義足經之蓮花色比丘尼經.....	240
佛說枯樹經一卷.....	246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二）	246
佛說義足經之維樓勒王經.....	257
長阿含經之遊行經上.....	262
長阿含經之遊行經中.....	278
長阿含經之遊行經下.....	297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地動經.....	316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九）	319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一）	325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三）	330
雜阿含經（九七九）	337
雜阿含經（一一九七）	340
迦葉赴佛般涅槃經.....	341
阿闍世王授決經.....	343
摩訶摩耶經卷上(一名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	347

摩訶摩耶經卷下(一名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	361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372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一名嚴誠宿緣經，出雜藏).....	377
佛說孫陀利宿緣經第一.....	378
佛說奢彌跋宿緣經第二.....	383
佛說頭痛宿緣經第三.....	385
佛說骨節煩疼因緣經第四.....	387
佛說背痛宿緣經第五.....	388
佛說木槍刺脚因緣經第六.....	390
佛說興起行經卷下.....	396
佛說地婆達兜擲石緣經第七.....	396
佛說婆羅門女梅沙謗佛緣經第八.....	398
佛說食馬麥宿緣經第九.....	402
佛說苦行宿緣經第十.....	404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十）

聞如是：

一時，佛在毘舍離城外林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尊者馬師到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是時，薩遮尼健子遙見馬師來，即往語馬師曰：「汝師說何等義？有何教訓？以何教誡向弟子說法乎？」

馬師報曰：「梵志！色者無常，無常者即是苦，苦者即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也，空者彼不我有，我非彼有。如是者智人之所學也。痛、想、行、識無常，此五盛陰無常者即是苦，苦者即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卿欲知者，我師教誡其義如是，與諸弟子說如是義。」

是時，尼健子以兩手掩耳，而作是言：「止！止！馬師！我不樂聞此語。設瞿曇沙門有此教者，我實不樂聞。所以然者，如我義者色者是常，沙門義者無常。何日當見沙門瞿曇與共論議，當除沙門瞿曇顛倒之心。」

爾時，毘舍離城五百童子集在一處，欲有所論。是時，尼健子往至五百童子所，語童子曰：「汝等皆來，共至沙門瞿曇所。所以然者，意欲與彼沙門瞿曇共論，使彼沙門得見正諦之道。沙門所說者色者無常，如我義者色者是常。猶如力士手執長毛之羊，隨意將東西，亦無疑難。我今亦復如是，與彼沙門瞿曇論議，隨我捉捨而無疑難。猶如猛象凶暴而有六牙，在深山中戲，亦無所難。我今亦復如是，與彼論議亦無疑難。猶如兩健丈夫而捉一劣者，在火上炙，隨意轉側，亦無疑難。我今與彼論義亦無疑難。我論議中尚能害象，何況人乎？亦能使象東、西、南、北，豈不如人乎？今此講堂樑柱無情之物，尚能使移轉，何況與人共論能勝，我使彼血從面孔出而命終。」

其中或有童子而作是言：「尼健子終不能與沙門論議，但恐沙門瞿曇與尼健子論議耳。」或有作是說：「沙門不與尼健子論議，尼健子能與沙門共論議。」是時，尼健子便作是念：「設令沙門瞿曇所說如馬師比丘者，足得相疇。若有義者，聞已當知。」

是時，尼健子將五百童子，前後圍繞，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尼健子白世尊言：「云何，瞿曇！有何教誡，以何教誡訓諸弟子？」

佛告尼健子：「我之所說，色者無常，無常即是苦，苦者即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痛、想、行、識及五盛陰皆悉無常，無常即是苦，苦者無我，無我者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我之教誡其義如是。」

尼健子報曰：「我不樂聞此義。所以然者，如我所解義，色者是常。」

世尊告曰：「汝今且專心意，思惟妙理，然後說之。」

尼健子報曰：「我今所說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義亦爾。」

世尊告曰：「汝今所說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義亦爾。」

世尊告曰：「汝今以己之辯說之，何為引彼五百人乎？」

尼健子報曰：「我今說色是常，沙門欲何等言論？」

世尊告曰：「我今說色者無常，亦復無我。權詐合數有此色者，亦無真實，無固、無牢亦如雪搏，是等磨滅之法，是變易之法。汝今方說色者是常，我還問汝，隨意報我。云何，尼健子！轉輪聖王還於己國得自在不乎？又彼大王不應脫者而脫之，不應繫者而繫之，可得爾乎？」

尼健子報曰：「此聖王有此自在之力，不應殺者能殺之，不應繫者能繫之。」

世尊告曰：「云何，尼健子！轉輪聖王當復老乎？頭白、

面皺、衣裳垢圯？」是時，尼健子默然不報。世尊再三問之，彼亦再三默然不報。是時，密跡金剛力士手執金剛之杵，在虛空中而告之曰：「汝今不報論者，於如來前破汝頭作七分。」

爾時，世尊告尼健子曰：「汝今觀虛空中。」

是時，尼健子仰觀空中，見密跡金剛力士，又聞空中語：「設汝不報如來論者，當破汝頭作七分。」見已驚恐，衣毛皆豎，白世尊言：「唯願瞿曇當見救濟，今更問論當疇對。」

世尊告曰：「云何，尼健子！轉輪聖王當復老乎？亦當頭白、齒落、皮緩、面皺耶？」

尼健子報曰：「沙門瞿曇！雖有此語，如我義者，色者是常。」

世尊告曰：「汝善思惟而後報之，前之與後，義不相應。但具論聖王當復老乎？亦當頭白、齒落、皮緩、面皺耶？」

尼健子報曰：「轉輪聖王許使老。」

世尊告曰：「轉輪聖王常能於己國得自由，何以故不能却老、却病、却死？我不用老、病、死，我是常之應。欲使然者，其義可乎？」

是時，尼健子默然不對，愁憂不樂，寂然不語。是時，尼健子身體汗出，汗汗衣裳，亦徹坐處，乃至於地。

世尊告曰：「尼健子！汝在大眾中而師子吼：『汝等童子共我至瞿曇所，與共論議，當降伏，如捉長毛之羊，隨意東西，而無疑難。亦如大象入深水中，隨意自遊，亦無所畏。亦如兩健丈夫捉一劣者，在火上炙，隨意轉側。』又復汝說：『我常能論害大象，如此樑柱草木斯皆無情，與共論議能使屈申低仰，亦能使腋下流汗。』」

爾時，世尊舉三法衣，示尼健子曰：「汝觀如來腋無流汗，然汝今日返更有汗，乃徹乎地。」是時，尼健子復默然不對。

爾時，有童子名頭摩，[仁-二+(亡/大)]在彼眾。是時，頭摩童子白世尊言：「我今堪任有所施行，亦欲所說。」

世尊告曰：「隨意說之。」

頭摩童子白佛言：「猶如去村落不遠有好浴池，然彼浴池有虫饒脚。然村落人民，男女大小往至浴池所，而出此虫，各各以瓦石取此虫，打之傷破手脚，彼虫意欲還入水者，終無此事。此尼健子亦復如是，初意猛盛，與如來共論，心懷妬意，兼抱憍慢。如來盡以除之，永無有餘。此尼健子更終不能重至如來所而共論議。」

是時，尼健子語頭摩童子曰：「汝今愚惑，不別真偽，亦不與汝共論，乃與沙門瞿曇共論。」是時，尼健子白佛言：「唯問義理，當更說之。」

世尊告曰：「云何，尼健子！轉輪聖王欲使老、病、死不至，可得爾乎？彼聖大王果此願耶？」

尼健子報曰：「不果此願也。」

「欲使有此色，欲使無此色，可果乎？」

尼健子報曰：「不果也。瞿曇！」

世尊告曰：「云何，尼健子！色者是常？為是無常？」

尼健子報曰：「色者無常。」

「設復無常，為變易法，汝復見此是我，許我是彼有乎？」

對曰：「不也。瞿曇！」

「痛、想、行、識為是常？為是非常？」

對曰：「無常。」

世尊告曰：「設復無常，為變易之法，汝頗見有乎？」

對曰：「無也。」

世尊告曰：「此五盛陰是常、無常也？」

尼健子報曰：「無常也。」

佛言：「設復無常，為變易法，汝頗見有乎？」

對曰：「無也。」

「云何，尼健子！汝言是常，此理不與義相違乎？」

是時，尼健子白世尊言：「我今愚癡，不別真諦，乃興此懷，與瞿曇共論，言色是常。猶如猛獸師子遙見人來，有恐怖心乎？終無此事！今日如來亦復如是，無有毫釐。我今狂惑，未明深義，乃敢觸矯。沙門瞿曇所說過多，猶如盲者得眼，聾者徹聽，迷者見路，無目見色。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無數方便而為說法。我今自歸沙門瞿曇、法、比丘僧，自今以後盡形壽，聽為優婆塞，不復殺生，唯願瞿曇及比丘僧！當受我請，欲飯佛及比丘僧。」爾時，世尊默然受請。

是時，尼健子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坐起，繞佛三匝，頭面禮足而去。往詣毘舍離童子所。到已，語童子曰：「汝等所應供養我具，以當時給我，莫以非時。我今請沙門瞿曇及比丘僧，明當飯之。」

是時，諸童子各辦飲食之具，持用與之。是時，尼健子即以其夜，辦種種甘饌飲食，敷好坐具，而白：「時到，今正是時，唯願屈伸。」

是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僧入毘舍離，往至尼健子家。到已就坐，及比丘僧各次第坐。是時，尼健子以見佛、比丘僧坐定，自手斟酌，行種種飲食，見佛、比丘僧食訖，行清淨水，便取一小座，在如來前坐，欲得聞法。

爾時，世尊漸與說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穢惡，婬不淨行，出要為樂。爾時，世尊以見尼健子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盡與彼尼健子說之。是時，尼健子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祠祀火為上， 詩書頌為首，
人中王為最， 眾流海為源，
星中月為明， 光明日最勝。
上下及四方， 諸地所出物，
天及人民類， 佛為無上尊，
欲求其德者， 三佛為最上。」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坐起而去。

是時，尼健子五百弟子聞師受佛教化，聞已，各各自相謂言：「我等大師，云何師宗瞿曇？」是時，諸弟子出毘舍離城，在中道立。是時，尼健子欲至佛所聽法。是時，世尊與尼健子說法，助令歡喜。尼健子聞法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是時，尼健子弟子遙見師來，各各自相謂言：「此沙門瞿曇弟子今著道來，各各取瓦石而打殺之。」

時，諸童子聞尼健子為弟子所殺，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諸童子白世尊言：「如來所可教化尼健子者，今為弟子所殺。今以命終，為生何處？」

世尊告曰：「彼是有德之人，四諦具足，三結使滅，成須陀洹，必盡苦際，今日命終生三十三天，彼見彌勒佛已，當盡苦際。此是其義，當念修行。」

爾時，諸童子白世尊言：「甚奇！甚特！此尼健子至世尊所，捫論議，還以己論而自縛，來受如來化。夫見如來者終無虛妄，猶如有人入海取寶，必有所剋獲，終不空還。此亦如是，其有眾生至如來所者，要得法寶，終不空還。」

爾時，世尊與諸童子說微妙法，使令歡喜。爾時，諸童子從佛聞法已，即從坐起，繞佛三匝，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諸童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義足經之異學角飛經

聞如是：

佛在王舍國多烏竹園中，為國王、大臣、長者、人民所敬事，以飯食、衣被、臥床、疾藥，共所當得。時梵志六世尊——不蘭迦葉、俱舍摩却梨子、先跪鳩墮羅知子、稽舍今陂梨、羅謂娑加遮延、尼焉若提子——是六尊亦餘梵志，共在講堂議言：「我曹本為世尊，國王、人民所待敬，云何今棄不復見用，悉反承事沙門瞿曇及弟子？念是釋家子，年尚少學日淺，何能勝我曹？但當與共試道，乃知勝不耳。至使瞿曇作一變，我曹作二；瞿曇作十六，我曹作三十二；轉倍之耳。」便共與頻沙王近親大臣語重謝：「令達我曹所議變意。」大臣即便宣白王如語。王聞大瞋恚，數諫通語臣已，便還歸里舍。

眾梵志忽見佛獨得待敬巍巍，便行到王宮門，上書具說變意，王即現所尊六人向瞋恚大罵。王已見諦，得果自證，終不信異學所為，便謂傍臣：「急將是梵志釋逐出我國界去。」梵志見逐，便相將到舍衛國。

佛於王舍國教授竟，悉從眾比丘，轉到郡縣，次還舍衛國祇桓中。梵志等不忍見佛得敬巍巍，便聚會六師，從諸異學，到波私匿王所，具說其變意。王即聽之，便乘騎到佛所，頭面著佛足竟，一面坐，叉手求願：「諾世尊道德深妙，可現變化，使未聞見者生信意、已聞見者重解、使異學無餘語。」佛語王言：「却後七日，當作變化。」王聞歡喜，繞佛三匝而去。

至期日，便為作十萬坐床，亦復為不蘭等，作十萬坐床息。時舍衛人民，悉空城出觀佛出威神。時梵志等，便各就座。王起白佛：「諾。世尊可就座現威神。」是時，般識鬼將軍適來禮

佛，聞梵志欲與佛拵道，便作[韋*風]風雨吹其座，復雨沙礫，上至梵志膝者至髀者。佛便出小威神，使其座中悉火燃，炎動八方，不蘭等見佛座燃如是，悉歡喜，自謂：「道德使燃。」佛現神竟，炎燃則滅，梵志等乃知非其神所為，便向內憂有悔意。

佛即起師子座，中有一清信女，有神足，起叉手，白佛言：「世尊！不宜勞神，我欲與異學俱現神。」佛言：「不須，自就座，吾自現神足。」貧賤清信士須達女作沙彌，名專華色，與目犍蘭俱往白佛：「世尊！不宜勞威神，我今願與之共拵道。」佛言：「不須，且自還座，我自現神足。」

佛意欲使眾人得福安隱，悉愍人天令得解脫，復伏梵志等，亦為後世學者作慧，使我道於未來得住留。佛時現大變神足，即從師子座飛起，往東方虛空中步行，亦箕坐猗右脇，便著火定神足，出五色光，悉令作雜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即滅乃從南方來、復滅乃從西方來、復滅乃從北方虛空中住，變化所作，亦如上說。坐虛空中，兩肩各出一百葉蓮花，頭上出千葉華，華上有佛坐禪，光明悉照十方。天人亦在空中，散花佛上，皆言：「善哉！佛威神悉動十方。」佛即攝神足，還師子座。

是時，梵志等默然無言，皆低頭如鳩睡。時持和夷鐵，便飛於虛空，見炎炯然可畏，但使梵志等見耳。適現，子曹便大恐怖戰慄，衣毛皆豎，各各走。

佛便為雨眾人，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見天徑、薄說愛欲好痛說，其災害著苦無堅固。佛以慧意，知眾人意濡住不轉，便為說四諦。中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比丘僧者；有長跪者、受戒者、有得溝港者、得頻來者、得不還者。

是時，人民皆共生意，疑何因緣棄家為道，復有鬪訟？佛即知子曹疑，便化作一佛，著前端正，有三十二相，衣法衣，

弟子亦能化作人。化人語、弟子亦語；佛語化人默然、化人語佛默然。何以故？正覺直度正所意故。

化佛即右膝著地，向佛叉手，以偈難問言：

「鬪訟變何從起？ 起妄語轉相毀， 坐憂可起變訟， 欲相毀起妄語， 世可愛何從起？ 從置有不復欲， 本所欲著世愛， 不捨有從是起， 隨世欲本何起？ 從何有起本末？ 亦是世所有無， 見盛色從何盡？ 所從欺有疑意， 念從何學慧跡？ 所有無本從何？ 盛亦滅悉一義， 有亦無著細濡， 盛亦滅義從是， 世細濡本從何？ 從何念不計著？ 名色授著細濡， 寧度癡得解脫， 從何得捨好色？ 所著心寧悉盡，	致憂痛轉相疾， 本從起願說佛。 轉相嫉致憂痛， 以相毀鬪訟本。 轉世間何所貪？ 從不復轉行受， 以利是轉行苦。 以故轉後復有。 從何得別善惡？ 所制法沙門說， 是因緣便欲生。 世人悉分別作， 亦是法雨面受。 願解法明學說。 無所親從何滅？ 願說是解現本， 去來滅無所有。 解現賢本盡是。 著世色從何起？ 何因緣著可色？ 本有有色便起， 因緣色著細濡。 從眾愛從何起？ 諦行知如解脫，
---	--

不想想不色想、 非無想不行想，
一切斷不著者， 因想本戲隨苦。
我所問悉已解， 今更問願復說。
行[涅-日+乖]悉成具足， 設無不勝尊德。
是極正有何邪？ 向徑神得果慧，
尊行定樹林間， 無有餘最善說。
知如是一心向， 尊已著不戒行，
疾行問度世間， 斷世捨是彼身。」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羅閱城中有長者名曰尸利掘，饒財多寶，金銀、珍寶、車璫、馬腦，不可稱計；又且踈薄佛法，但事外道尼乾子。國王、大臣皆悉識知。是時，外道梵志及尼乾子，在家、出家者自誹謗，言有我，言有我身，并六師輩皆悉運集，共作此論：「今沙門瞿曇靡事不知，有一切智，然我等不得利養，今此沙門多得利養，要當作方宜，使不得利養。我等當往至尸利掘舍，教彼長者而作權宜。」

是時，外道梵志尼乾子及彼六師往至尸利掘長者家，語長者曰：「大姓當知，汝是梵天所生，是梵天子，多所饒益。汝今可往至沙門瞿曇所，愍我等故，請沙門及比丘眾來在家祠之。又勅屋中作大火坑，極燃熾火，食皆著毒，請使來食。若沙門瞿曇有一切智，知三世事者，則不受請；設無一切智，便當受

請，將諸弟子，盡為火所燒，天、人得安，無有火害。」

是時，尸利掘默然，隨六師語，即出城至世尊所，頭面禮足，持雜毒之心，白如來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當受我請。」

爾時，世尊知彼心中所念，默然受請。是時，尸利掘以見如來默然受請，便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中道便作是念：「今我六師所說審諦，然沙門不知我心中所念，必當為大火所燒。」是時，尸利掘即還家勅作大坑，燃大燒火，復約勅辦種種飯食，皆悉著毒，復於門外作大火坑，燃大火，又於火上施設敷床，皆以惡毒著食中，而白：「時至。」

爾時，世尊以知時至，著衣持鉢，將諸比丘眾，前後圍繞，往至彼家，又勅諸比丘僧：「諸人皆不得先吾前行；亦不得先吾前坐；亦復不得先吾前食。」

是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聞尸利掘作大火坑，又作毒食，請佛及比丘僧。四部之眾悉皆涕泣：「將非害如來及比丘僧乎？」或復有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佛言：「願世尊莫至彼長者家，又彼人作大火坑，兼作毒食。」

佛告之曰：「諸人勿懷恐怖，如來終不為他所害。正使閻浮里內火至梵天，猶不能燒吾，何況此小火欲害如來，終無此理。優婆塞知，吾無復害心。」

爾時世尊，比丘僧前後圍遶，入羅閱城，至長者家。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勿先入長者家，亦莫先食；要須如來食，然後乃食。」

爾時，世尊適舉足門闕上，爾時火坑自然化作浴池，極為清涼；眾華滿其中，亦生蓮花，大如車輪，七寶為莖，亦生餘蓮華，蜜蜂王遊戲其中。爾時，釋提桓因、梵天王及四天王，及乾沓和、阿須輪，及諸閼叉、鬼神等，見火坑中生此蓮華，各各稱慶！異音同聲，各各說曰：「便為如來勝中第一。」

爾時，彼長者家有種種外道異學，集在其家。爾時，優婆塞、優婆夷見如來變化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外道異學見如來變化已，甚懷愁憂。上虛空中諸尊神天，散種種名華於如來身上。

爾時，世尊履虛去地四寸，至長者家。如來舉足之處，便生蓮華，大如車輪。爾時，世尊右迴告諸比丘：「汝等，悉皆蹈此蓮花上。」時，諸聲聞皆從蓮華上至長者家。

爾時，世尊便說古昔之喻說：「我過去來，供養恒沙諸佛，承事、禮敬，未失聖意，持是至誠之誓，使此諸坐，皆悉牢固。」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聽諸比丘，先以手馮座，然後乃坐，此是我之教也。」爾時，世尊及諸比丘僧皆悉就座，是座下皆生蓮華，極為芬香。

是時，尸利掘見如來如斯變化，便生斯念：「吾為外道異學所誤，失我人中之行，永失天路；心意憤然，如飲雜毒，必當趣此三惡道中。實是如來出世難遇。」覺知此已，即時涕零，頭面禮足，白佛言：「唯願如來聽我悔過，改往修來。自知有罪，觸嬈如來。唯願世尊受我悔過，更不犯之。」

佛告言：「長者！改過捐捨本意，乃能自知觸犯如來。賢聖法中甚為曠大，聽汝改過，隨法而捨；我今受汝改悔，後更莫犯。」如是再三。

爾時，阿闍世王聞尸利掘長者施大火坑，及雜毒食，欲害如來。聞已，瞋恚熾盛，告群臣曰：「要當消滅閻浮里地與此人同尸利掘名字者。」又復阿闍世憶如來功德已，悲泣涕零，脫天冠已，告群臣曰：「吾今復用活為？乃使如來為火所燒，及比丘僧皆當被燒。汝等速來至長者家，觀視如來。」

爾時，耆婆伽王子白阿闍世王：「大王！勿懷愁憂，亦莫興惡想。所以然者，如來終不為他所害。今日尸利掘長者當為

如來弟子。唯願大王當往觀變化。」

時，阿闍世為耆婆伽所誨喻，乘雪山大象，尋時至尸利掘長者家，下象即至尸利掘舍內。爾時，眾人普集門外，有八萬四千人。爾時，阿闍世王見蓮華大如車輪，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作是說：「使如來恒勝眾魔。」告耆婆伽王子曰：「善哉！耆婆伽！乃信如來如斯之要。」時，阿闍世王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阿闍世王見如來口出光明，亦復遍見如來顏色殊特，極懷歡喜，不能自勝。

爾時，尸利掘長者白世尊言：「我所設食皆悉有毒，唯願世尊小停，今當更施食。所以然者，無令如來體有增損。」

佛告長者：「如來及弟子終不為他所害，但長者食已辦者，隨時供設。」

爾時，長者手自斟酌，行種種飯食。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至誠佛法眾，	害毒無遺餘，
諸佛無有毒，	至誠佛害毒。
至誠佛法眾，	害毒無遺餘，
諸佛無有毒，	至誠法害毒。
至誠佛法眾，	害毒無遺餘，
諸佛無有毒，	至誠僧害毒。
貪欲瞋恚毒，	世間有三毒，
如來永無毒，	至誠佛害毒。
欲怒瞋恚毒，	此三世間毒，
如來法無毒，	至誠法害毒。
欲怒瞋恚毒，	世間有三毒，
如來僧無毒，	至誠僧害毒。」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便食雜毒之食。爾時，世尊告諸比

丘：「汝等，皆莫先食，要須如來食已，然後乃食。」

爾時，長者手自斟酌，行種種飲食，供養佛及比丘僧。爾時，尸利掘長者見如來食訖，除去鉢器，更取小座，在如來前坐。爾時，世尊與長者及八萬四千眾說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淫泆大患，出要為樂。如來觀彼長者心意及八萬四千眾心開意解，無復塵垢，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盡與八萬四千眾說，廣分別其行。

爾時，眾人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猶如新衣易染為色。爾時，庶人亦復如是，各於坐上，以見道跡，以見法得法，分別諸法，度諸狐疑，得無所畏，更不事餘師，自歸佛、法、僧而受五戒。

爾時，尸利掘長者自知得道跡，前白佛言：「寧施如來毒，獲大果報，不與餘外道異學甘露，更受其罪。所以然者，我今以毒食請佛及比丘僧，於現法中得此證驗。長夜為此外道所惑，乃興斯心於如來所，其有事外道異學者，皆墮邊際。」

佛告長者：「如汝所言而無有異，皆為他所誑。」

爾時，尸利掘白佛言：「自今已後，不復信此外道異學，不聽諸四部之眾在家供養。」

佛告長者：「勿作是說。所以然者，汝今恒供養斯諸外士，施諸畜生，其福難量，況復人乎？若有外道異學問曰：『尸利掘是誰弟子？』汝等云何報之？」

爾時，尸利掘即從坐起，長跪叉手，白世尊言：「勇猛而解脫，今受此人身，是第七仙人，是釋迦文弟子。」

世尊告曰：「善哉！長者！乃能說此微妙之歎。」

爾時，世尊重與長者說甚深之法，即時便說斯偈：

「祠祀火為上， 詩書頌為最，
 人中王為尊， 眾流海為原，

星中月為明， 光明日為上。
上下及四方， 一切有形類，
諸天及世間， 佛為最第一，
欲求其福者， 當供養三佛。」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坐起。

爾時，尸利掘及諸來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上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大菩薩眾五百人俱，各從佛刹而來集會，得無所有無作行神通，得幻生神通，得清淨離塵信心成就，得無障礙聞生，得深入一切相如幻，得如影身遍現一切佛刹，得如響聲能持法輪，得如夢智隨順見一切世界，得能隨順阿僧祇如來行處，得無障無礙大智境界。

其名曰：清淨辯才菩薩、放光焰菩薩、端嚴藏菩薩、無量光菩薩、雜藏菩薩、不定住佛刹菩薩、說佛法丈夫月菩薩、陀羅尼善根成住菩薩、毘盧遮那差別藏菩薩，如是等五百大菩薩俱；一一菩薩，各有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

爾時，天、龍、夜叉、捷闍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沙門、婆羅門、刹利、長者、居士及諸小王、種種外道，信心清淨，尊重恭敬讚嘆如來，多以上妙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種種供養，供養如來。

佛以慈心為欲利益諸眾生故，受彼供養非為貪故。何以

故？一切福田中，佛田最勝。如來具足無量定、無量慧、無量解脫、無量解脫知見，如虛空無邊、法界無邊，五分法身亦復無邊；能捨施者增大功德，成就不可思議果報。又是一切世間導師，善能教導一切眾生令不捨佛法；樂福德者為作無盡福田，於一切眾生行平等慈，於一切智得解脫自在。

時，諸外道遮羅迦、波利婆闍迦等一切外道，遠離信心但生貪欲，又以不得恭敬、供養、尊重、讚嘆、衣服、飲食、臥具、湯藥而生嫉妬。見佛相好端嚴，多有徒眾眷屬，諸外道等無如是事，而生嫉妬。見佛具四辯才，能說諸法，自無辯才而生嫉妬。見佛大得利養，自不得故，誹謗於佛作大惡名。見佛威德尊重，見者悚懼如大國王，自無威德故生誹謗。見佛具足內外功德，三十二相一切種智，眾生愛樂，自無此事而生誹謗。見佛具足神通智慧，隱顯自在變現無礙，一身為多、多身為一，身力自在乃至梵世。善知過去、未來一切業報差別之相，善知現在眾生心行如應說法，貪欲多者為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為說慈悲觀法，愚癡多者為說因緣觀法，眾生信受遠離貪欲瞋恚愚癡，諸外道等無如是事，而生嫉妬為作惡名。見佛具足四無所畏，大師子吼決定能說，若如是者得沙門果，不如是者無沙門果，諸外道等無實知見，顛倒謬說故生誹謗。見佛具足大慈大悲憐愍一切，於諸眾生而得自在，如觀掌中菴摩勒果，自無此事而生誹謗。見佛多得供養尊重讚嘆天人欽仰，不得如是具足供養，心生嫉妬為作惡名。見佛如是種種功德具不可壞，自不具故而生嫉妬誹謗如來。

彼諸外道，過去福盡新福不生，入於惡見曠野稠林。譬如有人入大曠野，迷失正道不能得出。彼諸外道亦復如是，離於智慧，於諸惡見不能得出，不信正法，不供養僧，失於善根，生種種惡見，有所言說悉皆顛倒，不信業報，不知十二因緣等

法，行惡見稠林非真實道，於諸法中如生盲人。

時諸外道六師眷屬，及裸形外道等悉皆聚集，詣論議堂而共議言：「瞿曇沙門昔未出時，未見大沙門時，此閻浮提一切人民悉歸屬我，信伏我法，隨我所欲。瞿曇出世，一切人民捨我等法，不復供給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亦不恭敬、尊重、讚嘆，不受我語。我等今者當設何計？」

復更議言：「瞿曇沙門，雖復具足福德智慧，能化央伽摩陀羅國，一切人民悉令歸化，而不能化彼之德護長者一人。此王舍城，惟彼長者不信瞿曇，獨受我法，供養、恭敬、尊重、讚嘆，布施我等衣服飲食，惟屬我等尼捷陀若提子、末伽利拘舍梨子、般浮多迦旃延、刪闍耶毘羅胝子、阿支羅翅舍甘婆羅、富蘭那迦葉等大眾之師，諸餘沙門及婆羅門，初亦未曾得至彼門。我等徒眾若至其家，彼人能以誠心種種供養，彼人今日信根成就，於我等所生勝信心深徹骨髓。王舍城中國王大臣，剎利、婆羅門及諸餘人，無有如是堅固信心。沙門瞿曇及一切婆羅門諸餘外道等，亦無能壞彼人信心，我等於彼而得自在，聞有所說必定信受，今者宜應往至其家，具以上事向其人說。復當教彼於七重門下各作火坑，其一一坑深沒七人，滿中安置佉他羅炭無煙之火，以銅為梁草土覆上。瞿曇將至，當以水灑并散諸華，瞿曇若踏必當陷死。若不死者，復以毒藥置飲食中與之令食。作是事已，遣請瞿曇就家飯食。瞿曇若是一切智者，必不受請，不為火毒之所燒害；若其非者，受請無疑。」

時諸外道作是計已，即共發往至王舍城，到於德護大長者家，至其家已，便一向立。是時，長者見諸外道，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就彼作禮。既頂禮已，廣為處處，安置床鋪，勸令就坐。既就坐已，合掌曲躬，作如是言：「我常思念，今忽逢遇，善哉！善哉！天念我故，令諸導師、諸大德等悉來集會，

為作福田。」爾時，長者見諸外道悉皆坐已，次第行水安置器皿，設種種食，食已洗竟。是時，長者於大外道床前，別安小座而坐。時諸外道盧竭多蜜多尼延咄等一切外道，既見長者安坐已定，作如是言：「大長者！我等本於大議論堂聚集之時，先有如是籌量：『瞿曇沙門未出之時，未見大沙門時，一切閻浮提十六大國央伽摩陀羅等悉皆屬我，隨意自在信受我語，恭敬供養尊重讚嘆，供給衣食臥具湯藥。自彼出來惟信彼法，棄捨我等不復尊重恭敬供養，亦不供給衣食臥具湯藥，十六大國央伽摩陀羅等，悉為瞿曇之所統領。惟汝一人是我檀越信受我語，瞿曇沙門種種方便，不能破壞令汝信受。央伽摩陀羅等十六大國，無有及汝信我語者，一切國人及大王等亦信汝語。』是故我等，生如是計共汝評章，汝今信我我亦信汝，所有言論義無有二，莫令漏泄使外人知。」

「大長者！汝今決定大須信用我等計校，可於汝家七重門下，一一門內作大火坑各沒七人，著佉陀羅炭無煙之火，以銅為梁遍敷[竺-二+處]篠薄以土覆。瞿曇將至，以水灑上復散好華，瞿曇若過必當陷死。若燒不死，復以毒藥安著食中，作是事已，遣請瞿曇。彼若定是一切智者必不受請，非一切智受請無疑。」

爾時長者聞六師教，心大歡喜，嘆言：「善哉！此計甚善，快適我願，我今堪能種種備辦，惟願大師莫為憂慮。」

六師答言：「若如是者，今可速辦。」

長者答言：「善哉！如教事事順從，便當造作火坑、毒食，躬請瞿曇，我若不殺，亦更無有能殺之者。此計甚要，必果所願。」說此語已，歡喜踊躍，覆自思惟：「我師所說，甚善！甚善！」

時諸外道教長者已各自慶幸，昔來所說今悉不違，作是讚

言：「我今教其捨離善事造作惡業，捨離無貪無瞋無癡，安置不忍貪瞋癡道，非理之教尚能隨順。善哉！長者大信我語。」發大喜聲或歌或嘯，各各辭退還其本處。

爾時，德護長者子名曰月光，年至十六，形貌端正人相第一，身有二十八種大丈夫相，眾生見者觀無厭足，已曾供養過去諸佛殖諸德本，於多佛所聽受正法，於八億佛所淨修梵行，聰慧利根勇猛堅固，具足辯才質直無偽，心口相應得念佛三昧，於諸佛所常得喜心，於正法中常得歡喜悅樂之心。心無怯弱得四辯才得不壞信，於諸法中心無疑網，能以上妙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供養眾僧，善能說法得陀羅尼，得不退轉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菩提中得不可思議身心。於一切眾生中得大慈不壞心，常勤教化一切眾生，不退一切智願，能壞一切魔怨摧伏一切外道。得智慧方便，得深智慧，能捨如雲，持戒清淨，忍辱如地，精進堅固。於一切法中心不動亂，能行智慧如實而見一切諸法，一切法中得法津澤，以最勝信心供養諸佛，於佛種種功德悉生信樂悲心清淨。於一切眾生生憐愍心，信念堅固如金剛山不可傾動，得不忘念差別智慧，能受一切法徹到彼岸。智慧了知一切佛法方便之行，福德善力不可沮壞，住四辯才心無怯弱，於父母所知恩報恩。於一切佛法得最勝心，常為眾生說佛功德，若見若聞諸佛神通心無厭足，善能攝取諸智慧者，能說一切諸佛境界，一切佛法悉能講說。是長者子成就如是等功德，如是等無量法器，廣說無量嘆不可盡。

是月光童子，知父長者信受外道欲害如來，即至母所，白其母言：「母今知不？父心顛倒，受外道教失於本心，於外道所得歡喜心深生敬信，是諸外道自造三惡道業，亦令父作三惡道業。母今莫受父邪見語誹謗於佛。何以故？佛出世難久遠劫來不可值遇，或一劫、十劫、千劫、萬劫，乃至不可說劫。諸

佛名字尚不可聞，何況得見！佛能清淨諸眾生心，具足神通智慧，了達無有障礙，善能教化一切眾生，所行無礙，於三解脫佛最第一。於一念頃知一切法，如來善住一切法中，如來能知一切眾生所生之處，佛真實語為諸眾生而作證明，能除眾生身心苦惱種種怨敵，於諸境界無所取著。母當信佛，莫信六師虛誑之語。我敬母故，為報母恩奉上此語。何以故？母懷我身滿足十月受大苦惱，生我身時，半死半生絕而復蘇。我念此恩未曾遺忘，設於無量百千萬劫亦不可報。我心常願共母往見百萬億那由他佛，常願共母聽諸佛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菩薩行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菩薩淨佛法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不壞清淨信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作佛事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香華、衣服、臥具、湯藥供養佛法僧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聖人行法之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信根成就、無有顛倒至涅槃處。」

爾時，其母月雲告月光言：「善哉！善哉！得聞汝說。汝實大悲，於父母所深生憐愍，開導善事如大導師。汝亦如是，所說法者今悉信受，我今為自清淨心故，亦願安隱諸眾生故，發菩提心、廣心、上心、無量心、歡喜心、生清淨心，於諸法中得無疑心、不顛倒心、具足信心。眾僧之中具有解脫解脫知見，能破一切煩惱諸結，應當於彼生清淨信供養恭敬。佛德無量、佛行無量、佛境界無量，所說妙法亦復無量，利益眾生亦復無量。如汝所說佛德無邊，我今無智說佛功德。月光！我常信佛不生惡心，汝不能具盡真是我大善知識，能為我說佛無量德，於無量千萬阿僧祇劫，說佛功德無有厭足不得邊際。」

爾時，月雲為子說偈：

「無量百千萬億劫，	佛名難聞況得見，
汝能於佛生勝信，	如是信心實難得。
我今信佛無量德，	不可得聞況眼見，

汝今來生在我家，	我今見汝如導師。
能使我心清淨信，	不可思議諸佛法，
汝今猶如我父母，	亦如諸佛生我家。
譬如父母將子去，	得至諸佛無漏處，
我等無量千萬劫，	不能報汝今日恩。
汝真是我善知識，	世世常為清淨導，
令我安住最勝念，	決定信佛無有疑。
永得出於三惡趣，	常得安住人天道，
非惟是我善知識，	亦是眾生善知識。
尚欲度脫他眾生，	況復眷屬親父母，
能令合家諸眷屬，	破壞一切諸怨結，
亦復遠離三惡趣，	超出住於天人道。
佛出世間甚為難，	經於無量百千劫，
汝今能來生我家，	希有難值亦如是，
汝今真是大丈夫，	善能巧說微妙法，
汝今真是諸佛子，	於佛常生歡喜信。
誰今與我難得兒，	今乃來生在我家，
我子月光甚希有，	常能讚嘆一切佛。」

爾時，德護長者家內眷屬一千婬女，聞月雲夫人及月光童子說是偈已，皆大歡喜踊躍無量，同聲讚言：「善哉！善哉！不可思議，不可思議。月光福伽羅數生我家，此丈夫者尚難得聞，何況得見？是人隨所生處，或閻浮提城邑聚落。若有見聞親近供養，共坐共語永離惡道，何況生在家中而不利益？父母親屬令離惡道。」

爾時，德護長者送外道已，便出王舍城詣耆闍崛山，躬往請佛。遙見世尊相好莊嚴不可思議六根寂靜，得最勝陀摩他奢摩他，得最勝第一陀摩他奢摩他，守護諸根如調大龍，如大池

水清淨不濁，放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光焰，威德嚴儀難可觀覲見者歡喜。

德護長者既至佛所，種種軟語共相勞問，白佛言：「願佛及僧憐愍，受我明日供養。」佛知長者受化時至，默然受請。

長者知己，心生歡喜，稽首辭退下耆闍崛山，入王舍城至六師家。到已，作如是言：「沙門瞿曇及諸徒眾已受我請，以是得知非一切智。」諸外道等聞是語已，心生歡喜，倍增踊躍，慶賴無量喜滿身心，語長者言：「今可還家，速辦所設火坑毒食，如上所說令遂所志。」

爾時長者即便還家，勅語家人營辦斯事。時子月光，見父興心造作惡事，心生憂悴而諫父言：「此事不吉，莫於佛所起不善業。何以故？諸佛難壞故，一切天、人、龍及鬼神，若於如來起惡逆者無能破壞，一切刀劍不能傷毀，一切猛火不能燒害，設地獄火燒之不暖，況人火耶？如劫盡時七日並現，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盛火，燒至梵天及鐵圍山，尚不能燒佛之一衣，況欲以此微小火坑燒害如來，無有是處。設霹靂火如須彌山，尚不能至如來行跡四威儀處，況此火坑而能燒害？一切世間所有大毒，如大海水佛能消滅，況以小毒雜置食中而能害佛？設使毒藥高如雪山，佛眼視之自然消滅，況此毒食能有所害？

「願父莫如小人造諸惡業，作遠佛因緣，一切有福德者方得親近。願父莫於佛所而生惡逆瞋害之心，一切眾生心性清淨；莫起煩惱染濁污心；莫與外道共為一手，勿以小芥比須彌山，牛跡之水同於大海；莫以蜘蛛小網欲遍虛空；莫以一塵之力欲動須彌；莫以斫迦羅山內一毛孔；莫以一沙欲令充滿三千世界。何以故？佛智無量無障礙故，出過一切世間礙法故，佛具十力餘力不能壞故，如來那羅延力，一切眾生作惡不能加害故。

「如來堅固不可沮壞，如來常住住真實際，如來無取一切

法中離於取著，如來於三世中無所依止，如來寂滅無有處所，如來最寂離諸惱熱，如來寂滅於一切眾得最第一，如來無比過諸譬喻，如來三業隨智慧行，如來清淨離塵法行，如來勇健破壞一切諸魔外道，如來辯才具無盡力，如來善調能令未調得調伏故；如來善寂能令未寂得寂滅故；如來智水能灑眾生諸煩惱故；能令多煩惱者無煩惱故。

「如來於一切眾生中尊，得一切智冠故；如來大雲能雨一切，法雨不可盡故；如來能滿足一切眾生心行故；如來得不誑智，能知眾生心行，如應說法故；如來能開一切眾生過去善根行故；如來能滅一切眾生煩惱流故；見如來者觀無厭足故。

「佛於一切菩薩中無等等故；如來能盡一切煩惱故；如來能斷一切煩惱瀑河故；如來於一切眾生大悲滿足能覆護故，眾生見者皆得安隱不空故；如來善逝猶師子王，於諸世間無所畏故；如來於一切世間最上，三世眾生不能染故；一切世間勢力自在不能壞故；如來上上窮盡一切法界法故；如來寂滅離戲論故；如來一切知一切見，能知過去未來現在法故。未得菩提，先已預知成菩提時，王舍城中有大長者名為德護，以濁惡心欲作火坑毒食殺害如來，亦知因此惡心因緣，能得最上清淨勝信、捨離濁心。如來於作惡作善眾生，皆能教化，令作無上菩提因緣。

「願父放捨一切惡念毒害罪心。何以故？譬如有人供養大地，復有一人燒斫大地，於此二人等與利益無所分別。佛亦如是，於供養者、於打罵者，以本願故皆悉為作得道因緣。是故如來，為一切眾生種善根本，於一切福田最上第一，若有供養佛者，於三界中必定能出，佛是一切眾生大善知識。

「父今於佛生惡心者，為失自身、為燒自身，趣向地獄受諸苦惱。然如來身不可毀壞，一切外道及諸眾生亦不能壞。何

以故？如來已離三毒猛火，於無明中已得解脫，得三世智能知眾生過去現在，離一切罪得一切福，成就一切諸善根本。是故父應深生信樂，莫於如來起怨家想，莫受外道愚癡所說遠離於佛，莫於佛所生惡逆心，莫生怨心，莫於如來善知識所生惡害心，墮落三塗後當悔恨。」

爾時德護長者告月光言：「若如汝所說佛有無量功德，是一切智知他心者，我以惡心作火坑毒食，何故不知而受我請？」

爾時，月光白其父言：「佛實一切知、實一切見，悉見悉知父所有惡心，亦知因此惡心而得調伏。佛智慧最大智慧自在覺知具足，為欲除滅父惡心故，今受父請非為食故。父當念佛大莊嚴，念佛大神通，佛大慈悲為欲令父惡心濁心得解脫故而來至此；欲令惡攀緣者作善根故；為欲令身作解脫故；得調伏故；欲令闇心作明心故；欲令黑心作白心故；欲令濁心作淨心故；以父信受外道惡濁令大清淨故；一切三界苦聚欲除去故。父若不信佛具種種大神變者，明當自知。」

爾時德護長者過此夜已，至明清旦遣使迎佛，告言：「汝如我語，白大沙門：『供具已辦，當知是時。』」

爾時使人出王舍城詣耆闍崛山，到佛所已，白佛言：「世尊！德護長者供食已辦，願佛知時。」

爾時，佛告諸比丘：「著衣持鉢，往於德護大長者家受彼請食。」

時諸比丘白佛言：「唯然，受教。」便各還房，著衣持鉢，至如來所各一面立。

爾時如來如大師子王奮迅，從其四牙，一一牙放百千億種種色光，一一齒亦復如是；兩手、兩臂、兩肩及頂肉髻，各放百千億種種色光；眉間白毫復放百千萬那由他種種色光；舉身亦放無量百千萬那由他種種色光；於胸德字復放無量千萬那由

他種種色光；從其臍輪復放光明名破一切闇，百千萬那由他種種光明而為眷屬。復以神力出無量光，其光遍照東方盡一切佛刹，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盡一切佛刹，光明遍照亦復如是。

爾時，東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國，有世界名閻浮幢光，彼土有佛名曰仁自在王多他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須彌光，與阿僧祇眷屬圍遶，復有一萬菩薩同號須彌光，皆共發引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興大寶雲，雨種種寶，到耆闍崛山，至於佛所，頭面禮佛，為見佛故，為恭敬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憐愍王舍城中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刹，有佛國名火味，佛號善住寶幢王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彼佛刹中有菩薩名普德光焰王，復有一萬菩薩，同號普德光焰王，一一菩薩各與阿僧祇眷屬恭敬圍遶，皆共發引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放無量阿僧祇光明充滿世界，為見佛故，為恭敬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憐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西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刹，有佛世界名一切莊嚴，佛號一切普光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今現在說法。彼佛刹中有菩薩名普焰雲王，復有一萬菩薩同號普焰雲王，一一菩薩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興雜寶華雲，雨雜寶華，出過一切天人供養，為見佛故，為恭敬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憐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尸利崛多者，隋言德護)。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上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下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刹，有佛國土名曰炎光，佛號德藏峯奮迅王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彼佛世界有菩薩名盧舍那放大光明，復有一萬菩薩，同號盧舍那放大光明，一一菩薩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放諸沈水清淨香炎，其香普熏各過十方諸佛世界、十阿僧祇倍遍滿世界，出過一切天人莊嚴，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德護，梵云尸利崛多)。

爾時，東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刹，有佛世界名一切寶莊嚴，佛號法自在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離障礙神通，復有一萬菩薩同號離障礙，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以十千萬劫清淨善根，所成就聲，讚嘆一切諸佛，興大法雲雨眾法雨至於佛所，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東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國土，有世界名普莊嚴，彼刹有佛，號離障礙光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普光清淨月，復有一萬菩薩同號普光清淨月，一一菩薩各與百千萬菩薩以為眷屬，前後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放雜寶光明莊嚴色，以金寶鈴網彌覆充滿一切虛空，其聲微妙如百佛聲，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西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國土，有世界名金網覆，彼世界有佛，號勝行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軟聲自在，復有一萬菩薩同號軟聲自在，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往娑婆世界，所經諸國興寶傘蓋雲，充滿虛空，一一菩薩各將傘蓋，一一寶蓋以真珠為垂露，清淨分明如佛光明，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西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刹，有世界名曰普入，佛號無礙月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無量音樂聲，復有一萬菩薩同號無量音樂聲，與無量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一一菩薩，於一一毛孔出阿僧祇音樂之聲，歌頌一切佛法，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下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刹，有佛世界名寶蓮華善住，佛號一切眾生世燈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有菩薩名普雲德，復有一萬菩薩同號普雲德，一一菩薩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興寶蓮華雲，雨種種無邊色華，莊嚴阿僧祇佛刹，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上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刹，有佛世界名雜華幢，彼佛號曰雜寶奮迅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見者不空，復有一萬菩薩皆同一號，一一菩薩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興栴檀

味香雲，雨雜味香，充滿阿僧祇佛刹，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如是一切方及非方無量勝身菩薩，各從國土佛刹中來，現大威德光明色像而來集會。從耆闍崛山上至有頂，及三千大千世界悉皆照曜，是諸菩薩莊嚴成就菩薩行，清淨光明照曜心無所住。於不可思議阿僧祇佛刹，能過於諸佛所淨修梵行，增長願智方便智，不可思議三昧常不退轉，若有見聞此諸菩薩及親近者皆悉不空。

爾時，世尊見十方諸大菩薩與阿僧祇菩薩眷屬各從佛刹來集此已，即解加趺坐，為欲往到德護大長者家故。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十八相動：動遍動等遍動，踊遍踊等遍踊，吼遍吼等遍吼，覺遍覺等遍覺，震遍震等遍震，起遍起等遍起。是時，有阿僧祇蓮華，從地踊出，阿僧祇香，阿僧祇光，阿僧祇炎，阿僧祇寶華鬘，阿僧祇摩尼雜寶華莖，阿僧祇摩尼雜寶華臺，阿僧祇毘盧遮那藏，阿僧祇德色不可盡。

爾時世尊蹋寶華上整理衣服，以神通力化作百千萬億蓮華葉，從地踊出種種雜色，青琉璃德藏為莖，甘露味寶為鬘，正摩尼藏寶為華臺，龍堅栴檀那香光出百千炎。如是蓮華次第行列，從耆闍崛山至於德護大長者家，寶華遍覆悉皆充滿。復以神力，一切身分普放光明，遍照東方一切佛刹；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一切佛刹，光明照曜亦復如是。此王舍城一切宮殿、一切屋舍城壁內外街陌垣牆，乃至床下悉皆照曜，一切人民所未曾見。

爾時如來與大菩薩眾、大阿羅漢等，前後圍遶恭敬侍立，遍滿虛空蹋寶蓮華，從耆闍崛山下入王舍城，至德護大長者家。當佛下時，阿耨達多龍王與無量種色龍子其數五百，及無量百千龍王，放無量香雲雨無量香雨，侍從如來。

爾時，四天大王侍引世尊，復雨無量寶雲雨灑散道間，於路兩邊皆作七寶欄楯，種種莊嚴悉皆充滿，如是等一切天王、一切龍王、一切夜叉王、一切捷鬬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摩睺羅伽王、緊那羅王、梵天、大梵天、不壞梵天，無量千萬那由他眷屬，恭敬圍遶歌頌讚嘆、實讚嘆、最實讚嘆、不顛倒讚嘆、無二讚嘆、勝讚嘆、最勝讚嘆、歡喜讚嘆、如佛法讚嘆，作如是等讚嘆遍滿虛空。復以如是等恭敬供養，勝供養，最勝供養，阿僧祇供養，出阿僧祇供養。飛騰虛空隨侍如來，入王舍城，至長者門。四大天王、阿修羅王、夜叉王等，亦從王舍大城步路立侍，至尸利崛多大長者門。

爾時月光童子見佛光明及大神通，乃至大地十八相動，生大歡喜心意怡悅，諸根快樂遍身滿足，生歡喜已登七重樓上，合十指掌而向父所，即說偈言：

「佛捨加趺坐，	引發欲來時，
無畏如師子，	今來已至此。
此來那羅延，	難壞兩足尊，
破魔及眷屬，	起彼菩提樹。
此來如金剛，	一切不能壞，
而能壞一切，	邪見諸外道。
譬如大力士，	能壞諸怨敵，
貢高諸煩惱，	慈悲能散滅。
此來難破壞，	摧彼自超勝，
智慧大導師，	能救濟一切。
此來不可殺，	諸火所不燒，
如來已離死，	眾毒不能害。
此來大丈夫，	能教大導師，
三界最勝身，	一切無能及。

圓肩聰叡者，	及慈悲聖眾，
一切眾生類，	最勝無能及。
眾色相具足，	八十種莊嚴，
身光悉照曜，	調伏淨無漏，
此乘虛空來，	離罪無取著，
不住雜覺觀，	常住真實道。
此從無盡來，	能廣說諸法，
不思議法輪，	種種差別知。
此來一切智，	能覺一切法，
十力大悲等，	安住四辯才。
此來見不空，	能與眾安隱，
無量億萬劫，	難聞沉得見。
此來調伏龍，	丈夫人師子，
愍眾不思議，	行成無量劫。
此來自在者，	眾生無能遮，
大慈悲導師，	能滿求者願。
此來善知識，	住法界最勝，
無邊如虛空，	一念覺諸法。
此來離二者，	到諸法彼岸，
於無相地中，	最上勝覺來。
此來能淨施，	財及法二種，
宿世捨身命，	憐愍眾生故。
此來導師者，	與一切安隱，
無量劫修行，	為求菩提故。
平等大智心，	法中常勝修，
怨親等無二，	心淨無分別。
如師子奮迅，	神力度眾生，

於諸無量刹， 光明悉遍照，
積劫常讚嘆， 如來之功德，
一毛不可盡， 何況一切身。」

爾時，月光童子妹月上，形容端正，聞月光童子說偈讚佛身心歡喜，又見如來光明晃曜，大神通力大地震動心歡喜故，合十指掌向其父前，復說偈言：

「如兄月光讚， 如來諸功德，
一切世間無， 願父當信受。
莫信外道語， 心常懷瞋妬，
於十力生惡， 惡覺失善心。
不知佛法故， 聞說不信受，
為惡失善道， 對佛不能說。
受彼邪見言， 當墮諸惡道，
嫉妬癡濁故， 則失於善心。
惡見三毒緣， 如是貪增長，
顛倒癡心故， 遠離諸佛法。
無量千萬劫， 難得聞佛名，
父應於佛所， 深生清淨信。
若能稱佛名， 此人尚難見，
何況見佛身， 是故父應信。
如所說導師， 現無量神通，
放無量光炎， 此人今已來。
如上之所說， 那由他剎動，
無量諸佛子， 愍眾故來此。
彼彼十方來， 難壞如師子，
諸天人龍等， 歡喜雨眾花。」

爾時，長者女德生見地大動及大神通大光明炎雜色分明，

見已歡喜踊躍無量，以其衣祴盛滿雜華，疾至父所合十指掌，以大信心大歡喜心，向父說偈：

「父今信外道，	此心最大惡，
墮在邪惡中，	常不信佛法。
推人入惡趣，	遮閉人善道，
此常不調伏，	失佛功德利。
佛如優曇花，	設行百千劫，
常難得聞名，	何況能得見。
父今信外道，	起二心請佛，
今已得聞見，	不應起惡念，
亦莫生濁心，	及以殺害想，
常生清淨信，	於佛生歡喜。
佛神力難思，	普覆十方界，
佛子月形面，	龍神夜叉等，
一切咸恭敬，	信心禮敬佛，
以曼陀羅華，	散佛及大眾。
佛弟子心喜，	邪眾心迷濁，
佛日照外道，	如日蔽螢光，
此勝願大人，	禮拜難見佛，
見無量眷屬，	圍遶釋迦尊。
勝智清淨智，	外道不能壞，
蓋雲栴檀雲，	種種雜莊嚴。」

爾時月光弟智堅童子，已曾過去供養諸佛種諸善根，於諸佛所淨修梵行。時彼童子，夢中見佛大神通力，從耆闍崛山下欲入王舍城，大地震動即便覺寤，著衣整服疾至門下，生大歡喜還詣父所，而說偈言：

「我夢中見佛，於此一念間，

從於耆闍崛，
不思議大力，
各從諸刹來，
一一菩薩眾，
各各地中住，
大智大菩薩，
為諸佛導師，
彼出妙音聲，
亦復能遍覆，
我見彼世尊，
從夢覺寤已，
父今當信佛，
彼令人心惡，
設有世界火，
不能燒佛衣，
設有諸毒藥，
不害佛弟子，
佛於一切毒，
不念毒自消，
一切智善調，
不思議菩薩，
於一切三世，
悉能施安隱，
此來見不空，
佛放無量光，
此光照天人，
及其諸眷屬，

最大山崗下，
菩薩眾圍遶，
法界差別知。
無量眾圍遶，
彼名不可聞。
名曰離垢光，
持七寶傘蓋，
聞者皆愛樂，
十方無量刹，
能破諸鬪諍。
即便至父所，
棄捨癡外道，
應當速遠離。
充滿十方界，
何況如來身；
充滿百千刹，
何況於如來。
遠離中第一，
何況念不滅。
今來王舍城，
俱到於彼岸。
或聞或見形，
是故父當信，
父應當供養。
能除此邪闇，
修羅龍夜叉，
見者皆不空。

一切熱地獄，	悉皆得清涼，
地獄中眾生，	除熱心歡喜。
梵天及天主，	身皆放香雲，
猶如雜綵蓋，	莊嚴在虛空。
此來心無礙，	如龍勝導師，
能興捨施雲，	雨種種雜寶，
微妙寶瓔珞，	旃檀及傘蓋，
遍覆於虛空，	及十方世界。
此來能分別，	神通到彼岸，
種種差別知，	能讚嘆諸佛，
無量僧祇天，	及此城勝人，
聞佛大名號，	悉來至佛所。
象出歡喜聲，	師子亦如是，
放蕩諸牛王，	出聲亦復然，
畜生聞佛名，	皆發歡喜心，
父是人為勝，	云何而不信？
千萬那由他，	無量諸音樂，
及寶瓔珞器，	不鼓而自鳴。
無量種畜生，	於無等十力，
捨離惡毒心，	生歡喜淨信。
能壞鬪諍魔，	調伏大寂滅，
忍辱到彼岸，	慈心廣憐愍，
悲心到彼岸，	能救諸眾生，
捨種種布施，	能發菩提心，
父當信釋迦，	超過世間岸。
能放十方光，	眾生離八難，
具彼多神力，	三世不可量，

遊行如師子，	智慧到彼岸，
智住如須彌，	常放於寶光。
佛子諸眾等，	前後而圍遶，
示現諸神通，	來至王舍城。
種種雜妙寶，	裝校而莊嚴，
天龍夜叉眾，	修羅百千億，
合掌恭敬禮，	釋迦牟尼尊。
調伏今在門，	足蹈門闥時，
盲者得見色，	聾者得聞聲，
苦者得安樂，	病者得除愈，
妊身產苦者，	安隱得免難，
寶藏悉皆得，	貧者獲富饒，
清淨佛神通，	一切皆歡喜。
城中一切地，	眾寶悉遍滿，
可愛寶莊嚴，	其色甚威曜，
調伏巷中行，	父當起迎接。
廡廊重樓閣，	男女皆充滿，
以衣盛香花，	及諸寶瓔珞，
清淨歡喜心，	以散釋迦牟尼。
國王名先尼，	從六萬婁女，
各執諸雜寶，	供養於如來。
衣盛寶瓔珞，	及諸妙香花，
亦起歡喜心，	以散於佛上。
智慧人滿巷，	信樂求功德，
踊躍心歡喜，	頂禮佛世尊。
佛從巷而來，	百千億眾生，
合掌心歡喜，	一切皆禮拜，

下遍一切世，
十方一切刹，
種種雜類人，
一切皆歡喜，
外道勝論師，
以上歡喜心，
合掌讚嘆佛，
大智一切智，
父應生歡喜，
取上寶衣服，
除於疑惑心，
信佛世中勝，
父今應當知，
能覆護眾生，
皆悉能除滅，
以憐愍父故，
火坑當自滅，
優鉢拘物頭，
諸天及世人，
散種種花香，
此導師智幢，
一切智知見，
知三世心業，
父當歡喜信，
無量僧祇劫，
具足諸功德，
欲修福業者，

上至於有頂，
天人雜眾滿，
供養於如來，
清淨心禮佛。
頂禮世尊足，
最勝淨信心，
善哉佛出世，
已到於彼岸。
共往如來所，
供養於如來。
嫉妬諸惡見，
禮拜牟尼王。
調伏眾生者，
一切罪惡心，
如是大導師，
今來在門外。
出種種蓮花，
波頭分陀利，
龍神等眷屬，
充滿遍於地。
威光難覩見，
達到於彼岸，
上中下差別，
難見難聞者。
為眾修苦行，
永除一切罪。
此福田最勝，

憐愍眾生故，
不為求衣食，
但以大慈悲，
知父生惡心，
欲令得解脫，
佛於諸眾生，
無有簡擇念，
如來真智慧，
父應生信心，
佛寶世中勝，
父能歡喜信，
以信如來故，
佛能淨五根，
三世大導師，
種種地中住，
此一切智子，
如日蔽眾星，
父見佛神力，
種種蓮華出，
見是諸變已，
「汝是我導師，
我信外道故，
我今敬信佛，
此兒我知識，
勸我敬信佛，
爾時天帝釋，
此二大天王，
應現處於世。
及顯己智慧，
憐愍父故來。
為彼惡見覆，
捨離殺害業。
一切皆平等，
亦無怨親想，
永離諸諂曲，
尊重而禮敬。
悉吐諸惡見，
疑網畢竟除。
不墮諸惡道，
應當速禮敬。
佛子眾圍遶，
無障礙智行。
遶如來照曜，
是故應敬禮。」
火坑水盈滿，
心生大歡喜。
顧看子月光：
憐愍我來生，
心常懷毒害。
悉捨諸惡見，
難可得值遇，
轉生大歡喜。」
及大自在天，
為佛莊嚴座；

八十千億天，	以衣覆寶座，
令一切智坐，	顯發而照曜。
梵天王禮已，	為佛持寶蓋，
閻浮檀真金，	雜寶而莊嚴。
及餘諸天等，	合掌禮於佛，
散百種雜華，	及赤旃檀末。
長者見佛已，	其心大歡喜，
八千諸女人，	得清淨智慧；
有五百童子，	及五百童女，
見佛神通力，	皆發菩提心；
無量百千億，	那由他天子，
見佛神通力，	得清淨智慧。
長者懷憂惱，	心生大慚愧，
即便禮佛足，	向佛而懺悔：
「此食雜毒藥，	今欲更辦供，
惟願佛世尊，	留神小停住。」
如來妙梵聲，	告德護長者：
「如來一切智，	能却一切毒，
貪瞋癡三種，	及世間毒藥。
如來真實說，	我已久遠離。
貪瞋癡三種，	及世間毒藥，
離毒清淨法，	實語皆遠離。
貪瞋癡三種，	及世間毒藥，
離毒清淨僧，	實語皆遠離。」

佛說此語時，無量諸天出大聲音：「清淨大智，已離眾毒火坑皆滅，家內清淨如本無異，皆是法王威神力故。」

時，德護長者即於佛所生大信心，以上妙衣價直百千萬億

覆佛身上。覆已，白佛言：「世尊！我本愚癡受六師教，今於佛前至心懺悔，由父昔世敬信外道，我順父故作如是罪。今因月光令我信佛，我今慇懃至心懺悔，更不作罪，願佛救我。」

爾時。色界諸天復出大聲，散天優鉢羅花，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遍滿其地積至于膝。

長者白佛言：「世尊！我子月光於千萬億劫難可值遇，憐愍我故來生我家，善為我說諸佛功德，於千萬劫恩難可報，復以無價真珠瓔珞而散佛上。」

爾時，世尊為德護長者深生信故，以神通力，出百千萬雜寶色雲。彼時盧紇多輸(譯云赤馬，是神名)、毘桎邏莎(亦是神名)，以種種雜色寶花光明照曜散於佛上，阿僧祇菩薩作無量神通，到於佛前，為欲教化百千萬億諸眾生故。

時德護長者及月光童子并德生童子等，心生歡喜禮敬佛足，至心懺悔，作如是言：「嗚呼奇哉！釋迦如來神通變化不可思議，於百千萬劫難可得見，況生淨信，無量億劫佛世難值。此兒月光有大智慧，曾見十方無量億佛，遊於一切諸佛世界稽首歸命禮拜於佛，如釋迦如來見十方佛，月光童子亦復如是，能見十方諸佛接足敬禮，於諸佛所聞法不忘。」

爾時如來見德護長者家內眷屬男女大小及月光童子，於三寶所已生正信，禮拜讚嘆，廣種善根增益心行，即便微笑如諸佛法，從其面門出無量千萬種雜色光炎，口四十齒，及以四牙，一一皆放無量千萬億光明，青黃赤白紫頗梨色，其光普照東方一切佛刹，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光明遍照亦復如是，光照已遶身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離攀緣德菩薩，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如來以何因緣作是微笑？諸佛不以無因緣

而笑。」

爾時，世尊告離攀緣德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問佛如是因緣，汝已曾於過去無量千萬億劫常問此義，汝今承佛威神力故能問此義。善男子！汝今至心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汝今見此德護長者大兒月光童子不？」「唯然，已見。」

佛言：「此童子者，能令未信眾生令生淨信，未調伏者能令調伏，未成熟者能令成熟，於其父所作善知識。何以故？能以導師法教化其父，安置無量千萬那由他阿僧祇眾生，於佛法中令生信心，必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此童子，我涅槃後，於未來世護持我法，供養如來受持佛法，安置佛法讚嘆佛法。於當來世佛法末時，於閻浮提大隋國內，作大國王名曰大行，能令大隋國內一切眾生，信於佛法種諸善根。

「時大行王，以大信心大威德力供養我鉢，於爾數年我鉢當至沙勒國，從爾次第至大隋國，其大行王於佛鉢所大設供養，復能受持一切佛法，亦大書寫大乘方廣經典，無量百千億數，處處安置諸佛法藏，名曰法塔，造作無量百千佛像，及造無量百千佛塔，令無量眾生於佛法中得不退轉得不退信。

「其王以是供養因緣，於不可稱不可量無邊際不可說諸佛所常得共生，於一切佛剎常作轉輪聖王，常值諸佛。於一切佛法僧供養恭敬尊重讚嘆，造立塔寺，一切樂具悉以奉施。經半壽已，棄捨五欲，捨家出家淨修梵行行法供養，閻浮提內一切男女見王出家，亦隨出家淨修梵行。

「此大行王，無量菩薩勝願成就，大神通成就，於不可數劫行菩薩行，一一劫中所化眾生不可稱數，不可說不可量，悉皆安住於佛法中。如一劫中所化眾生，一切劫中亦復如是，此菩薩如是安住，無量無邊不可說眾生，住佛法已於最後身當得作佛，號離垢月不動無障礙大莊嚴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世界名曰無障礙。其佛身廣大，無量光明，無量光炎，無量神通力，無量說法，無量徒眾，無量轉法輪，無量身相，教化無量眾生。

「彼佛欲入涅槃時，授德護長者記，當得作佛，號無等身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德護長者家內眷屬，見我神變發菩提心者，皆於彼劫各各名號次第作佛。天、龍、夜叉、捷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見我於德護長者家現神變時發菩提心者，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於十方界各各刹土、各各名號皆得成佛。

「如是，善男子！此月光童子，已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教化德護長者。此童子及德護長者，於當來世常生有佛世界，教化無量眾生。」

說此月光童子及德護長者授記因緣時，無量世界地六種動，大光普照，雨眾天華雨眾天寶，雨天瓔珞，雨天寶蓋，雨眾天衣，雨天旃檀末香，雨天沈水香，雨天多伽羅香，雨天優鉢羅華，雨天波頭摩華。諸天音樂出微妙聲，及以諸天歌詠等聲，如此一切皆是佛神通力，亦是月光宿世善根力，為化德護長者及眷屬故，亦化天、龍、夜叉、捷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故。

爾時，德護最大長者家人名德，見佛種種神力，亦見天龍八部興大供養，向佛說偈讚嘆佛曰：

「南無大智佛，	釋師子如來，
若能生信心，	而得大利益。
先信於外道，	而造諸惡業，
今信於世尊，	得如是大利。

見斯不思議，	其誰不信佛，
如是重罪人，	佛力故生信。
一心恭敬信，	出世勝導師，
無量百千劫，	不墮諸惡道。
長者造大罪，	今得淨信心，
以信心因緣，	如來與授記。
長者自知罪，	心生大愁惱，
今得信心已，	得無量福德。
心中除惡見，	一切罪皆懺，
於佛世尊所，	而作清淨心。
一心信佛故，	以是信因緣，
來世當作佛，	不思議法王。
初於佛生惡，	而今深生信，
布施因緣故，	得清淨業藏。
於佛生信者，	一切信此人，
彼人福德聚，	不可得稱量。」

爾時，長者德護，頭面禮佛及一切阿羅漢，一切菩薩眾已，次第行百味飲食。

爾時世尊說此法已，離攀緣德菩薩、月光童子并長者德護，一切內外眷屬大菩薩眾，及天、龍、夜叉、犍闥婆等一切大眾，皆大歡喜，作禮奉行。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下

佛說義足經之須陀利經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國王、大臣及理家所待敬，

事遇不懈，飯食、衣被、臥床、疾藥，供所當得。

是時，梵志自坐其講堂，共議言：「我曹本為國王、大臣、人民、理家所待遇，今棄不復用。悉反事沙門瞿曇及諸弟子，今我曹當共作方便敗之耳。」便共議：「今但當求我曹部伍中最端正好女共殺之，以其死屍，埋於祇樹間。爾乃毀傷沙門瞿曇及諸弟子，令惡名遠聞，待遇者遠離，不復敬之。學者悉不復得衣食，皆當來事我曹。我曹便當為世尊，壞瞿曇，世無能勝我曹者。」即共行，謂好首言：「汝寧知我曹今棄，不復見用，反以沙門瞿曇為師，汝寧能忿，為眾作利不？」好首言：「作利云何？」曰：「唯捨壽命死耳。」答言：「我不能也。」曰：「汝不能爾者，從今以後，終不復內汝著數中也。」女聞大不樂，即言諾：「是我職當也。」眾學言：「善哉。」便共教女言：「從今以後，朝暮到佛所，數往祇樹間，悉令萬姓見知汝。如是，我曹共殺汝，埋著祇樹間，令瞿曇得毀辱不。」小女即承教，數數往來沙門所，令眾人知女如是，便取女殺，埋著祇樹間。

眾梵志便相聚會，到王宮門，稱怨言：「我曹學中有一女，獨端正，花色無雙，今生亡不知處。」王謂言：「女行來常在何所？」共對言：「常往來沙門瞿曇所。」王言：「爾者當於彼求。」便從王乞吏兵，王即與之。尋求行轉到祇樹間，便掘出死屍，著床上，共持於舍衛四道，悉遍里巷稱怨言：「眾人觀沙門瞿曇釋家子，常稱言德、戒，弘普無上，如何私與女人通，殺埋藏之？如是當有何法、何德、何戒行乎？」

食時，眾比丘悉持應器，入城乞食，眾理家人民，遙見便罵言：「是曹沙門，自稱言有法、德、戒，子曹所犯若此，當有何善？奈何復得衣食？」眾比丘聞如是，持空應器，出城洗手足，盛藏應器到佛所，作禮悉住不坐，如事具說。

是時，佛說偈言：

「無想放意妄語， 眾鬪被箭忍痛，
聞凡放善惡言， 比丘忍無亂意。」

佛告比丘：「我被是妄謗，不過七日耳。」是時，有清信女，字惟閭，於城中聞比丘求食悉空還，甚鄙念佛及比丘僧，便疾行到祇樹，至佛所，頭面作禮，繞佛坐一邊。佛為廣說經法，惟閭聞經竟起，叉手白佛言：「願尊及比丘僧，從我家飯七日。」佛默然受之，惟閭便繞佛三匝而去。至七日，佛告阿難：「汝與眾比丘，入城悉於里巷、四徼街道說偈言：

「『常欺倒邪冥， 說作身不犯，
重冥行欺具， 自怨到彼苦，
修地利分具， 不守怨自賊，
惡言截頭本， 常關守其門。
當尊反興毀， 尊空無戒人，
從口內眾憂， 嫉心眾不安，
搏掩利人財， 力欺亦可致。
是悉皆可忍， 是最以亡寶。
有怨於正人， 世六餘有五。
惡有道致彼， 坐意行不正，
欺咤有十萬。』」

阿難即受教，俱入城，於里巷四街道，說如佛所言。即時，舍衛人民及諸里家皆生意言：「釋家子實無惡，學在釋家，終不有邪行。」

是時，眾異梵志自於講堂有所訟。中有一人，言露子曹事，於外出聲言：「汝曹自共殺好首，而怨佛及弟子乎。」大臣聞是聲，便入啟王。王即召眾梵志問：「汝曹自共殺好首不？」便言：「實爾。」王怒曰：「當重罰子曹，奈何於我國界，自稱為道，而有殺害之心？」即勅傍臣：「悉收子曹。」遍徇舍衛城里

巷匝，逐出國界去。

佛以食時，從諸比丘，皆持應器入城。時有清信士，名阿須利，遙見佛，便往作禮，揚聲白佛言：「聞者不識四方名心甚悲，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佛謂阿須利言：「不適有是宿命因緣。」

佛便說偈言：

「亦毀於少言， 多言亦得毀，
亦毀於忠言， 世惡無不毀。
過去亦當來， 現在亦無有。
誰盡壽見毀？ 難形尚敬難。」

佛廣為阿須利說經，便到須達家，直坐正座。須達便為佛作禮，叉手言：「我屬者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佛是時說偈言：

「我如象行鬪， 被瘡不著想，
念我忍意爾， 世人無喜念。
我手無瘡瘍， 以手把毒行，
無瘡毒從生， 善行惡不成。」

佛廣為須達說經，便到維閻家，直坐正座。維閻作禮竟，叉手言：「屬者我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佛因為維閻說偈言：

「無曉欲使惱， 內淨外何污？
愚人怨自誤， 向風揚細塵。」

維閻是時快飯食佛比丘僧竟，澡水與，下坐聽佛說經。佛為說守戒淨行，悉見諸道便而去。

時國王波私匿，具從車騎，以王威法，出城到祇樹。欲前

見佛故，乘騎未到，下車步入。遙見佛，便却蓋、解冠、却諸侍從、脫足金屣，便前為佛作禮就座，叉手白佛言：「屬者甚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佛即為王說偈言：

「邪念說彼短， 解意諦說善，
口直次及尊， 善惡捨不憂。
以行當那捨， 棄世欲自在，
抱至德不亂， 制欲人所詰。」

舍衛一國人民，悉生念疑：「佛及比丘僧，從何因緣，致是惡名聲厄？」共視佛威神，甚大巍巍，如星中月，適無敢難。

佛悉知其所念，便說是義足經言：

「如有守戒行人， 問不及先具演，
有疑正非法道， 欲來學且自淨。
以止不拘是世， 常自說著戒堅，
是道法黠所信， 不著綺行教世。
法不匿不朽言， 毀尊我不喜恐，
自見行無邪漏， 不著想何瞋憊？
所我有以轉捨， 蠶明法正著持，
求正利得必空， 以想空法本空。
不著餘無所有， 行不願三界生，
可冥冥悉已斷， 云何行有處所？
所當有悉裂去， 所道說無愛著，
已不著亦可離， 從行拔悉捨去。」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佛說義足經之摩竭梵志經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梵志，字摩竭，卒死講堂。同學便著床上，共舁出於舍衛里巷四街道，舉聲言：「見摩竭者，悉得解脫；今見死屍亦解脫；後聞名者亦解脫。」

諸比丘食時悉持應器，入城求食，時見梵志說摩竭功德如是，食竟悉澡應器，還到佛所，作禮竟，皆就座，即為佛本末說如是。佛因是本演是卷，令我弟子悉聞解，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我見淨無有病，	信見諦及自淨，
有知是悉可度，	苦斷習證前服。
見好人以為淨，	有慧行及離苦，
黠除凶見淨徑，	斷所見證至淨。
從異道無得脫，	見聞持戒行度，
身不污罪亦福，	悉已斷不自譽。
悉棄上莫念後，	有是行度四海，
直行去莫念苦，	有所念意便縛。
常覺意守戒行，	在上行想彼苦，
念本念稍入行，	不矯言審有點。
一切法無有疑，	至見聞亦所念，
諦見聞行力根，	誰作世是六衰？
不念身不念尊，	亦不願行至淨，
恩怨斷無所著，	斷世願無所著。
無所有為梵志，	聞見法便直取，
姪不姪著污姪，	已無是當著淨。」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長者音悅經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及諸菩薩、清信士女一切普會圍遶說法。

佛告大眾：「彼有長者，名曰音悅，財富無數，年老無子，以為愁感。雖其然者，宿福所追，其報有四：一者、夫人產男端正無比；二者、五百白馬同時生駒；三者、國王遣使者拜授金印；四者、五百寶船同時俱至。」

阿難白佛：「何等寶船而俱至乎？」

佛告阿難：「長者音悅群族殊多，先此之時，遣五百人乘船入海，既獲眾寶，安隱還家。是故，如來說此四福同時普集。」

長者歡喜，心自念言：「天降福祚，集我之庭，當作甘饌，室族相慶。」即如所言，興作大廚。娛樂盡歡，鼓樂、絃歌聲聞于天。是時四大天王、釋梵天王、諸龍、鬼王、阿須倫王、一切神王，各與眷屬側塞虛空，看此長者福德無量。

如來神達，知此長者歡喜踊躍。因其歡悅，欲往稱歎，若其開解，可殖福栽。如來應時歌頌吉祥八種之音，往於門外而說頌曰：

「長者今日，	吉祥集至，	一切福應，
室族吉利。	昔所殖福，	其報有四，
大小歡悅，	世間無比，	諸天龍神，
咸為降伏。	快哉長者！	猥獲吉福，
如春種禾，	秋則成熟，	先作後受，
影報隨逐。」		

爾時長者聞佛德音，五情逸豫，歡喜而出。見佛恭肅，即便啟言：「瞿曇沙門實為神妙！知我室族吉祥無量。枉屈尊神，來相讚歎。」即以好白[疊*毛]直金千萬兩，奉上如來。佛即受之，而為達嚩。

佛告長者：「財有五危，世人不知，慳悋貪惜，不能減割以周窮乏。壽終神逝，棄財世間。汝今能爾，必獲影報，所生之處，福自歸身。」

長者白佛：「何等五危？」

佛即報言：「一者、大火燒之不覺；二者、大水漂沒無常；三者、縣官奪取無道；四者、惡子用度無限；五者、盜賊所見劫奪。五事一至，不可抑制，譬如有人違犯王法，閉在牢獄，應當誅戮，財物沒入其官，豈復能却之乎？又復譬如阿難邠坻，財寶無數，國王奪取，主不能制，亦非神龍所能止之。所以者何？以其前世布施七悔，是以今世七富七貧。」長者聞說，益增踊躍。於是，如來忽然還到耆闍崛山。

爾時，國內有尼捷異道人，名曰不蘭迦葉，聽聞如來詣長者家，歌頌一偈，猥得長者千萬兩金，心懷惛嫉，心即念言：「瞿曇沙門尚能得金，況我往乞，當不得乎？」又自念言：「我當往求瞿曇沙門所可說偈，然後往乞，必得珍寶。嗟歎之宜，當勝瞿曇。」

不蘭迦葉懷此愚癡、妬嫉之意而往稽首問訊如來，長跪白佛：「薄德無福，衣食不充。傳聞瞿曇詣長者家，歌頌一偈大得珍寶。寧可哀矜，賜所說偈，令吾諷誦。當往咨嗟，冀望得寶。」

如來三達，知此長者却後一時財寶當散，不蘭迦葉不知時宜，遭厄之家而說吉祥，必得長者無量杖痛。如來告言：「不惜此偈。所以者何？汝不知時。卿說此偈，必得楚痛，是故如

來違卿所求。若更欲得應時之說、絕妙之句，吾當與汝，既使長者得聞真言，又可免於捶毒之痛。」

不蘭迦葉心自念言：「瞿曇沙門不欲令我往乞珍寶，是故悋惜，不肯與我。」即便重啟：「其於與我，焉知餘事？」

如來慈愍，諫之滿三，終不信解。佛亦豫知：不蘭迦葉前世因緣，應受此痛。如來又云：「罪不可債。」佛即為說吉祥之偈。尼乾諷誦，一歲乃闍。

然後長者失火燒舍，珍奇了盡；五百馬駒同時燒死；所生妙子一旦終亡；王遣使者錄奪金印。後復乘船入海採寶，安隱來還，泊岸數日，五百寶船一旦漂沒。室族大小無不愁毒，譬如有人而被誅戮，未死之頃愁怖難言。

其日，不蘭迦葉往到其門，歌頌如來吉祥之偈：

「長者今日，	吉祥集至，	一切福應，
室族吉利。	昔所殖福，	其報有四，
大小歡悅，	世間無比，	諸天龍神，
咸為降伏。	快哉長者！	猥獲吉福，
如春種禾，	秋則成熟，	先作後受，
影報隨逐。」		

於是不蘭迦葉說此偈時，長者聞之，舉門忿恚：「天下凶殃無過於我。云何此人裸形無恥，在此妖蠱說我吉祥，益我憂煩？」即出捶打，從頭至足無不被患。舉身大痛，匍匐還家。六師宗等逆問其意。答言：「此變正由瞿曇。」內不自剋，反怨世尊。

爾時，世尊在羅閱祇竹園之中，與諸大眾圍繞說法。佛告眾會：「不蘭迦葉前從如來求索一偈，欲詣長者歌頌求寶。如來諫之，其於不信。今已在彼，遭痛毒患。」

阿難白佛：「不蘭迦葉與此長者有何因緣而被此患？」

佛告阿難：「乃昔久遠不可計數阿僧祇劫，時有國王，亦名音悅。復有一鳥，名曰鸚鵡，在王宮上，鳴聲和好。王時晝寢，聞鳥鳴聲驚覺，問其左右：『此為何鳥，鳴聲妙好？』侍者白言：『有一奇鳥，五色焜煌，適在宮上，鳴已便去。』王即遣大眾，步騎絡繹，逐而求之。推尋殊久，捕得與王。王得歡喜，愛樂無厭，即以珠璣、水精、琉璃、真珠、珊瑚瓔珞其身，頭頸、羽翮無不周遍；常著左右，晝夜看視，不去須臾。

「後復有鳥，名曰禿梟，來在宮上。看見鸚鵡獨得優寵，即問鸚鵡：『何緣致此？』鸚鵡答言：『我來宮上悲鳴殊好，國王愛敬於我，取我常著左右，五色珠璣瓔珞我身。』禿梟聞之，心懷嫉妬，心即念言：『我亦當鳴，令殊於卿。國王亦當愛寵我身。』王時出臥，禿梟即鳴，王即驚覺，[嗇*欠]然毛豎，如畏怖狀。王問左右：『此為何聲，驚動怖我？』侍者白言：『有惡聲鳥，名曰禿梟。』王即恚曰：『促遣大眾分布推索！』即得與王。王令左右生拔毛羽，舉身大痛，步行而去。到其野田，眾鳥問言：『何緣致此？』禿梟瞋恚，不責己身，答眾鳥言：『正坐鸚鵡，故得此患。』」

佛言：「善聲招福，惡聲致禍，罪報由己，反怒鸚鵡。」

佛告阿難：「昔國王者，今長者音悅是；鸚鵡者，我身是；禿梟者，今不蘭迦葉是。昔嫉鸚鵡，即被毒患；今嫉如來，獲痛難言。貪嫉燒身，何況苦難？所以者何？不蘭迦葉誹謗如來，前後六事。何等為六？一者、在於難國，興貪嫉心，誹謗如來；二者、於羅閱祇，以竹園故，誹謗如來；三者、在羅閱祇，詣長者音悅家，貪其金寶，誹謗如來；四者、於摩竭提界，貪於供養，誹謗如來；五者、在維耶離國，貪名利養，誹謗如來；六者、在舍衛國，貪於利養及惜名稱，誹謗如來。于時國王驅逐出國。不蘭迦、葉六師徒等同心說言：『瞿曇實神，莫不敬

重；吾等術淺，名稱崩頹，處處見忽，當用活為。」即時以沙而著瓶中，自沈于水，於是壽命終，即入地獄，考治一切，苦痛無量。」

佛重告言：「當未來世多有貪嫉弊惡之人，誹謗、貢高，相求長短，是則自燒痛哉。阿難！是故汝當廣宣斯經，以護將來如斯之黨。」

阿難白佛：「長者音悅昔殖何德獲此四福？何所罪行而復失之？」

佛告阿難：「音悅前世為年少時，欽戴佛法及與聖眾，供養盡忠而願豪富。納妻之後專迷著色，違慢三寶，又無慈心仁接長幼。是故報應，適畢便散。汝開導、宣告，令知其要。」

佛說此已，四部弟子、天、龍、鬼神、國王、臣民一切眾會聞經歡喜，莫不作禮。

佛說長者音悅經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釋翅闇婆梨果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是時，尊者舍利弗、尊者目乾連於彼夏坐已，將五百比丘在人間遊化，漸漸來至釋翅村中。爾時，行來比丘及住比丘各自相謂言，共相問訊，又且聲音高大。爾時，世尊聞諸比丘音響高大，即告阿難曰：「今此園中是誰音響，聲大乃爾，如似破木石之聲。」

阿難白佛言：「今舍利弗及目連將五百比丘來在此，行來比丘、久住比丘共相問訊，故有此聲耳。」

佛告阿難曰：「汝速遣舍利弗、目乾連比丘，不須住此。」

是時，阿難受教已，即往至舍利弗、目乾連比丘所，即語之曰：「世尊有教，速離此去，不須住此。」

舍利弗報曰：「唯然受教。」

爾時，舍利弗、目乾連即出彼園中，將五百比丘涉道而去。

爾時，諸釋聞舍利弗、目乾連比丘為世尊所遣，即往至舍利弗、目乾連比丘所，頭面禮足，白舍利弗曰：「諸賢！欲何所趣向？」

舍利弗報曰：「我等為如來所遣，各求安處。」

是時，諸釋白舍利弗言：「諸賢！小留意，我等當向如來懺悔。」

是時，諸釋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唯願世尊原捨遠來比丘過咎，唯願世尊以時教誨。其中遠來比丘初學道者，新來入法中，未覲尊顏，備有變悔之心，猶如茂苗不遇潤澤，便不成就。今此比丘亦復如是，不覲如來而去者，恐能有變悔之心。」

是時，梵天王知如來心中所念，猶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沒，來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梵天王白世尊言：「唯願世尊原捨遠來比丘所作愆過，以時教誨！其中或有比丘未究竟者，便懷變悔之心。彼人不覲如來顏像，便有變意，還就本業。亦如新生犢子，生失其母，憂愁不食。此亦如是，若新學比丘不得覲如來者，便當遠離此正法。」

爾時，世尊便受釋種之諫，及梵天王犢子之喻。是時，世尊顧盼，阿難便生斯念：「如來以受諸人民及天人之諫。」是時，阿難即往至舍利弗、目乾連比丘所，而語之曰：「如來欲得與眾僧相見，天及人民皆陳啟此理。」

爾時，舍利弗告諸比丘曰：「汝等各收攝衣鉢，共往世尊所，然如來已受我等懺悔。」

是時，舍利弗、目犍連將五百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佛問舍利弗曰：「吾向者遣諸比丘僧，於汝意云何？」

舍利弗言：「向者如來遣諸眾僧，我便作是念：『如來好遊閑靜，獨處無為，不樂在鬧，是故遣諸聖眾耳。』」

佛告舍利弗曰：「汝後復生何念？聖眾是時誰之累？」

舍利弗白佛言：「時我，世尊！復生此念：『我亦當在閑靜獨遊，不處市鬧中。』」

佛告舍利弗曰：「勿作是語，亦莫生此念，云我當在閑靜之處也。如今聖眾之累，豈非依舍利弗、目乾連比丘乎？」

爾時，世尊告大目乾連曰：「我遣諸眾僧，汝有何念？」

目乾連白佛言：「如來遣眾僧，我便生斯念：『如來欲得獨處無為，故遣聖眾耳。』」

佛告目乾連：「汝後復生何念？」

目乾連白佛言：「然今如來遣諸聖眾，我等宜還收集之，令不散。」

佛告目乾連：「善哉！目連！如汝所說，眾中之標首，唯吾與汝二人耳。自今已往，目乾連當教誨諸後學比丘，使長夜之中永處安隱之處，無令中退，墮落生死。若有比丘成就九法者，於現法中不得長大。云何為九？與惡知識從事親近，非事恒喜遊行，恒抱長患，好畜財貨，貪著衣鉢，多虛乾妄亂意非定，無有慧明，不解義趣，不隨時受誨。是謂，目連！若比丘成就此九者，於現法中不得長大有所潤及。

「設有比丘能成就九者便有所成辦。云何為九？與善知識從事，修行正法不著邪業，恒遊獨處不樂人間，少病無患，亦復不多畜諸財寶，不貪著衣鉢，勤行精進無有亂心，聞義便解更不中受，隨時聽法無有厭足。是謂，目連！若有比丘成就此

九法者，於現法中多所饒益。是故，目連，當念勤加往誨諸比丘，使長夜之中致無為之處。」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常念自覺悟，	勿著於非法，
所修應正行，	得度生死難。
作是而獲是，	作此獲此福，
眾生流浪久，	斷於老病死。
以辦更不習，	復更造非行，
如此放逸人，	成於有漏行。
設有勤加心，	恒在心首者，
展轉相教誡，	便成無漏人。

「是故，目乾連！當與諸比丘而作是誨，當念作是學。」

是時，世尊與諸比丘說極妙之法，令發歡喜之心。是時，諸比丘聞法已，於彼眾中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七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陀驪摩羅子，舊住王舍城，典知眾僧飲食，床座隨次差請，不令越次。

時，有慈地比丘，頻三過次得麤食處，食時辛苦，作是念：「怪哉！大苦！陀驪摩羅子比丘有情故，以麤食惱我，令我食時極苦，我當云何為其作不饒益事？」

時，慈地比丘有姊妹比丘尼，名蜜多羅，住王舍城王園比丘尼眾中。蜜多羅比丘尼來詣慈地比丘，稽首禮足，於一面住。

慈地比丘不顧眄，不與語。蜜多羅比丘尼語慈地比丘：「阿梨！何故不見顧眄，不共言語？」

慈地比丘言：「陀驪摩羅子比丘數以麤食惱我，令我食時極苦，汝復棄我。」

比丘尼言：「當如何？」

慈地比丘言：「汝可至世尊所，白言：『世尊！陀驪摩羅子比丘非法不類，共我作非梵行波羅夷罪。』我當證言：『如是。世尊！如妹所說。』」

比丘尼言：「阿梨！我當云何於梵行比丘所，以波羅夷謗？」

慈地比丘言：「汝若不如是者，我與汝絕，不復來往言語、共相瞻視。」

時，比丘尼須臾默念，而作是言：「阿梨！欲令我爾，當從其教。」

慈地比丘言：「汝且待我先至世尊所，汝隨後來。」

時，慈地比丘即往稽首，禮世尊足，退住一面。蜜多羅比丘尼即隨後至，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一何不善不類陀驪摩羅子！於我所作非梵行波羅夷罪。」

慈地比丘復白佛言：「如妹所說，我先亦知。」

爾時，陀驪摩羅子比丘即在彼大眾中。

爾時，世尊告陀驪摩羅子比丘：「汝聞此語不？」

陀驪摩羅子比丘言：「已聞，世尊！」

佛告陀驪摩羅子比丘：「汝今云何？」

陀驪摩羅子白佛：「如世尊所知，如善逝所知。」

佛告陀驪摩羅子：「汝言如世尊所知，今非是時，汝今憶念，當言憶念；不憶念，當言不憶念。」

陀驪摩羅子言：「我不自憶念。」

爾時，尊者羅睺羅住於佛後，執扇扇佛，白佛言：「世尊！

不善不類是比丘尼言：『尊者陀驪摩羅子共我作非梵行。』慈地比丘言：『如是，世尊！我先已知，如妹所說。』

佛告羅睺羅：「我今問汝，隨意答我。若蜜多羅比丘尼來語我言：『世尊！不善不類羅睺羅，共我作非梵行波羅夷罪。』慈地比丘復白我言：『如是，世尊！如妹所說，我先亦知』者，汝當云何？」

羅睺羅白佛：「世尊！我若憶念，當言憶念；不憶念，當言不憶念。」

佛言：「羅睺羅！愚癡人汝尚得作此語，陀驪摩羅子清淨比丘何以不得作如是語？」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陀驪摩羅子比丘當憶念，蜜多羅比丘尼當以自言滅，慈地比丘僧當極善呵諫教誡：『汝云何見？何處見？汝何因往見？』」世尊如是教已，從座起，入室坐禪。

爾時，諸比丘於陀驪摩羅子比丘憶念，蜜多羅比丘尼與自言滅，慈地比丘極善呵諫教誡言：「汝云何見？何處見？何因往見？」

如是諫時，彼作是言：「彼陀驪摩羅子不作非梵行，不犯波羅夷，然陀驪摩羅子比丘三以麤惡食恐怖，令我食時辛苦。我於陀驪摩羅子比丘愛患癡怖，故作是說，然陀驪摩羅子清淨無罪。」

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覺，至大眾前敷座而坐。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於陀驪摩羅子比丘所憶念持，蜜多羅比丘尼與自言滅，慈地比丘極善呵諫，乃至彼言：『陀驪摩羅子清淨無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愚癡？以因飲食故，知而妄語。」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能捨一法， 知而故妄語，
不計於後世， 無惡而不為。
寧食熱鐵丸， 如熾然炭火，
不以犯禁戒， 而食僧信施。」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七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陀驪摩羅子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願於佛前取般涅槃。」

世尊默然。如是三啟，佛告陀驪摩羅子：「此有為諸行，法應如是！」

爾時，尊者陀驪摩羅子即於佛前，入於三昧，如其正受，向於東方，昇虛空行，現四威儀，行、住、坐、臥，入火三昧，身下出火，舉身洞然，光焰四布，青、黃、赤、白、頗梨紅色。身下出火，還燒其身，身上出水，以灑其身，或身上出火，下燒其身，身下出水，上灑其身。周向十方，種種現化已，即於空中，內身出火，還自焚其身，取無餘涅槃，消盡寂滅，令無遺塵。譬如空中然燈，油炷俱盡，陀驪摩羅子空中涅槃，身心俱盡，亦復如是。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燒鐵丸， 其焰洞熾然，
熱勢漸息滅， 莫知其所歸。
如是等解脫， 度煩惱淤泥，
諸流永已斷， 莫知其所之。
逮得不動跡， 入無餘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長壽王本起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舍彌，在瞿師羅園。

爾時，拘舍彌諸比丘數共鬪諍。於是，世尊告拘舍彌諸比丘曰：「比丘！汝等莫共鬪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是法可尊貴。

「所以者何？昔過去時，有拘娑羅國王，名曰長壽，復有加赦國王，名梵摩達哆，彼二國王常共戰諍。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自引軍往，欲與拘娑羅國王長壽共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來與我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已，亦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拘娑羅國王長壽自引軍出，往至界上，列陣共戰，即摧破之。於是，拘娑羅國王長壽盡奪取彼梵摩達哆四種軍眾，象軍、馬軍、車軍、步軍，乃復生擒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身，得已，即放而語彼曰：『汝窮厄人，今原赦汝，後莫復作。』

「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復再三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復自引軍往與拘娑羅國王長壽共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復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來與我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已，便作是念：『我已剋彼，何須復剋？我已伏彼，何足更伏？我已害彼，何須復害？但以空弓，足能伏彼。』拘娑羅國王長壽作

是念已，晏然不復興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亦不自往。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得來破之，盡奪取拘娑羅國王長壽四種軍眾，象軍、馬軍、車軍、步軍。」

「於是，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來，盡奪取我四種軍眾，象軍、馬軍、車軍、步軍已，復作是念：『鬪為甚奇！鬪為甚惡！所以者何？剋當復剋，伏當復伏，害當復害。我今寧可獨將一妻，共乘一車，走至波羅[木*奈]。』於是，拘娑羅國王長壽即獨將妻，共乘一車，走至波羅[木*奈]。拘娑羅國王長壽復作是念：『我今寧可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拘娑羅國王長壽作是念已，即便往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以博聞故，即轉名為長壽博士。

「長壽博士復作是念：『所為學者，我今已得，我寧可往波羅[木*奈]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木*奈]諸貴豪族聞已，當極歡喜而自娛樂。』長壽博士作是念已，便往至波羅[木*奈]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木*奈]諸貴豪族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外眷屬聞，中眷屬、內眷屬及梵志國師展轉悉聞。梵志國師聞已，便呼見之。於是，長壽博士往詣梵志國師所，向彼而立，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梵志國師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梵志國師告長壽博士：『汝從今日可依我住，當相供給。』長壽博士白曰：『尊者！我有一妻，當如之何？』梵志國師報曰：『博士！汝可將來依我家住，當供給之。』於是，長壽博士即將其妻依梵志國師家住，梵志國師即便供給彼。

「於後時長壽博士妻心懷憂感，作如是念：『欲令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長壽博士妻作是念已，便白長壽博士：『我心懷憂感，作

如是念：「欲令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長壽博士即告妻曰：『卿莫作是念。所以者何？我等今為梵摩達哆王所破壞，卿當何由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耶？』妻復白曰：『尊若能得者，我有活望，若不得者，必死無疑。』

「長壽博士即便往詣梵志國師所，向彼而立，顏色愁慘，以惡微聲作諸音伎，梵志國師聞已不得歡喜。於是，梵志國師問曰：『博士！汝本向我立，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我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汝今何以向我立，顏色愁慘，以惡微聲作諸音伎？我聞已不得歡喜。長壽博士！汝身無疾患，意無憂感耶？』長壽博士白曰：『尊者！我身無患，但意有憂感耳。尊者！我妻心懷憂感，作如是念：「我欲得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我即報妻曰：「卿莫作是念，所以者何？我今如此，卿當何由得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耶？」妻復白我曰：「尊若能得者，我有活望，若不得者，必死無疑。」尊者！若妻不全，我亦無理。』

「梵志國師問曰：『博士！汝妻可得見不？』白曰：『尊者！可得見耳。』於是，梵志國師將長壽博士往至妻所。是時，長壽博士妻懷有德子，梵志國師見長壽博士妻懷有德子故，便以右膝跪地，叉手向長壽博士妻，再三稱說：『生拘娑羅國王。生拘娑羅國王。』教勅左右曰：『莫令人知。』梵志國師告曰：『博士！汝勿憂感，我能令汝妻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亦能令得磨刀水飲。』

「於是，梵志國師往詣加赦國王梵摩達哆所，到已，白曰：『天王！當知有德星現，唯願天王嚴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

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唯願天王自出觀視。天王！若作是者，必有吉應。』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即勅主兵臣：『卿！今當知有德星現，卿宜速嚴四種之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我自出觀，若作是者，必有吉應。』時，主兵臣即受王教，嚴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梵摩達哆即自出觀。

「因是，長壽博士妻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并亦復得磨刀水飲。飲磨刀水已，憂惑即除，尋生德子，便為作字，名長生童子。寄人密養，漸已長大，長生童子若諸刹利頂生王者，整御天下得大國土，種種伎藝，乘象、騎馬、調御、馳驟、射戲、手搏、擲絹、擲鉤、乘車、坐輦，如是種種諸妙伎藝皆善知之，若干種妙觸事殊勝，猛毅超世，聰明挺出，幽微隱遠，無不博達。

「於是，梵摩達哆聞拘娑羅國王長壽彼作博士，轉名在此波羅[木*奈]城中，梵摩達哆即勅左右：『卿等速往收拘娑羅國王長壽，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詰問其辭。』左右受教，即便往收拘娑羅國王長壽，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詰問其辭。是時，長生童子尋隨父後，或在左右而白父曰：『天王勿怖！天王勿怖！我即於此，必能拔濟，必能拔濟。』拘娑羅王長壽告曰：『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眾人聞長壽王而作此語，便問於王：『所道何等？』王答眾人曰：『此童子聰明，必解我語。』

「爾時，長生童子勸波羅[木*奈]城中諸貴豪族：『諸君！行施修福，為拘娑羅國王長壽呪願，以此施福，願拘娑羅國王長壽令安隱，得解脫。』於是，波羅[木*奈]城中諸貴豪族為長

生童子所勸，行施修福，為拘娑羅國王長壽呪願：『以此施福，願拘娑羅國王長壽令安隱，得解脫。』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此波羅[木*奈]諸貴豪族行施修福，為拘娑羅國王長壽呪願：『以此施福願拘娑羅國王長壽令安隱，得解脫。』聞即大怖，身毛皆豎：『莫令此波羅[木*奈]城中諸貴豪族反於我耶？且置彼事，我今急當先滅此事。』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教勅左右：『汝等速去，殺拘娑羅國王長壽，斬作七段。』左右受教，即便速往，殺長壽王，斬作七段。

「於是，長生童子勸波羅[木*奈]城中諸貴豪族而作是語：『諸君看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拘娑羅國王長壽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諸君可往，以新繒疊收斂我父，取七段屍，以一切香、香木積聚而闍維之，立於廟堂，為我作書與梵摩達哆言：「拘娑羅國王長生童子！彼作是語，汝不畏後為子孫作患耶？」』於是，波羅[木*奈]諸貴豪族為長生童子所勸，以新繒疊即往斂，取彼七段屍，以一切香、香木積聚而闍維之，為立廟堂，亦為作書與梵摩達哆言：『拘娑羅國王長生童子！彼作是語，汝不畏後為子孫作患耶？』」

「於是，長壽王妻告長生童子曰：『汝當知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汝父拘娑羅國王長壽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童子汝來！共乘一車，走出波羅[木*奈]，若不去者，禍將及汝。』於是，長壽王妻與長生童子共乘一車，走出波羅[木*奈]。爾時，長生童子作如是念：『我寧可往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長生童子作是念已，便往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以博聞故，即轉名為長生博士。

「長生博士復作是念：『所為學者，我今已得，我寧可往波羅[木*奈]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

波羅[木*奈]諸貴豪族聞已，當大歡喜而自娛樂。』長生博士作是念已，便往至波羅[木*奈]都邑中，住街街巷巷，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木*奈]諸貴豪族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外眷屬聞，中眷屬、內眷屬、梵志國師，展轉乃至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便呼見。

「於是，長生博士即往詣加赦國王梵摩達哆所，向彼而立，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告曰：『博士！汝從今日可依我住，當相供給。』於是，長生博士即依彼住，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即供給之，後遂信任，一以委付，即持衛身刀劍授與長生博士。

「爾時，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便勅御者：『汝可嚴駕，我欲出獵。』御者受教，即便嚴駕訖，還白曰：『嚴駕已辦，隨天王意。』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便與長生博士共乘車出，長生博士即作是念：『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拘娑羅國王長壽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我今寧可御車，使離四種軍眾各在異處。』長生博士作是念已，即便御車離四種軍，各在異處。

「彼時，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冒涉塗路，風熱所逼，煩悶渴乏，疲極欲臥，即便下車，枕長生博士膝眠。於是，長生博士復作是念：『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然于今日已在我手，但當報怨。』長生博士作是念已，即拔利刀，著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頸上而作是語：『我今殺汝！我今殺汝！』長生博士復作是念：『我為不是。所以者何？憶父昔日在標下時，臨終語我：「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憶已，舉刀還內鞘中。

「彼時，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夢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手拔利刀，著我頸上而作此言：『我今殺汝！我今殺汝！』見已恐怖，身毛皆豎，便疾驚寤，起語長生博士：『汝今當知我於夢中，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手拔利刀，著我頸上而作是言：「我今殺汝！我今殺汝！」』長生博士聞已，白曰：『天王勿怖！天王勿怖！所以者何？彼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者，即我身是。天王！我作是念：「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枉殺，斬作七段。而于今日已在我手，但當報怨。」天王！我拔利刀，著王頸上而作是語：「我今殺汝！我今殺汝！」天王！我復作是念：「我為不是。所以者何？憶父昔日在標下時，臨終語我：『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憶已舉刀還內鞘中。』

「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語曰：『童子！汝作是說：「童子可忍！童子可忍！」我已知此義。童子又言：「莫起怨結，但當行慈」者，此謂何義？』長生童子答曰：『天王！莫起怨結，但當行慈者，即謂此也。』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已，語曰：『童子！從今日始，我所領國盡以相與，汝父本國還持付卿。所以者何？汝所作甚難，乃惠我命。』長生童子聞已，白曰：『天王本國自屬天王，我父本國可以見還。』

「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與長生童子共載還歸，入波羅[木*奈]城，坐正殿上，告諸臣曰：『卿等若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者，當云何耶？』諸臣聞已，或有白曰：『天王！若見彼者，當截其手。』或復作是語：『天王！若見彼者，當截其足。』或復作是語：『當斷其命。』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告諸臣曰：『卿等欲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者，即此是也。汝等莫起惡意向此童子。所以者何？此童子所作甚難，惠與我命。』

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以王沐浴浴長生童子，塗以王香，衣以王服，令坐金御床，以女妻之，還其本國。」

「比丘！彼諸國王剎利頂生王，為大國主，整御天下，自行忍辱，復稱歎忍；自行慈心，復稱歎慈；自行恩惠，復稱恩惠。諸比丘！汝亦應如是，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行忍辱，復稱歎忍；自行慈心，復稱歎慈；自行恩惠，復稱恩惠。」

於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有作是言：「世尊法主今且住也，彼導說我，我那得不導說彼。」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所行威儀、禮節、所學、所習，即從坐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眾，
破壞聖眾時，	無有能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制和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他人不解義，	唯我獨能知，
若有能解義，	彼恚便得息。
若得定為侶，	慧者共修善，
捨本所執意，	歡喜常相隨。
若不得定伴，	慧者獨修善，

如王嚴治國， 如象獨在野。
獨行莫為惡， 如象獨在野，
獨行為善勝， 勿與惡共會。
學不得善友， 不與己等者，
當堅意獨住， 勿與惡共會。」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去，至婆羅樓羅村。於是婆羅樓羅村，有尊者婆咎釋家子，晝夜不眠，精勤行道，志行常定，住道品法。尊者釋家子遙見佛來，見已往迎，攝佛衣鉢，為佛敷床，汲水洗足，佛洗足已，坐尊者釋家子婆咎座，坐已，告曰：「婆咎比丘！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釋家子婆咎白曰：「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復問：「婆咎比丘！云何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婆咎白曰：「世尊！我晝夜不眠，精勤行道，志行常定，住道品法。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復念：「此族姓子遊行安樂，我今寧可為彼說法。」作是念已，便為尊者婆咎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往至護寺林。入護寺林中，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世尊復念：「我已得脫彼拘舍彌諸比丘輩，數數鬪訟，相伏相憎，相瞋共諍，我不喜念彼方，謂拘舍彌諸比丘輩所住處也。」

當爾之時，有一大象為眾象王，彼離象眾而獨遊行，亦至護寺林。入護寺林中，至賢娑羅樹，倚賢娑羅樹立。爾時，大象而作是念：「我已得脫彼群象輩，牝象、牡象，大小象子，彼群象輩常在前行，草為之蹋，水為之渾，我於爾時，食彼蹋草，飲渾濁水，我今飲食新草、清水。」

於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彼大象心之所念，即說頌曰：

「一象與象等， 成身具足牙，
以心與心等， 若樂獨住林。」

於是，世尊從護寺林攝衣持鉢，往至般那蔓閣寺林。爾時，般那蔓閣寺林有三族姓子共在中住，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彼尊者等所行如是。若彼乞食有前還者，便敷床，汲水出，洗足器，安洗足蹬，及拭脚巾、水瓶、澡罐，若所乞食能盡食者，便盡食之；若有餘者，器盛覆舉。食訖收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入室宴坐。若彼乞食有後還者，能盡食者，亦盡食之，若不足者，取前餘食，足而食之。若有餘者，便瀉著淨地，及無蟲水中，取彼食器，淨洗拭已，舉著一面，收卷床席，斂洗足蹬，收拭脚巾，舉洗足器，及水瓶、澡罐，掃灑食堂，糞除淨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入室宴坐。彼尊者等至於晡時，若有先從宴坐起者，見水瓶、澡罐空無有水，便持行取，若能勝者，便舉持來，安著一面；若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持著一面，各不相語，各不相問。彼尊者等五日一集，或共說法，或聖默然。

於是，守林人遙見世尊來，逆訶止曰：「沙門！沙門！莫入此林。所以者何？今此林中有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彼若見汝，或有不可。」

世尊告曰：「汝守林人！彼若見我，必可，無不可。」

於是，尊者阿那律陀遙見世尊來，即訶彼曰：「汝守林人！莫訶世尊。汝守林人！莫止善逝。所以者何？是我尊來，我善逝來。」尊者阿那律陀出迎世尊，攝佛衣鉢，尊者難提為佛敷床，尊者金毘羅為佛取水。

爾時，世尊洗手足已，坐彼尊者所敷之座，坐已，問曰：「阿那律陀！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復問阿那律陀：「云何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便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問尊者難提，答亦如是。

復問尊者金毘羅曰：「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金毘羅白曰：「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問曰：「金毘羅！云何安隱，無所乏耶？」尊者金毘羅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便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如是汝等常共和合，安樂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頗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如是我等常共和合，安樂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世尊！我等得光明便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汝等不達此相，謂相得光明而見色者，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本未得覺無上正真道時，亦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

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行精勤無懈怠，身止住，有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得定一心。阿那律陀！我作是念：『我行精勤無懈怠，身止住，有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得定一心，若世中無道，我可見可知彼耶？』我心中生此疑患，因此疑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無念患，因此無念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亦不生無念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身病想患，因此身病想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亦不生身病想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睡眠患，因此睡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亦不生睡眠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過精勤患，因此過精勤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猶如力士捉蠅太急，蠅即便死。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過精勤患，因此過精勤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亦不生過精勤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太懈怠患，因此太懈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猶如力士捉蠅太緩，蠅便飛去。阿那律陀！我心中生太懈怠患，因此太懈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

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亦不生太懈怠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恐怖患，因此恐怖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猶如人行道，四方有怨賊來，彼人見已，畏懼恐怖，舉身毛豎。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恐怖患，因此恐怖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亦不生恐怖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喜悅患，因此喜悅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猶若如人本求一寶藏，頓得四寶藏，彼見已，便生悅歡喜。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喜悅患，因此喜悅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亦不生喜悅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

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自高心患，因此自高心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亦不生自高心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若干想患，因此若干想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不生自高心患，亦不生若干想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不觀色患，因此不觀色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那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

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亦不生自高心患，不生若干想患，亦不生不觀色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阿那律陀！若我心生疑患，彼得心清淨，無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怖、喜悅、高心、生若干想、不觀色心患，彼得心清淨。」

「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我當修學三定，修學有覺有觀定，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無覺無觀定。』阿那律陀！我便修學三定，修學有覺有觀定，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無覺無觀定；若我修學有覺有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少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有覺有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學有覺有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無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有覺有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修學無覺少觀定者，心便順向有覺有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少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學無覺少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無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少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修學無覺無觀定者，心便順向有覺有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無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學無覺無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少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

無覺無觀定。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時我知光明而不見色。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知光明而不見色？』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念光明相，不念色相者，爾時我知光明而不見色。』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知光明而不見色。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阿那律陀！有時我見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我見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念色相，不念光明相者，爾時我知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知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我爾時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時我少知光明，亦少見色。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我少知光明，亦少見色？』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少入定，少入定故，少眼清淨，少眼清淨故，我少知光明，亦少見色。』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少知光明，亦少見色。阿那律陀！爾時我行此住止行。阿那律陀！有時我廣知光明，亦廣見色。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我廣知光明，亦廣見色？』阿那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廣入定，廣入定故，廣眼清淨，廣眼清淨故，我廣知光明，亦廣見色。』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廣知光明，亦廣見色。阿那律陀！爾時我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心中生疑患，彼得心清淨，無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怖、喜悅、高心，生若干想，不觀色心患。彼得心清淨，有覺有觀定修學極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極修學，無覺無觀定修學極修學，一向定修學極修學，雜定修學極修學，少定修學極修學，廣無量定修學極修學。我生知見極明淨，趣向定住，精勤修道品，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那律陀！爾時我行此住止行。」

佛說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壽王本起經竟(九千二百一十八字)

中阿含經雙品牛角娑羅林經二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那摩提瘦，在捷祁精舍。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那摩提而行乞食，食訖中後，往詣牛角娑羅林。

爾時，牛角娑羅林有三族姓子共在中住，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彼尊者等所行如是，若彼乞食有前還者，便敷床汲水，出洗足器，安洗足橙及拭脚巾、水瓶、澡罐。若所乞食能盡食者，便盡食之。若有餘者，器盛覆舉，食訖收鉢，澡洗手足，以尼師壇著於肩上，入室燕坐。若彼乞食有後還者，能盡食者亦盡食之，若不足者，取前餘食，足而食之，若有餘者，便瀉著淨地及無蟲水中。取彼食器，淨洗拭已，舉著一面，收卷床席，拾洗足橙，收拭脚巾，舉洗足器及水瓶、澡罐，掃灑食堂，糞除淨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壇著於肩上，入室燕坐。彼尊者等至於晡時，若有先從燕坐起者，見水瓶、澡罐空無有水，便持行取，若能勝者，便舉持來，安著一面，若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持著一面，各不相語，各不相問。彼尊者等五日一集，或共說法，或聖默然。

於是，守林人遙見世尊來，逆呵止曰：「沙門！沙門！莫入此林。所以者何？今此林中有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

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彼若見汝，或有不可。」

世尊告曰：「汝守林人！彼若見我，必可，無不可。」

於是，尊者阿那律陀遙見世尊來，即呵彼曰：「汝守林人！莫呵世尊！汝守林人！莫呵善逝！所以者何？是我尊來，我善逝來。」

尊者阿那律陀出迎世尊，攝佛衣鉢，尊者難提為佛敷牀，尊者金毘羅為佛取水。

爾時，世尊洗手足已，坐彼尊者所敷之座，坐已，問曰：「阿那律陀，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復問：「阿那律陀！云何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我便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問尊者難提，答亦如是。復問尊者金毘羅曰：「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金毘羅白曰：「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問曰：「金毘羅！云何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金毘羅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我便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如是汝等常共和合，安隱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頗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如是我等常共和合，安隱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世尊！我等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世尊！如是我等常共和合，安隱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得此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捨此住止，過此度此，頗更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更復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世尊！我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謂更有此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捨此住止，過此度此，頗更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更復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世尊！我等度一切色想，至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謂更有此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捨此住止，過此度此，頗更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更復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世尊！我等得如意足、

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謂更有此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捨此住止，過此度此，頗更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更無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

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族姓子之所遊行，安隱快樂，我今寧可為彼說法。」世尊作是念已，即為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於是，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送世尊，隨其近遠，便還所住。

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歎尊者阿那律陀曰：「善哉！善哉！尊者阿那律陀！我等初不聞尊者阿那律陀說如是義，我等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尊者阿那律陀盡向世尊極稱譽我等。」

尊者阿那律陀歎尊者難提、金毘羅曰：「善哉！善哉！尊者！我亦初未曾從諸賢等聞，尊者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我長夜以心知尊者心，尊者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是故我向世尊如是如是說。」

於是，長鬼天形體極妙，光明巍巍，夜將向旦，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世尊曰：「大仙人！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

地神從長鬼天聞所說，放高大音聲：「大仙人！諸跋耆人

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

從地神聞聲，虛空天、四王天、三十三天、[火*僉]摩天、兜率哆天、化樂天、他化樂天，須臾聲徹至于梵天：「大仙人！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長鬼天！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長鬼天！地神聞汝聲已，便放高大音聲：『大仙人！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從地神聞聲，虛空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火*僉]摩天、兜率哆天、化樂天、他化樂天，須臾聲徹至于梵天：『大仙人！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長鬼天！若彼三族家，此三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三族家憶此三族姓子所因、所行者，彼亦長夜得大善利，安隱快樂。若彼村邑及天、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憶此三族姓子所因、所行者，彼亦長夜得利饒益，安隱快樂。長鬼天！此三族姓子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佛說如是。此三族姓子及長鬼天，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牛角娑羅林經竟(二千三百八字)

中阿含經大品教曇彌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曇彌為生地尊長，作佛圖主，為人所宗，凶暴

急弊，極為麤惡，罵詈責數於諸比丘，因此故生地諸比丘皆捨離去，不樂住此。於是，生地諸優婆塞見生地諸比丘皆捨離去，不樂住此，便作是念：「此生地諸比丘以何意故，皆捨離去，不樂住此？」生地諸優婆塞聞此生地尊者曇彌生地尊長，作佛圖主，為人所宗，凶暴急弊，極為麤惡，罵詈責數於諸比丘，因此故生地諸比丘皆捨離去，不樂住此。生地諸優婆塞聞已，即共往詣尊者曇彌所，驅逐曇彌，令出生地諸寺中去。

於是尊者曇彌，為生地諸優婆塞所驅，令出生地諸寺中去，即攝衣持鉢遊行，往詣舍衛國，展轉進至舍衛國，住勝林給孤獨園。於是，尊者曇彌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於生地諸優婆塞無所污、無所說、無所犯，然生地諸優婆塞橫驅逐我，令出生地諸寺中去。」

彼時世尊告曰：「止止曇彌！何須說此？」

尊者曇彌叉手向佛再白曰：「世尊！我於生地諸優婆塞，無所污、無所說、無所犯，然生地諸優婆塞橫驅逐我，令出生地諸寺中去。」

世尊亦再告曰：「曇彌！往昔之時，此閻浮洲有諸商人，乘船入海持視岸鷹行，彼入大海不遠便放視岸鷹，若視岸鷹得至大海岸者，終不還船。若視岸鷹不得至大海岸者，便來還船。如是曇彌！為生地優婆塞所驅逐，令出生地諸寺故，便還至我所。止止曇彌！何須復說此？」

尊者曇彌復三白曰：「世尊我於生地諸優婆塞，無所污、無所說、無所犯，然生地諸優婆塞橫驅逐我，令出生地諸寺中去。」

世尊亦復三告曰：「曇彌！汝住沙門法，為生地諸優婆塞所驅逐，令出生地諸寺耶？」

於是，尊者曇彌即從座起，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云

何沙門住沙門法？」

世尊告曰：「曇彌！昔時有人壽八萬歲。曇彌！人壽八萬歲時，此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鷄一飛。曇彌！人壽八萬歲時，女年五百歲乃嫁。曇彌！人壽八萬歲時，有如是病，大便、小便、欲、不食、老。曇彌！人壽八萬歲時，有王名高羅婆，聰明智慧，為轉輪王，有四種軍，整御天下，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具足千子，顏貌端政，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治化，令得安隱。

「曇彌！高羅婆王有樹，名善住尼拘類王。曇彌！善住尼拘類樹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諸臣。第三枝者，國人民食。第四枝者，沙門、梵志食。第五枝者，禽獸所食。曇彌！善住尼拘類樹王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淳蜜丸。曇彌！善住尼拘類樹王果無有護者，亦無更相偷。有一人來，饑渴極羸，顏色憔悴，欲得食果，往至善住尼拘類樹王所，飽噉果已，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善住尼拘類樹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閻浮洲人異哉！無恩無有反復。所以者何？從善住尼拘類樹王飽噉果已，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寧令善住尼拘類樹王無果不生果。』善住尼拘類樹王即無果，亦不生果。」

「復有一人來，饑渴極羸，顏色憔悴，欲得噉果，往詣善住尼拘類樹王所，見善住尼拘類樹王無果，亦不生果，即便往詣高羅婆王所，白曰：『天王！當知善住尼拘類樹王無果，亦不生果。』高羅婆王聞已，猶如力士屈伸臂頃，如是高羅婆王於拘樓瘦沒，至三十三天，住天帝釋前，白曰：『拘翼！當知善住尼拘類樹王無果，亦不生果。』於是，天帝釋及高羅婆王

猶如力士屈伸臂頃，如天帝釋及高羅婆王於三十三天中沒，至拘樓瘦。去善住尼拘類樹王不遠住，天帝釋作如其像如意足，以如其像如意足化作大水暴風雨，作大水暴風雨已，善住尼拘類樹王拔根倒豎。

「於是，善住尼拘類樹王居止樹天，因此故，憂苦愁感，啼泣垂淚，在天帝釋前立。天帝釋問曰：『天！汝何意憂苦愁感，啼泣垂淚，在我前立耶？』彼天白曰：『拘翼！當知大水暴風雨，善住尼拘類樹王拔根倒豎。』時，天帝釋告彼樹天曰：『天！汝樹天住樹天法，大水暴風雨，善住尼拘類樹王拔根倒豎耶？』樹天白曰：『拘翼！云何樹天住樹天法耶？』天帝釋告曰：『天！若使人欲得樹根，持樹根去，欲得樹莖、樹枝、樹葉、樹華、樹果持去者，樹天不應瞋恚，不應憎嫉，心不應恨。樹天捨意而住樹天，如是樹天住樹天法。』

「天復白曰：『拘翼！我樹天不住樹天法，從今日始樹天住樹天法，願善住尼拘類樹王還復如本。』於是，天帝釋作如其像如意足，作如其像如意足已，復化作大水暴風雨，化作大水暴風雨已，善住尼拘類樹王即復如故。如是，曇彌！若有比丘罵者不罵，瞋者不瞋，破者不破，打者不打。如是，曇彌！沙門住沙門法。」

於是，尊者曇彌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啼泣垂淚，白曰：「世尊！我非沙門住沙門法，從今日始沙門住沙門法。」

世尊告曰：「曇彌！昔有大師，名曰善眼，為外道仙人之所師宗，捨離欲愛，得如意足。曇彌！善眼大師有無量百千弟子。曇彌！善眼大師為諸弟子說梵世法。曇彌！若善眼大師為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終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火*僉]磨天，或生兜率哆天，或生

化樂天，或生他化樂天。曇彌！若善眼大師為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彼修四梵室，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生梵天。曇彌！彼時善眼大師而作是念：『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

「曇彌！彼時善眼大師則於後時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曇彌！善眼大師及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如善眼大師，如是牟犁破群那、阿邏那遮婆羅門、瞿陀梨舍哆、害提婆羅摩納、儲提摩麗橋鞞陀邏，及薩哆富樓奚哆。

「曇彌！七富樓奚哆師亦有無量百千弟子。曇彌！七富樓奚哆師為諸弟子說梵世法。若七富樓奚哆師為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終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火*僉]磨天，或生兜率哆天，或生化樂天，或生他化樂天。若七富樓奚哆師為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彼修四梵室，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生梵天。曇彌！七富樓奚哆師而作是念：『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

「曇彌！彼時七富樓奚哆師則於後時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曇彌！七富樓奚哆師及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曇彌！若有罵彼七師及無量百千眷屬，打破瞋恚責數者，必受無量罪。若有一成就正見佛弟子比丘得小果，罵詈打破瞋恚責數者，此受罪多於彼。是故，曇彌！汝等各各更迭相護。所以者何？離此過已，更無有失。」

於是，世尊說此偈曰：

「須涅、牟犁破群那、阿邏那遮婆羅門、瞿陀梨舍哆、害提婆羅摩納、儲提摩麗橋鞞陀邏、薩哆富樓奚哆。

「此在過去世，七師有名德，

無愛縛樂悲，	欲結盡過去。
彼有諸弟子，	無量百千數，
彼亦離欲結，	須臾不究竟。
若彼外仙人，	善護行苦行，
心中懷憎嫉，	罵者受罪多。
若一得正見，	佛子住小果，
罵詈責打破，	受罪多於彼。
是故汝曇彌，	各各更相護，
所以更相護，	重罪無過是。
如是甚重苦，	亦為聖所惡，
必得受惡色，	橫取邪見處。
此是最下人，	聖法之所說，
謂未離婬欲，	得微妙五根。
信精進念處，	正定及正觀，
如是得此苦，	前所受其殃。
自受其殃已，	於後便害他，
若能自護者，	彼為能護外。
是故當自護，	慧者無央樂。」

佛說如是。尊者曇彌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教曇彌經竟(二千四百二十四字)

雜阿含經（八一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爾時，眾多上座聲聞於世尊左右樹下、窟中安居。時，有眾多年少比丘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佛為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諸年少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作禮而去。

諸年少比丘往詣上座比丘所，禮諸上座足已，於一面坐。

時，諸上座比丘作是念：「我等當攝受此諸年少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一人受二、三、多人。」作是念已，即便攝受，或一人受一人，或受二、三、多人，或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

爾時，世尊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

爾時，世尊觀察諸比丘已，告比丘：「善哉！善哉！我今喜諸比丘行諸正事。是故，比丘！當勤精進。」

於此舍衛國，滿迦低月，諸處人間比丘聞世尊於舍衛國安居，滿迦低月滿已，作衣竟，持衣鉢，於舍衛國人間遊行。漸至舍衛國，舉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稽首禮足已，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為人間比丘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爾時人間比丘聞佛說法，歡喜隨喜，從座起，作禮而去。往詣上座比丘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時，諸上座作是念：「我等當受此人間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二、三，乃至多人。」即便受之，或一人受一人，或二、三，乃至有受六十人者。彼上座比丘受諸人間比丘，教誡、教授，善知先後次第。

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觀察諸比丘眾，告諸比丘：「善哉！善哉！諸比丘！我欣汝等所行正事，樂汝等所行正事。諸比丘！過去諸佛亦有比丘眾所行正事如今此眾，未來諸佛所有諸眾亦當如是所行正事如今此眾。所以者何？今此眾中諸長老比丘，有得初禪、第二禪、第三禪、

第四禪，慈、悲、喜、捨，空入處、識入處、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有比丘三結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有比丘三結盡，貪、恚、癡薄，得斯陀含。有比丘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生般涅槃，不復還生此世。有比丘得無量神通境界，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盡智。有比丘修不淨觀，斷貪欲，修慈心，斷瞋恚，修無常想，斷我慢，修安那般那念，斷覺想。云何？比丘！修安那般那念斷覺想？是比丘依止聚落，乃至觀滅出息如觀滅出息學，是名修安那般那念斷覺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舍衛國城中有一長者，與羅云作坐禪屋。爾時，羅云隨其日數，止彼屋中，後便人間遊化。時，彼長者竊生此心：「我當往覲尊者羅云。」爾時，長者見羅云房中，寂寞不見人住，見已，語諸比丘曰：「尊者羅云今為所在？」

比丘報曰：「羅云在人間遊化。」

長者報曰：「唯願諸賢差次人在吾房中住。世尊亦說：『造立園果，及作橋甬，近道作園廁，持用惠施，長夜獲其福，戒法成就，死必生天上。』以是之故，我與羅云作屋耳。今羅云不樂我房，唯願諸賢差次人住我房中。」

諸比丘對曰：「如長者教。」爾時，諸比丘即差次一比丘住房中。

是時，尊者羅云便作是念：「我離世尊積久，今可往問訊。」

是時，尊者羅云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之間，即從座起，還詣房中，見有異比丘在屋中住。見已，語彼比丘曰：「誰持我房與卿使住？」

比丘報曰：「眾僧差次令我住此房中。」

是時，羅云還至世尊所，因此緣本，具白世尊：「不審如來，眾僧差次我房，使道人在此止住耶？」

佛告羅云：「汝往至長者家，語長者曰：『我所行法無有身、口、意行有過乎？又非身三、口四、意三過乎？長者先持房施我，後復持與聖眾。』」

是時，羅云受佛教已，即往長者家，語長者曰：「我非有身三、口四、意三過乎？」

長者報曰：「我亦不見羅云身、口、意過也。」

羅云語長者曰：「何故奪我房舍持與聖眾？」

長者報曰：「我見房空，是故持施聖眾。時我復作是念：『尊者羅云必不樂我房中。』故持惠施耳。」

是時，羅云聞長者語已，即還至世尊所，以此因緣，具白如來。是時，世尊即告阿難：「速打撻椎，諸有比丘在祇洹精舍者，盡集普會講堂。」時，阿難即受佛教，召諸比丘在普會講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惠施清淨，汝等善思念之。」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惠施清淨？於是，比丘！若有人以物惠施，後復還奪更與餘人，此名為施不均整，非平等施。若復有人奪彼人物，持施聖眾；若復有人還奪聖眾，持用與人，此非為平等之施，亦非清淨之施。轉輪聖王自於境界猶得自在，比丘於己衣鉢亦得自在。若復彼人口不見許，而取他人物與人者，此非平等之施。我今告諸比丘，施主見與，受主不見與者，

此非平等之施。若復彼比丘會遇命終，當持此一房在眾中結羯磨，傳告唱令：『某甲比丘命終，今持此房在眾分處，欲安處何人？隨聖眾教。諸賢！任使某甲比丘住者，各共忍之。』若不聽者，今便說再三，亦當作是說之。若眾僧一人不聽而與者，則非平等之施，則為雜濁之物。今還與羅云房，清淨受之。」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七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悉共作衣。時，有一年少比丘！出家未久，初入法、律，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

時，眾多比丘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時，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為作衣故。有一年少比丘，出家未久，始入法、律，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

爾時，世尊問彼比丘：「汝實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耶？」

彼比丘白佛言：「世尊！隨我所能，當力營助。」

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莫與是年少比丘語。所以者何？是比丘得四增心法，正受現法安樂住，不勤而得。若彼本心所為，剃鬚髮，著袈裟衣，出家學道，增進修學，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下劣方便，	薄德少智慧，
正向於涅槃，	免脫煩惱鎖。
此賢年少者，	逮得上士處，
離欲心解脫，	涅槃不復生。

持此最後身，摧伏眾魔軍。」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羅閱城中有一比丘，身遇疾病，至為困悴，臥大小便，不能自起止，亦無比丘往瞻視者，晝夜稱佛名號：「云何世尊獨不見愍？」

是時，如來以天耳聞彼比丘稱怨，喚呼投歸如來。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吾與汝等，悉案行諸房，觀諸住處。」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世尊與比丘僧前後圍繞，諸房間案行。爾時，病比丘遙見世尊來，即欲從座起而不能自轉搖。是時，如來到彼比丘所，而告之曰：「止！止！比丘！勿自動轉，吾自有坐具，足得坐耳。」

是時，毘沙門天王知如來所念，從野馬世界沒，來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是時，釋提桓因知如來心中所念，即來至佛所。梵天王亦復知如來心中所念，從梵天沒，來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四天王知如來心中所念，來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是時，佛告病比丘曰：「汝今患苦有損不至增乎？」

比丘對曰：「弟子患苦遂增不損，極為少賴。」

佛告比丘：「瞻病人今為所在？何人來相瞻視？」

比丘白佛言：「今遇此病，無人相瞻視也。」

佛告比丘：「汝昔日未病之時，頗往問訊病人乎？」

比丘白佛言：「不往問訊諸病人。」

佛告比丘：「汝今無有善利於正法中。所以然者，皆由不往瞻視病故也。汝今，比丘！勿懷恐懼，當躬供養，令不有乏。如我今日天上、人中獨步無侶，亦能瞻視一切病人，無救護者與作救護，盲者與作眼目，救諸疾人。」是時，世尊自除不淨，更與敷坐具。

是時，毘沙門天王及釋提桓因白佛言：「我等自當瞻此病比丘，如來勿復執勞。」

佛告諸天曰：「汝等且止！如來自當知時。如我自憶昔日未成佛道，修菩薩行，由一鴿故，自投命根，何況今日以成佛道，當捨此比丘乎？終無此處。又釋提桓因先不瞻此病比丘，毘沙門天王、護世之主亦不相瞻視。」是時，釋提桓因及毘沙門天王皆默然不對。

爾時，如來手執掃簣除去污泥，更施設坐具，復與浣衣裳，三法視之，扶病比丘令坐，淨水沐浴。有諸天在上，以香水灌之。是時，世尊以沐浴比丘已，還坐床上，手自授食。

爾時，世尊見比丘食訖，除去鉢器，告彼比丘曰：「汝今當捨三世之病。所以然者，比丘當知，生有處胎之厄，因生有老。夫為老者，形羸氣竭。因老有病。夫為病者，坐臥呻吟，四百四病一時俱臻。因病有死。夫為死者，形神分離，往趣善惡。設罪多者，當入地獄，刀山、劍樹，火車、爐炭、吞飲融銅；或為畜生，為人所使，食以芻草，受苦無量；復於不可稱計無數劫中，作餓鬼形，身長數十由旬，咽細如針，復以融銅而灌其口，經歷無數劫中得作人身，榜笞拷掠，不可稱計。復於無數劫中得生天上，亦經恩愛合會，又遇恩愛別離，欲無厭足；得賢聖道，爾乃離苦。」

「今有九種之人，離於苦患。云何為九？所謂向阿羅漢、

得阿羅漢、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須陀洹、得須陀洹、種性人為九。是謂，比丘！如來出現世間，甚為難值，人身難得，生正國中，亦復難遭，與善知識相遇，亦復如是，聞說法言，亦不可遇，法法相生，時時乃有。比丘當知，如來今日現在世間，得聞正法，諸根不缺，堪任聞其正法，今不慙勤，後悔無及。此是我之教誡。」

爾時，彼比丘聞如來教已，熟視尊顏，即於座上得三明，漏盡意解。

佛告比丘：「汝以解病之原本乎？」

比丘白佛：「我以解病之原本，去離此生、老、病、死。皆是如來神力所加，以四等之心，覆護一切，無量無限不可稱計，身、口、意淨。」

是時，世尊具足說法已，即從座起而去。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今速打撻椎，諸有比丘在羅閱城者，盡集普會講堂。」

是時，阿難從佛受教，即集諸比丘在普會講堂，前白佛言：「比丘已集，唯願世尊宜知是時。」

爾時，世尊往至講堂所，就座而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學道為畏國王、盜賊而出家乎？比丘！信堅固修無上梵行，欲得捨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亦欲離十二牽連。」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諸比丘：「汝等所以出家者，共一師、同一水乳，然各不相瞻視。自今已往，當展轉相瞻視。設病比丘無弟子者，當於眾中差次使看病人。所以然者，離此已，更不見所為之處，福勝視病之人者；其瞻病者瞻我無異。」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設有供養我， 及過去諸佛，
施我之福德， 瞻病而無異。」

爾時，世尊說此教已，告阿難曰：「自今已後諸比丘各各相瞻視：若復比丘知而不為者，當案法律。此是我之教誡。」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婆迦梨身得重患，臥在大小便上，意欲自刀殺，無此勢可自坐起。是時，尊者婆迦梨告侍者：「汝今可持刀來，吾欲自殺。所以然者，如今日釋迦文佛弟子之中，信解脫者無出我上，然我今日有漏心不解脫。所以然者，然如來弟子遇苦惱時，亦復求刀自殺。我今用此命為？不能從此岸至彼岸。」

是時，婆迦梨弟子出家未久，未知今世、後世，不知從此岸至彼岸，亦復不知死此生彼，便授刀與之。時，婆迦梨手執刀已，以信堅固，持刀自刺。

是時，婆迦梨以刀自刺，而作是念：「釋迦文佛弟子之中，所作非法，得惡利不得善利，於如來法中，不得受證而取命終。」是時，尊者婆迦梨便思惟是五盛陰：是謂此色，是謂色習，是謂色滅盡；是謂痛、想、行、識，是謂痛、想、行、識集，是謂痛、想、行、識、滅盡。彼於此五盛陰熟思惟之，諸有生法皆是死法。知此已，便於有漏心得解脫。爾時，尊者婆迦梨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

爾時，世尊以天耳聽聞尊者婆迦梨求刀自殺。爾時，世尊告阿難：「諸比丘在舍衛城者，盡集一處，吾欲所勅。」

是時，尊者阿難受世尊教，即集諸比丘，在普集講堂，還白世尊曰：「今日比丘已集一處。」

是時，世尊將比丘僧，前後圍遶，至彼婆迦梨比丘精舍。當於爾時，弊魔波旬欲得知尊者婆迦梨神識所在，為在何處？為在人耶？為非人耶？天、龍、鬼神、乾沓怛、阿須倫、迦留羅、摩休勒、閼叉？今此神識竟為所在，在何處生遊？不見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皆悉周遍而不知神識之處。是時，魔波旬身體疲極，莫知所在。

爾時，世尊將比丘僧，前後圍遶，至彼精舍。爾時，世尊觀魔波旬欲得知神識所在。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聞此精舍之中有大聲乎？又有光怪？」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我等已見。」

世尊告曰：「此弊魔波旬，欲得知婆迦梨神識所在。」

是時，尊者阿難白世尊曰：「唯願世尊說婆迦梨比丘神識為何所在？」

世尊告曰：「婆迦梨比丘神識永無所著。彼族姓子以般涅槃，當作如是持。」

是時，尊者阿難白世尊曰：「此婆迦梨比丘何日得此四諦？」

世尊告曰：「今日之中得此四諦。」

阿難白佛：「此比丘抱病經久，本是凡人。」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汝所言，但彼比丘謙苦甚久，諸有釋迦文佛弟子之中，信解脫者此人最勝，然有漏心未得解脫：『我今可求刀自刺。』是時，彼比丘臨自刺時，即思惟如來功德；捨壽之日，思惟五盛陰：是謂此色習、此色滅盡。爾時，彼比丘思惟此已，諸有習之法皆悉滅盡，此比丘已般涅槃。」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九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毘婆羅山七葉樹林石室中。

時，有尊者瞿低迦，住王舍城仙人山側黑石室中，獨一思惟，不放逸行，修自饒益，時受意解脫身作證，數數退轉；一、二、三、四、五、六反退，還復得，時受意解脫身作證，尋復退轉。

彼尊者瞿低迦作是念：「我獨一靜處思惟，不放逸行，精勤修習，以自饒益，時受意解脫身作證，而復數數退轉；乃至六反，猶復退轉。我今當以刀自殺，莫令第七退轉。」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毘婆羅山側七葉樹林石窟中，有弟子瞿低迦住王舍城仙人山側黑石室中，獨一靜處，專精思惟，得時受意解脫身作證，六反退轉，而復還得。彼作是念：『我已六反退，而復還得，莫令我第七退轉，我寧以刀自殺，莫令第七退轉。』若彼比丘以刀自殺者，莫令自殺，出我境界去，我今當往告彼大師。」

爾時，波旬執琉璃柄琵琶，詣世尊所，鼓絃說偈：

「大智大方便， 自在大神力，
得熾然弟子， 而今欲取死。
大牟尼當制， 勿令其自殺，
何聞佛世尊， 正法律聲聞。
學其所不得， 而取於命終。」

時，魔說此偈已，世尊說偈答言：

「波旬放逸種， 以自事故來，
堅固具足士， 常住妙禪定。
晝夜勤精進， 不顧於性命，

見三有可畏， 斷除彼愛欲。
已摧伏魔軍， 瞿低般涅槃，
波旬心憂惱， 琵琶落於地。
內懷憂惑已， 即沒而不現。」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來，共至仙人山側黑石室所，觀瞿低迦比丘以刀自殺。」

爾時，世尊與眾多比丘往至仙人山側黑石室中，見瞿低迦比丘殺身在地，告諸比丘：「汝等見此瞿低迦比丘殺身在地不？」

諸比丘白佛：「唯然，已見，世尊！」

佛告比丘：「汝等見瞿低迦比丘周匝遶身黑闇烟起，充滿四方不？」

比丘白佛：「已見，世尊！」

佛告比丘：「此是惡魔波旬於瞿低迦善男子身側，周匝求其識神，然比丘瞿低迦以不住心，執刀自殺。」

爾時，世尊為瞿低迦比丘受第一記。

爾時，波旬而說偈言：

「上下及諸方， 遍求彼識神，
都不見其處， 瞿低何所之？」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如是堅固士， 一切無所求，
拔恩愛根本， 瞿低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六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有尊者跋迦梨住王

舍城金師精舍，疾病困苦，尊者富隣尼瞻視供養。

時，跋迦梨語富隣尼：「汝可詣世尊所，為我稽首禮世尊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言：『跋迦梨住金師精舍，疾病困篤，委積床褥，願見世尊。疾病困苦，氣力羸憊，無由奉詣。唯願世尊降此金師精舍，以哀愍故！』」

時，富隣尼受跋迦梨語已，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跋迦梨稽首世尊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

世尊答言：「令彼安樂。」

富隣尼白佛言：「世尊！尊者跋迦梨住金師精舍，疾病困篤，委在床褥，願見世尊，無有身力來詣世尊。善哉！世尊！詣金師精舍，以哀愍故！」

爾時，世尊默然聽許。時，富隣尼知世尊聽許已，禮足而去。

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覺，往詣金師精舍，至跋迦梨住房。跋迦梨比丘遙見世尊，從床欲起。

佛告跋迦梨：「且止！勿起！」

世尊即坐異床，語跋迦梨：「汝心堪忍此病苦不？汝身所患，為增、為損？」

跋迦梨白佛……如前叉摩比丘修多羅廣說。「世尊！我身苦痛，極難堪忍，欲求刀自殺，不樂苦生。」

佛告跋迦梨：「我今問汝，隨意答我。云何？跋迦梨！色是常耶？為非常耶？」

跋迦梨答言：「無常。世尊！」

復問：「若無常，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復問：「跋迦梨！若無常、苦者，是變易法，於中寧有可

貪、可欲不？」

跋迦梨白佛：「不也，世尊！」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佛告跋迦梨：「若於彼身無可貪、可欲者，是則善終，後世亦善。」

爾時，世尊為跋迦梨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即於彼夜，尊者跋迦梨思惟解脫，欲執刀自殺，不樂久生。

時，有二天子身極端正，於後夜時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跋迦梨疾病困苦，思惟解脫，欲執刀自殺，不樂久生。」

第二天言：「彼尊者跋迦梨已於善解脫而得解脫。」說此語已，俱禮佛足，即沒不現。

爾時，世尊夜過晨朝，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昨夜有二天子，形體端正，來詣我所，稽首作禮，退住一面。而作是言：『尊者跋迦梨住金師精舍，疾病困苦，思惟解脫，欲執刀自殺，不樂久生。』第二天言：『尊者跋迦梨已於善解脫而得解脫。』說此語已，稽首作禮，即沒不現。」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當往詣尊者跋迦梨比丘所，語跋迦梨言：『昨夜有二天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退住一面，語我言：『尊者跋迦梨疾病困苦，思惟解脫，欲執刀自殺，不樂久生。』第二天言：『尊者跋迦梨於善解脫而得解脫。』說此語已，即沒不現。此是天語，佛復記汝：『汝於此身不起貪欲，是則善終，後世亦善。』』」

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已，詣金師精舍跋迦梨房。

爾時，跋迦梨語侍病者：「汝等持繩床，共舉我身，著精舍外，我欲執刀自殺，不樂久生。」

時，有眾多比丘出房舍，露地經行。受使比丘詣眾多比丘

所，問眾多比丘言：「諸尊！跋迦梨比丘住在何所？」

諸比丘答言：「跋迦梨比丘告侍病者，令舉繩床，出精舍外，欲執刀自殺，不樂久生。」受使比丘即詣跋迦梨所。

跋迦梨比丘遙見使比丘來，語侍病者：「下繩床著地，彼比丘疾來，似世尊使。」彼侍病者即下繩床著地。

時，彼使比丘語跋迦梨：「世尊有教及天有所說。」

時，跋迦梨語侍病者：「扶我著地，不可於床上受世尊教及天所說。」時，侍病者即扶跋迦梨，下置於地。

時，跋迦梨言：「汝可宣示世尊告勅及天所說。」

使比丘言：「跋迦梨！大師告汝：『夜有二天來白我言：「跋迦梨比丘疾病困篤，思惟解脫，欲執刀自殺，不樂久生。」第二天言：「跋迦梨比丘已於善解脫而得解脫。」說此語已，即沒不現。』世尊復記說，汝善於命終，後世亦善。」

跋迦梨言：「尊者！大師善知所知，善見所見；彼二天者亦善知所知，善見所見。然我今日於色常、無常，決定無疑；無常者是苦，決定無疑。若無常、苦者，是變易法，於彼無有可貪、可欲，決定無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然我今日疾病苦痛猶故隨身，欲刀自殺，不樂久生。」即執刀自殺。

時，使比丘供養跋迦梨死身已，還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以世尊所勅，具告尊者跋迦梨。彼作是言：『大師善知所知，善見所見；彼二天者亦善知所知，善見所見……』」廣說乃至「執刀自殺。」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共詣金師精舍跋迦梨尸所。」見跋迦梨死身，有遠離之色。見已，語諸比丘：「汝等見是跋迦梨比丘死身在地，有遠離之色不？」

諸比丘白佛：「已見。世尊！」

復告諸比丘：「遶跋迦梨身，四面周匝，有闇冥之相圍遶

身不？」

諸比丘白佛：「已見。世尊！」

佛告諸比丘：「此是惡魔之像，周匝求覓跋迦梨善男子識神當生何處。」

佛告諸比丘：「跋迦梨善男子不住識神，以刀自殺。」

爾時，世尊為彼跋迦梨說第一記。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六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尊者闍陀，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疾病困篤。

時，尊者舍利弗聞尊者闍陀在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疾病困篤。聞已，語尊者摩訶拘絺羅：「尊者知不？闍陀比丘在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疾病困篤，當往共看。」摩訶拘絺羅默然許之。

時，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絺羅共詣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至尊者闍陀住房。

尊者闍陀遙見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凭床欲起。

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闍陀：「汝且莫起！」

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坐於異床，問尊者闍陀：「云何？尊者闍陀！所患為可堪忍不？為增、為損？……」如前又摩修多羅廣說。

尊者闍陀言：「我今身病，極患苦痛，難可堪忍。所起之病，但增無損，唯欲執刀自殺，不樂苦活。」

尊者舍利弗言：「尊者闍陀！汝當努力，莫自傷害！若汝

在世，我當與汝來往周旋；汝若有乏，我當給汝如法湯藥；汝若無看病人，我當看汝，必令適意，非不適意。」

闍陀答言：「我有供養，那羅聚落諸婆羅門長者悉見看視，衣被、飲食、臥具、湯藥無所乏少；自有弟子修梵行者隨意瞻病，非不適意。但我疾病苦痛逼身，難可堪忍，唯欲自殺，不樂苦生。」

舍利弗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闍陀！眼及眼識、眼所識色，彼寧是我、異我、相在不？」

闍陀答言：「不也。」

尊者舍利弗復問：「闍陀！耳、鼻、舌、身、意及意識、意識所識法，彼寧是我、異我、相在不？」

闍陀答言：「不也。」

尊者舍利弗復問：「闍陀！汝於眼、眼識及色，為何所見、何所識、何所知故，言眼、眼識及色，非我、不異我、不相在？」

闍陀答言：「我於眼、眼識及色，見滅、知滅故，見眼、眼識及色，非我、不異我、不相在。」

復問：「闍陀！汝於耳、鼻、舌、身、意、意識及法，何所見、何所知故，於意、意識及法，見非我、不異我、不相在？」

闍陀答言：「尊者舍利弗！我於意、意識及法，見滅、知滅故，於意、意識及法，見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尊者舍利弗！然我今日身病苦痛，不能堪忍，欲以刀自殺，不樂苦生。」

時，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闍陀：「汝今當於大師修習正念，如所說句：『有所依者，則為動搖；動搖者，有所趣向；趣向者，為不休息；不休息者，則隨趣往來；隨趣往來者，則有未來生死；有未來生死故，有未來出沒；有未來出沒故，則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純一苦聚集。』如所說句：『無所依者，則不動搖；不動搖者，得無趣向；無趣

向者，則有止息；有止息故，則不隨趣往來；不隨趣往來，則無未來出沒，無未來出沒者；則無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滅。』」

闍陀言：「尊者摩訶拘絺羅！供養世尊事，於今畢矣！隨順善逝，今已畢矣！適意，非不適意。弟子所作，於今已作。若復有餘弟子所作供養師者，亦當如是供養大師，適意，非不適意。然我今日身病苦痛，難可堪忍，唯欲以刀自殺，不樂苦生。」爾時，尊者闍陀即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以刀自殺。

時，尊者舍利弗供養尊者闍陀舍利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闍陀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以刀自殺。云何？世尊！彼尊者闍陀當至何趣？云何受生？後世云何？」

佛告尊者舍利弗：「彼不自記說言：『尊者摩訶拘絺羅！我供養世尊，於今已畢；隨順善逝，於今已畢，適意，非不適意。若復有餘供養大師者，當如是作，適意，非不適意。』耶？」

爾時，尊者舍利弗復問：「世尊！彼尊者闍陀先於鎮珍尼婆羅門聚落，有供養家、極親厚家、善言語家。」

佛告舍利弗：「如是，舍利弗！正智、正善解脫善男子，有供養家、親厚家、善言語家。舍利弗！我不說彼有大過。若有捨此身，餘身相續者，我說彼等則有大過；若有捨此身已，餘身不相續者，我不說彼有大過也。無大過故，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以刀自殺。」

如是，世尊為彼尊者闍陀說第一記。

佛說此經已，尊者舍利弗歡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八〇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金剛聚落跋求摩河側薩羅梨林中。

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不淨觀，讚歎不淨觀言：「諸比丘修不淨觀，多修習者，得大果大福利。」

時，諸比丘修不淨觀已，極厭患身，或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繩自絞、投巖自殺，或令餘比丘殺。

有異比丘極生厭患惡露不淨，至鹿林梵志子所，語鹿林梵志子言：「賢首！汝能殺我者，衣鉢屬汝。」

時，鹿林梵志子即殺彼比丘，持刀至跋求摩河邊，洗刀時，有魔天住於空中，讚鹿林梵志子言：「善哉！善哉！賢首！汝得無量功德，能令諸沙門釋子持戒有德，未度者度，未脫者脫，未穌息者令得穌息，未涅槃者令得涅槃，諸長利衣鉢雜物悉皆屬汝。」

時，鹿林梵志子聞讚歎已，增惡邪見，作是念：「我今真實大作福德，令沙門釋子持戒功德者，未度者度，未脫者脫，未穌息者令得穌息，未涅槃者令得涅槃，衣鉢雜物悉皆屬我。」於是手執利刀，循諸房舍、諸經行處、別房、禪房，見諸比丘，作如是言：「何等沙門持戒有德，未度者我能令度，未脫者令脫，未穌息者令得穌息，未涅槃令得涅槃？」

時，有諸比丘厭患身者，皆出房舍，語鹿林梵志子言：「我未得度，汝當度我；我未得脫，汝當脫我；我未得穌息，汝當令我得穌息；我未得涅槃，汝當令我得涅槃。」

時，鹿林梵志子即以利刀殺彼比丘，次第，乃至殺六十人。

爾時，世尊至十五日說戒時，於眾僧前坐，告尊者阿難：「何因何緣諸比丘轉少、轉減、轉盡？」

阿難白佛言：「世尊為諸比丘說修不淨觀，讚歎不淨觀。諸比丘修不淨觀已，極厭患身……」廣說乃至「殺六十比丘。世尊！以是因緣故，令諸比丘轉少、轉減、轉盡。唯願世尊更說餘法，令諸比丘聞已，勤修智慧，樂受正法，樂住正法。」

佛告阿難：「是故，我今次第說，住微細住，隨順開覺，已起、未起惡不善法速令休息，如天大雨，起、未起塵能令休息。如是，比丘！修微細住，諸起、未起惡不善法能令休息，阿難！何等為微細住多修習，隨順開覺，已起、未起惡不善法能令休息？謂安那般那念住。」

阿難白佛：「云何修習安那般那念住，隨順開覺，已起、未起惡不善法能令休息？」

佛告阿難：「若比丘依止聚落……」如前廣說，乃至「如滅出息念而學。」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恒一坐而食，身體輕便，氣力強盛；汝等比丘，亦當一食，身體輕便，氣力強盛，得修梵行。」

爾時，跋提婆羅白世尊言：「我不堪任而一食。所以然者，氣力弱劣。」

佛告之曰：「若汝至檀越家，一分食之，一分持還家。」

跋提婆羅白佛言：「我亦不堪行此法。」

世尊告曰：「聽汝壞齋，通日而食。」

跋提婆羅白佛言：「我亦不堪任施行此法。」爾時，世尊默

然不報。

爾時，迦留陀夷向暮日入，著衣持鉢，入城乞食。爾時極為闇冥。時優陀夷漸漸至長者家，又彼長者婦懷妊，聞沙門在外乞食，即自持飯出惠施之。然優陀夷顏色極黑，又彼時天欲降雨，處處掣電。爾時，長者婦出門見沙門顏色極黑，即時驚怖乃呼：「是鬼。」自便稱喚：「咄哉！見鬼。」即時傷胎，兒尋命終。是時，迦留陀夷尋還精舍，愁憂不歡，坐自思惟，悔無所及。

爾時，舍衛城中有如此之惡聲：「沙門釋種子呪墮他子。」其中男女各相謂言：「今諸沙門！行無節度，食不知時，如在家白衣，有何等異？」

爾時，眾多比丘聞諸人民各論此理：「沙門釋種子不知節度，行來無忌。」其中，持戒比丘戒完具者，亦自怨責：「實非我等之宜，食無禁限，行無時節，實是我等之非也。」各共相將至佛所，頭面禮足，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爾時，佛告一比丘：「汝往喚迦留陀夷使來。」

是時，彼比丘受佛教已，即往喚優陀夷。時優陀夷聞佛見呼，即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優陀夷曰：「汝審昨日暮入城乞食，至長者家，使長者婦胎墮乎？」

優陀夷白佛言：「唯然，世尊！」

佛告優陀夷：「汝何故不別時節，又復欲雨而入城乞食；此非汝宜，然是族姓子出家學道而貪著於食。」

爾時，優陀夷即從坐起，白世尊言：「自今之後，不敢復犯，唯願世尊聽受懺悔。」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速打撻椎，集諸比丘在普會講堂。」

阿難受佛教已。即集諸比丘集在講堂，前白佛言：「諸比丘已集，世尊！宜知是時。」

爾時，世尊即往講堂，在中央坐，告諸比丘：「過去久遠諸佛世尊皆一坐而食，諸聲聞等亦一坐而食，正使將來諸佛及弟子眾，亦當一坐而食。所以然者，此是行道之要法，應當一坐而食。若能一坐而食，身體輕便，心得開解；心已得解，得諸善根；已得善根，便得三昧；已得三昧，如實而知之。云何如實而知之？所謂苦諦如實而知之；苦習諦如實而知之；苦盡諦如實而知之；苦出要諦如實而知之。汝等族姓子已出家學道，捨世八業，而不知時節，如彼貪欲之人有何差別？梵志別有梵志之法，外道別有外道之法。」

是時，優波離白世尊言：「過去如來、將來諸佛，皆一坐而食，唯願世尊當與諸比丘限時而食。」

世尊告曰：「如來亦有此智，但未犯者，要眼前有罪，乃當制限耳。」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專一坐而食，汝等亦當一坐而食。今汝日中而食，不得過時。汝等亦當學乞食之法。云何比丘學乞食之法？於是，比丘！趣以支命，得亦不喜，不得亦不憂；設得食時，思惟而食，無有貪著之心，但欲使此身趣得存形，除去舊痛，更不造新，使氣力充足。如是，比丘！名為乞食。汝等比丘，應當一坐而食。」

「云何比丘一坐而食？起則犯食，更不應食。如是，比丘！名為一坐而食。汝等比丘亦當應得食而食之。云何比丘得而食之？於是，比丘！以得食已，更復有為齊此于？以食更得者不應復食。如是，比丘！得食而食之。汝等比丘，亦當應著三衣，應坐樹下，坐閑靜處，應露坐苦行，應著補納衣，應在塚間，應著弊惡之衣。所以然者，歎說少欲之人。我今教汝等，當如迦葉比丘。所以然者，迦葉比丘自行頭陀十一法，亦復教人行此要法。我今教誡汝等，當如面王比丘。所以然者，面王比丘

著弊壞之衣，不著校飾。是謂，比丘！我之教誡，當念修習。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跋提婆羅及經三月不至世尊所。爾時，阿難臨三月初，至跋提婆羅比丘所，而告之曰：「今諸眾僧皆補納衣裳。如是如來當人間遊行，今不往者，後悔無益。」

是時，阿難將跋提婆羅至世尊所，頭面禮足，並復白佛言：「唯然，世尊！聽我懺悔，自今已後，更不犯之。如來制禁戒，然我不受之，唯願垂恕。」如是再三。

是時，佛告曰：「聽汝悔過，後莫復犯。所以然者，我自念生死無數，或作驢、騾、駱駝、象、馬、猪、羊，以草養此四大形；或在地獄中，以熱鐵丸噉之；或作餓鬼，恒食膿血；或作人形，食此五穀；或作天形，食自然甘露。無數劫中，形命共競，初無厭足。優波離當知，如火獲薪，初無厭足，如大海水，吞流無足。今凡夫之人亦復如是，貪食無厭足。」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生死不斷絕， 皆由貪欲故，
怨憎長其惡， 愚者之所習。

「是故，跋提婆羅，當念少欲知足，無起貪想，興諸亂念。如是，優波離！當作是學。」

爾時，跋提婆羅聞如來教誡已，在閑靜之處，而自剋責，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者，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而知。爾時，跋提婆羅即成阿羅漢。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聲聞多飲食者，所謂吉護比丘是也。」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沙曷比丘功德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與千二百五十比丘、菩薩萬人。時須耶國有貧人，行賃剃小兒頭，所剃者皆約：「到麥熟，當各雇麥一斛。」適別未遠，道逢故人，將其還。求麥，欲以取酒飲之。遍求，無以麥還者。於是便起恚意言：「願我壽終後，作大神龍，當陷此國。」後壽終，魂神遂還作龍，其國中歷年風雨不時，五穀毀敗。

佛念此國人民飢饉，即遣沙曷比丘往化之。龍見比丘往，即興惡意，欲敗國及殺沙曷比丘。沙曷便變化鉢，覆蓋一國。龍雨之，謂國已沒。比丘以佛威神，令龍見人民安隱如故。龍復興恚意下雪，比丘以鉢受之。雪極，比丘以手掃之，著一處如山。比丘乃入龍室，龍即出，比丘復出；龍入，比丘復入。如是若干輩，龍極乃止，長跪問言：「卿何等神，惱我如此？」比丘言：「吾是佛弟子。」龍言：「我欲自歸於卿。」比丘答言：「吾有大師，佛三界最尊，卿當自歸之。」龍言：「佛在何所？」報言：「佛在舍衛國。」龍言：「乞逐道人去。」比丘言：「欲去者善！」便內龍著笥中。

人民見比丘取龍如是，皆歡喜問言：「道人是何等大神，降伏國患？」告言：「吾是佛弟子。」人民問言：「佛可得見不？」答言：「欲得見佛，且待吾還。」時日向中，道遇分衛，人民或與飯者、與酒者，比丘受而食飲之，致酒醉，遇樹下臥，龍鉢、袈裟各在一處。

佛時笑，五色光出，阿難正衣服，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意！」佛告阿難：「汝為見沙曷比丘不？」阿難言：

「不見。」佛言：「今在彼樹下醉臥。」

時千二百五十比丘、菩薩萬人，各相與語言：「沙曷比丘已得阿羅漢，何以復醉臥？」佛知諸人意有疑，因說四事：「一者，阿羅漢不三昧不得知；二者，不得便現神足；三者，不得強勸人分衛；四者，身中尚有蟲。阿羅漢以是四事不及佛。」時萬菩薩皆迴意欲向羅漢。

佛遣目犍連往到沙曷比丘所，勅之攝龍來。龍以頭面為佛作禮，佛便為說宿命本末，龍心即解，受五戒，奉行十善，即得須陀洹道，為佛作禮而去。

佛時說沙曷比丘功德微妙。阿難叉手啟佛言：「沙曷比丘飲酒醉臥，而佛說其功德微妙乃爾？」

佛告阿難：「阿羅漢不復飢渴，用三事故，現醉臥耳：一者，佛欲開化菩薩意；二者，不欲逆布施家意；三者，恐諸弟子未得道者，飲酒多失故。以此至戒撿之，沙曷比丘雖飲酒，是為不醉。」諸菩薩、四輩弟子，聞佛說是，皆起整衣服，為佛作禮。

沙曷比丘更前長跪白佛言：「須耶越國王、人民欲見。」佛默然受之。沙曷比丘即承佛教，如彈指頃，還到須耶越國。國王、人民見比丘，皆歡喜，有作禮者、有跪者、但叉手者。沙曷比丘告言：「佛明日當來到。」此王聞佛當來，大歡喜豫，於四衢道掃灑，廣施帳幔。

佛明日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豫行空中，皆有自然蓮華，奉佛足下。王及臣民，皆以華香，出城迎佛，五體投地，稽首為禮。佛及比丘到宮即有自然師子座，布以綰縵，七寶華蓋，五色交絡，王施設供養，手自斟酌。飯畢，行盥水，祝願。佛為王及人民說龍本末，王與人民心解，即受五戒，行十善，或得須陀洹者、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不可稱數。

佛說經竟，四輩弟子、天龍鬼神，歡喜奉行。

佛說沙曷比丘功德經

雜阿含經（九一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摩尼珠髻聚落主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先日國王集諸大臣，共論議言：『云何沙門釋子比丘自為受畜金銀寶物，為淨耶？為不淨耶？』其中有言：『沙門釋子應受畜金銀寶物。』又復有言：『不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世尊！彼言沙門釋子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者，為從佛聞？為自出意說？作是語者，為隨順法？為不隨順？為真實說？為虛妄說？如是說者，得不墮於呵責處耶？」

佛告聚落主：「此則妄說，非真實說、非是法說、非隨順說，墮呵責處。所以者何？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寶物者，不清淨故；若自為己受畜金銀寶物者，非沙門法、非釋種子法。」

聚落主白佛言：「奇哉！世尊！沙門釋子受畜金銀寶物者，非沙門法、非釋種子法，此真實說！世尊！作是說者，增長勝妙，我亦作是說：『沙門釋子不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

佛告聚落主：「若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珍寶清淨者，五欲功德悉應清淨！」

摩尼珠髻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知摩尼珠髻聚落主去已，告尊者阿難：「若諸比丘依止迦蘭陀竹園住者，悉呼令集於食堂。」

時，尊者阿難即受佛教，周遍宣令依止迦蘭陀竹園比丘集於食堂。比丘集已，往白世尊：「諸比丘已集食堂，惟世尊知

時!」

爾時，世尊往詣食堂，大眾前坐，坐已，告諸比丘：「今日有摩尼珠髻聚落主來諒我所，作如是言：『先日國王集諸大臣，作如是論議：「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寶物，為清淨不？」其中有言清淨者，有言不清淨者。今問世尊，言清淨者，為從佛聞？為自妄說？』……」如上廣說。「彼摩尼珠髻聚落主聞我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諸比丘！國王、大臣共集論議，彼摩尼珠髻聚落主於大眾前師子吼說：『沙門釋種子不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諸比丘！汝等從今日，須木索木、須草索草、須車索車、須作人索作人，慎勿為己受取金銀種種寶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八三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崩伽闍崩伽耆林中。

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讚歎制戒法。

爾時，尊者迦葉氏於崩伽聚落住，聞世尊說戒相應法，讚歎是戒，極心不忍不喜，言：「此沙門極讚歎是戒，極制是戒。」

爾時，世尊於崩伽聚落隨所樂住已，向舍衛國去，次第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尊者迦葉氏，世尊去後不久，心即生悔：「我今失利，得大不利，於世尊所說戒相應法，讚歎制戒時，於世尊所，心不忍不喜，心不歡喜，而作是言：『沙門極制是戒，極讚歎是戒。』」

時，尊者迦葉氏夜過晨朝，著衣持鉢，入崩伽聚落乞食。

食已，還精舍，付囑臥具，自持衣鉢，向舍衛城次第遊行，至舍衛國，舉衣鉢，洗足已，詣世尊，稽首禮足，白佛言：「悔過。世尊！悔過。善逝！我愚我癡，不善不辨。我聞世尊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讚歎制戒時，於世尊所，不忍不喜，心不欣樂，而作是言：『是沙門極制是戒，讚歎是戒。』」

佛告迦葉氏：「汝何時於我所，心不忍不喜，不生欣樂，而作是言：『此沙門極制是戒，讚歎是戒。』？」

迦葉氏白佛言：「時，世尊於崩伽閣聚落崩伽耆林中，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讚歎是戒。我爾時於世尊所，心得不忍、不歡喜，心不欣樂，而作是言：『是沙門極制是戒，讚歎是戒。』世尊！我今日自知罪悔，自見罪悔，唯願世尊受我悔過，哀愍故！」

佛告迦葉氏：「汝自知悔、愚癡、不善不辨，聞我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讚歎制戒，而於我所，不忍不喜，心不欣樂，而作是言：『是沙門極制是戒，極歎是戒。』汝今迦葉自知悔、自見悔已，於未來世，律儀戒生戒，今授汝，哀愍故。迦葉氏！如是悔者，善法增長，終不退減。所以者何？若有自知罪、自見罪而悔過者，於未來世，律儀戒生，善法增長，不退減故。」

「正使迦葉為上座者，不欲學戒、不重於戒、不歎制戒，如是比丘我不讚歎。所以者何？若大師所讚歎者，餘人則復與相習近，恭敬親重；若餘人與相習近親重者，則與同見，同彼所作；同彼所作者，長夜當得不饒益苦。是故我於彼長老初不讚歎，以其初始不樂學戒故。如長老，中年、少年亦如是。」

「若是上座長老初始重於戒學，讚歎制戒，如是長老我所讚歎，以其初始樂戒學故。大師所讚歎者，餘人亦當與相習近親重，同其所見；同其所見故，於未來世，彼當長夜以義饒益。是故於彼長老比丘常當讚歎，以初始樂學戒故。中年、少年亦

復如是。」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大品阿濕貝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迦尸國，與大比丘眾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

爾時，世尊為比丘眾施設日一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於是，世尊展轉到迦羅賴，住迦羅賴北村尸攝和林。

爾時，迦羅賴中有二比丘，一名阿濕貝，二名弗那婆修，舊土地主、寺主、宗主，彼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彼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眾多比丘聞已，往詣阿濕貝及弗那婆修比丘所，而語彼曰：「阿濕貝！弗那婆修！世尊遊迦尸國，與大比丘眾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爾時，世尊為比丘眾施設日一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莫違世尊及比丘眾。」

阿濕貝、弗那婆修聞已，報曰：「諸賢！我等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

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我等何緣捨現而須待後？」如是再三。

彼眾多比丘不能令阿濕貝及弗那婆修除惡邪見，即從坐起，捨之而去，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此迦羅賴中有二比丘，一名阿濕貝，二名弗那婆修，舊土地主、寺主、宗主，彼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彼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世尊！我等聞已，便往至阿濕貝及弗那婆修比丘所，而語彼曰：『阿濕貝！弗那婆修！世尊遊迦尸國，與大比丘眾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爾時，世尊為比丘眾施設日一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莫違世尊及比丘眾。』

「阿濕貝、弗那婆修聞已，報我等曰：『諸賢！我等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我等何緣捨現而須待後？』如是再三。世尊！如我等不能令阿濕貝、弗那婆修除惡邪見，即從坐起，捨之而去。」

世尊聞已，告一比丘：「汝往至阿濕貝、弗那婆修比丘所，語如是曰：『阿濕貝！弗那婆修！世尊呼汝等。』」

一比丘聞已：「唯然世尊！」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至阿濕貝及弗那婆修比丘所，語如是曰：「阿濕貝！弗那婆修！世尊呼賢者等。」

阿濕貝、弗那婆修聞已，即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阿濕貝！弗那婆修！眾多比丘實語汝等：『阿濕貝、弗那婆修比丘，世尊遊迦尸國，與大比丘眾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爾時，世尊為比丘眾施設日一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莫違世尊及比丘眾。』

「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聞已，語諸比丘曰：『諸賢！我等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我等何緣捨現而須待後？』如是再三。阿濕貝！弗那婆修！諸比丘不能令汝捨惡邪見，即從坐起，捨之而去耶？」

阿濕貝、弗那婆修答曰：「實爾。」

世尊告曰：「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知說如是法。若有覺樂覺者，彼覺樂覺已，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若有覺苦覺者，彼覺苦覺已，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耶？」

阿濕貝、弗那婆修答曰：「唯然。我等如是知世尊說法。若有覺樂覺者，彼覺樂覺已，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若有覺苦覺者，彼覺苦覺已，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

世尊呵阿濕貝、弗那婆修比丘：「汝等癡人！何由知我如是說法？汝等癡人！從何口聞知如是說法？汝等癡人！我不一向說，汝等一向受持。汝等癡人！為眾多比丘語時，應如是如法答：『我等未知，當問諸比丘！』」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說法。若有覺樂覺者，彼覺樂覺已，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若有覺苦覺者，

彼覺苦覺已，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耶？」

眾多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復問曰：「汝等云何知我說法？」

眾多比丘答曰：「世尊！我等如是知世尊說法，或有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世尊！我等如是知世尊所說法。」

世尊聞已，歎諸比丘曰：「善哉！善哉！若汝如是說，或有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或有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

「若我不知如真，不見、不解、不得、不正盡覺者，或有樂覺者，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我不應說斷樂覺。若我不知如真，不見、不解、不得、不正盡覺者，或有樂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我不應說修樂覺。若我不知如真，不見、不解、不得、不正盡覺者，或有苦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我不應說斷苦覺。若我不知如真，不見、不解、不得、不正盡覺者，或有苦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我不應說修苦覺。」

「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覺者，或有樂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是故我說斷樂覺。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覺者，或有樂覺，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是故我說修樂覺。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覺者，或有苦

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是故我說斷苦覺。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覺者，或有苦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是故我說修苦覺。所以者何？我不說修一切身樂，亦不說莫修一切身樂。我不說修一切身苦，亦不說莫修一切身苦。我不說修一切心樂，亦不說莫修一切心樂。我不說修一切心苦，亦不說莫修一切心苦。

「云何身樂我說不修？若修身樂，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是身樂我說不修。云何身樂我說修耶？若修身樂，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身樂我說修也。云何身苦我說不修？若修身苦，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是身苦我說不修。云何身苦我說修耶？若修身苦，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身苦我說修也。云何心樂我說不修？若修心樂，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是心樂我說不修。云何心樂我說修耶？若修心樂，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心樂我說修也。云何心苦我說不修？若修心苦，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是心苦我說不修。云何心苦我說修耶？若修心苦，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心苦我說修也。彼可修法知如真，不可修法亦知如真，彼可修法知如真，不可修法亦知如真已，不可修法便不修，可修法便修，不可修法便不修，可修法便修已，便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

「我不說一切比丘行無放逸，亦復不說一切比丘不行無放逸。云何比丘我說不行無放逸？若有比丘俱解脫者。云何比丘有俱解脫？若有比丘八解脫身觸成就遊，已慧見諸漏已盡已知，如是比丘有俱解脫，此比丘我說不行無放逸。所以者何？此賢者本已行無放逸，若此賢者本有放逸者，終無是處，是故我說此比丘不行無放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脫，有慧解脫者，云何比丘有慧解脫？若有比丘八解脫身不觸成就遊，以慧見諸漏已盡

已知，如是比丘有慧解脫，此比丘我說不行無放逸。所以者何？此賢者本已行無放逸，若此賢者本有放逸者，終無是處，是故我說此比丘不行無放逸。此二比丘我說不行無放逸。

「云何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脫亦非慧解脫，而有身證。云何比丘而有身證？若有比丘八解脫身觸成就遊，不以慧見諸漏已盡已知，如是比丘而有身證。此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亦非身證而有見到。云何比丘而有見到？若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眾，隨所聞法，便以慧增上觀、增上忍，如是比丘而有見到。此比丘我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又非身證亦非見到，而有信解脫。云何比丘有信解脫？若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眾，隨所聞法，以慧觀忍，不如見到，如是比丘有信解脫。此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

真。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又非身證復非見到，亦非信解脫，而有法行。云何比丘而有法行？若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眾，隨所聞法，便以慧增上觀、增上忍，如是比丘而有法行。此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於二果中必得一也，或於現法得究竟智，若有餘者得阿那含。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又非身證復非見到，非信解脫亦非法行，而有信行。云何比丘而有信行？若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眾，隨所聞法，以慧觀忍，不如法行，如是比丘而有信行。此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於二果中必得一也，或於現法得究竟智，若有餘者得阿那含。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此諸比丘我說行無放逸。

「我不說一切諸比丘得究竟智，亦復不說一切諸比丘初得究竟智，然漸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然後諸比丘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得究竟智，云何漸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然後諸比丘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得究竟智耶？或有信者便往詣，往詣已便奉習，奉習已便一心聽法，一心聽法已便持法，持法已便思惟，思惟已便平量，平量已便觀察，賢聖弟子觀察已，身諦作證，慧增上觀，彼作是念：『此諦我未曾身作證，亦非慧增上觀，此諦今身作證，以慧增上觀。』如是漸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然後諸比丘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得究竟智。」

於是，世尊告曰：「阿濕貝！弗那婆修！有法名四句，我欲為汝說，汝等欲知耶？」

阿濕貝及弗那婆修白曰：「世尊！我等是誰？何由知法？」

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愚癡人！越過於我此正法、律極大久遠。若有法、律師貪著食、不離食者，彼弟子不應速行放逸，況復我不貪著食、遠離於食？信弟子者應如是說：『世尊是我師，我是世尊弟子。世尊為我說法，善逝為我說法，令我長夜得義、得饒益安隱快樂。』」

「彼信弟子於世尊境界多有所作，於世尊境界多所饒益，於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界，止世尊境界者，若遊東方，必得安樂，無眾苦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樂，無眾苦患。若信弟子於世尊境界多有所作，於世尊境界多所饒益，於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界，止世尊境界者，我尚不說諸善法住，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而不衰退。若信弟子於世尊境界多有所作，於世尊境界多所饒益，於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界，止世尊境界者，於二果中必得一也，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濕貝經竟(四千一百九十九字)

中阿含經大品跋陀和利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而受夏坐。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一坐食，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當學一坐

食，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

爾時，尊者跋陀和利亦在眾中。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不堪任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若我受請，汝亦隨我，聽汝請食，持去一坐食。跋陀和利！若如是者，快得生活。」

尊者跋陀和利又復白曰：「世尊！如是，我亦不堪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世尊復至再三告諸比丘：「我一坐食，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當學一坐食，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

尊者跋陀和利亦至再三從坐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不堪任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世尊復至再三告曰：「跋陀和利！若我受請，汝亦隨我，聽汝請食，持去一坐食。跋陀和利！若如是者，快得生活。」

尊者跋陀和利復至再三白曰：「世尊！如是我亦不堪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爾時，世尊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尊者跋陀和利說不堪任，從坐起去。所以者何？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於是，尊者跋陀和利遂藏一夏，不見世尊。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

微妙法故。

時，諸比丘為佛作衣，世尊於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當遊人間。尊者跋陀和利聞諸比丘為佛作衣，世尊於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當遊人間。尊者跋陀和利聞已，往詣諸比丘所，諸比丘遙見尊者跋陀和利來，便作是語：「賢者跋陀和利！汝當知此為佛作衣，世尊於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當遊人間。跋陀和利，汝當彼處善自守護，莫令後時致多煩勞。」

尊者跋陀和利聞此語已，即詣佛所，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實有過，我實有過，如愚如癡，如不了，如不善。所以者何？世尊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我說不堪任，從坐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眾多比丘、比丘尼於舍衛國而受夏坐，彼知我、見我，有比丘名跋陀和利，世尊弟子，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如此耶？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眾多優婆塞、優婆夷居舍衛國，彼知我、見我，有比丘名跋陀和利，世尊弟子，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如此耶？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眾多異學沙門、梵志於舍衛國而受夏坐，彼知我、見我，有比丘名跋陀和利，沙門瞿曇弟子，名德，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如此耶？跋陀和利！若有比丘俱解脫者，我語彼曰：『汝來入泥。』跋陀和利！於意云何？我教彼比丘，彼比丘寧當可住而移避耶？」

尊者跋陀和利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若有比丘，設非俱解脫有慧解脫，設非慧解脫有身證者，設非身證有見到者，設非見到有信解脫，設非信解脫有法行者，設非法行有信行者，我語彼曰：『汝來入泥。』跋陀和利！於意云何？我教彼比丘，彼比丘寧當可住而移避耶？」

尊者跋陀和利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於意云何？汝於爾時得信行、法行、信解脫、見到、身證、慧解脫、俱解脫耶？」

尊者跋陀和利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汝於爾時非如空屋耶？」

於是，尊者跋陀和利為世尊面呵責已，內懷憂惑，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伺。

於是，世尊面呵責尊者跋陀和利已，復欲令歡喜，而告之曰：「跋陀和利！汝當爾時，於我無信法靖，無愛法靖，無靖法靖。所以者何？我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汝說不堪任，從坐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

尊者跋陀和利白曰：「實爾。所以者何？世尊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我說不堪任，從坐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唯願世尊受我過失，我見過已，當自悔過，從今護之，不復更作。」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如是，汝實如愚如癡，如不了、如不善。所以者何？我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汝說不堪任，從坐起去。所以者何？以汝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跋陀和利！若汝有過，見已自悔，從今護之，不更作者。跋陀和利！如是則於聖

法、律中益而不損。若汝有過，見已自悔，從今護之，不更作者，跋陀和利！於意云何？若有比丘不學具戒者，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安隱快樂，以誣謗世尊戒，及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誣謗自戒。彼誣謗世尊戒，及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誣謗自戒已，便不生歡悅，不生歡悅已，便不生喜，不生喜已，便不止身，不止身已，便不覺樂，不覺樂已，便心不定。跋陀和利！賢聖弟子心不定已，便不見如實、知如真。

「跋陀和利！於意云何？若有比丘學具戒者，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安隱快樂已，不誣謗世尊戒，不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不誣謗自戒。彼不誣謗世尊戒，不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不誣謗自戒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喜，生喜已，便止身，止身已，便覺樂，覺樂已，便心定。

「跋陀和利！賢聖弟子心定已，便見如實、知如真，見如實、知如真已，便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第一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彼覺、觀已息，內靖、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第二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彼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三禪成就遊。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第三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彼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

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第四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

「彼如是得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覺憶宿命智通作證，彼有行有相貌，憶本無量昔所經歷，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彼眾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此第一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謂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憶宿命智作證明達。

「彼如是得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於生死智通作證。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上生天中。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第二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生死智作證明達。

「彼如是得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

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第三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無智滅而智生，暗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漏盡智作證明達。」

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何緣，諸比丘等同犯於戒，或有苦治，或不苦治。」

世尊答曰：「跋陀和利！或有比丘數數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者，彼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已，便說異異論外餘事，瞋恚憎嫉，發怒廣惡，觸嬈於眾，輕慢於眾，作如是說：『我今當作令眾歡喜而可意，作如是意。』跋陀和利！諸比丘便作是念：『然此賢者數數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者，彼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已，便說異異論外餘事，瞋恚憎嫉，發怒廣惡，觸嬈於眾，輕慢於眾，作如是說：「我今當作令眾歡喜而可意。」見已作是語：「諸尊！當觀令久住。」』跋陀和利！諸比丘如是觀令久住。

「或有比丘數數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者，彼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已，不說異異論外餘事，不瞋恚憎嫉，發怒廣惡，不觸嬈眾，不輕慢眾，不如是說：『我今當作令眾歡喜而可意，不作如是意。』跋陀和利！諸比丘便作是念：『然此賢者數數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者，彼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已，不說異異論外餘事，不瞋恚憎嫉，發怒廣惡，不觸嬈眾，不輕慢眾，不如是說：「我今當作令眾歡喜而可意。」見已而作是語：「諸尊！當觀令早滅。」』跋陀和利！諸比丘如是觀令早滅；輕犯禁戒亦復如是。

「跋陀和利！或有比丘有信、有愛、有靖，今此比丘有信、有愛、有靖。『若我等苦治於此賢者，今此賢者有信、有愛、有靖，因此必斷，我等寧可善共將護於此賢者。』諸比丘便善共將護。跋陀和利！譬若如人唯有一眼，彼諸親屬為憐念愍傷，求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善共將護，莫令此人寒熱、飢渴、有病、有憂有病憂，莫塵、莫烟、莫塵烟。所以者何？復恐此人失去一眼，是故親屬善將護之。跋陀和利！如是比丘少信、少愛、少有靖，諸比丘等便作是念：『今此比丘少信、少愛、少有靖，若我等苦治於此賢者，今此賢者少信、少愛、少有靖，因此必斷，我等寧可善共將護於此賢者。』是故諸比丘善共將護，猶如親屬護一眼人。」

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何緣，昔日少施設戒，多有比丘遵奉持者？何因何緣，世尊今日多施設戒，少有比丘遵奉持者？」

世尊答曰：「跋陀和利！若比丘眾不得利者，眾便無熹好法，若眾得利者，眾便生熹好法。生喜好法已，世尊欲斷此熹好法故，便為弟子施設於戒。如是稱譽廣大，上尊王所識知，大有福、多學問。跋陀和利！若眾不多聞者，眾便不生熹好法，若眾多聞者，眾便生熹好法。眾生熹好法已，世尊欲斷此熹好法故，便為弟子施設戒。跋陀和利！不以斷現世漏故，為弟子施設戒，我以斷後世漏故，為弟子施設戒。跋陀和利！是故我為弟子斷漏故施設戒，至受我教。跋陀和利！我於昔時為諸比丘說清淨馬喻法，此中何所因，汝憶不耶？」

尊者跋陀和利白曰：「世尊！此中有所因。所以者何？世尊為諸比丘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我說不堪任，從坐起去，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世尊！是謂此中有所因。」

世尊復告曰：「跋陀和利！此中不但因是，跋陀和利！若我為諸比丘當說清淨馬喻法者，汝必不一心，不善恭敬，不思念聽。跋陀和利！是謂此中更有因也。」

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清淨馬喻法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猶如知御馬者得清淨良馬，彼知御者先治其口，治其口已，則有不樂於動轉，或欲或不欲。所以者何？以未曾治故。跋陀和利！若清淨良馬從御者治，第一治得成就，彼御馬者，然後更治勒口絆脚、絆脚勒口而令驅行，用令上闕，堪任王乘無上行，無上息治諸支節，悉御令成，則有不樂於動轉，或欲或不欲。所以者何？以數數治故。跋陀和利！若清淨良馬，彼御馬者數數治時得成就者，彼於爾時調、善調，得無上調、得第一無上調，無上行、得第一行，便中王乘，食於王粟，稱說王馬。

「跋陀和利！如是。若時賢良智人成就十無學法，無學正見，乃至無學正智者，彼於爾時調、善調，得無上調、得第一無上調，無上止、得第一止，除一切曲，除一切穢，除一切怖，除一切癡，除一切諂，止一切塵，淨一切垢而無所著，可敬可重，可奉可祠，一切天人良福田也。」

佛說如是。尊者跋陀和利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跋陀和利經竟(四千三百七字)

辯意長者子經

後魏沙門法場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菩薩萬人。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共會圍繞說法。

時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子，名曰辯意，從五百長者子——各有五百侍從——來詣佛所，前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却坐一面。於時，辯意長者子察眾坐定，承佛威神，從坐起，正衣服，儼然而前為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欲有所問，唯願世尊慈愍敷演。世尊、至真三界無上道德神化，濟度群萌普演權道，令眾得所。當來之世，五濁鼎沸三毒熾盛，以此相燒，無尊無卑毒念相向，若當臣王以貪國位，興師相伐身死名滅。當爾之時，災及小民，若佛弟子四輩之眾，蒙佛遺恩得為道名，外著法衣內懷嫉妬，無有敬順轉相誹謗，揚惡遏善貢高非彼。此之人輩，皆是地獄、餓鬼、畜生之分，利一時之榮，不知後世劫數之殃，當以何法而開化之？唯願世尊具示教化，使將來人可蒙此福，得離三塗永處福堂。」

佛言：「善哉！善哉！辯意長者子，乃於佛前作師子吼，有所發起開化一切，當來愚闇凶惡之人，得蒙是義快如是乎！所欲問者莫得疑難，如來當為分別說之。」

長者子辯意白佛言：「人何因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來生人中？復何因緣生地獄中？復何因緣常生餓鬼中？復何因緣生畜生中？復何因緣常生尊貴眾人所敬？復何因緣生奴婢中為人所使？復何因緣生庶民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為人所譽不被誹謗？復何因緣得生為人，常被誹謗為人所憎，形狀醜惡身意不安，常懷恐怖？復何因緣所生之處常與佛會，聞法奉持初不差違，遭遇知識逮得好心，若作沙門常得所願？所問如是，唯願世尊分別解說，令此眾會得聞正教，願使一切得濟彼安。」

佛告長者子辯意：「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解說妙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上。何謂為五？一者、慈心，不殺群

生悉養物命，令眾得安；二者、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濟諸窮乏；三者、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進；四者、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欺；五者、不飲酒，不過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不殺得長壽，	無病常鮮肥，
一切受天位，	身安光景至。
不盜常大富，	自然錢財寶，
七寶為宮殿，	娛樂心常好。
男女俱不姪，	身體香潔淨，
所生常端正，	德行自然明。
不欺口氣香，	言語常聰明，
談論不謬吃，	所說眾奉行。
酒肉不過口，	無有誤亂意，
若當所生處，	天人常奉侍。
若其壽終後，	二十五神迎，
五福自然來，	光影甚煒煒。」

佛告辯意：「復有五事得生人中。何謂為五？一者、布施，恩潤貧窮；二者、持戒，不犯十惡；三者、忍辱，不亂眾意；四者、精進，勸化懈怠；五者、一心，奉孝盡忠。是為五事得生人中，大富長壽端正威德，得為人主一切敬侍。」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布施得大富，	錢財而自然，
所生常尊貴，	輒得父餘財。
持戒常完具，	奉受三尊教，
盡心不犯惡，	便得壽命長。
忍辱不亂眾，	瞋恚不犯人，

撻罵不還報，	所生常端正。
精進不懈怠，	常念奉持行，
所生輒豪強，	得為一切將。
一心不退轉，	忠信念反復，
供事諸尊長，	所生無艱難。
若行此五事，	轉得為人主，
財力色端正，	自然勇猛將。」

佛復告辯意：「有五事行，死入地獄億劫乃出。何謂為五？一者、不信有佛、法、眾，而行誹謗輕毀聖道；二者、破壞佛寺、尊廟；三者、四輩轉相謗毀，不信殃罪無敬順意；四者、反逆無有上下，君臣父子不相順從；五者、當來有欲為道者，已得為道，便不順師教而自貢高、輕慢謗師。是為五事死入地獄，展轉地獄無有出期。」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世間愚癡人，	不信佛、法、眾，
愚意欲毀壞，	言佛無有神。
眼見善惡事，	故作眾罪行，
神祠而壞之，	利少得罪多。
末世諸四輩，	含毒懷嫉妬，
名利故相毀，	不知後罪重。
世間諸群臣，	父子惡相加，
財寶利名故，	無有敬順意。
當來諸惡人，	以得為沙門，
不奉受師教，	死受罪不輕。
行此五事者，	其罪不可說，
億劫地獄中，	諸佛不能救。

「復次，長者子！有五事行墮餓鬼中。何謂為五？一者、

慳貪，不欲布施；二者、盜竊，不孝二親；三者、愚冥，無有慈心；四者、積聚財物不肯衣食；五者、不給父母、兄弟、妻子、奴婢。是為五事墮餓鬼中。」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慳貪不布施，	私竊不養親，
藏積恐亡遺，	無慈於老人，
妻子及奴婢，	一皆不給與，
坐守財物死，	餓鬼甚為苦。
身不見衣裳，	腹大咽如針，
東西行求食，	洋銅灌其口，
不欲得飲之，	拍口強令咽，
一口入腹中，	肝肺腸胃爛。
如是之勤苦，	更歷數萬年，
罪畢乃得出，	生為貧賤人。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作畜生行墮畜生中。何謂為五？一者、犯戒私竊偷盜；二者、負債觝而不償；三者、殺生以身償之；四者、不喜聽受經法；五者、常以因緣艱難，齋戒施會以俗為緣。是為五事生畜生中。」

於是，世尊以偈頌曰：

「常私竊盜人物，	負錢財觝不償，
喜殺生獵魚網，	作俗緣不法會，
無誠信不知道，	去來事今現在。
作眾罪不自覺，	稍稍積墮畜生，
牛馬象驢駱駝，	猪羊犬不可數，
常負重死剝皮，	如是苦甚叵當。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得為尊貴眾人所敬。何謂為五？一者、布施周惠普廣；二者、禮敬佛法三寶及諸長老；三

者、忍辱無有瞋恚；四者、柔和謙下；五者、博聞學誦經戒。
是為五事得為尊貴，眾人所敬。」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布施常等心，	普濟令眾安，
色力壽無病，	親厚皆蒙恩。
敬佛三寶者，	禮事諸尊長，
所生為尊貴，	常得一切禮。
忍辱無瞋恚，	生輒得端正，
眾人見歡喜，	視之無厭足，
心調能柔和，	謙讓而敬順，
學問誦習經，	乃為人中尊。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常生卑賤為人奴婢。何謂為五？
一者、憍慢不敬二親；二者、剛強無恭恪心；三者、放逸不禮
三尊；四者、盜竊以為生業；五者、負債逃避不償。是為五事，
常生卑賤奴婢之中。」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若有愚騃人，	憍慢於二親，
無有恭恪心，	後生輒卑賤，
三寶不禮事，	剛強於尊老，
無慈孝於人，	生輒為奴婢。
放心恣其意，	盜竊人財物，
負債不欲償，	後生奴婢中。
衣食仰於人，	走使不自在，
功力償其主，	罪畢乃得出。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得生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
為人所譽不被誹謗。何謂為五？一者、至誠不欺於人；二者、
誦經無有彼此；三者、護口不謗聖道；四者、教人遠惡就善；

五者、不求人之長短。是為五事生於人中，口氣香潔身意常安，為人所譽不被誹謗。」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恭敬於三寶，	不憍慢二親，
至誠不欺誑，	是行人所敬。
護口不誹謗，	等心於一切，
勸人遠罪行，	誦習念正法。
世人不憍慢，	相敬如父母，
遏惡而揚善，	如是得佛疾。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為人所憎形體醜惡，心意不安常懷恐怖。何謂為五？一者、常無至誠欺詐於人；二者、大會有說法處而誹謗之；三者、見諸同學而輕試之；四者、不見他事而為作過；五者、兩舌鬪亂彼此。是為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為人所憎形體醜惡，心意不寧常懷恐怖。」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欺詐迷惑眾，	常無有至誠，
心口而作行，	令身受罪重。
若生地獄中，	鐵鈎鈎舌出，
洋銅灌其口，	晝夜不懈休。
若當生為人，	口氣常腥臭，
人見便不喜，	無有和悅歡。
常遇縣官事，	為人所譏論，
遭逢眾厄難，	心意初不安，
死還入地獄，	出則為畜生，
展轉五道中，	不脫眾苦難。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眾會，

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何謂為五？一者、身奉三寶勸人令事；二者、作佛形像當使鮮潔；三者、常奉師教不犯所受；四者、普慈一切與身正等，如愛赤子；五者、所受經法晝夜諷誦。是為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眾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奉敬三尊寶，	教化勸令事，
作佛形像好，	奉諸尊師教。
當視一切人，	與身等無異，
彼我悉平等，	行是會佛前。
晝夜常學問，	智慧是大寶，
開悟諸盲冥，	普使知道真。」

於是，長者子辯意聞佛說五十事要法之義，欣然歡喜逮得法忍，五百長者子皆得法眼淨，又諸會者各得其志。於是，辯意即從座起，為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善哉！世尊！快說此法，乃令會者得聞其所，復使將來濟度厄難。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眾會，明日日中屈於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而許。諸長者子為佛作禮歡喜而去。

辯意到舍白父母言：「今所請者，人中難有，名曰如來，無上法師，三界無比。」便告其妻，令設飯食即尋具饌。

明日世尊與諸大眾，往到其家就坐儼然。時辯意長者子父母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呪願，無敢與者，遍無所得，瞋恚而出，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迷惑，用為飯此無慈愍意。吾為王者，以鐵輞車轢斷其頭！」言已便去。

佛達嚧訖，有一乞兒來入乞匄，座中眾人各各與之，大得

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等大士，其福無量。吾為王者，當供養佛及眾弟子，乃至七日之中，當報今日饑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即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以後覲訖下食以此為常。」

時二乞兒展轉乞匄到他國中，臥於道邊深草之中。時彼國王忽然崩亡，無有係嗣。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識書記曰：「當有賤人應為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界，誰應為王。顧見道邊深草之中，上有雲蓋。相師指曰：「中有神人！」即見乞兒，相應為王。諸臣拜謁，各稱曰臣。

乞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沐浴香湯，著王者之服，光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於深草中臥寐不覺，車轢斷其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德。

爾時國王自念：「昔者貧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為國王？昔行乞時，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為王者，供養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群臣，遙向舍衛國燒香作禮。即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遺恩，得為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教訓。」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

佛與弟子無央數眾往到彼國。時王出迎，與諸群臣稽首佛足，燒香散華，伎樂供養。佛入宮中即以就座，王起行水，供設飯食，須臾以訖。爾時，國王為佛作禮前白佛言：「我本是小人，有何福行得享斯位？願佛解說，令此國人得蒙開眼。」

佛告王曰：「往日舍衛城中有長者子，名曰辯意，施設大檀，請佛及僧。時佛坐定，下食未嚕，有一乞兒，來入欲乞，一無所得，瞋恚而出，惡念生曰：『若吾為王，以鐵輜車轢斷僧頭！』一人後來，乞匄大得飯食，出即念言：『若我為王，供

養此等眾聖之僧七日之中。』時善念者，今王是也；時惡念者，臥深草中，王受正位，迴車入國，車騎侍從轢斷其頭，死入地獄，為火車所轢，億劫乃出。王今請佛，報誓過厚，世世受福，無有極已。」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為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善惡人，	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轢頭。
心為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供養佛七日之後，佛於是欲去，王及臣民為佛作禮而別，於是世尊還到舍衛祇樹精舍。賢者阿難政衣服，從坐起，為佛作禮，長跪白佛言：「當以何名此經，云何奉行？」

佛告阿難：「是經名為『辯意長者子所問』，當奉持之，一名『諸法要義』。」

佛復告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行斯經、奉持諷誦、宣傳後世、令人受持者，是人如侍我身福無有異。誦斯經者，當為彌勒佛所授決，如來廣長舌所語無有異。」

佛說經已，時諸天、龍、鬼神、四輩弟子，聞經歡喜，為佛作禮。

辯意長者子經

佛說梵摩難國王經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國王號名梵摩難，常供養佛及眾僧。每得齋日，王輒宿勅群臣嚴駕，王便導從數千人到佛所，五體投地，稽首佛足。佛每為諸天、人民說經法，王輒歡喜恭敬聽經，王宮內亦奉事三尊，清淨齋戒。

王有太子，名均鄰儒，至心精進，覺世非常，無生不死者，不貪時榮，白王言：「佛世難值，經法難聞，我今乞欲隨佛作沙門。」王即聽之。

均鄰儒便辭王到佛所，乞為比丘。佛便以手摩其頭，髮墮、袈裟自然著身。均鄰儒奉持重戒，精進勤修，晝夜不倦，三月日便得羅漢道。

王時不知其已得道，見其勤苦，飯食麤蔬。每往供養，異於眾僧——其心不同——輒謂之言：「我國中珍琦七寶、飯食甘餚無所不有，汝何故正當樂為沙門乎？」

佛知王用恩愛故，佛便語均鄰儒：「起現威神。」

均鄰儒即承佛教，頭面著地，為佛作禮，輕舉上住空中，飛行變化，分身散體，出入無間，畢已，頭面著佛足。王見其道德乃爾，便悲喜交集，五體投地，為均鄰儒作禮。

佛時令均鄰儒為王說苦、空、非常四諦之要，王於是意解，即得須陀洹道。

佛語阿難：「比丘有四事，受人施飲食、美味、衣服，善惡不得有逆：一者、欲福布施家；二者、不欲逆施者意；三者、或年老，或身體有病；四者、恐人行道勤苦。夫欲食美，當存

念重戒，一切眾生皆我親屬，但展轉久遠，各更生死，不識其本耳；譬如人身體有瘡及病者，服藥趣令其愈，不得貪著。夫欲施者，皆當平心，不問大小。」

佛於是令阿難臨飯說僧跋，僧跋者，眾僧飯皆悉平等。

佛說梵摩難國王經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十五日說戒時，將諸比丘，前後圍遶，往詣普會講堂。爾時，世尊默然觀察，諸聖眾寂寞不語。是時，阿難白佛言：「今日聖眾盡集講堂，唯然，世尊！當與諸比丘說禁戒。」爾時，世尊亦復默然不語。

是時，阿難須臾復白佛言：「今正是時，宜說禁戒，初夜欲盡。」爾時，世尊復默不語。

爾時，阿難須臾復白佛言：「中夜欲竟，眾僧勞頓，唯願世尊以時說戒。」爾時，世尊復默然不語。

是時，阿難須臾復白佛言：「後夜欲盡，唯願世尊以時說戒。」

佛告阿難：「眾中不淨者，故不說戒。今聽上座，使說禁戒。若僧上座不堪任說戒者，聽持律說禁戒。若無持律者，其能誦戒通利者，當唱之使說戒。自今已後，如來更不說戒。眾中不淨，如來於中說戒，彼人頭破為七分，如彼酬羅果無異。」

是時，阿難悲泣交集，並作是說：「聖眾今日便為孤窮。如來正法去何速疾？不淨之人出何速疾？」

是時，大目乾連便作是念：「此眾中何等毀法之人，在此

眾中，乃令如來不說禁戒？」是時，大目乾連入三昧定，遍觀聖眾心中瑕穢。爾時，目連見馬師、滿宿二比丘在眾會中，是時目連即從座起，至彼比丘所，而告之曰：「汝等速起，離此座中。如來見譏，由卿等故，如來不說禁戒。」

爾時，二比丘默然不語。是時，目連復再三告曰：「汝等速起，不須住此。」是時，彼比丘默然不對。是時，目連即前捉手將至門外，還取門閉，前白佛言：「不淨比丘已將在外，唯然世尊時說禁戒。」

佛告目連：「止！止！目連！如來更不與比丘說戒。如來所說言不有二，還詣座所。」

是時，目連復白佛言：「今此眾中已生瑕穢，我不堪任行維那法，唯願世尊更差餘人。」爾時，世尊默然可之。是時，目連頭面禮世尊足，還就本座。

是時，阿難白世尊言：「毘婆尸如來出現世時，聖眾多少？為經幾時，乃生瑕穢？乃至迦葉弟子多少？云何說戒？」

佛告阿難：「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毘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間。爾時，三會聖眾，初一會時比丘有百千六萬八千聖眾；第二會時十六萬聖眾；第三會時十萬聖眾，皆是阿羅漢。彼佛壽八萬四千歲，百歲之中聖眾清淨，彼佛恒以一偈為禁戒：

「『忍辱為第一， 佛說無為最，
 不以剃鬚髮， 害他為沙門。』

「是時，彼佛以此一偈，百歲之中而為禁戒，已生瑕穢，便立禁戒。

「復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試詰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亦復三會聖眾，初一會時有十六萬聖眾；第二會時十四萬聖眾；第三會時十萬聖眾。彼佛爾時，八十年中清

淨無瑕穢，亦說一偈：

「『若眼見非邪， 慧者護不著，
棄捐於眾惡， 在世為黠慧。』

「爾時，彼佛八十年中說此一偈，後有瑕穢，更立禁戒。
爾時，試詰佛壽七萬歲。

「於彼劫中，復有佛出現世間，名曰毘舍羅婆，亦三會聖眾，初會之時十萬聖眾，盡是羅漢；第二會時八萬羅漢；第三會時七萬羅漢，諸漏已盡。毘舍羅婆如來七十年中無瑕穢。爾時，復以一偈半為禁戒：

「『不害亦不非， 奉行於大戒，
於食知止足， 床座亦復然，
執志為專一， 是則諸佛教。』

「七十年中以此一偈為禁戒，後有瑕穢，更立禁戒。毘舍羅婆如來壽七萬歲。

「於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曰拘樓孫如來，出現世間。爾時，二會聖眾，初會之時七萬聖眾，皆是阿羅漢；第二會時六萬阿羅漢。彼佛爾時，六十年中無有瑕穢。彼佛爾時，以二偈以為禁戒。

「『譬如蜂採華， 其色甚香潔，
以味惠施他， 道士遊聚落。
不誹謗於人， 亦不觀是非，
但自觀身行， 諦觀正不正。』

「六十年中說此二偈，以為禁戒，自此已來，以有瑕穢，便立禁戒。彼佛壽六萬歲。

「於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曰拘那含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爾時，二會聖眾，初會之時六十萬聖眾，皆是阿羅漢；第二會時四十萬聖眾，皆是阿羅漢。爾時，彼佛四十年中無有

瑕穢，以一偈為禁戒：

「『執志莫輕戲， 當學尊寂道，
賢者無愁憂， 常滅志所念。』

「四十年中說此一偈，以為禁戒，自此已來，便有瑕穢，更立禁戒。彼佛壽四萬歲。

「於此賢劫有佛，名為迦葉，出現世間。爾時，彼佛亦二會聖眾，初會之時四十萬眾；第二會時三十萬眾，皆是阿羅漢。二十年中無有瑕穢，恒以一偈，以為禁戒：

「『一切惡莫作， 當奉行其善，
自淨其志意， 是則諸佛教。』

「二十年中說此一偈，以為禁戒，犯禁之後，更立制限。爾時，迦葉佛壽二萬歲。

「我今如來出現於世，一會聖眾千二百五十人，十二年中無有瑕穢，亦以一偈為禁戒：

「『護口意清淨， 身行亦清淨，
淨此三行跡， 修行仙人道。』

「十二年中說此一偈，以為禁戒，以生犯律之人，轉有二百五十戒，自今已後眾僧集會，啟白如律：『諸賢！咸聽！今十五日說戒，今僧忍者，眾僧和合。』說禁戒以啟此已。設有比丘有所說者，不應說戒，各共默然。若無語者，應為說戒。乃至說戒序後，復當問：『諸賢，誰不清淨？』如是再三，『誰不清淨？』清淨者，默然持之。然今人壽命極短，盡壽不過百年。是故，阿難！善受持之。」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過去久遠諸佛世尊，壽命極長，犯律者少，無有瑕穢，然今人民壽命為短少，不過十十，過去諸佛滅度之後，有遺法住世，為經幾時？」

佛告阿難：「過去諸佛滅度之後，法不久存。」

阿難白佛言：「設如來滅度之後，正法存世當經幾時？」

佛告阿難曰：「我滅度之後，法當久存。迦葉佛滅度後，遺法住七日中。汝今，阿難！如來弟子為少。莫作是觀。東方弟子無數億千，南方弟子無數億千。是故，阿難！當建此意，我釋迦文佛壽命極長。所以然者，肉身雖取滅度，法身存在，此是其義。當念奉行。」

爾時，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瞻波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瞻波，在恒伽池邊。

爾時，世尊月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於比丘眾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已，即便入定，以他心智觀察眾心，觀眾心已，至初夜竟，默然而坐。

於是，有一比丘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已訖，佛及比丘眾集坐來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爾時，世尊默然不答。

於是，世尊復至中夜默然而坐。彼一比丘再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已過，中夜將訖，佛及比丘眾集坐來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世尊亦再默然不答。

於是，世尊復至後夜默然而坐。彼一比丘三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既過，中夜復訖，後夜垂盡，將向欲明，明出不久，佛及比丘眾集坐極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於此眾中，有一比丘已為不淨。」彼時尊者大目乾連亦在眾中，於是，尊者大目乾連便作是念：

「世尊為何比丘而說此眾中有一比丘已為不淨？我寧可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觀察眾心。」尊者大目乾連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觀察眾心，尊者大目乾連便知世尊所為比丘說，此眾中有一比丘已為不淨。

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即從定起，至彼比丘前，牽臂將出，開門置外：「癡人遠去，莫於此住，不復得與比丘眾會，從今已去，非是比丘。」閉門下鑰，還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所為比丘說，此眾中有一比丘已為不淨，我已逐出。世尊！初夜既過，中夜復訖，後夜垂盡，將向欲明，明出不久，佛及比丘眾集坐極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

世尊告曰：「大目乾連！彼愚癡人當得大罪，觸嬖世尊及比丘眾。大目乾連，若使如來在不淨眾說從解脫者，彼人則便頭破七分。是故大目乾連！汝等從今已後說從解脫，如來不復說從解脫。所以者何？大目乾連！如彼大海，從下至上，周迴漸廣，均調轉上，以成於岸，其水常滿，未曾流出。大目乾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漸作漸學，漸盡漸教。大目乾連！若我正法、律漸作漸學，漸盡漸教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復次，大目乾連！如大海潮，未曾失時。大目乾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施設禁戒，諸族姓子乃至命盡，終不犯戒。大目乾連！若我正法、律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施設禁戒，諸族姓子乃至命盡，終不犯戒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復次，大目乾連！如大海水，甚深無底，極廣無邊。大目乾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諸法甚深，甚深無底，極廣無邊。大目乾連！若我正法、律諸法甚深，甚深無底，極廣無邊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復次，大目乾連！如海水鹹，皆同一味。大目乾連！我

正法、律亦復如是，無欲為味，覺味、息味及道味。大目乾連！若我正法、律無欲為味，覺味、息味及道味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復次，大目乾連！如大海中多有珍寶，無量瓊異，種種珍奇，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璩、珊瑚、虎珀、馬瑙、瑇瑁、赤石、璇珠。大目乾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多有珍寶，無量瓊異，種種珍奇，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大目乾連！若我正法、律多有珍寶，無量瓊異，種種珍奇，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復次，大目乾連！如大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謂阿修羅、乾沓怛、羅刹、魚摩竭、龜、鼉、婆留泥、帝魔、帝魔伽羅、提帝魔伽羅。復次，大海中甚奇甚特，眾生身體有百由延，有二百由延，有三百由延，有至七百由延，身皆居海中。大目乾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聖眾大神皆居其中。大神名者，謂阿羅訶、向阿羅訶、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斯陀含、須陀洹、向須陀洹。大目乾連！若我正法、律聖眾大神皆居其中，大神名者，謂阿羅訶、向阿羅訶、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斯陀含、須陀洹、向須陀洹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復次，大目乾連！如大海清淨，不受死屍。若有命終者，過夜風便吹著岸上。大目乾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聖眾清淨，不受死屍。若有不精進人惡生，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彼雖隨在聖眾之中，然去聖眾遠，聖眾亦復去離彼遠。大目乾連！若我正法、律聖眾清淨，不受死屍。若有不精進人

惡生，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彼雖隨在聖眾之中，然去聖眾遠，聖眾亦復去離彼遠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復次，大目乾連！如彼大海閻浮洲中有五大河，一曰恒伽，二曰搖尤那，三曰舍牢浮，四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皆入大海，及大海中龍水從空雨墮，滄如車釧，是一切水不能令大海有增減也。大目乾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刹利種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不移動心解脫，自作證成就遊。大目乾連！不移動心解脫，於我正法、律中無增無減，如是梵志種、居士種、工師種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不移動心解脫，自作證成就遊。大目乾連！不移動心解脫，於我正法、律中無增無減。大目乾連！若我正法、律刹利種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不移動心解脫，自作證成就遊。大目乾連！不移動心解脫，於我正法、律中無增無減，如是梵志種、居士種、工師種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不移動心解脫，自作證成就遊。大目乾連！不移動心解脫，於我正法、律中無增無減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佛說如是。尊者大目乾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瞻波經竟(一千八百一十四字)

中阿含經大品瞻波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瞻波，在恒伽池邊。

爾時，世尊月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於比丘眾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已，即便入定，以他心智觀察眾心，觀眾心已，至初夜

竟，默然而坐。於是，有一比丘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已訖，佛及比丘眾集坐來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爾時，世尊默然不答。於是，世尊復至中夜默然而坐。

彼一比丘再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已過，中夜將訖，佛及比丘眾集坐來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世尊亦再默然不答。於是，世尊復至後夜默然而坐。

彼一比丘三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既過，中夜復訖，後夜垂盡，將向欲明，明出不久，佛及比丘眾集坐極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於此眾中有一比丘已為不淨。」

彼時，尊者大目犍連亦在眾中。於是，尊者大目犍連便作是念：「世尊為何比丘而說此眾中有一比丘已為不淨？我寧可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觀察眾心。」

尊者大目犍連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觀察眾心，尊者大目犍連便知世尊所為比丘說此眾中有一比丘已為不淨。於是，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定起，至彼比丘前，牽臂將出，開門置外：「癡人遠去，莫於此住，不復得與比丘眾會，從今已去，非是比丘。」閉門下鑰，還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所為比丘說此眾中有一比丘已為不淨者，我已逐出。世尊！初夜既過，中夜復訖，後夜垂盡，將向欲明，明出不久，佛及比丘眾集坐極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

世尊告曰：「大目犍連！彼愚癡人當得大罪，觸嬖世尊及比丘眾。大目犍連！若使如來在不淨眾說從解脫者，彼人則便頭破七分。是故，大目犍連！汝等從今已後說從解脫，如來不復說從解脫。所以者何？如是，大目犍連！或有癡人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

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似如真梵行，至諸真梵行所，彼或不知。大目犍連！若諸梵行知者，便作是念：『是沙門污，是沙門辱，是沙門憎，是沙門刺。』知己，便當共擯棄之。所以者何？莫令污染諸梵行者。

「大目犍連！猶如居士有良稻田，或有麥田，生草名穢麥，其根相似，莖、節、葉、花皆亦似麥，後生實已，居士見之，便作是念：『是麥污辱，是麥憎刺。』」知己便拔，擲棄於外。所以者何？莫令污穢餘真好麥。如是，大目犍連！或有癡人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似如真梵行，至諸真梵行所，彼或不知。大目犍連！若諸梵行知者，便作是念：『是沙門污，是沙門辱，是沙門憎，是沙門刺。』」知己，便當共擯棄之。所以者何？莫令污染諸梵行者。

「大目犍連！猶如居士秋時揚穀，穀聚之中若有成實者，揚便止住，若不成實及粃糠者，便隨風去，居士見已，即持掃帚，掃治令淨。所以者何？莫令污雜餘淨好稻。如是，大目犍連！或有癡人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似如真梵行，至諸真梵行所，彼或不知。大目犍連！若諸梵行知者，便作是念：『是沙門污，是沙門辱，是沙門憎，是沙門刺。』」知己，便當共擯棄之。所以者何？莫令污染諸梵行者。

「大目犍連！猶如居士為過泉水故，作通水槽，持斧入林，扣打諸樹，若堅實者，其聲便小，若空中者，其聲便大，居士知己，便斫治節，擬作通水槽。如是，大目犍連！或有癡人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似如真梵行，至諸真梵行所，彼或不知。大目犍連！若諸梵行知者，便作是念：『是

沙門污，是沙門辱，是沙門憎，是沙門刺。』知己，便當共擯棄之。所以者何？莫令污染諸梵行者。」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共會集當知，	惡欲憎嫉恚，
不語結恨慳，	嫉妬諂欺誑。
在眾詐言息，	屏處稱沙門，
陰作諸惡行，	惡見不守護。
欺誑妄語言，	如是當知彼，
往集不與會，	擯棄不共止。
欺詐誑說多，	非息稱說息，
知時具淨行，	擯棄遠離彼。
清淨共清淨，	常當共和合，
和合得安隱，	如是得苦邊。」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瞻波經竟(一千三百五十一字)

雜阿含經（一三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與諸大眾至摩尼遮羅鬼住處夜宿。

爾時，摩尼遮羅鬼會諸鬼神，集在一處。

時，有一女人，持香花鬘飾、飲食，至彼摩尼遮羅鬼神住處。彼女人遙見世尊在摩尼遮羅鬼神住處坐，見已，作是念：

「我今現見摩尼遮羅鬼神。」即說偈言：

「善哉摩尼遮，	住摩伽陀國，
摩伽陀國人，	所求悉如願。」

云何於此世， 常得安樂住？
後世復云何， 而得生天樂？」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莫放逸慢恣， 用摩尼鬼為，
若自修所作， 能得生天樂。」

時，彼女人作是念：「此非摩尼遮羅鬼，是沙門瞿曇。」如是知己，即以香花鬘飾供養世尊，稽首禮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何道趣安樂？ 當修何等行，
此世常安隱， 後世生天樂？」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布施善調心， 樂執護諸根，
正見修賢行， 親近於沙門。
以正命自活， 他世生天樂，
何用三十三， 諸天之苦網。
但當一其心， 斷除於愛欲，
我當說離垢， 甘露法善聽。」

時，彼女人聞世尊說法，示、教、照、喜。如佛常法，謂布施、持戒，生天之福，欲味欲患煩惱，清淨、出要、遠離，功德福利，次第演說清淨佛法。譬如鮮淨白[疊*毛]，易染其色。時，彼女人亦復如是。即於坐上，於四聖諦得平等觀苦、集、滅、道。

時，彼女人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於他，於正法、律得無所畏。即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已度，世尊！已度，善逝！我從今日，盡壽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

時，彼女人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佛而去。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釋翅迦毘羅越尼拘留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提婆達兜王子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提婆達兜白佛言：「唯然，世尊！聽我道次得作沙門。」

佛告提婆達兜：「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為沙門，實為不易。」

是時，提婆達兜復再三白佛言：「唯然，世尊！聽在末行。」

佛復告曰：「汝宜在家，不宜出家修沙門行。」

爾時，提婆達兜便生此念：「此沙門懷嫉妬心，我今宜自剃頭，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門為？」是時，提婆達兜即自退歸，自剃鬚髮，著袈裟，自稱言：「我是釋種子。」

爾時，有一比丘名修羅陀，頭陀行乞食，著補納衣，五通清徹。是時，提婆達兜往至彼比丘所，頭面禮足，前言：「唯願尊者當與我說教，使長夜而獲安隱。」

是時，修羅陀比丘即與說威儀禮節，思惟此法，捨此就彼。是時，提婆達兜如彼比丘教而不漏失。

是時，提婆達兜比丘言：「唯願尊者當與我說神足道，我能堪任修行此道。」

爾時，比丘復與說神足之道：「汝今當學心意輕重；已知心意輕重，復當分別四大：地、水、火、風之輕重；已得知四大輕重，便當修行自在三昧；已行自在三昧，復當修勇猛三昧；已行勇猛三昧，復當修行心意三昧；已行心意三昧，復當行自戒三昧；已修行自戒三昧，如是不久便當成神足道。」

爾時，提婆達兜受師教已。自知心意輕重，復知四大輕重，

盡修諸三昧，無所漏失，爾時不久便成神足之道。如是無數方便作變無量。爾時，提婆達兜名聲流布四遠。

是時，提婆達兜以神足力，乃至三十三天，採取種種優鉢蓮花、拘牟頭華，奉上阿闍世太子，又告之曰：「此花是三十三天所出，釋提桓因遣來奉上太子。」

爾時，王太子見提婆達兜神足如是，便隨時供養，給其所須。太子復作是念：「提婆達兜神足極為難及。」時，提婆達兜復自隱形，作小兒身，在王太子膝上。時，諸婁女各作斯念：「此是何人，為是鬼耶？為是天耶？」語言未竟，便復化身，還復如故。是時，王太子及諸宮人皆稱言：「此是提婆達兜。」即給與所須，又傳此言：「提婆達兜名德不可具記。」

爾時，眾多比丘聞已，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佛言：「提婆達兜者極大神足，能得衣裳、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

佛告比丘：「汝等勿興此意，著提婆達兜利養，又莫欽羨彼神足之力，彼人即當以此神足，墮墜三惡道，提婆達兜所獲利養，及其神足當復耗盡。所以然者，提婆達兜自當造身、口、意行。」

爾時，復興此念：「沙門瞿曇有神足，我亦有神足；沙門瞿曇有所知，我亦有所知，沙門瞿曇姓貴，我亦姓貴；若沙門瞿曇現一神足，我當現二；沙門現二，我當現四；彼八我十六；彼十六我三十二；隨其沙門所現變化，我當轉倍。」爾時，眾多比丘聞提婆達兜有此語，五百餘比丘至提婆達兜所，及五百比丘受太子供養。

時，舍利弗、目乾連自相謂言：「我等共到提婆達兜所，聽彼說法為何論說？」即共相將至提婆達兜所。

爾時，提婆達兜遙見舍利弗、目乾連來，即告諸比丘：「此二人是悉達弟子。」甚懷歡悅。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

爾時，諸比丘各興此念：「釋迦文佛弟子，今盡來向提婆達兜。」爾時，提婆達兜語舍利弗言：「汝今堪任與諸比丘說法乎？吾欲小息，又患脊痛。」

是時，提婆達兜以脚相累右脇臥，以其歡喜心故便睡眠。爾時，舍利弗、目乾連見提婆達兜眠，即以神足接諸比丘，飛在空中而去。

是時，提婆達兜覺寤，不見諸比丘，極懷瞋恚，并吐斯言：「吾若不報怨者，終不名為提婆達兜也。」此是提婆達兜最初犯五逆惡。提婆達兜適生此念，即時失神足。

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提婆達兜比丘極有神足，乃能壞聖眾。」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提婆達兜不但今壞聖眾，乃過去世時恒壞聖眾。所以然者，乃往過去時亦壞聖眾，復興惡念：『我要取沙門瞿曇殺之，於三界作佛，獨尊無侶。』」

是時，提婆達兜語阿闍世王：「古昔諸人壽命極長，如今遂短，備王太子一旦命終者，則唐生於世間。何不取父王害之，紹聖王位？我當取如來害之，當得作佛。新王、新佛，不亦快哉。」

爾時，阿闍世王即便差守門人，取父王閉在牢獄，自立為王，治化人民。時，諸群庶各相謂言：「此子未生則是怨家之子，因以為名阿闍世王。」

爾時，提婆達兜見阿闍世王撿父王已，復興此念：「吾要當取沙門瞿曇害之。」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一小山側。爾時，提婆達兜到耆闍崛山，手擎大石長三十肘，廣十五肘而擲世尊。是時，山神金毘羅鬼恒住彼山，見提婆達兜抱石打佛，即時伸手接著餘處。

爾時，石碎一小片石，著如來足，即時出血。爾時，世尊

見已，語提婆達兜曰：「汝今復興意欲害如來，此是第二五逆之罪。」

爾時，提婆達兜復自思惟：「我今竟不得害此沙門瞿曇，當更求方便。」捨而去，至阿闍世所，啟白王曰：「可飲黑象使醉，使害沙門。所以然者，此象凶暴必能害此沙門瞿曇。若當沙門有一切智者，明日必不來入城乞食；若無一切智者，明日入城乞食，必當為此惡象所害也。」

爾時，阿闍世王即以醇酒飲象使醉，告令國中人民曰：「其欲自安惜己命者，明日勿復城中行來。」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國中男女大小四部之眾，聞阿闍世王以酒飲象，欲害如來，皆共相將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佛言：「唯願世尊莫入羅閱城乞食！何以故？王阿闍世飲象使醉，欲害如來。」

佛告諸優婆塞：「夫等正覺終不為他人所害也。」

爾時，世尊雖聞斯言，猶故入城。爾時，惡象遙見世尊來，瞋恚熾盛，奔趣如來，欲得害之。然佛見象來，即說斯偈：

「象莫害於龍， 龍象出現難，
不以害龍故， 得生於善處。」

爾時，彼象聞如來說此偈已，即前長跪舐如來足。爾時，彼象即以悔過，心不自寧，即便命終，生三十三天。

爾時，王阿闍世及提婆達兜見象已死，慘然不悅。提婆達兜語王曰：「沙門瞿曇已取象殺。」

王報之曰：「此沙門瞿曇有大神力，多諸伎術，乃能咒此龍象殺之。」

時，王阿闍世復作是說：「此沙門必威德具足，竟不為惡象所害。」

提婆達兜報言：「沙門瞿曇有幻惑之咒，能使外道異學皆

悉靡伏，何況畜生之類。」

是時，提婆達兜復作是念：「我今觀察阿闍世王意欲變悔。」爾時，提婆達兜愁憂不樂，出羅閱城。

爾時，法施比丘尼遙見提婆達兜來，語提婆達兜曰：「汝今所造極為過差，今悔猶易，恐後將難。」

時，提婆達兜聞此語已倍復瞋恚，尋報之曰：「禿婢，有何過差，今易後難耶？」

法施比丘尼報曰：「汝今與惡共，并造眾不善之本。」

爾時，提婆達兜熾火洞然，即以手打比丘尼殺。

爾時，提婆達兜以害真人，往至己房，告諸弟子：「汝等當知，我今以興意向沙門瞿曇。然其義理，不應以羅漢復興惡意還向羅漢，吾今宜可向彼懺悔。」

是時，提婆達兜以此愁憂不樂，尋得重病。提婆達兜告諸弟子：「我無此力，得往見沙門瞿曇！汝等當扶我至沙門所。」

爾時，提婆達兜以毒塗十指爪甲，語諸弟子：「汝等與我到彼沙門所。」爾時，諸弟子即與將至世尊所。

爾時，阿難遙見提婆達兜遠來，即白世尊言：「提婆達兜今來必有悔心，欲向如來求改悔過。」

佛告阿難：「提婆達兜終不得至世尊所。」

爾時，阿難再三復白佛言：「今此提婆達兜已欲來至求其悔過。」

佛告阿難：「此惡人終不得至如來所，此人今日命根已熟。」

爾時，提婆達兜來至世尊所，語諸弟子：「我今不宜臥見如來，宜當下床乃見耳。」提婆達兜適下足在地，爾時地中有大火風起生，遶提婆達兜身。爾時，提婆達兜為火所燒，便發悔心於如來所，正欲稱南無佛，然不究竟，這得稱南無，便入地獄。

爾時，阿難以見提婆達兜入地獄中，白世尊言：「提婆達兜今日以取命終，入地獄中耶？」

佛告之曰：「提婆達兜不為滅盡至究竟處。今此提婆達兜興起惡心向如來身，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中。」

爾時，阿難悲泣涕淚，不能自勝。佛告阿難：「汝何為悲泣乃爾？」

阿難白佛言：「我今欲愛心未盡，未能斷欲，故悲泣耳。」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如人自造行，	還自觀察本，
善者受善報，	惡者受其殃。
世人為惡行，	死受地獄苦，
設復為善行，	轉身受天祿。
彼自招惡行，	自致入地獄，
此非佛怨苦，	汝今何為悲？」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提婆達兜身壞命終，為生何處？」

佛告阿難：「今此提婆達兜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中。所以然者，由其造五逆惡，故致斯報。」

爾時，阿難復重白佛：「如是，世尊！如聖尊教也。己身為惡，現身入地獄，所以我今悲泣涕淚者，由其提婆達兜不惜名號、姓族故，亦復不為父母、尊長，辱諸釋種，毀我等門戶。然提婆達兜現身入地獄，誠非其宜。所以然者，我等門族出轉輪聖王位，然提婆達兜身出於王種，不應現身入地獄中。提婆達兜應當現身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此現身得受證果：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習真人跡，得阿羅漢，於無餘涅槃果而般涅槃。何圖持此現身入地獄中？提婆達兜在時有大威神，極有神德，乃能往至三十三天，變化自由，豈得斯人復入地獄乎？不審，世尊，提

婆達兜在地獄中，為經歷幾許年歲？」

佛告阿難：「此人在地獄中經歷一劫。」

是時，阿難復重白佛言：「然劫有兩種，有大劫、小劫，此人為應何劫？」

佛告阿難：「斯人當經歷大劫。所謂大劫者，即賢劫，是盡劫數，行盡命終，還復人身。」

阿難白佛：「提婆達兜盡喪人根，遂復成就。所以然者，劫數長遠，夫大劫者不過賢劫。」

爾時，阿難倍復悲泣哽噎不樂，復重白佛：「提婆達兜從阿鼻地獄出，當生何處？」

佛告阿難：「提婆達兜於彼命終，當生四天王上。」

阿難復問：「於彼命終當生何處？」

佛告阿難：「於彼命終展轉當生三十三天、焰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

阿難復問：「於彼命終當生何處？」

佛告阿難：「於是，提婆達兜從地獄終，生善處天上，經歷六十劫中不墮三惡趣，往來天、人，最後受身，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成辟支佛，名曰南無。」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是，世尊！提婆達兜由其惡報，致地獄罪。為造何德，六十劫經歷生死，不受苦惱，後復成辟支佛，號名曰南無？」

佛告阿難：「彈指之頃善意，其福難喻，何況提婆達兜博古明今，多所誦習，總持諸法，所聞不忘。計彼提婆達兜昔所怨讎，起殺害心向於如來；復由曩昔緣報故，有喜悅心向於如來，由此因緣報故，六十劫中不墜墮三惡趣。復由提婆達兜最後命終之時，起和悅心，稱南無故，後作辟支佛，號名曰南無。」

爾時，阿難即前禮佛，重自陳說：「唯然，世尊！如神所

教。」

是時，大目乾連前白佛言：「我今欲至阿鼻地獄中，與提婆達兜說要行，慰勞慶賀。」

佛告目連：「汝宜知之，勿復卒暴，專心正意，無興亂想。所以然者，極惡行眾生難彫、難成，然後乃墮阿鼻地獄中。又彼罪人不解人間音響，言語往來。」

爾時，目連復白佛言：「我今所解六十四音，言語開通，我當以此音響，往語彼人。」

佛告目連：「汝宜知是時。」是時，阿難聞斯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時，大目連前禮佛足，繞佛三匝，即於佛前，猶如力士屈伸臂頃，即往至阿鼻地獄所。爾時，大目連當在阿鼻地獄上虛空中，彈指覺曰：「提婆達兜！」

爾時，提婆達兜默然不應。時，諸獄卒語目連曰：「汝今為喚何者提婆達兜？」

獄卒復白：「此間亦有拘樓孫佛時提婆達兜，拘那含牟尼佛時提婆達兜，迦葉佛時提婆達兜，亦有在家提婆達兜，出家提婆達兜。汝今，比丘！正命何者提婆達兜？」

目連報曰：「吾今所命，釋迦文佛叔父兒提婆達兜，故欲相見。」

是時，獄卒手執鐵叉，或執火焰，燒炙彼身，使令覺寤。爾時，提婆達兜身體火焰熾然，高三十肘，諸獄卒告曰：「汝今愚人何為眠寐？」

爾時，提婆達兜眾苦所逼，而報之曰：「汝等今日何所教勅？」

獄卒復語：「汝今仰觀空中。」

尋隨彼語，仰觀虛空，見大目連結加趺坐，坐寶蓮華，如

日披雲。提婆達兜見已，便說斯偈：

「是誰現天光， 如日披雲出，
猶如金山聚， 永無塵穢污？」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

「我是釋師子， 瞿曇之族末，
是彼次聲聞， 名曰大目連。」

爾時，提婆達兜語目連曰：「尊者目連，何由故屈此間？此間眾生造惡無量，難可開化。不作善根，命終之後來生此間。」

目連報曰：「我是佛使故來適此，欲相愍念？拔苦無本。」

爾時，提婆達兜聞佛音響，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并吐此言：「唯願尊者以時敷演，如來世尊有何言教？更不記說惡趣之無乎？」

目連報曰：「提婆達兜！勿懷恐怖，地獄極苦無過斯處。彼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愍念一切蜎飛蠹動，如母愛子，心無差別。以時演義，終不失敘，亦不違類所演過量。今神口所記，汝本興起惡念欲害世尊，復教將餘人，使趣無由；由此緣報，入阿鼻地獄中，當經歷一劫，終無出期。盡其劫數，行盡命終，當生四天王上，展轉當生三十三天、焰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六十劫中不趣惡道，周流人、天之間，最後受身，還復人形，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當成辟支佛，號名曰南無。所以然者，由汝初死臨斷命時，稱南無，故致斯號。今彼如來觀此善言南無，故說名號，六十劫中作辟支佛。」

爾時，提婆達兜聞斯語已，歡喜踊躍，善心生焉，復白目連：「如來所說言教，必然不疑，愍念群生，所濟無量，大慈、大悲，兼化愚惑。設我今日以右脇臥阿鼻地獄中，經歷一劫，心意專正，終無勞倦。」

爾時，目連復告提婆達兜曰：「汝今云何，苦痛叵有增損乎？」

提婆達兜報曰：「我身苦痛遂增無損，今聞如來見授名號，痛猶小損，蓋不足言。」

目連問曰：「汝今所患苦痛之原，為像何類？」

提婆達兜報曰：「以熱鐵輪轢我身壞，復以鐵杵[口*父]咀我形，有黑暴象蹋蹈我身，復有火山來鎮我面，昔日袈裟化為銅鑠，極為熾然來著我體，苦痛之原，其狀如斯。」

目連報曰：「汝頗自知罪過元本，受斯苦惱不乎？吾今一分別，卿欲聞耶？」

提婆達兜白言：「唯然。時說。」

爾時，目連便說此偈：

「汝本最勝所，	壞亂比丘僧，
今以熱鐵杵，	[口*父]擣汝形體。
然彼之大眾，	第一聲聞者，
鬪亂比丘僧，	今以熱輪轢。
汝本教王放，	醇酒飲黑象，
今以群黑象，	蹋蹈汝形體。
汝本以大石，	遙擲如來足，
今以火山報，	燒汝無遺餘。
汝本以手拳，	殺彼比丘尼，
今被熱銅葉，	捲焦不得申。
行報終不敗，	亦復不住空，
是故當勸勉，	離此諸惡元。

「汝本提婆達兜所造元本，正謂斯耳。當自專意向佛如來，長夜之中獲福無量。」

爾時，提婆達兜復白目連：「今寄目連，頭面禮世尊足：『興

居輕利，遊步康強。』亦復禮拜尊者阿難。」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放大神足，使阿鼻地獄苦痛休息。爾時，復說斯偈：

「皆稱南無佛， 釋師最勝者，
 彼能施安隱， 除去諸苦惱。」

爾時，地獄眾生聞目連說此偈已，六萬餘人行盡罪畢，即彼命終生四天王上。

爾時，目連即攝神足還至所在，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目連白世尊曰：「提婆達兜問訊敬奉無量：『興居輕利，遊步康強。』亦復問訊阿難！並作是說：『如來見記六十劫中成辟支佛，號名曰南無。設我以右脇臥阿鼻地獄中，終不辭勞。』」

爾時，世尊告曰：「善哉！善哉！目連，多所饒益，多所潤及，愍念群盲，天、人得安，使諸如來、聲聞漸至滅盡涅槃之處。是故，目連！常當勤加成就三法。所以然者，若當提婆達兜修行善法，身三、口四、意三者，彼人終身不貪利養，亦復不造五逆罪，入阿鼻地獄中。所以然者，夫人貪利養者，亦有恭敬之心向於三寶，亦復不奉持禁戒，不具足身、口、意行，當貪專意身、口、意行。如是，目連，當作是學。」

爾時，目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爾時，提婆達兜亦入城乞食。時，提婆達兜所入巷中，佛亦往至彼，然佛遙

見提婆達兜來，便欲退而去。

是時，阿難白世尊曰：「何故欲遠此巷？」

世尊告曰：「提婆達兜今在此巷，是以避之。」

阿難白佛言：「世尊！豈畏提婆達兜乎？」

世尊告曰：「我不畏提婆達兜也，但此惡人不應與相見。」

阿難曰：「然，世尊！可使此提婆達兜乃可使在他方。」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言：

「我終無此心， 使彼在他方，
 彼自當造行， 便自在他所。」

阿難白世尊曰：「然提婆達兜有過於如來所。」

世尊告曰：「愚惑之人不應與相見。」是時，世尊向阿難而說此偈：

「不應見愚人， 莫與愚從事，
 亦莫與言論， 說於是非事。」

是時，阿難復以此偈報世尊曰：

「愚者何所能， 愚者有何過，
 正使共言說， 竟有何等失？」

爾時，世尊復以此偈報阿難曰：

「愚者自造行， 所作者非法，
 正見反常律， 邪見日以滋。」

「是故，阿難！莫與惡知識從事。所以然者，與愚人從事，無信、無戒、無聞、無智，與善知識從事，便增益諸功德，戒具成就。如是，阿難！當作是學。」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五百人俱。

爾時，王阿闍世恒以五百釜食給與提婆達兜。彼時，提婆達兜名聞四遠，戒德具足，名稱悉備，乃能使王日來供養。

是時，提婆達兜得此利養已，諸比丘聞之，白世尊曰：「國中人民，歎說提婆達兜名稱遠布，乃使王阿闍世恒來供養。」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比丘，莫施此心，貪提婆達兜利養。所以然者，提婆達兜愚人造此三事，身、口、意行，終無驚懼，亦不恐怖，如今提婆達兜愚人，當復盡此諸善功德，如取惡狗鼻壞之，倍復凶惡。提婆達兜愚人亦復如是，受此利養，遂起貢高。是故，諸比丘！亦莫興意著於利養。設有比丘著於利養，而不獲三法。云何為三？所謂賢聖戒、賢聖三昧、賢聖智慧而不成就。若有比丘不著利養，便獲三法。云何為三？所謂賢聖戒、賢聖三昧、賢聖智慧。若欲成此三法，當發善心，不著利養。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王阿闍世有象，名那羅祇梨，極為兇弊暴虐，勇健能降外怨，緣彼象力，使摩竭一國，無不靡伏。

爾時，提婆達兜便往至王阿闍世所。到已，而作是說：「大王當知，今此象惡，能降伏眾怨，可以醇酒，飲彼象醉。清旦，沙門瞿曇必來入城乞食，當放此醉象，蹋蹈殺之。」

時，王阿闍世聞提婆達兜教，即告令國中：「明日清旦，當放醉象，勿令人民在里巷遊行。」

是時，提婆達兜告王阿闍世曰：「若彼沙門瞿曇有一切智，知當來事者，明日必不入城乞食。」

王阿闍世曰：「亦如尊教，設有一切智者，明日清旦不入城乞食。」

爾時，羅閱城內男女大小事佛之者，聞王阿闍世清旦當放醉象害於如來，聞已，各懷愁憂，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白世尊曰：「明日清旦，願世尊勿復入城！所以然者，王阿闍世今有教令，勅語城內人民之類：『明日勿復在里巷行來，吾欲放醉象，害沙門瞿曇。設沙門有一切智，明日清旦不入城乞食。』唯願世尊勿復入城，傷害如來，世人喪目，無復救護。」

世尊告曰：「止！止！諸優婆塞！勿懷愁惱。所以然者，如來之身非俗數身，然不為他人所害，終無此事。諸優婆塞當知，閻浮里地東西廣七千由旬，南北長二十一千由旬；瞿耶尼縱廣八千由旬，如半月形；弗于逮縱廣九千由旬，土地方正；鬱單越縱廣十千由旬，土地圓如滿月。正使此四天下醉象滿其中，如似稻、麻、叢林，其數如是，猶不能得動如來毫毛，況復得害於如來？終無此事！

「則捨四天下，復有如千天下、千日月、千須彌山、千四海水、千閻浮提、千瞿耶尼、千弗于逮、千鬱單越、千四天王、千三十三天、千兜術天、千豔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此名千世界；乃至二千世界，此名中千世界；乃至三千世界，此名三千大千世界；滿其中伊羅鉢龍王，猶不能動如來一毛，況復此象欲害如來哉？終無是處。所以然者，如來神力不可思議，如來出世，終不為人所傷害也。汝等各歸所在，如來自當

知此變趣。」爾時，世尊與四部眾廣為說微妙之法。時，優婆塞、優婆塞聞正法已，各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世尊清旦著衣持鉢，欲入羅閱城乞食。是時，提頭賴吒天王將乾沓怛等，從東方來，侍從世尊。是時，毘留勒王將拘槃荼眾，侍從如來。西方毘留波叉將諸龍眾，侍從如來。北方天王拘毘羅將羅刹鬼眾，侍從如來。是時，釋提桓因將諸天人數千萬眾，從兜術天沒，來至世尊所，時，梵天王將諸梵天數千萬眾，從梵天上來至世尊所。釋、梵、四天王及二十八天，大鬼神王各各相謂言：「我等今日當觀二神，龍象共鬪，誰者勝負？」

時，羅閱城四部之眾遙見世尊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時城內人民皆舉聲喚曰。王阿闍世復聞此聲，問左右曰：「此是何等聲響，乃徹此間？」

侍臣對曰：「此是如來入城乞食，人民見已，故有此聲。」

阿闍世曰：「沙門瞿曇亦無聖道，不知人心來變之驗。」王阿闍世即勅象師：「汝速將象飲以醇酒，鼻帶利劍，即放使走。」

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城門，適舉足入門。時，天地大動，諸神尊天在虛空中散種種之華。時，五百比丘見醉象來，各各馳走，莫知所如。時，彼暴象遙見如來，便走趣向。侍者阿難見醉象來，在世尊後，不自安處，白世尊曰：「此象暴惡，將恐相害，宜可遠之。」

世尊告曰：「勿懼！阿難！吾今當以如來神手降伏此象。」

如來觀察暴象不近不遠，便化左右作諸師子王，於彼象後作大火坑。時，彼暴象見左右師子王及見火坑，即失尿放糞，無走突處，便前進向如來。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汝莫害於龍， 龍現甚難遇，
 不由害龍已， 而得生善處。」

爾時，暴象聞世尊說此偈，如被火燃，即自解劍，向如來跪雙膝，投地以鼻舐如來足。時，世尊伸右手摩象頭，而作是說：

「瞋恚生地獄， 亦作蛇虺形；
是故當捨恚， 更莫受此身。」

爾時，神尊諸天在虛空中，以若干百千種花散如來上。是時，世尊與四部之眾、天、龍、鬼神說微妙法。爾時，見降象男女六萬餘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八萬天人亦得法眼淨。時，彼醉象身中刀風起，身壞命終，生四天王宮。

爾時，比丘、比丘尼，諸優婆塞、優婆夷，及天、龍、鬼神，聞世尊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未生冤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王舍國雞山中。諸天，龍，鬼神，帝王，臣民，皆詣佛所，稽首，承風，供養之儀靡不盡禮。調達覩之，其嫉無量，還告太子未生冤曰：「汝父輦國眾寶以貢佛，諸沙門，國藏空竭。可早圖之，即位為王，吾當興師往征佛也。子可為王，吾當為佛，兩得其所，不亦善乎！子必成之。」

未生冤與調達結斯陰謀已，則勅秉勢臣，令勒兵：「王還，奪其印綬以付獄。」王還，臣即如命，以王付獄。王意恬然，照之宿殃，心無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我乎？」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王顧謂哭者曰：「佛說天地、日月、須彌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即衰，合會有離，生者必死。由之憂悲輪轉無際，以致重苦。尋其原，察其始，因緣合會即

有，謂之生；因緣離散即滅，謂之空。夫身者四大耳，眾生魂靈寄處其中，死還其本，魂靈空去，謂之非身。身尚不保，何國之常守乎？佛初入國，吾未有子也。問吾：『寧知當來王不乎？』吾對曰：『不知。』世尊重曰：『一切無常，汝諦思之。』佛之誡我，正為今也。各努力建志，懷存佛誡矣。」

王謂太子曰：「汝每有疾，吾為焦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親之仁恩，唯天為上。汝懷何心，忍為逆惡乎？夫殺親者，死入太山，不中止息，汝將當之也。吾是汝尊，重親尊孝尚恐名不稱，豈況殺父乎？以國惠汝，吾欲至佛所作沙門。吾觀姪姪猶火燒身，女類之好以為虛空，無目之徒靡不惑焉！唯觀佛經，照女偽之尤惡，知榮利之害身。」

太子曰：「汝莫多云。吾獲宿願，豈有赦哉？」勅獄吏曰：「絕其餉食，以餓殺之。」

有司將入獄，泐沙王向佛所在，稽首重拜曰：「子有天地之惡，吾無絲髮之忿心矣。唯存佛教：世無常樂，其苦有長。」入獄被髮，仰天呼曰：「痛乎！天豈有斯道哉？」

后、妃、貴人舉國巨細，靡不哀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掠桎梏，處牢獄，坐臥須人，其痛難言。自汝生來，大王赤心，懸情于汝，食息不忘，四大盈縮，枕伏臨汝，涕泗交并，心焦體枯，欲以身命代爾殞矣。當存天人之育，無為逆也。佛說經云：『夫善之極者，莫大於孝；惡之大者，其唯害親乎！』長幼相事，天當祐之，豈況親哉？汝順凶虐，為斯重惡，必入太山——世間六十億年為太山一日一夕——所更諸毒每處有年。汝其畢之，不亦難乎？夫快心之士，無不後悔。」

太子曰：「吾少小有志殺父為王，今日獲願，何諫之云乎？」

后曰：「夫不用諫者，亡國之基矣！吾欲見大王，寧可不乎？」

太子曰：「可。」

后淨身澡浴，以蜜[麩-夫+少]塗身，入見大王，面顏瘦瘠不識。舉哀，聞之者莫不揮淚，后曰：「佛說榮樂無常，罪苦有恒。」

王曰：「獄吏絕餉食，飢渴日久。身八萬戶，戶有數百種蟲，擾吾腹中。血肉消盡，壽命且窮矣！」言之哽咽，息絕復連。

后曰：「具照斯艱。妾以[麩-夫+少]蜜塗身，可就食之。當惟佛誠，無忽也。」

王食畢，向佛所在，哽咽稽首曰：「佛說榮福難保，如幻如夢，誠如尊教！」謂后曰：「吾為王時，國土廣大，衣食從好；而今處獄，當就餓死。子所從得桀逆之師，違佛仁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佛清化，與鶯鶯子，目連，大迦葉講尊道奧耳！」王重謂后曰：「佛說恩愛猶若眾鳥會栖于樹，晨各離散，隨其殃福。目連眾垢已除，諸惡已滅，得于六通，四達，尚為貪嫉梵志所捶，豈況吾哉？為殃惡迫人，猶影尋身，響之應聲。佛時難遇，神化難聞，賢眾行高，儀式無量，非世儒所能履行。懷佛經典，以仁化民；獲供養之福，稟其清化，誠亦難值哉！吾今死矣，遷神遠逝。夫欲建志，莫尚佛教也。汝慎守之，防來禍矣！」后聞王誠，重又哀慟。

太子詰獄吏曰：「絕王食有日，不死何為？」對曰：「皇后入獄，有[麩-夫+少]蜜之貢，以延王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王。」

王飢，勢起向佛所在稽首，即為不飢，夜時為明。太子聞之，令塞窓牖，削其足底，無令得起而覩佛明。有司即削足底。其痛無量，念佛不忘。

佛遙為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身，可不慎矣！」

瓶沙王對曰：「若當支解寸斬於體，終不念惡。」

世尊重曰：「吾今為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三千大千日月天神、鬼龍摩不稽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況凡庶？」

王受天中天恩，具照宿殃，不敢慍望，不懼大山燒煮之罪，中心在佛及諸弟子，坐臥敢忽，即叉手稽首：「今日命絕，永替神化。」啍咿哽咽，斯須息絕。

舉國臣民靡不躡踊，呼天奈何。瓶沙王即得道迹，上生天上，三道門塞，諸苦都滅矣！

佛說未生冤經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

一時，婆伽婆在羅閱城靈鷲山，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提婆達兜詣阿闍世王所，到已即就座坐；時王阿闍世，即從坐起，頭面禮調達足，還就座坐。

時王阿闍世白調達言：「我曾一一聞尊者調達！——彼沙門瞿曇常作是語：『有五逆罪，若族姓子，族姓女為是五不救罪者，必入地獄不疑。云何為五？謂殺父，殺母，害阿羅漢，鬪亂眾僧，起惡意於如來所。如是五不救罪，若有男女施行此事者，必入地獄不疑。』我今一一調達！——躬殺父王，我亦當入地獄耶？」

時調達告阿闍世王：「大王！勿懷恐懼，為有何殃？為有何咎？誰為殃而受報？誰作殃當受其果？然大王亦不為惡逆，所作惡者，自當受報。」

時眾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時眾多比丘，入羅閱城乞食，聞王阿闍世語調達言：「尊者調達！我聞沙門瞿曇作是說言：『有五不救罪，若有男女，施行此五事者，必入地獄不疑。』我無辜躬殺父王，我當入地獄中耶？」時調達報言：「勿懼，大王！誰作殃，殃由何生？誰作惡後受報？王亦不作殃，所作殃者，自當受報。」

時眾多比丘從羅閱城乞食已，食後收攝衣鉢，以尼師壇著肩上，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便說阿闍世王所共論議，具向世尊說。

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者知是處， 言殃謂無報，
我今觀當來， 受報有定處。」

是時，世尊告諸比丘：「彼摩竭國阿闍世王，雖殺父王，亦當不久來至我所，當有等信於我所；命終之後，當墮地獄如拍毬。」

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從彼泥犁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從彼泥犁命終，當生四天王處。」

比丘白言：「從彼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比丘！從彼命終，當生三十三天。」

比丘白言：「從三十三天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比丘！從三十三天命終，當生炎天上。」

比丘白言：「世尊！從彼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從炎天上命終，當生兜術天。」

比丘白言：「世尊！從兜術天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從兜術天命終，當生化自在天。」

比丘白言：「從化自在天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比丘！從化自在天命終，當生他化自在天。」

比丘白言：「世尊！從他化自在天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比丘！從他化自在天命終，當生化自在天，生兜術天、炎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天，復當來生人間。」

比丘白言：「世尊！從此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比丘！摩竭國王阿闍世，二十劫中，不趣三惡道，流轉天人間，最後受身，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當成辟支佛，名無穢。」

比丘白言：「甚奇！甚特！世尊！作如是殃罪，受是快樂，成辟支佛，名曰無穢。」

世尊告曰：「摩竭國王阿闍世，發意成就，眾善普至。比丘！堪任發意成就，得拔濟地獄；若發意不成就者，因緣成就，雖未生地獄，猶可設方便不至地獄。」

比丘白言：「若彼人二事俱成就者，彼當生何處？」世尊告曰：「彼二事成就，當生二處。云何為二？生天、人間。」

比丘白言：「彼發意成就，因緣不成就者，此二事有何差別？」

世尊告曰：「比丘！發意成就，因緣不成就，此是濡根；發意不成就，因緣成就，比丘！此是利根。」

比丘白言：「鈍根，利根，有何差別？」

世尊告曰：「鈍根者——比丘！——所為不進；利根者——比丘！——聰明黠慧。」

比丘白言：「此二有何差別？當還何業？」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智慧世為上， 當至安隱處，
諸能知等業， 斷彼生有死。

「是謂，比丘！有是差別。」

是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已，即從坐起，頭面禮

足，遶三匝便退而去。

是時，彼比丘即其日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詣彼摩竭王宮門外。

時王阿闍世，遙見彼比丘來，見已便勅守門人：「云何守門人？我先已勅，釋種比丘勿放入此，除尊者調達。」

時彼守門人執彼比丘手，驅出門外。時彼比丘舉右手，語摩竭國王言：「我是大王大善知識，是安隱處，無有眾惱。」

時王報言：「云何比丘？而觀何義，作是說言『我是大王善知識，是安隱處』？」

時彼比丘，告王阿闍世言：「世尊說王，作是言：『摩竭國王雖殺父王，彼作惡命終已，當生地獄如拍毬。從彼命終，當生四天王宮；從彼命終，當生三十三天；從彼命終，當生炎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從彼命終，復當生化自在天，兜術天，炎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宮；復當生此間受人形。如是，大王二十劫中，不趣三惡道，流轉人間，最後受人身，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成辟支佛，名曰無穢。』所以然者，如是大王，當得是無根之信。」時彼比丘說是語已，便退而去。

時王阿闍世，聞彼比丘所說，亦不歡喜，復不瞋恚，亦不受彼所說，便告耆域王子曰：「耆域！沙門來至我所而作是言：彼如來、至真、等正覺見授決，殺父王而作是惡逆，命終後當生地獄如拍毬。從彼命終，當生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從彼命終，復當生化自在天，兜術天，炎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宮；從彼命終，當生人間；最後受人身，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成辟支佛，名曰無穢。汝往——耆域！——彼沙門瞿曇所，審有是語不？」對曰：「如是，大王！」

時耆域王子，受摩竭國王教，便出羅閱祇城詣靈鷲山，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耆域王子，從摩竭國王所說言教，盡向如來說。世尊告曰：「如是，耆域！佛世尊言無有二，所說隨事。所以然者？耆域！彼王阿闍世當成無根信。耆域！諸有男女，彼一切亦當有是趣而無有異。」

時耆域王子，從如來受是教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詣摩竭國王所，到已便語王阿闍世言：「彼如來、至真、等正覺實有是語。所以然者？諸有得無根信者，而無有異。願王當詣彼如來，至真，等正覺所。」

時王報言：「耆域！我聞彼沙門瞿曇有是呪術，能降伏人民，使外道異學無不受其教，是故我不堪任往見沙門瞿曇。且住，耆域！我當觀察彼沙門瞿曇，為有一切智不？設當有一切智者，然後我當往見彼沙門瞿曇。」

時耆域王子，從摩竭國王聞是語，出羅閱城詣靈鷲山，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義白世尊言。

時世尊告曰：「耆域！摩竭國王不久當來至我所，當成無根信，設我取泥洹日後，當供養我舍利。」耆域王子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時世尊與耆域王子說微妙法，令發歡喜。

時耆域王子，從如來聞此深法，即從坐起，頭面禮足，遶三匝便退而去。時耆域王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婆伽梨園中，與千二百五十弟子俱，盡是阿羅漢，諸漏已盡，六通清徹，唯除一人，阿難比丘也。

爾時，王阿闍世七月十五日受歲時，夜半明星出現，告月光夫人曰：「今十五日月盛滿，極為清明，當應施行何事？」

夫人報曰：「今十五日說戒之日，應當作倡伎樂，五欲自娛樂。」

時，王聞此語已，不入其懷。王復告優陀耶太子曰：「今夜極清明，應作何事？」

優陀耶太子白王言：「如今夜半極清明，應集四種之兵，諸外敵異國不靡伏者，當往攻伐。」

是時，王阿闍世聞此語已，亦復不入其意。復語無畏太子曰：「如今極清明之夜，應何所施行？」

無畏王子報曰：「今不蘭迦葉，明諸算數，兼知天文地理，眾人所宗仰。可往至彼問此疑難，彼人當與尊說極妙之理，永無留滯。」

時，王聞此語已，亦不入其意。復語須尼摩大臣曰：「如今之夜極為清明，應何所施行？」

須尼摩白王言：「如今夜半極為清明，然阿夷耑近在不遠，多所曉了，唯願大王往問其宜。」

王聞此語已，亦復不入其意。復告婆沙婆羅門曰：「如今夜半極為清明，應何所施行？」

婆羅門報曰：「如今十五日極為清明，然有瞿耶樓近在不遠，唯願大王往問其義。」

時，王聞此語已，復不合其意。復語摩特梵志曰：「如今夜半極為清明，應作何事？」

梵志報曰：「大王當知，彼休迦旃近在不遠，唯願大王往問其情。」

王聞此語已，復不合其意。復告索摩典兵師曰：「如今夜半極為清明，應何所施行？」

索摩報曰：「先畢盧持近在不遠，明諸算術，可往問其義。」

王聞此言已，亦不合其意。復告最勝大臣曰：「如今十五日極為清明，應何所施行？」

最勝白王言：「今有尼捷子，博覽諸經，師中最上，唯願大王往問其義。」

王聞此語已，不合其意。復作是思惟：「此諸人等，斯是愚惑，不別真偽，無有巧便。」

爾時，耆婆伽王子在王左側，王顧語耆婆伽曰：「如今夜半極為清明，應何所施行？」

是時，耆婆伽即前長跪，而白王言：「今如來近在不遠，遊貧聚園中，將千二百五十弟子，唯願大王往問其義。然彼如來為明為光，亦無疑滯，知三世事，靡不貫博，自當與王演說其事，王所有狐疑，[火*霍]然自悟。」

是時，王阿闍世聞耆婆伽語已，歡喜踊躍，善心生焉，即歎耆婆伽曰：「善哉！善哉！王子！快說斯言。所以然者，我今身心極為熾然，又復無故取父王殺，我恒長夜作是念：『誰堪任悟我心意者？』今耆婆伽向所說者，正入我意。甚奇！甚特！聞如來音響，[火*霍]然大悟。」

時，王向耆婆伽便說此偈：

「今日極清明，	心意不得悟，
汝等人人說，	應往問誰義。
不蘭阿夷耑，	尼捷梵弟子，
斯等不可依，	不能有所濟。
今日極清明，	月滿無瑕穢，
今問耆婆伽，	應往問誰義。」

是時，耆婆伽復以偈報王曰：

「聞其柔軟音，	得脫摩竭魚，
---------	--------

唯願時詣佛，永處無畏境。」

時，王復以偈報曰：

「我昔所施行，於佛無益事，
害彼真佛子，名曰頻婆娑。
今極懷羞恥，無顏見世尊，
汝今云何說，使吾往見之？」

是時，耆婆伽復以偈報王曰：

「諸佛無彼此，諸結永已除，
平等無二心，此是佛法義。
設以栴檀香，以塗右手者，
執刀斷左手，心不起增減。
如憍羅云子，一息更無二，
持心向提婆，怨親無有異。
唯願大王屈，往覲如來顏，
當斷其狐疑，勿足有留滯。」

是時，王阿闍世告耆婆伽王子曰：「汝今速嚴駕五百牙象，五百牝象，然五百燈。」

耆婆伽對曰：「如是，大王！」是時，耆婆伽王子即時嚴駕千象，及然五百燈，前白王言：「嚴駕已辦，王知是時。」

爾時，王阿闍世將諸營從，往詣梨園中，中路便懷恐怖，衣毛皆豎，還顧謂耆婆伽王子曰：「吾今將非為汝所誤乎？將非持吾與怨家耶？」

耆婆伽白王：「實無此理，唯願大王小復前進，今如來去此不遠。」

時，王阿闍世意猶懷恐，重告耆婆伽曰：「將非為汝所惑，又聞如來將千二百五十弟子，今不聞其聲？」

耆婆伽報曰：「如來弟子恒入三昧，無有亂想，唯願大王

小復前進。」

阿闍世王即下車，步入門至講堂前，默然而立，觀察諸聖眾，還顧謂耆婆伽曰：「如來今在何處？」爾時，一切聖眾盡入炎光三昧，照彼講堂，靡不周遍。

是時，耆婆伽即時長跪，伸右手指示如來言：「此是如來，最在中央，如日披雲。」

是時，王阿闍世語耆婆伽曰：「甚奇！甚特！今此聖眾心定乃爾。復以何緣有此光明？」

耆婆伽白王：「三昧之力故放光明耳。」

王復告曰：「如我今日觀察聖眾，極為寂然，使我優陀耶太子亦當如是寂然無為。」時，王阿闍世叉手，自稱說曰：「唯願世尊當見觀察。」

世尊告曰：「善來，大王！」王聞如來音響，極懷歡喜，如來乃見稱說王號。

時，王阿闍世即至佛所，五體投地，以兩手著如來足上，而自稱說：「唯願世尊當見垂愍，受其悔過。父王無罪而取害之，唯願受悔，後更不犯，自改往修來。」

世尊告曰：「今正是時，宜時悔過，無令有失。夫人處世，有過能自改者，斯名上人。於我法中，極為廣大，宜時懺悔。」是時，王禮如來足已，住一面坐。

時王白佛言：「唯願欲有所問，如來聽者，乃敢問耳。」

佛告王曰：「有疑難者，宜時問之。」

王白佛言：「於現世造福，得受現報不乎？」

佛告王曰：「古昔已來頗以此義，曾問人乎？」

王白佛言：「我昔曾以此義而問他人不蘭迦葉：『云何，不蘭迦葉！現世作福得受現報乎？』不蘭迦葉報我言：『無福、無施，無今世、後世善惡之報，世無阿羅漢等成就者。』當我

爾時，問此受果之報，彼報曰：『無也。』如有人問以瓜義，報以[木*奈]理，今此迦葉亦復如是。時，我作是念：『此梵志已不解義，豪族王種所問之義，此人方便引餘事報我。』世尊！我即欲斷其頭，即不受其語，尋發遣之。

「時，我復至阿夷耑所，而問此義，阿夷耑報我言：『若於江左殺害眾生，作罪無量，亦無有罪，亦無惡果之報。』時我，世尊！復作是念：『我今問現世受報之義，此人乃持殺害報吾，猶如有人問梨之義，以[木*奈]報之。』即捨之去。

「復至瞿耶樓所，而問此義。彼人報我曰：『於江右邊造諸功德，不可稱計，於中亦無善之報。』我爾時復作是念：『吾今所問義者，竟不報其理。』復捨之去。

「復往至彼休迦梅所，而問斯義。彼人報曰：『唯有一人出世，一人死，一人往返受其苦樂。』時我復作是念：『我今所問現世之報，乃將生死來相答。』復捨之去。

「往問先毘盧持如此之義。彼人報我言：『過去者以滅，更不復生；當來未至，亦復不有；現在不住，住者即變易。』時我復作是念：『我今所問現世之報，乃持三世相酬，此非正理。』即復捨去。

「至尼捷子所，而問此義：『云何，尼捷子！頗有現世作福得受現世報也？』彼報我言：『無因無緣，眾生結縛；亦無有因，亦無有緣，眾生著結縛；無因無緣，眾生清淨。』時我復作是念：『此梵志等斯是愚惑，不別真為，猶盲無目，所問之義，竟不相報，如似弄轉輪聖王種。』尋復捨之去。今我，世尊！故問其義，現世作福現受報也？唯願世尊演說其義。」

爾時，世尊告曰：「大王！我今問汝義，隨所樂報之。大王！頗有典酒、厨宰，賞護物左右使人乎？」

王白佛言：「唯然，有之。」

「設彼使人執勞經久，復當賞遺不乎？」

王白佛言：「隨功敘用，不令有怨。」

佛告王曰：「以此方便，知現世作福得受現報。云何，大王！既處高位，恤民以禮，當復賞遺不乎？」

王白佛言：「唯然，世尊！食共同甘，并命不恨。」

佛告王曰：「當以此方便，知昔日出處極卑，漸漸積功，與王同歡，以是之故，現世作福得受現報。」

佛告王曰：「彼有勞之人，經歷年歲，來白王言：『我等功勞已立，王所朋知，欲從王求意所願。』王當以與不乎？」

王白佛言：「隨彼所願而不違之。」

佛告王曰：「彼有勞之人，欲得辭王，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修清淨行。王聽不乎？」

王白佛言：「唯然，聽之。」

佛告王曰：「設王見彼剃除鬚髮，出家學道，在我左右；王欲何所施為？」

王白佛言：「承事供養，隨時禮拜。」

佛告王曰：「以此方便，知現作福得受現報。設彼有勞之人，持戒完具，無有所犯；王欲何所施行？」

王白佛言：「盡其形壽供給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不使缺減。」

佛告王曰：「以此方便，知現身作福得受現報。設復彼人已作沙門，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已身作證而自遊化，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王欲何為？」

王白佛言：「我當盡形壽，承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令有乏。」

佛告王曰：「當以此方便，知現世作福得受現報。設復彼

人盡其形壽，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者，王欲何所施設？」

王白佛言：「當於四道頭起大神寺，兼以香華供養，懸繒、幡、蓋，承事禮敬。所以然者，彼是天生，非為人身。」

佛告王曰：「當以此方便，知現世作福得受現報。」

王白佛言：「我今以此譬喻於中受解，今日世尊重演其義。自今已後信受其義，唯願世尊受為弟子！自歸於佛、法、比丘僧。今復懺悔，如愚、如惑，父王無過而取害之，今以身命自歸，唯願世尊除其罪愆，演其妙法，長夜無為，如我自知所作罪報，無有善本。」

佛告王曰：「世有二種人無罪而命終，如屈伸臂頃，得生天上。云何為二？一者不造罪本而修其善，二者為罪，改其所造。是謂二人而取命終生於天上，亦無流滯。」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人作極惡行， 悔過轉微薄，
日悔無懈怠， 罪根永已拔。

「是故，大王！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夫以法治化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彼以命終，名譽遠布，周聞四方，後人共傳：『昔日有王，正法治化，無有阿曲。』人以稱傳，彼人所生之處，增壽益算，無有中夭。是故，大王！當發歡喜之心，向三尊，佛、法、聖眾。如是，大王！當作是學。」

爾時，阿闍世王即從座起，頭面禮佛足，便退而去。王去不遠，佛告諸比丘：「今此阿闍世王不取父王害者，今日應得初沙門果證，在四雙八輩之中，亦復得賢聖八品道，除去八愛，超越八難，雖爾，今猶獲大幸，得無根之信。是故，比丘！為罪之人，當求方便，成無根之信。我優婆塞中得無根信者，所謂阿闍世是也。」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經之沙門果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祇耆舊童子菴婆園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王阿闍世韋提希子以十五日月滿時，命一夫人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當何所為作？」

夫人白王言：「今十五日夜月滿時，與晝無異，宜沐髮澡浴，與諸嫖女五欲自娛。」

時，王又命第一太子優耶婆陀而告之曰：「今夜月十五日月滿時，與晝無異，當何所施作？」

太子白王言：「今夜十五日月滿時，與晝無異，宜集四兵，與共謀議伐於邊逆，然後還此共相娛樂。」

時，王又命勇健大將而告之曰：「今十五日月滿時，其夜清明，與晝無異，當何所為作？」

大將白言：「今夜清明，與晝無異，宜集四兵，案行天下，知有逆順。」

時，王又命雨舍婆羅門而告之曰：「今十五日月滿時，其夜清明，與晝無異，當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

時，雨舍白言：「今夜清明，與晝無異。有不蘭迦葉，於大眾中而為導首，多有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海多所容受，眾所供養。大王！宜往詣彼問訊，王若見者，心或開悟。」

王又命雨舍弟須尼陀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宜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

須尼陀白言：「今夜清明，與晝無異。有末伽梨瞿舍利，於大眾中而為導首，多有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海無不容受，

眾所供養。大王！宜往詣彼問訊，王若見者，心或開悟。」

王又命典作大臣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當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

典作大臣白言：「有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於大眾中而為導首，多有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海無不容受，眾所供養。大王！宜往詣彼問訊，王若見者，心或開悟。」

王又命伽羅守門將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當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

伽羅守門將白言：「有婆浮陀伽旃那，於大眾中而為導首，多有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海無不容受，眾所供養。大王！宜往詣彼問訊，王若見者，心或開悟。」

王又命優陀夷漫提子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當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

優陀夷白言：「有散若夷毘羅梨沸，於大眾中而為導首，多所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海無不容受，眾所供養。大王！宜往詣彼問訊，王若見者，心或開悟。」

王又命弟無畏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當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

弟無畏白言：「有尼乾子，於大眾中而為導首，多所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海無不容受，眾所供養。大王！宜往詣彼問訊，王若見者，心或開悟。」

王又命壽命童子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當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

壽命童子白言：「有佛、世尊今在我菴婆園中。大王！宜往詣彼問訊，王若見者，心必開悟。」

王勅壽命言：「嚴我所乘寶象及餘五百白象。」

耆舊受教，即嚴王象及五百象訖，白王言：「嚴駕已備，

唯願知時。」

阿闍世王自乘寶象，使五百夫人乘五百牝象，手各執炬，現王威嚴，出羅閱祇，欲詣佛所。小行進路，告壽命曰：「汝今誑我，陷固於我，引我大眾欲與冤家。」

壽命白言：「大王！我不敢欺王，不敢陷固引王大眾以與冤家。王但前進，必獲福慶。」

時，王小復前進，告壽命言：「汝欺誑我，陷固於我，欲引我眾持與冤家。如是再三。所以者何？彼有大眾千二百五十人，寂然無聲，將有謀也。」

壽命復再三白言：「大王！我不敢欺誑陷固，引王大眾持與冤家。王但前進，必獲福慶。所以者何？彼沙門法常樂閑靜，是以無聲。王但前進，園林已現。」

阿闍世王到園門，下象、解劍、退蓋，去五威儀，步入園門，告壽命曰：「今佛、世尊為在何所？」

壽命報言：「大王！今佛在高堂上，前有明燈，世尊處師子座，南面而坐，王小前進，自見世尊。」

爾時，阿闍世王往詣講堂所，於外洗足，然後上堂，默然四顧，生歡喜心，口自發言：「今諸沙門寂然靜默，止觀具足，願使我太子優婆耶亦止觀成就，與此無異。」

爾時，世尊告阿闍世王曰：「汝念子故，口自發言：『願使太子優婆耶亦止觀成就，與此無異。』汝可前坐。」

時，阿闍世王即前頭面禮佛足，於一面坐，而白佛言：「今欲有所問，若有閑暇，乃敢請問。」

佛言：「大王！欲有問者，便可問也。」

阿闍世王白佛言：「世尊！如今人乘象、馬車，習刀、牟、劍、弓矢、兵仗、戰鬪之法，王子、力士、大力士、僮使、皮師、剃髮師、織鬘師、車師、瓦師、竹師、葦師，皆以種種伎

術以自存生，自恣娛樂，父母、妻子、奴僕、僮使共相娛樂，如此營生，現有果報；今諸沙門現在所修，現得果報不？」

佛告王曰：「汝頗曾詣諸沙門、婆羅門所問如此義不？」

王白佛言：「我曾詣沙門、婆羅門所問如是義。我念一時至不蘭迦葉所，問言：『如人乘象、馬車，習於兵法，乃至種種營生，現有果報；今此眾現在修道，現得果報不？』彼不蘭迦葉報我言：『王若自作，若教人作，斫伐殘害，煮炙切割，惱亂眾生，愁憂啼哭，殺生偷盜，姪逸妄語，踰牆劫奪，放火焚燒，斷道為惡。大王！行如此事，非為惡也。大王！若以利劍鬻割一切眾生，以為肉聚，彌滿世間，此非為惡，亦無罪報。於恒水南，鬻割眾生，亦無有惡報。於恒水北岸，為大施會，施一切眾，利人等利，亦無福報。』」

王白佛言：「猶如有人問瓜報李，問李報瓜。彼亦如是，我問現得報不？而彼答我無罪福報。我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澆頭種，無緣殺出家人，繫縛驅遣。』時，我懷忿結心，作此念已，即便捨去。」

又白佛言：「我於一時至末伽梨拘舍梨所，問言：『如今人乘象、馬車，習於兵法，乃至種種營生，皆現有果報；今者此眾現在修道，現得報不？』彼報我言：『大王！無施、無與，無祭祀法，亦無善惡，無善惡報，無有今世，亦無後世，無父、無母，無天、無化、無眾生，世無沙門、婆羅門平等行者，亦無今世、後世，自身作證，布現他人。諸言有者，皆是虛妄。』世尊！猶如有人問瓜報李，問李報瓜。彼亦如是，我問現得報不？彼乃以無義答。我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澆頭種，無緣殺出家人，繫縛驅遣。』時，我懷忿結心，作此念已，即便捨去。」

又白佛言：「我於一時至阿夷陀翅舍欽婆羅所，問言：『大

德！如人乘象、馬車，習於兵法，乃至種種營生，皆現有果報；今者此眾現在修道，現得報不？』彼報我言：『受四大人取命終者，地大還歸地，水還歸水，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皆悉壞敗，諸根歸空。若人死時，牀輿舉身置於塚間，火燒其骨如鴿色，或變為灰土，若愚、若智取命終者，皆悉壞敗，為斷滅法。』世尊！猶如有人問李瓜報，彼亦如是，我問現得報不？而彼答我以斷滅。我即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澆頭種，無緣殺出家人，繫縛驅遣。』時，我懷忿結心，作此念已，即便捨去。」

又白佛言：「我昔一時至彼浮陀伽旃延所，問言：『大德！如人乘象、馬車，習於兵法，乃至種種營生，皆現有果報；今者此眾現在修道，得報不？』彼答我言：『大王！無力、無精進，人無力、無方便，無因無緣眾生染著，無因無緣眾生清淨，一切眾生有命之類，皆悉無力，不得自在，無有冤讐定在數中，於此六生中受諸苦樂。』猶如問李瓜報，問瓜李報。彼亦如是，我問現得報不？彼已無力答我。我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澆頭種，無緣殺出家人，繫縛驅遣。』時，我懷忿結心，作此念已，即便捨去。」

又白佛言：「我昔一時至散若毘羅梨子所，問言：『大德！如人乘象、馬車，習於兵法，乃至種種營生，皆現有果報；今者此眾現在修道，現得報不？』彼答我言：『大王！現有沙門果報，問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實，此事異，此事非異非不異。大王！現無沙門果報，問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實，此事異，此事非異非不異。大王！現有無沙門果報，問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實，此事異，此事非異非不異。大王！現非有非無沙門果報，問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實，此事異，此事非異非不異。』世尊！猶如人問李瓜報，問瓜李報。彼亦如是，我問現得報不？而彼異論答我。我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

水澆頭種，無緣殺出家人，繫縛驅遣。』時，我懷忿結心，作是念已，即便捨去。」

又白佛言：「我昔一時至尼乾子所，問言：『大德！猶如人乘象、馬車，乃至種種營生，現有果報；今者此眾現在修道，現得報不？』彼報我言：『大王！我是一切智、一切見人，盡知無餘，若行，若住、坐、臥，覺悟無餘，智常現在前。』世尊！猶如人問李瓜報，問瓜李報。彼亦如是，我問現得報不？而彼答我以一切智。我即自念言：『我是剎利王，水澆頭種，無緣殺出家人，繫縛驅遣。』時，我懷忿結心，作此念已，即便捨去。」

「是故，世尊！今我來此問如是義，如人乘象、馬車，習於兵法，乃至種種營生，皆現有果報；今者沙門現在修道，現得報不？」

佛告阿闍世王曰：「我今還問王，隨意所答。云何？大王！王家僮使、內外作人，皆見王於十五日月滿時，沐髮澡浴，在高殿上與諸婬女共相娛樂，作此念言：『咄哉！行之果報乃至是乎？此王阿闍世以十五日月滿時，沐髮澡浴，於高殿上與諸婬女五欲自娛。誰能知此乃是行報者？』彼於後時，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行平等法。云何？大王！大王遙見此人來，寧復起念言：『是我僕使不耶？』」

王白佛言：「不也。世尊！若見彼來，當起迎請坐。」

佛言：「此豈非沙門現得報耶？」

王言：「如是。世尊！此是現得沙門報也。」

「復次，大王！若王界內寄居客人食王廩賜，見王於十五日月滿時，沐髮澡浴，於高殿上與諸婬女五欲自娛。彼作是念：『咄哉！彼行之報乃如是耶？誰能知此乃是行報者？』彼於後時，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行平等法。云何？大王！

大王若遙見此人來，寧復起念言：『是我客民食我廩賜。』耶？」

王言：「不也。若我見其遠來，當起迎禮敬，問訊請坐。」

「云何？大王！此非沙門現得果報耶？」

王言：「如是，現得沙門報也。」

「復次，大王！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入我法者，乃至三明，滅諸闇冥，生大智明，所謂漏盡智證。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樂獨閑靜，不放逸故。云何？大王！此非沙門現在果報也。」

王報言：「如是，世尊！實是沙門現在果報。」

爾時，阿闍世王即從坐起，頭面禮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我悔過，我為狂愚癡冥無識，我父摩竭瓶沙王以法治化，無有偏枉，而我迷惑五欲，實害父王，唯願世尊加哀慈愍，受我悔過。」

佛告王曰：「汝愚冥無識，但自悔過，汝迷於五欲乃害父王，今於賢聖法中能悔過者，即自饒益。吾愍汝故，受汝悔過。」

爾時，阿闍世王禮世尊足已，還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王聞佛教已，即白佛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唯願世尊及諸大眾明受我請。」

爾時，世尊默然許可。時，王見佛默然受請已，即起禮佛，遶三匝而還。

其去未久，佛告諸比丘言：「此阿闍世王過罪損減，已拔重咎。若阿闍世王不殺父者，即當於此坐上得法眼淨；而阿闍世王今自悔過，罪咎損減，已拔重咎。」

時，阿闍世王至於中路，告壽命童子言：「善哉！善哉！汝今於我多所饒益。汝先稱說如來指授開發，然後將我詣世尊所，得蒙開悟，深識汝恩，終不遺忘。」

時，王還宮辦諸餚饌種種飲食，明日時到，唯聖知時。

爾時，世尊著衣持鉢，與眾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往詣王宮，就座而坐。時，王手自斟酌，供佛及僧，食訖去鉢，行澡水畢，禮世尊足，白言：「我今再三悔過，我為狂愚癡冥無識，我父摩竭瓶沙王以法治化，無有偏枉，而我迷於五欲，實害父王，唯願世尊加哀慈愍，受我悔過。」

佛告王曰：「汝愚冥無識，迷於五欲，乃害父王，今於賢聖法中能悔過者，即自饒益。吾今愍汝，受汝悔過。」

時，王禮佛足已，取一小座於佛前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王聞佛教已，又白佛言：「我今再三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唯願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形壽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

爾時，世尊為阿闍世王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坐起而去。

爾時，阿闍世王及壽命童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拔祇國界有鬼，名為毘沙。在彼國界，極為兇暴，殺民無量，恒日殺一人，或日殺二人、三人、四人、五人、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五十人。爾時，諸鬼神、羅刹充滿彼國。

是時，拔祇人民皆共集聚，而作是說：「我等可得避此國至他國界，不須住此。」

是時，毘沙惡鬼知彼人民心之所念，便語彼人民曰：「汝等莫離此處至他邦土。所以然者，終不免吾手。卿等日日持一

人祠吾，吾要不觸擾汝。」

是時，拔祇人民日取一人祠彼惡鬼。是時，彼鬼食彼人已，取骸骨擲著他方山中，然彼山中骨滿谿谷。

爾時，有長者名善覺，在彼住止，饒財多寶，積財千億，騾、驢、駱駝不可稱計，金、銀、珍寶、車璫、馬瑙、真珠、虎珀亦不可稱。爾時，彼長者有兒，名那優羅，唯有一子，甚愛敬念，未曾離目前。爾時，有此限制，那優羅小兒，次應祠鬼。

是時，那優羅父母沐浴此小兒，與著好衣，將至塚間，至彼鬼所。到已，啼哭喚呼，不可稱計，並作是說：「諸神，地神，皆共證明：我等唯有此一子，願諸神明當證明此；及二十八大鬼神王當共護此，無令有乏，及四天王咸共歸命，願擁護此兒，使得免濟；及釋提桓因亦向歸命，願濟此兒命；及梵天王亦復歸命，願脫此命；諸有鬼神護世者亦向歸命，使脫此厄；諸如來弟子漏盡阿羅漢，我今亦復歸命，使脫此厄；諸辟支佛無師自覺亦復自歸，使脫此厄；彼如來今亦自歸，不降者降，不度者度，不獲者獲，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使般涅槃，無救者與作救護，盲者作眼目，病者作大醫王，若天、龍、鬼神、一切人民、魔及魔天，最尊、最上，無能及者，可敬可貴，為人作良祐福田，無有出如來上者。然如來當鑒察之，願如來當照此至心。」是時，那優羅父母即以此兒付鬼已，便退而去。

爾時，世尊以天眼清淨，復以天耳徹聽，聞有此言，那優羅父母啼哭不可稱計。爾時，世尊以神足力，至彼山中惡鬼住處。時，彼惡鬼集在雪山北鬼神之處。是時，世尊入鬼住處而坐，正身正意，結跏趺坐。

是時，那優羅小兒漸以至彼惡鬼住處。是時，那優羅小兒遙見如來在惡鬼住處，光色炳然，正身正意，繫念在前，顏色

端政，與世有奇，諸根寂靜，得諸功德，降伏諸魔，如此諸德不可稱計。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如須彌山，出諸山頂，面如日月，亦如金山，光有遠照。見已，便起歡喜心向於如來，便生此念：「此必不是毘沙惡鬼。所以然者，我今見之，極有歡喜之心，設當是惡鬼者，隨意食之。」

是時，世尊告曰：「那優羅！如汝所言，我今是如來、至真、等正覺，故來救汝，及降此惡鬼。」

是時，那優羅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便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世尊與說妙義。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穢惡，漏不淨行，出家為要，去諸亂想。爾時，世尊以見那優羅小兒心意歡喜，意性柔軟，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是時世尊具與彼說。彼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以見法、得法，成就諸法、承受諸法，無有狐疑，解如來教，歸佛、法、聖眾，而受五戒。

是時，毘沙惡鬼還來到本住處。爾時，惡鬼遙見世尊端坐思惟，身不傾動。見以，便興恚怒，雨雷電霹靂向如來所，或雨刀劍；未墮地之頃，便化優鉢蓮華。是時，彼鬼倍復瞋恚，雨諸山河石壁；未墮地之頃，化作種種飲食。是時，彼鬼復化作大象，吼喚向如來所。爾時，世尊復化作師子王。是時，彼鬼倍化作師子形向如來所。爾時，世尊化作大火聚。是時，彼鬼倍復瞋恚，化作大龍而有七首。爾時，世尊化作大金翅鳥。

是時，彼鬼便生此念：「我今所有神力，今以現之，然此沙門衣毛不動，我今當往問其深義。」是時，彼鬼問世尊曰：「我今毘沙欲問深義，設不能報我者，當持汝兩腳擲著海南。」

世尊告曰：「惡鬼當知，我自觀察，無天及人民、沙門、婆羅門、若人、非人，能持我兩腳擲海南者。但今欲問義者，

便可問之。」

是時，惡鬼問曰：「沙門！何等是故行？何等是新行？何等是行滅？」

世尊告曰：「惡鬼當知，眼是故行，曩時所造，緣痛成行；耳、鼻、口、身意，此是故行，曩時所造，緣痛成行。是謂，惡鬼，此是故行。」

毘沙鬼曰：「沙門！何等是新行？」

世尊告曰：「今身所造身三、口四、意三，是謂，惡鬼！此是新行。」

時惡鬼曰：「何等是行滅？」

世尊告曰：「惡鬼當知，故行滅盡，更不興起，復不造行，能取此行，永以不生，永盡無餘，是謂行滅。」

是時，彼鬼白世尊曰：「我今極飢，何故奪我食？此小兒是我所食，沙門！可歸我此小兒。」

世尊告曰：「昔我未成道時，曾為菩薩，有鵠投我，我尚不惜身命，救彼鵠厄。況我今日已成如來，能捨此小兒令汝食噉？汝今惡鬼盡其神力，吾終不與汝此小兒。云何，惡鬼，汝曾迦葉佛時，曾作沙門，修持梵行，後復犯戒，生此惡鬼。」

爾時，惡鬼承佛威神，便憶曩昔所造諸行。爾時，惡鬼至世尊所，頭面禮足，並作是說：「我今愚惑，不別真偽，乃生此心向於如來，唯願世尊受我懺悔。」如是三、四。

世尊告曰：「聽汝悔過，勿復更犯。」爾時，世尊與毘沙鬼說微妙法，勸令歡喜。

時，彼惡鬼手擎數千兩金，奉上世尊，白世尊曰：「我今以此山谷施招提僧，唯願世尊與我受之，及此數千兩金。」如是再三。

爾時，世尊即受此山谷，便說此偈：

「園果施清涼， 及作水橋樑，
設能造大船， 及諸養生具。
晝夜無懈怠， 獲福不可量，
法義戒成就， 終後生天上。」

是時，彼鬼白世尊曰：「不審世尊更有何教？」

世尊告曰：「汝今捨汝本形，著三衣，作沙門，入拔祇城，在在處處作此教令：『諸賢當知，如來出世，不降者降，不度者度，不解脫者令知解脫，無救者與作救護，盲者作眼目，諸天、世人、天、龍、鬼神、魔、若魔天、若人、非人，最尊、最上，無與等者，可敬、可貴，為人作良祐福田。今日度那優羅小兒及降毘沙惡鬼，汝等可往至彼受化。』」

對曰：「如是。世尊！」

爾時，毘沙鬼作沙門，披服著三法衣，入諸里巷，作此教令：「今日世尊度那優羅小兒，及降伏毘沙惡鬼，汝等可往受彼教誨。」

當於爾時，拔祇國界人民熾盛。是長者善覺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將八萬四千人民眾生，至彼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拔祇人民或有禮足者，或有擎手者。爾時，八萬四千之眾，已在一面坐。

是時，世尊漸與說微妙之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爾時，世尊觀察彼八萬四千眾，心意歡悅。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普與彼八萬四千眾而說此法，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猶如白淨之衣，易染為色。此八萬四千眾亦復如是，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得法、見法、分別諸法，無有狐疑，得無所畏，自歸三尊：佛、法、聖眾，而受五戒。

爾時，那優羅父長者白世尊曰：「唯願世尊當受我請。」爾

時，世尊默然受請。

時彼長者以見世尊默然受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退還所在，辦種種飲食，味若干種，清旦自白：「時到。」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拔祇城，至長者家，就座而坐。是時，長者以見世尊坐定，自手斟酌，行種種飲食，以見世尊食訖，行清淨水已，便取一座，在如來前坐，白世尊曰：「善哉！世尊！若四部之眾，須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盡使在我家取之。」

世尊告曰：「如是，長者！如汝所言。」

世尊即與長者說微妙之法，以說法竟，便從坐起而去。

爾時，世尊如屈申臂頃，從拔祇不現，還來至舍衛祇洹精舍。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四部之眾，須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者，當從那優羅父舍取之。」

爾時，世尊復告比丘：「如我今日優婆塞中第一弟子，無所愛惜，所謂那優羅父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力品（一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加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阿闍世王告群臣曰：「汝等速駕羽寶之車，吾欲往見世尊！」

是時，群臣受王教勅，即駕羽寶之車，前白王言：「嚴駕已辦，王宜知時。」

時，王乘寶羽之車，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阿闍世王白世尊言：「唯願世尊受我請，在羅閱城九十

日夏坐。」

爾時，世尊默然受王請。是時，王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是時，阿闍世王隨時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

爾時，毘舍離城鬼神興盛，人民死亡不可稱計。一日之中死者百數，鬼神羅刹充滿其中，面目黃色，或經三、四日而死者。是時，毘舍離人民恐懼，皆集一處，而共論議：「此大城中極為熾盛，土人豐熟，富樂無限，如彼天宮釋所住處。然今日為此鬼神所害，盡當死亡，丘荒猶如山野。誰能有此神德，却此災患？」

是時，人民各自相謂曰：「我等聞：『有沙門瞿曇，所至到處，眾邪惡鬼不得嬈近。』若當如來來至此者，此諸鬼神各自馳散。但今日世尊在此羅閱城住，為阿闍世所供養，將恐不來此間遊化。」

或復有作是說：「如來有大慈悲，愍念眾生，遍觀一切，未度者使令得度，不捨一切眾生，如母愛子。設當有人請者，如來便來，阿闍世王終不留住。誰能堪往至阿闍世王界，而白世尊云：『我等城中今遭此困厄，唯願世尊慈愍屈顧！』」

爾時，有大長者，名曰最大，集在彼眾。是時，諸人語長者曰：「我等聞：『沙門瞿曇所至到處，諸邪惡鬼無能害者。』若當如來至此間者，便能除此災患。汝可往世尊所，具白此意，使此城廓永得存在。」

是時，長者默然從眾人語，即從座起，往至家中。到已，辦道路行具，將諸人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長者白世尊言：「毘舍離城中人民遇此災患，人民之類死亡者多，計彼城中一日之內，連車載尸，動有百數。唯願世尊垂愍接度，使餘人拔擇安處，令得無為。又聞：『世尊

所至到處，天、龍、鬼神不敢僥近。』願垂屈顧，至彼城中，度彼人民，安處無為。」

世尊告曰：「我今已受羅閱城阿闍世王請。諸佛世尊言無有二，若當阿闍世王見聽者，如來當往。」

最大長者白佛言：「此事甚難，阿闍世王終不放如來使至彼國。所以然者，阿闍世王於我國土，無有毫釐之善，長夜求方便，欲害彼民。設當阿闍世王見我者，即取我殺，況復得陳此事！若當聞彼國人民為鬼神所害者，歡喜無量。」

世尊告曰：「勿懷恐懼，汝今往至王所，而白此事言：『如來記前王身，終無虛妄，所言無二。父王無咎而取害之，當生阿鼻地獄中，經歷一劫。然今日以離此罪，改其過罪，於如來法中，信根成就，緣此德本，得滅此罪，永無有餘，於今身命終，當生拍毬地獄中；於彼命終當生四天王上，於彼命終生豔天上；於豔天上命終生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復還以次來至四天王中。大王當知，二十劫中不墮惡趣，恒在人中生。最後受身，以信堅固，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名曰除惡辟支佛。』彼王聞此語，便當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亦當告汝作是語：『隨汝所求要願，吾不違之。』」

是時，長者白世尊言：「我今當持世尊威神至彼王所。」即從座起，頭面禮足，往彼王所。

爾時，阿闍世王與諸群臣在高殿上，有所講論。是時，大長者往至王前，王遙見來，語群臣曰：「若當此人今至此所，汝等欲取何為？」或有作是說：「我等當取五兀之。」

或言：「當梟其首。」

阿闍世王言：「汝等催取殺之，不須見吾。」

是時，長者聞此語已，極懷恐懼，尋時高聲而作是語：「我是佛之所使。」

王聞佛音已，即下坐，右膝著地，向如來所，問彼長者曰：「如來何所教勅？」

長者報曰：「世尊記前聖王而無虛妄，所吐言教，終無有二。如來言：『王取父王害之，緣此罪本當入阿鼻地獄中，經歷一劫；然復尋時改過於如來所，今當生拍毬地獄中；於彼命終當生四天王中；展轉生他化自在天中；還復次來生四王天中，二十劫中不墮三惡趣，流轉天、人之中。最後受身，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名曰除惡辟支佛，出現於世。』」

王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告大長者曰：「汝今欲求何願，吾當與之。」

長者白王：「所求願者，王勿見違。」

阿闍世王告曰：「汝今但說欲求何願，吾不違之。」

長者白王：「毘舍離城人民遇災，為鬼神所害，不可稱計。如今羅刹鬼神極為暴虐。唯願大王聽放世尊至彼世界，令彼鬼神各各馳散！所以然者，我等曾聞：『若如來所至到處，天、龍、鬼神不得其便。』唯願大王聽許世尊至彼國界。」

王聞此語已，便長歎息，告長者曰：「此願極大，非常人之所及；汝若當隨吾求城廓、村落、國財、妻子，吾不悞之。我不慮汝，當屈願世尊；然我先以許所求之願，今隨汝意。」

是時，長者極懷歡喜，即從座起，辭退而去，往至世尊所言：「阿闍世王以許放世尊詣彼國界。」

世尊告曰：「汝並在前，如來自當知時。」

是時，長者頭面禮足，繞佛三匝，便退而去。

是時，世尊清旦將諸比丘眾，前後圍繞出迦蘭陀竹園所，往詣毘舍離城。爾時，阿闍世王在高樓上，及將持蓋一人。爾時，王遙見世尊向彼國界，便自歎息告左右曰：「我等為此長者所欺，我今復用活為？乃使如來出此國界。」

是時，阿闍世王持五百蓋，往送世尊，恐有塵垢身。羅闍城中復有五百寶蓋從如來後。是時，釋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復以五百寶蓋在虛空中，恐有塵土垢如來身；及諸河神復持五百寶蓋在虛空中。是時，毘舍離城人民之類聞世尊今當入城，復持五百寶蓋，前迎世尊。爾時，有二千五百寶蓋懸在空中。

爾時，世尊見此蓋已，即時便笑。此是諸佛世尊常法，設如來笑時，口中便有五色光出，青、黃、白、黑、赤。

侍者阿難見此光明，作此思惟：「此是何緣？設世尊笑，必有因緣，事不唐爾。」是時，阿難長跪叉手，白世尊言：「如來終不妄笑，笑必當有緣。」

世尊告曰：「汝今見此二千五百寶蓋供養如來乎？」

阿難白佛：「唯然，見之。」

世尊告曰：「若如來不出家學道者，當二千五百世作轉輪聖王，治化人民；以如來出家學道，更不受此寶蓋。

「阿難當知，過去久遠，有王名善化治，在蜜絺羅國，以法治化，接納有方，統此閻浮里地，靡不從令者。爾時，彼王有八萬四千夫人嫫女，皆是刹利種姓，第一夫人名曰日光，亦無兒息繼嗣者。

「是時，彼王便作是念：『我今統此閻浮里地，然今無有兒息。』便向諸山神、樹神、天地神明求有兒息。又未經數日之中，夫人懷妊。是時，日光夫人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今覺知有娠，宜自將護。』復經八、九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政，面如桃華色。夫人見已，極懷歡喜，往視大王，王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及八萬四千夫人，見生太子，亦各歡喜。

「是時，國王召諸群臣國師、道士，使瞻相之，又與立字使世稱傳。爾時，相師前白王言：『今生太子極為端政，與世有異，其有見者，莫不愛念，今當立名愛念。』自己立字竟，

各還所在。是時，國王愛念太子，未曾離目，即與太子起三時講堂；復以婬女充滿其中，與王太子共相娛樂。

「爾時，太子便作是念：『此中婬女，頗有常存不離世間，亦不變易。然觀彼眾中，盡皆無常，無有常存於世者，悉是幻偽，無有真實，使人民之類染著愛樂，皆不知遠離之。我今復用此為？可捨而學道。』是時，愛念太子即以其日，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尋即其夜，斷諸結縛，思惟有習之法，皆是磨滅，成辟支佛。成佛已，便說此偈：

「『欲者無常法， 變易無實定，
 知此為大患， 獨遊不與俱。』

「是時，辟支佛說此偈已，即飛在虛空，遶彼蜜絺羅城三匝。

「是時，國王在高殿上，及諸宮人共相娛樂，見辟支佛遶城三匝，極懷歡喜，不能自勝：『我今太子，騰在虛空，如彼飛鳥。』又不知成辟支佛，而告之曰：『兒！今來下至此殿上，與吾共相娛樂。』是時，阿難！彼辟支佛尋下殿上，欲度父母故。時王語曰：『太子！今日何為著此婬女衣，又剃鬚髮，與人有異？』辟支佛報曰：『子今所著甚為奇雅，非常人之所習。』時王報曰：『何緣更不至宮中？』辟支佛言：『自今已後，不復習欲，亦不樂此五欲之中。』時王語言：『設不樂此五欲中者，在吾後園中住。』

「爾時，國王即自至園中，造立屋舍。是時，辟支佛欲度父母故，便住彼園館中受王供養，經歷數時，便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王取舍利而耶維之，於彼處立大神祠。是王復以餘日往至園中觀看，見彼神寺，彫落壞敗。見已便作是念：『此是我兒神寺，今以彫壞。』是時，國王即以己蓋，覆彼神寺上，皆由愛心未盡。

「是故，阿難！莫作異觀，爾時善化王者，即我身是。時，以兒故，以一蓋覆寺上，緣此德本，流轉天、人之間，數百千變為轉輪聖王，或為帝釋、梵天。我爾時不知是辟支佛，設我知是辟支佛者，其德不可稱量。若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更二千五百變作轉輪聖王，治化天下；以成道故，今有此二千五百蓋，自然應現。是謂，阿難！緣此因緣，如來笑耳。承事諸佛，功德乃爾不可稱計。是故，阿難！當求方便，供養諸佛世尊！如是。阿難！當作是學。」

是時，世尊將諸比丘眾，往詣毘舍離城，住城門中，便說此偈：

「今以成如來，	世間最第一，
持此至誠語，	毘舍離無他。
復以至誠法，	得至涅槃界，
持此至誠語，	毘舍離無他。
復以至誠僧，	賢聖眾第一，
持此至誠語，	毘舍離無他。
二足獲安隱，	四足亦復然，
行道亦吉祥，	來者亦復然。
晝夜獲安隱，	無有觸嬈者，
持此至誠語，	使毘舍無他。」

如來說此語已，是時羅刹、鬼神各自馳走，不安其所，更不復入毘舍離城；諸有疾病之人各得除愈。

爾時，世尊遊在獼猴池側，國土人民承事供養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隨其貴賤，各來飯佛及比丘僧，亦受八關齋，不失時節。

是時，毘舍離城內，有六師在彼遊化。所謂六師者：不蘭迦葉、阿夷耑、瞿耶樓、波休迦栴、先比盧持、尼捷子等。是

時，六師集在一處，而作是說：「此沙門瞿曇住此毘舍離城，為人民所供養，然我等不為人民所供養。我等可往與彼論議，何者得勝？何者不如？」

不蘭迦葉曰：「諸有沙門、婆羅門不受他語，方便致詰，此非沙門、婆羅門之法；然此瞿曇沙門不受他語，方便致難，我等那得與彼論議？」

阿夷耑言：「無施、無受，亦無與者，亦無今世、後世眾生之類，亦無善惡之報。」

瞿耶樓說曰：「在恒水側殺害人民不可稱計，積肉成山；在恒水左，作諸功德，緣此都無善惡之報。」

彼休迦梅言：「正使在恒水左，布施、持戒，隨時供給不令有乏，亦復無此福報。」

先比盧持言：「無有言語，亦無言語之報，唯默然快樂。」

尼捷子曰：「有言語，亦有言語之報。沙門瞿曇亦是人，我亦是人；瞿曇有所知，我等亦有所知；沙門瞿曇有神足，我亦有神足。若彼沙門現一神足，我等當現二神足；彼現二神足，我現四神足；彼現四，我現八；彼現八，我現十六；彼現十六，我現三十二，恒使增多，終不為彼屈，足得與角力。設彼不受我等論者，即是彼之咎，人民聞已，不復供養，我等便得供養。」

是時，有比丘尼聞此語云：「六師集在一處，生此論本：『沙門瞿曇不受人論，我等足得勝。』」是時，輸盧尼比丘尼飛在虛空，向彼六師，而說此偈：

「我師無等倫，	最尊無過者，
是彼尊弟子，	名曰輸盧尼。
汝設有境界，	便與我論議，
我當事事報，	如師子掩鹿。
且捨我尊師，	本無如來者，

我今比丘尼，足能降外道。」

是比丘尼說此語已，六師尚不能仰視顏色，況與論議。

是時，毘舍離城人民之類，遙見比丘尼在虛空中，共六師而論議，然六師不能報之；各各稱慶，歡喜無量：「六師今日屈折於彼。」

是時，六師極懷愁憂，出毘舍離城而去，更不入城。

是時，眾多比丘聞輸盧比丘尼與六師共論而得勝，聞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諸比丘：「輸盧比丘尼有大神足，有大威神，智慧多聞。我長夜恒生此念：『更無有能與六師共論，唯有如來及此比丘尼。』」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餘比丘尼能降伏外道如此比丘尼乎？」

諸比丘對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尼能降伏外道，所謂輸盧比丘尼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除恐災患經

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竹林精舍，與四部弟子大眾俱會，說上妙法。

爾時，維耶離國厲氣疫疾，威猛赫赫猶如熾火，死亡無數，無所歸趣，無方療救。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集會博議：「國遭災患，非邪所摧，疫火所燒，死亡無數。當以何義，設何方便，以除災害？」婆羅門議言：「當於諸城門設祠

祀壇。」或有議言：「當於城中四衢路頭，立大祠祀，禳却害氣。」或有議言：「當用白馬、白駝、白牛、白羊、白雞、白狗種種百頭而以祠祀，鎮厭解除，以禳却之。」

時眾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彈尼(晉言才明)，奉佛五戒，修行十善，為清信士，諦證道迹，時發議曰：「唯聽所言，國遭災患，死亡無數；如仁等議害生救命，豈得然乎？以先世時所行不善，今遭斯厄。當設方便以善禳惡，永與苦別；如何反倒行害求安，長夜受苦無有出期？」

時諸大會問才明曰：「當設何議？」

才明對曰：「世有大怙，三千世界天人之師，一切覆護，慈愍眾生，號名為佛，獨步三界。若能降致、光臨國者，災害可除。」大眾聞之，皆然其議，莫不稱善。才明又曰：「佛無數劫修治六度，布施無限國城財寶、象馬車乘、頭目髓腦、肌體妻子，戒忍、精進、一心、智慧，每生自剋，不可計量，以求佛道，不為己身，但為眾生，救濟危厄，消除眾患生老病死，地獄、鬼神、畜生之苦。今成佛道，順其本誓，周行濟救，授甘露藥，消除眾生今世、後世苦毒之患，永令獲安。」

眾會咸曰：「如仁所言，甚誠大快。佛在王舍，阿闍世王與吾國嫌，豈當聽佛來至此耶？」或復有言：「儻聽佛來。」

時，才明曰：「佛興出世，救眾生苦，猶如虛空，無所罣礙，誰能制止？猶如日光，萬物萌生，莫不蒙育！佛憐國厄，必來無疑。但遣重使，貢遺琦珍，溫辭雅謝，詣阿闍世；又別歸佛，委命酸切。心雖懷嫌，信使賢重，貢遺妙寶，辭理柔軟，事無不泰。自古已來，隣國不協，還相侵叛，皆由明使，名寶重貢，軟辭遜順，而得和協。」展轉相謂，思誰任使？

爾時，大眾、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皆同意言：「唯清信士長者才明是佛弟子，可以為使，往行請佛。所以者何？先

眾開建請佛之議。」便告才明：「唯仁可往，詣王舍國，與王相問，求請佛來。」

爾時才明，受使欲往。於時，大眾皆起退坐，向佛方面，叉手長跪，五體投地，以頂禮佛，跪告才明：「佛天中天，慈悲喜護加於群生，唯憐鄙國遭遇大患——疾病死亡，猶猛野火焚燒草木——普遭困厄。幸佛世尊猶冥求曉，寒願朝陽，渴暑陰飲，病迫良醫，迷者求導。唯願世尊垂降救濟，授甘露法，令得穌息。」

於是，才明受命為使，詣羅閱祇，涉路徑達，到王舍城，詣門求通書命貢遺。時王聽見，才明啟言：「奉使詣國，前雖不和，無他重隙，故先致虔，除前不協，俱綏萬民。佛興於世大慈普覆，國有重患，因命請佛。唯願大王，勸佛迴光，顧臨鄙國，救濟災患，冀蒙神祐。」

王默思惟：「適欲留佛，令不出國，無理得爾，非力所制。佛以大慈普許十方，等視憎愛，救濟為務，以是之故，不可留之。」便告才明：「可詣佛所，宣貴國命。」

於是才明辭，詣竹林，行到精舍。見佛世尊，盡虔禮敬，五體投地，右遶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維耶離國諸王、大臣、長者、居士遙禮佛足。唯天中天普慈眾生，莫不蒙濟。鄙國遭厄，唯願世尊垂恩降光，憐愍苦厄，令得穌息。」時佛默然，許其所請。才明見佛受請許往，歡喜無量。

時王舍國境內神祇、天、龍、鬼神，知佛受請當詣他國，莫不躁動，慘然不悅，便現感應，語其國王阿闍世曰：「大王如何安然無憂？於今不久，當違離佛，猶如嬰兒失其二親，喻行曠路斷失水漿，譬如猛寒亡失衣裳。今佛當行，國失恃怙，其喻如是。」

王聞神祇降應說是，情即愴然，甚懷愁苦，默然思惟：「眾

生頑愚，志性鈍濁，今離世尊，安從復得智慧之礪，磨瑩鈍心？誰當濟其塵勞重愆、宿世重責？誰當誨除一切眾生重罪令輕？吾等久在生死牢獄，重關所閉，誰當復以正法之鑰，開生死獄重關牢閉？吾等普為勞垢、盛陽暑熱所炙，安從復得佛清涼教月精明珠，消除炎熱？」

王即勅嚴駕，出詣佛所，稽首佛足，右遶三匝，却坐常位。時佛為王說正法化，初、中、竟善，淨身、口、意，清淨微妙。王心歡喜，叉手白佛：「頃維耶離使請世尊，承已許往，心甚懷慘，無方留尊。唯垂矜愍，特受鄙請，住宮三月。」

佛告王言：「眾生可傷，若住三月，何時當周眾苦厄者？吾無數劫苦身求道，為眾生故，願欲成佛，以甘露藥施於眾生。今願已成，猶如有人合和神藥，欲救眾患；值遇病者，違其本誓而不授與，則非良醫。若在江側，見漂流人，不往救度，非賢士宜。若於曠野，見失路者，不示正道，是則非仁。吾以大慈普愍眾生，故遊諸國縣邑、村落，救濟眾苦，賦甘露藥，無恃者恃，無歸者歸。」

王重白佛：「唯垂慈恩，許受二月。」佛故不許。王重慙懃，長跪叉手，垂泣白言：「命難可保，猶露然燈，遇無常風，奄忽便滅。今與佛別，何時當復更覩尊顏？幸受二月。」佛重不許。王便投身於佛足下：「唯願世尊特加大慈與弟子眾，許住一月。」世尊不忍，即便許受。王便還起，心悅懷敬，遶佛三匝，禮辭還宮。勅厨饌具百味之飯，極令精好，鮮甘香潔，宮裏張施繒綵、幡蓋，雜寶、床机，綰綖、坐具，掃除繕治，香汁灑地，眾事辦畢。明日時至，王於正路，遙向世尊，燒香長跪：「佛天中天！聖達知時，願與聖眾迴降神光，到宮蔬食。」

於時，世尊勅諸弟子，法服執器，行詣王請。佛與聖眾俱到王宮，王即盡虔，花香伎樂，宮門迎佛，入各就坐。王自行

水，周遍聖眾，手自斟酌，百味飯食，鮮潔香甘，一切平等。日日供養飯食、臥具、疾藥所須。令勅外宮，治填道路，種植街樹，七行街路乃至江水，頓息帳幔及床座具，嚴飾幡蓋，猶如天街；更新造作五百七寶蓋。

維耶離國聞佛當至，亦復平治七行階路，種植行樹，帳幔床座。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各從大眾，出國迎佛。一月期滿，佛與聖眾出宮臨路，王從大眾以花散佛，周遍覆地。大眾來集，猶秋水長投於大海。白明月珠校七寶蓋，王以恭敬手執奉上，以覆世尊。佛與大眾尋路而行，至江水側。時王上佛五百七寶蓋，大海龍王亦復敬奉五百七寶蓋，恒水諸龍亦俱上佛五百七寶蓋；時天帝釋將諸天眾亦復獻佛五百七寶蓋。時維耶離大眾迎者，服飾嚴麗，青馬、青車、青蓋、青幡，服飾皆青；赤馬、赤車，服飾皆赤；黃馬、黃車，服飾皆黃；白馬、白車，服飾皆白；黑馬、黑車，服飾皆黑；色色部別，將從無數。佛遙見之，告諸弟子：「欲知天帝出遊觀時威儀，如是。」

維耶離國奉迎上佛五百七寶蓋，各以其蓋前至佛所，各白佛言：「佛天中天！普世覆蓋，願受蓋施。」佛受其施，餘留一蓋。時諸大眾，心各懷疑，不審為是宿世積德行善之報。海龍、恒龍、忉利天帝、維耶離國、羅閱祇王，各各奉上七寶妙蓋，同時俱會，又疑何故不受一蓋？

於是，阿難知眾懷疑，長跪叉手，前白佛言：「惟，天中天！大眾普疑，今日何緣？有是二千五百七寶寶蓋同時俱至，奉上世尊。為是前世善本報乎？今現福耶？唯願世尊，決一切疑。」

佛告阿難：「一心專聽，今當決除汝等所疑。乃往過去無央數劫時，有轉輪聖王，名曰摩調（晉言大天），典主四域。王有千子，七寶導從。王末少子，見其父王七寶御蓋，還問母曰：

『我當何時得服此蓋，以自光飾？』母言：『惟子！王千子中汝最末小，若無大王，太子承嗣；若太子崩，以次承繼，展轉千子，汝骨朽腐，未央得蓋。』重問母曰：『無蓋望耶？』因聞有死，形骸當朽，宿福追逮，悚然心恐，惟人生世，必當有死。因報母曰：『唯願見聽，捨家學道。』母甚愍傷，不違其願。母告之曰：『聽汝捨家，若卿道成，要還見吾。爾乃相聽。』對曰：『如勅，道成當還。』

「即詣林藪，除剃鬚髮，被著法服，靜處勤修，精進不懈，竭盡塵勞，成緣覺道。遊行諸國縣邑、村落，福度眾生所種善本。忽憶母要，便上昇空，猶如鴈王，還本國宮，與母相見。闔宮大小，見道士神通，莫不歡喜；王諸嫔女八萬四千，共請令住。道士慈仁，不逆一切，便受其請。諸嫔女輩，於宮後園為設廬窟，止宿其中。舉宮供養衣食、床臥、疾藥所須，朝暮禮事。一切世間，壯者皆老，強健必病，生者皆死。時辟支佛，於其宮園便捨壽命，舉宮嫔女，薪油花香，供養以禮，斂骨起塔，朝暮禮拜，燒香然燈。

「時王大天巡四域還，臨幸後園，見有此塔，顧問侍臣：『何故有是？』嫔女對曰：『此是聖王最下少子，離家學道，於此壽終，為立是塔。』因重發問：『是誰之子？何緣捨家？』便召其母而問之曰：『是卿子耶？』對曰：『唯爾。』又復問曰：『何緣學道？』其母白王：『是兒往昔見王出遊，即還見問：「王七寶蓋，不審何時在我上旋？」妾便告言：「太子應繼，承嗣聖王，展轉千子，汝骨朽敗，永無蓋望。」子聞妾言，慘然畏死，求行學道。妾輒聽之，勤學道成。妾等請住，供養盡壽，建立此塔。』王復問曰：『子以蓋故，行學道耶！』對曰：『如是。』

「王愍其子不得蓋故，學道盡壽，生不得蓋，今便以蓋覆其塔上。王因發願：『今以此蓋奉得道塔，緣是福報，願成佛

道，濟度眾生老病死。』王心悚然，知世非常，無免死者，因立太子承嗣聖位。王捨四域、七寶、千子、八萬四千後宮嫔女，除剃鬚髮，行作沙門，靜處學道，修四淨行——慈、悲、喜、護——畢其形壽，上生梵天。」

佛告大眾：「於卿等意，所志云何？王大天者，豈異人乎？莫造斯觀，則吾是也。時以一蓋上緣覺塔，緣是福報，於此地上為轉輪王，不可稱數；上為天王，天上世間，受福無限。一蓋餘福，吾應於世二千五百返為轉輪王，主四天下。」

阿難又問：「世尊！何故不受一蓋？」

佛言：「是吾一世轉輪王福，所以捨置而不受者，以此福報，施後末世受吾法化為弟子者、學士、學女，欲令此等不乏衣食、床臥、疾藥。過去諸佛，法沒盡時，其有學道，或因恐怖、或因飢窮，不得行道。正法沒盡，其有末世，於吾法化捨家學道，被服法衣，稱佛為師，畜妻養子，此等皆尚得人供養，何況精勤修奉禁戒，守淨行者，至吾法盡不得供養耶？」

羅閱祇王勅其部界，令於江上更造新橋，佛與聖眾得乘度江。維耶離國亦復造橋，欲使佛過。恒水、諸龍還相交編結龍為橋，請佛乘度。時佛思惟：「若乘羅閱祇所造橋度，恐維耶離國及諸龍王心懷微恨。乘維耶離所造橋度，恐阿闍世及龍懷恨。欲乘龍橋，恐二王有恨。」佛又思惟：「今當分身，令於三橋皆有佛過。」

佛垂臨橋，王阿闍世與其將從數億眾生，香花、雜寶、伎樂供養佛、法、聖眾。王與群臣一切大眾數億千人，五體投地，自歸悔過，垂泣送佛。佛現神化，於二王橋及諸龍橋皆現有佛與聖眾俱，天、龍、鬼神乘橋度江。王舍國王、維耶離王、恒水諸龍，各自見其所作橋上，佛將大眾乘橋度江；各不知見更有佛在餘橋上，獨自見橋，佛登度江。

佛適度江已竟，見八萬四千餓鬼，身出煙火。其中未得道者，見此火皆恐怖，是何大火？譬如燒其大山，見此大火，或來近水，或遠於水。阿難悉知一切人意，長跪叉手，白佛言：「佛天中天！佛至尊至重，天上天下最尊。一切眾生見此火者，無不恐怖。此何等火？願佛為一切眾生，說此何等之火。」

佛語阿難：「此今餓鬼先世不逢佛，亦不聞法，亦不見比丘僧，亦不知世間有罪福，生為餓鬼。」如今見佛，奔趣歸向，皆為頭面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佛天中天！至尊至重，天上天下憐愍一切眾生、蠅飛、蠕動有形之類，佛為一切眾生之父母。使我墮餓鬼，佛度我，我亦如一切眾生之類。」

佛亦知餓鬼先世所種，佛為一切眾生故，問餓鬼：「前世所種行，今為餓鬼？」餓鬼曰：「先身雖見佛，不知有佛；雖見法，不知有法；雖見比丘僧，不知有比丘僧。我亦不作福，教他人亦不作福，作福有何等福？不作福有何種罪？見人作福，言恒笑之；見人作罪，意常歡喜。」

佛問餓鬼：「生此餓鬼之中以來，至今更歷幾百年歲？」餓鬼報言：「我生中七萬歲。」

佛問餓鬼：「生中七萬歲，食飲何種？為得何食？」餓鬼報言：「我先世種行至惡，遇值小水，即化不見。至於大水，便為鬼神、龍、羅刹所逐，言：『汝先世種惡，今何以來近此江海？』雖值大龍普天放雨，謂呼得雨漬其身，方便礫石熱沙，或值炭火以墮其身。」

佛問餓鬼：「生中七萬歲，由來飲食何等？」餓鬼報佛言：「或有世間父母、親里，稱其名字，為作追福者，便小得食；不作福者，不得飲食。」諸餓鬼叉手白佛言：「從來飢渴。佛天中天慈愍一切眾生，今賜餓鬼小飲食。」

佛語阿難：「捉鉢取水，用布施餓鬼。」阿難便捉鉢取水，

與餓鬼。

餓鬼白佛言：「今此一鉢水，不飽一人，況乃八萬四千？」

佛語諸餓鬼：「八萬四千捉此鉢水，至心布施佛及諸弟子。」諸八萬四千餓鬼捉此鉢水，長跪布施：「以我先世不布施，今生餓鬼中。如今無所有，持此鉢水布施佛及諸弟子，使諸餓鬼緣此功德遠離三惡道，後所生得師如佛無異。」餓鬼過水與阿難，阿難捉水與佛嘗一口，過與千二百五十弟子各嘗一口。

佛語諸餓鬼：「入大江飲水，并可洗浴。」江海龍、鬼神遮不得洗浴、飲水。佛語海龍王及諸鬼神：「無極之水，何以愛惜？」諸龍、鬼神言：「不惜此水，以餓鬼不淨故。」佛語海龍王、鬼神：「卿身自從無數劫以來，亦作此身。愛惜無極之水，卿後還作此身，以慳貪故，生為餓鬼。」諸海龍王、鬼神聞佛言，盡還入海，聽諸餓鬼盡得飲水飽滿、洗浴。還出，遶佛三匝，為佛作禮，叉手白佛言：「佛天中天！知當來、過去，何時當脫此餓鬼之身？」佛言：「以一鉢水故，後當彌勒佛出世，人壽八萬四千歲，現諸餓鬼盡得人身，皆得阿羅漢道；其諸眾會，聞此布施功德者，皆得正真道意。」諸一切餓鬼遶佛三匝，作禮而去。

維耶離國諸王、大臣、長者、居士、國人無數，五體作禮，自投佛足，歸命三寶，香花伎樂，繒蓋幢幡，奉迎世尊，華遍覆地，尋路供養，日日不絕。至于國城，佛與聖眾、天、龍、鬼神往于城門，以金色臂德相之手，觸城門闥，以梵清淨八種之聲，而說偈言：

「諸有眾生類，	在土界中者，
行住於地上，	及虛空中者，
慈愛於眾生，	令各安休息，
晝夜勤專精，	奉行眾善法。」

說此偈已，地即為之六返大動，佛便入城。空中鬼神，昇空退散；地行鬼神，爭門競出，城門不容，各各奔突，崩城而出。於時城中，諸有不淨、廁穢、臭惡，下沈入地，高卑相從，溝坑皆平。盲視聾聽，瘖語蹇行，狂者得正，病者除愈。象馬牛畜，悲鳴相和，箜篌樂器，不鼓自鳴，宮商調和。婦女珠環，相[敲-高+亨]妙響，器物[土*瓦]甃，自然有聲，柔軟和暢，妙法之音。地中伏藏，自然發出。一切眾生如遭熱渴得清涼水，服飲澡浴泰然穌息；舉城眾病，除愈解脫，亦復如是。

佛與大眾便還出城，垂大慈哀，欲為眾生施大擁護，遶城周匝，門門呪願，敷演妙法，除凶致祥，普國疾患，災疫悉除，國界盡安。

於是，才明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世尊言：「前許垂愍，唯願明日與諸大眾，愍眾生故，迴光顧臨，至舍蔬食。」佛默聽許。歡喜踊躍，右遶三匝，禮佛而退。歸家供辦百味飯食，清淨香潔，色鮮味甘；嚴飾家裏，懸繒、幡蓋，床坐、綰綖，香汁灑地，散花燒香。供設備辦，遙於門中長跪燒香，遙白佛言：「幸時降神。」

爾時，世尊勅諸弟子著衣持鉢，行詣長者才明受請。即到其門，才明肅恭，花香伎樂請佛入舍，佛與聖眾，以次就位。於時，才明執持金瓶，躬行澡水，手自斟酌，上下平等。飯食畢訖，重行澡水，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唯願世尊垂四等心，更受三日如今之請。」佛默便許。於是，才明供佛聖眾，種種香潔如其初日。四日已竟，以金色疊價直十萬，次到上座，九萬價疊，以次轉下，末下坐者萬錢價疊，以為嗟嘆。其妻即起，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惟，天中天！慈加人物，願留神光，受賤妾請，更住四日。」佛默然許。其妻供養，初日、後日至于四日，飯食香潔等無差異。四日已竟，又以金色十萬價疊，

奉上世尊，次九萬疊，最下萬錢。

時才明子，起至佛前，長跪叉手，白世尊言：「惟，天中天！已受父母各四日食，幸垂慈哀憐愍，受我四日之請。」佛亦默許。其子恭勤四日供養，飯食甘美亦如父母，即以金色十萬價疊，奉獻世尊，次坐九萬，末下萬錢。子婦又起長跪，白佛：「世尊弘慈！已受公姑及夫供養，幸如前比，復受四日。」佛又默受。所設餽膳如前無異，亦至四日，亦以金色十萬價疊，次坐九萬，下坐萬錢，以為噍嚨。

居家大小，於佛前坐，奉受訓誨，佛為頒宣，敷演四諦——苦、集、盡、道——八賢聖路，斷除勞意二十二結，證諦溝港。

維耶離國諸王、大臣、長者、居士合國人民，皆生心念：「佛來至國，為獨以一才明故乎？」意皆懷嫌。象、馬、車、步皆共來集，向才明家，欲壞其舍得見世尊。大眾震動，響響有聲，佛悉預覩，故問阿難：「外有何聲？」

阿難白佛：「維耶離王、大臣、長者國人巨細，皆懷怨心：世尊入國，才明請歸，獨固在家，至十六日，餘不得見。以此為嫌，故集會來，欲見世尊。」

佛告阿難：「出慰諸人，莫齎恨意，欲見佛者，便聽使入。」阿難宣命，謂諸大眾：「以啟，聽入。」

國王、大臣及一切人聞佛教告，怒心霍除，無餘微恨，如雨淹塵。便入見佛，五體投地，稽首佛足。大眾浩浩，其舍不容。在外者眾，佛悉慈愍，化才明舍令為琉璃，表裏清徹，悉通相見。

於是，才明為設床座、氍毹、毼[登*毛]、種種食具，水精、琉璃、金銀、雜寶以為器物。大眾食訖，於是，才明前白世尊及諸貴賓：「居儉蔬食，枉屈顧臨，願以食器及床座具以

相貢遺。」

時會大眾，莫不愕然，皆共歎咤：「長者才明立名不妄，與德相副。興設大施，貢遺寶器，莫不周遍。家中財寶，豈可訾計四部弟子及與大眾？」心皆懷疑：「長者才明有何功德？請佛大眾至十六日，及王、臣、民供養貢遺，周遍一國，得服甘露。前世福耶？今世德乎？」

阿難即知眾會心疑，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大會懷疑長者才明於何福田，廣植德本？遭何明師，受其教誨，今逮影報，財富無限，心明行淨，先服甘露？惟願世尊現說本行，決一切疑！」

佛告阿難及諸大會：「一心善聽！今當解暢心之所疑。往世有城，名波羅奈。去城不遠，山名仙居，山中池水、林樹花果，快樂無比。世有佛時，與諸弟子遊處其中；若世無佛，緣覺居中；若無緣覺，外學神仙則居其中，初無斷絕。以是之故，斯名仙居。

「時有緣覺，在山中止，早起澡漱，法服持鉢，出山求食，未至聚落，遇暴風雨。去道不遠，有官果園，中有園監。見有煙出，道士往詣，報語主人：『行遇風雨，幸聽入舍，向火爆衣。』即請令入，取薪然火，為曝衣裳。衣乾體暖。風雨小歇，著衣欲出。園監問曰：『惟，聖道士！欲何所至？』答曰：『賢者！一切有形衣食為命。吾捨家學，乞食自存；若不得食，身命不濟，諸根不定，不能思道。』園監對曰：『貧家蔬食，色麁味酸，若垂甘受，幸住勿行。』緣覺答曰：『學道求食不著色味，充軀而已。若相許食，便住不行。』於是園監，便歸取飯。至家問婦：『飯食辦未？』對曰：『已辦。』其國食法，分飯別食。夫語婦曰：『取吾分來，偶有要客，欲以食之。』妻即念言：『夫為男子，當執勞役，涉冒寒暑，假令不食，不能執勞。妾為女

人，在家閑處，可持妾分，以候此客。』其子又言：『父母年老，便可自食，以我分與。』其子婦曰：『公姑及夫以許食客，妾年幼壯，堪忍飢渴，乞以妾分持用食客。』大人便言：『汝等各各善心欲施，可共減取眾人之分，足以食客。』即便各減己之飯分。

「園監又念：『道士衣裳裂壞形露。』因問其婦：『家中少有衣裳調無？』其妻對曰：『家中惟有一領疊衣，會賓應門更共衣之，餘無所有。』夫答婦言：『以前世時無所惠施，今守貧賤，不及逮人。今者不施，貧窮下賤何時當竟？富貴豪尊、衣食自然者，皆是前世惠施之福。今續惠施，無有厭足。我亦不用會客應門改易服飾。』取疊并飯，家屬皆往，到道士所，澡手奉食。道士食訖澡漱滌鉢，四人奉疊供授緣覺，即便衣之。

「緣覺不以說法教化，現通神足悅寤眾生，令發道意，告主人曰：『以能惠施供養道士，堅強汝志，發弘誓願。』語竟昇空，結交趺坐，住立經行，變現緣覺，充滿虛空。各各現化，身出水出火，水不滅火，火不侵水，若干變化。乘空飛行，還仙居山。園監眷屬，歡喜踊躍，叉手作禮，叩頭求哀，便發誓願：『以今日惠施聖明神聖道士，緣是福報，離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之趣；所生之處常共聚會，天上世間饒富安隱，覺慧道力，服甘露味，如聖明師；若遭明師，神德殊勝。』」

佛告大眾：「時園監者，則才明是；妻、息、子婦皆是本人。爾時同心施尊緣覺，自是以來九十一劫不更三塗，受弘福報，天上世間，室家聚會，不相遠離。爾時發願，願服甘露、覺道得解、遭殊勝師，緣是之故，今遭值我，得遇勝覺，無限無喻，今服甘露，如其先師。」

爾時，大會聞佛頒宣功德報應，莫不歡喜，心悅意清，自歸三寶佛、法、聖眾，嶮結除解，或受五戒，或捨家學。於是

會中，有四千人皆得道迹、往來、不還、無著之果，無央數人發大乘意，心不退轉。於是，世尊起出其舍，一切大眾稽首各退。

佛與大眾遊至柰女林樹精舍，柰女聞佛從大聖眾至其樹園，心喜無量，即便嚴駕，與其僕從詣園見佛。到，下寶車，如雲降電，趨翔入園，如吉利天服飾、姿容，殊天玉女。園樹諸天，莫不迴目。

佛見其然，是魔使來，壞敗淨戒、定、慧、解脫、度知見品，即以梵音告諸沙門：「柰女來至，各檢汝意，各自執持精進刀弓，皆自嚴辦智慧之矢，被定意鎧，乘禁戒車，與塵勞戰。汝等當計女人所有，欺誑一切如金塗錢，皮薄如蠅翅以覆惡穢，筋骨連綴，血肉之聚，目眇洩唾，身體汗垢，若不洗拭：作是計念，觀女人身，以制迷惑色欲之意。諦觀骨舍，束縛以筋，塗以血肉，覆以衣服，飾以華綵，猶如畫師立牆，以塹塗惡露，畫以綵色，女人之身亦復如是，當諦計知，除滅婬心。夫欲學道，先調其心，後可獲安，不先調心，後悔無及。邪行迷旋，譬如櫪馬，臨其壽終，願與意違，終不解脫。其有視色，心隨惑者，無常計常，苦有樂想，無我計我，不淨淨想；慧覺無常、苦、空、不淨，達如是者，即離長途生死患難。」佛以是教告諸弟子，皆共受持，一心奉行。

柰女見佛，如日出雲，金光照耀，發清淨意，五體投地，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佛告柰女：「女人情逸，惑著五欲。汝能御心迴屈，詣佛所，樂妙法化，是汝最利。男子安重，塵勞垢薄，樂受法化，此不為奇；女人纏綿塵勞羅網，盤旋周障不識出要。一切世間，苦空無常，不可怙恃，強疾侵壯，老失顏色，死劫壽命，危侵安隱。欲離是患，專精受法，勤修奉行，乃免斯苦。女人怨憎，相遇甚惡，亦甚戀慕恩愛之別：凡為女

人，每不遠離於此二事。是故女人當勤奉法，可離怨會、恩愛離別，不復遭遇生老病死，眾苦都滅。」

柰女聞佛若干妙化女人之穢，心懷慚愧，即起長跪，叉手白佛：「願垂慈哀，與聖眾俱至舍受食。」佛即默受。於是，柰女稽首而退，還歸辦具百味之食，甘脆精美，張施幡蓋、床座、綰綰，香汁灑地，燒香散花，長跪請佛：「日時已到，願與聖眾垂迴臨覆。」佛與弟子著衣持鉢，至柰女家。花香伎樂，請佛入舍，各就坐位，手自斟酌，行水奉食。食訖澡漱，佛為廣說布施福報、戒慎之果，天人快樂不得長久、危亡別離、不可恃怙，唯四聖諦、八賢聖路，以獲大安，永無憂患。心皆歡喜，疑除結解，得須陀洹。

眾坐懷疑：「柰女前世有何功德，從樹花生，端正姝好？」

賢者阿難，知眾懷疑，長跪叉手，前白佛言：「眾坐悉疑，柰女前世於何福田，植何德本，今遇世尊，服甘露藥？」

佛告阿難：「乃前過世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名曰善頸，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眾生然燈燒香，花蓋繒綵供養禮事。時有眾女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污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棄。復有一女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唾笑之曰：『汝手以污，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弊婬物，水洗我手，便可得淨。佛天人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遶塔求願：『今掃塔地，污穢得除，令我來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今柰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污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花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罵言婬女，故今受是婬女之名。」

佛為廣說善惡報應，天上世間榮樂歡娛，三惡道苦，更相

吞噉，愁毒號哭。

爾時眾會聞佛所說，歸命三尊佛、法、聖眾，除身、口、意，奉行十善；無央數人各於三乘建立道意。一切歡喜，遶佛三匝，作禮而去。於是，世尊還至精舍。

佛說除恐災患經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俱。爾時，世尊光明熒熒，喻若日出照明世間。

時，舍夷國王名曰淨飯——治以正法，禮德仁義，常行慈心——時被重病——身中四大，同時俱作——殘害其體，支節欲解，喘息不定，如駛水流。輔相宣令國中明醫，皆悉集會，瞻王所疾，隨病授藥，種種療治，無能愈者，瑞應已至，將死不久。

時王煩躁，轉側不停，如少水魚。夫人、嫫女見其如是，益更愁惱。

時白飯王、斛飯王、大稱王等，及諸群臣同發聲言：「今王設崩，永失覆護，國將虛弱。」王身戰動，脣口乾燥，語聲數絕，眩目淚下。時諸王等皆以敬意，長跪叉手，同共白言：「大王素性，不好作惡，經彈指頃，積德無厭，護養人民，莫不得安，名聞十方。大王今日，何故愁惱？」

時淨飯王語聲輒出，告諸王曰：「我命雖逝，不以為苦，但恨不見我子悉達，又恨不見次子難陀，以除貪婬世間諸欲；復恨不見斛飯王子阿難陀者，持佛法藏，一言不失；又恨不見

孫子羅云，年雖幼稚，神足純備，戒行無缺。吾設得見是諸子等，我病雖篤，未離生死，不以為苦。」諸在王邊，聞如是語，莫不啼泣，淚下如雨。

時白飯王，答淨飯王言：「我聞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王今轉羸，設遣使者，道路懸邈，懼恐遲晚，無所加益。唯願大王莫大愁悵、懸念諸子。」

時，淨飯王聞是語已，垂淚而言，答白飯王：「我子等輩，雖復遼遠，意望不斷。所以者何？我子成佛，以大慈悲，恒以神通——天眼徹視，天耳洞聽——救接眾生應可度者，如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水所溺，以慈愍心為作船筏而度脫之，終不勞疲。譬如有人為賊所圍，或值怨敵，惶怖失計，不望自濟，唯求救護，依有勢者，欲從恐難而得解脫；譬如有人時得重病，欲得良醫以療其疾；如我今日望見世尊，亦復如是。所以然者？世尊晝夜，常以三時，恒以天眼，觀於眾生應受化者，以慈愍心，如母念子。」

爾時，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迦維羅衛大城之中父王悵遲及諸王言，即以天眼遙見父王病臥著床，羸困憔悴，命欲向終，知父渴仰欲見諸子。

爾時，世尊告難陀曰：「父王淨飯勝世間王，是我曹父。今得重病，宜當往見，餘命少在，時嚴速發。我曹應往，及命存在，得與相見，令王願滿。」

難陀受教，長跪作禮：「唯然，世尊！淨飯王者，是我曹父，所作奇特，能生聖子，利益世間，今宜往詣，報育養恩。」

阿難合掌前白佛言：「我隨世尊貪共相見。淨飯王者是我伯父，聽我出家為佛弟子，得佛為師，是故欲往。」

羅云復前而白佛言：「世尊雖是我父，棄國求道，我蒙祖王育養成就而得出家，是故欲往奉覲祖王。」

佛言：「善哉，善哉！宜知是時，令王願滿。」

於是，世尊即以神足，猶如鴈王踊身虛空，忽然而現在迦維羅衛，放大光明。國中人民遙見佛來，皆共舉聲，涕淚而言：「設大王崩，舍夷國名必絕滅矣。」城中人民向佛啼哭，白世尊言：「爾時，太子踰出宮城，詣藍毘樹下而坐思惟，父王見之，稽首敬禮。大王如是命斷不久，唯願如來宜可時往及共相見。」

國中人民宛轉自撲，哽咽啼哭，中有自絕瓔珞者，中有自裂壞衣服者，中有自[打-丁+(稷-禾)]拔其髮者，中有取灰土而自塗者，痛徹骨髓，猶癡狂人。

佛見是已，諫國中人：「無常別離，古今有是。汝等諸人！當思念之，生死為苦，唯道是真。」佛以法雨灌眾生心，以種種法而開解之。

於是世尊即以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諸佛之法，放大光明；更復重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大光明；以從無量阿僧祇劫所作功德，放大光明。其光照曜，內外通達，周遍國界。光照王身，患苦得安，王遂怪言：「是何光耶？為日月光、諸天光乎？光觸我身，如天栴檀，令我身中患苦得息。我遂疑怪，儻是我子悉達來也，先現光明，是其瑞耳！」

時，大稱王從外入宮，白大王言：「世尊已來，將諸弟子阿難、難陀、羅云之等，乘空來至，王宜歡喜，捨愁毒心。」

王聞佛來，敬意踊躍，不覺起坐。須臾之頃，佛便入宮。王見佛到，遙舉兩手，接足而言：「唯願如來手觸我身，令我得安。為病所困，如壓麻油，痛不可忍，我命將逝，寧可還反？我今最後得見世尊，痛恨即除。」

佛知父王病重羸瘦，色變難識，覩見形體憔悴叵看。佛告難陀：「觀王本時形體巍巍，顏色端正，名聲遠聞，今得重病，

乃不可識；端正形容、勇健之名，今何所在？」

爾時，淨飯王一心合掌，歎世尊言：

「汝願已成就， 亦滿眾生願，
我今得重病， 願佛度我厄。
嚴飾瞿曇種， 汝為甚奇特，
末世說正法， 無護而作護。
法王以法味， 灌澤諸眾生，
如是後世人， 我子極慈孝。
人中之上寶， 名達大千界，
上至淨居天， 獨步無等雙。」

佛言：「唯願父王莫復愁悵！所以然者？道德純備，無有缺減。」佛從袈裟裏出金色臂，掌如蓮華，即以手著父王額上：「王是清淨、戒行之人，心垢已離，今應歡悅，不宜煩惱；當諦思念諸經法義，於不牢固得堅固志，已種善根。是故，大王！宜當歡喜，命雖欲終，自可寬意。」

時，大稱王以恭敬心白淨飯王言：「佛是王子，神力具足，無與等者；次子難陀，亦是王子，已度生死諸欲之海，四道無礙；斛飯王子阿難陀者，已服法味，佛所說法猶若淵海，一句不忘，悉總持之；王孫羅云，道德純備，逮諸禪定，成四道果：是四子等，已壞魔網。」

時，淨飯王聞是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以自手捉於佛手，著其心上。王於臥處仰向合掌，白世尊言：「我瞻如來目睫不眴，視之無厭，我願已滿，心意踊躍，從是取別。如來、至真多所饒益，其有得見、聞所說者，此輩之等皆是有相、大功德人。今日世尊是我之子，接遇過多，不見捐棄。」

王於臥處合掌心，禮世尊足下，時佛手掌故在王心，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於是諸釋[口*罽]咤啼哭，舉身

自撲，兩手拍地，解髻亂髮，同發聲言：「永失覆蓋。」中有自絕瓔珞者，中有自裂壞衣服者，中有取灰土而自塗者，中有自總拔其髮者，中有說王順政治國不枉人民者，中有復言：「諸小國等失其覆護！王中尊王今已崩背，國失威神。」

時，諸釋子以眾香汁洗浴王身，纏以劫波育[疊*毛]及諸繒帛，而以棺斂；作師子座七寶莊校，真珠羅網垂繞其傍，便舉棺置於師子座上，散華燒香。

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云住在喪足。難陀長跪，白佛言：「父王養我，願聽難陀擔父王棺。」阿難合掌，前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云復前，而白佛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

爾時，世尊念當來世，人民兇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之者，為是當來眾生之等，設禮法故，如來躬身自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眾山駸駸涌沒，如水上船。

爾時欲界一切諸天與無央數百千眷屬，俱來赴喪：北方天王毘沙門，將諸夜叉、鬼神之等億百千眾，俱來赴喪；東方天王提頭賴吒，從諸伎樂鬼神之等億百千眾，俱來赴喪；南方天王毘樓勒叉，從鳩槃荼鬼神之等億百千眾，俱來赴喪；西方天王毘留婆叉，從諸龍神億百千眾，俱來赴喪，皆共發哀，舉聲啼哭。

時，四天王竊共思議：「瞻望世尊，為當來世諸不孝順父母者故，以大慈悲，現自躬身擔父王棺。」時，四天王俱共長跪，同時發聲俱白佛言：「唯然，世尊！願聽我等擔父王棺。所以然者？我等亦是佛之弟子，亦復從佛聞法意解，得法眼淨，成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

爾時世尊，聽四天王擔父王棺。時，四天王各自變身，如

人形像，以手擎棺，擔在肩上，舉國人民，一切大眾，莫不啼哭。

爾時，世尊威光益顯，如萬日並。如來躬身手執香爐，在喪前行，出詣葬所靈鷲山上。有千阿羅漢，以神足力乘虛來至，稽首佛足，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勅使何事！」時，佛便告諸阿羅漢：「汝等疾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即受教勅，如彈指頃，各到大海，共取香薪，屈伸臂頃，便已來到。

佛與大眾共積香薪，舉棺置上，放火焚之。一切大眾見火盛然，皆向佛前宛轉自撲，益更悲哭。有得道者，皆自慶幸；未獲道者，心戰惶怖，衣毛為豎。

爾時世尊，告眾會曰：「世皆無常，苦空非身，無有堅固，如幻如化，如熱時炎，如水中月，命不久居。汝等諸人！勿見此火便以為熱，諸欲之火極復過此。是故，汝等當自勸勉，永離生死，乃得大安。」時火焚燒大王身已。

爾時，諸王各各皆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盛置金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及種種鈴，供養塔廟。

時諸大眾同時發聲，俱白佛言：「大淨飯王今已命終，神生何所？唯願世尊分別解說！」

於時，世尊告眾會曰：「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眾會聞是語已，便捨愁毒。

佛說經竟，諸天、龍、神及四天王、所將眷屬，世間人民一切大眾為佛作禮，各自還去。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

雜阿含經（五〇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三十三天驪色虛軟石上，去波梨耶多羅、拘毘陀羅香樹不遠夏安居，為母及三十三天說法。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安居。

時，諸四眾詣尊者大目犍連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尊者大目犍連：「知世尊夏安居處不？」

尊者大目犍連答言：「我聞世尊在三十三天驪色虛軟石上，去波梨耶多羅、拘毘陀羅香樹不遠夏安居，為母及三十三天說法。」

時，諸四眾聞尊者大目犍連所說，歡喜隨喜，各從座起，作禮而去。

時，諸四眾過三月安居已，復詣尊者大目犍連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時，尊者大目犍連為諸四眾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而住。

時，諸四眾從座而起，稽首作禮，白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目犍連！當知我等不見世尊已久，眾甚虛渴欲見世尊。尊者大目犍連！若不憚勞者，願為我等往詣三十三天，普為我等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又白世尊：『閻浮提四眾願見世尊，而無神力昇三十三天禮敬世尊，三十三天自有神力來下人中，唯願世尊還閻浮提，以哀愍故。』」時，尊者大目犍連默然而許。

時，諸四眾知尊者大目犍連默然許已，各從座起，作禮而去。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知四眾去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如大力士屈伸臂頃，從舍衛國沒，於三十三天驪色虛軟石上，

去波梨耶多羅、拘毘陀羅香樹不遠而現。爾時，世尊與三十三天眾無量眷屬圍繞說法。

時，尊者大目犍連遙見世尊，踊躍歡喜，作是念：「今日世尊，諸天大眾圍繞說法，與閻浮提眾會不異。」

爾時，世尊知尊者大目犍連心之所念，語尊者大目犍連言：「大目犍連！非為自力，我欲為諸天說法，彼即來集，欲令其去，彼即還去，彼隨心來，隨心去也。」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世尊言：「種種諸天大眾雲集，彼天眾中，有曾從佛世尊聞所說法，得不壞淨，身壞命終，來生於此？」

佛告尊者大目犍連：「如是，如是。此中種種諸天來雲集者，有從宿命聞法，得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身壞命終，來生於此。」

時，天帝釋見世尊與尊者大目犍連歎說，諸天眾共語已，語尊者大目犍連：「如是，如是。尊者大目犍連！此中種種眾會皆是宿命，曾聞正法，得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身壞命終，來生於此。」

時，有異比丘見世尊與尊者大目犍連及天帝釋語言善相述可已，語尊者大目犍連：「如是，如是。尊者大目犍連！是中種種諸天來會此者，皆是宿命曾聞正法，得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身壞命終，而來生此。」

時，有一天子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世尊！我亦成就於佛不壞淨，故來生此。」

復有天子言：「我得法不壞淨。」

有言得僧不壞淨，有言聖戒成就，故來生此。如是諸天無量千數，於世尊前各自記說得須陀洹法，悉於佛前即沒不現。

時，尊者大目犍連知諸天眾去，不久從座起，整衣服，偏

袒右肩，白佛言：「世尊！閻浮提四眾稽首敬禮世尊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四眾思慕，願見世尊。又白世尊：『我等人間無有神力昇三十三天禮覲世尊，然彼諸天有大德力悉能來下至閻浮提，唯願世尊還閻浮提，愍四眾故。』」

佛告目犍連：「汝可還彼，語閻浮提人：『却後七日，世尊當從三十三天還閻浮提僧迦舍城，於外門外優曇鉢樹下。』」

尊者大目犍連受世尊教，即入三昧。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從三十三天沒，至閻浮提，告諸四眾：「諸人當知，世尊却後七日，從三十三天還閻浮提僧迦舍城，於外門外優曇鉢樹下。」

如期七日，世尊從三十三天下閻浮提僧迦舍城優曇鉢樹下，天龍鬼神，乃至梵天，悉從來下，即於此時，名此會名天下處。

增一阿含經聽法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釋提桓因如屈伸臂頃，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釋提桓因白世尊言：「如來亦說：『夫如來出世必當為五事。云何為五？當轉法輪；當度父母；無信之人立於信地；未發菩薩心令發菩薩意；於其中間當受佛決。此五因緣如來出現必當為之。』今如來母在三十三天，欲得聞法，今如來在閻浮里內，四部圍遶，國王人民皆來運集。善哉！世尊！可至三十三天與母說法。」是時，世尊默然受之。

爾時，難陀、優槃難陀龍王便作是念：「此諸禿沙門在我上飛，當作方便，使不陵易。」是時，龍王便興瞋恚，放大火

風，使閻浮里內洞然火燃。

是時，阿難白佛言：「此閻浮里內，何故有此烟火？」

世尊告曰：「此二龍王便生此念：『禿頭沙門恒在我上飛，我等當共制之，令不陵虛。』便興瞋恚，放此烟火，由此因緣，故致此變。」

是時，大迦葉即從坐起，白世尊言：「我今欲往，與彼共戰。」

世尊告曰：「此二龍王極為兇惡，難可受化，卿還就坐。」

是時，尊者阿那律即從坐起，白世尊言：「我今欲往降彼惡龍。」

世尊告曰：「此二惡龍極為兇暴，難可受化，卿還就坐。」

是時，離越、尊者迦旃延、尊者須菩提、尊者優陀夷、尊者婆竭，各從坐起，白世尊言：「我今欲往降伏惡龍。」

世尊告曰：「此二龍王極為兇惡，難可受化，卿還就坐。」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坐起，偏露右肩，長跪叉手，白佛言：「欲往詣彼，降伏惡龍。」

世尊告曰：「此二龍王極為兇惡，難可降化，卿今云何化彼龍王？」

目連白佛言：「我先至彼，化形極大，恐怯彼龍，後復化形極為微小，然後以常法則而降伏之。」

世尊告曰：「善哉！目連！汝能堪任降伏惡龍。然今，目連！堅持心意，勿興亂想。所以然者，彼龍兇惡備觸憍汝。」

是時，目連即禮佛足，屈申臂頃，於彼沒不現，往至須彌山上。爾時，難陀、優槃難陀龍王遶須彌山七匝，極興瞋恚，放大烟火。

是時，目連自隱本形，化作大龍王，有十四頭，遶須彌山十四匝，放大火烟，當在二龍王上住。

是時，難陀、優槃難陀龍王見大龍王有十四頭，便懷恐怖，自相謂言：「我等今日當試此龍王威力，為審勝吾不乎？」

爾時，難陀、優槃難陀龍王以尾擲大海中，以水灑三十三天，亦不著目連身。是時，尊者大目連復以尾著大海水中，水乃至到梵迦夷天，并復灑二龍王身上。

是時，二龍王自相謂言：「我等盡其力勢，以水灑三十三天；然此大龍王復過我上去，我等正有七頭，今此龍王十四頭；我等遶須彌山七匝，今此龍王遶須彌山十四匝；我今二龍王當共并力與共戰鬪。」

是時，二龍王極懷瞋恚，雷電霹靂放大火炎。是時，尊者大目連便作是念：「凡龍戰鬪以火霹靂，設我以火霹靂共戰鬪者，閻浮里內人民之類，及三十三天皆當被害。我今化形極小，當與戰鬪。」是時，目連即化形使小，便入龍口中，從鼻中出；或從鼻入，從耳中出；或入耳中，從眼中出；以出眼中，在眉上行。

爾時，二龍王極懷恐懼，即作是念：「此大龍王極有威力，乃能從口中入，鼻中出；從鼻入，眼中出。我等今日實為不如。我等龍種今有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然無有出我等者，今此龍王威力乃爾，不堪共鬪，我等性命死在斯須。」皆懷恐懼，衣毛皆豎。

是時，目連以見龍王心懷恐懼，還隱其形，作常形容，在眼睫上行。是時，二龍王見大目連，自相謂言：「此是目連沙門！亦非龍王。甚奇！甚特！有大威力，乃能與我等共鬪。」是時，二龍王白目連言：「尊者何為觸嬈我乃爾，欲何所誡勅？」

目連報曰：「汝等昨日而作是念：『云何禿頭沙門恒在我上飛，今當制御之。』」

龍王報曰：「如是，目連！」

目連告曰：「龍王當知，此須彌山者是諸天道路，非汝所居之處。」

龍王報曰：「唯願恕之，不見重責，自今以後更不敢觸嬈，興惡亂想，唯願聽為弟子。」

目連報曰：「汝等莫自歸我身，我所自歸者，汝等便自歸之。」

龍王白目連：「我等今日自歸如來。」

目連告曰：「汝等不可依此須彌山，自歸世尊；今可共我至舍衛城，乃得自歸。」

是時，目連將二龍王，如屈申臂頃，從須彌山上至舍衛城。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是時，目連告二龍王曰：「汝等當知，今日世尊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不可作汝形至世尊所。」

龍王報曰：「如是，目連！」

是時，龍王還隱龍形，化作人形，不長不短，容貌端正，如桃華色。

是時，目連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目連語龍王曰：「今正是時，宜可前進。」

是時，龍王聞目連語，即從坐起，長跪叉手，白世尊言：「我等二族姓子，一名難陀，二名優槃難陀，自歸如來，受持五戒，唯願世尊聽為優婆塞，盡形壽不復殺生。」爾時，世尊彈指可之。時，二龍王還復故坐，欲得聞法。

爾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有何因緣，使此閻浮利內烟火乃爾？」是時，王波斯匿乘寶羽之車出舍衛城，至世尊所。爾時，人民之類遙見王來，咸共起迎：「善來，大王！可就此坐。」

時，二龍王默然不起。是時，波斯匿王禮世尊足，在一面

坐。是時，大王白世尊言：「我今欲有所問，唯願世尊事事敷演。」

世尊告曰：「欲有所問，今正是時。」

波斯匿王白佛言：「有何因緣，令此閻浮里內烟火乃爾？」

世尊告曰：「難陀、優槃難陀龍王之所造。然今，大王！勿懷恐懼，今日更無烟火之變。」

是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我今是國之大王！人民宗敬，名聞四遠。今此二人為從何來？見吾至此，亦不起迎。設住吾境界者當取閉之；設他界來者當取殺之。」

是時，龍王知波斯匿心中所念，便興瞋恚。爾時，龍王便作是念：「我等無過於此王所，更欲反害吾身；要當取此國王及迦夷國人，盡取殺之。」是時，龍王即從坐起，禮世尊足即便而去。離祇洹不遠，便不復現。

是時，波斯匿王見此人去，未久，白世尊言：「國事猥多，欲還宮中。」

世尊告曰：「宜知是時。」

是時，波斯匿王即從坐起，便退而去。告群臣曰：「向者二人為從何道去？速捕取之。」是時，諸臣聞王教令，即馳走求之而不知處，便還宮中。

是時，難陀、優槃難陀龍王各生此念：「我等無過於彼王所，方欲取我等害之。我等當共害彼人民，使無遺餘。」是時，龍王復作是念：「國中人民有何過失？當取舍衛城人民害之。」復重作是念：「舍衛國人有何過失於我等？當取王宮官屬盡取殺之。」

爾時，世尊以知龍王心中所念，告目連曰：「汝今當救波斯匿王，無令為難陀、優槃難陀龍王所害。」

目連對曰：「如是。世尊！」是時，目連受佛教誡，禮世尊

足，便退而去；在王宮上，結加趺坐，令身不現。是時，二龍王雷吼霹靂，暴風疾雨，在王宮上，或雨瓦石，或雨刀劍，未墮地之頃，便為優鉢蓮華在虛空中。是時，龍王倍復瞋恚，雨大高山於宮殿上。是時，目連復化使作種種飲食。是時，龍王倍復瞋恚熾盛，雨諸刀劍。是時，目連復化使作極好衣裳。是時，龍王倍復瞋恚，復雨大沙礫石，在波斯匿宮上，未墮地之頃，便化作七寶。

是時，波斯匿王見宮殿中雨種種七寶，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便作是念：「閻浮里內有德之人，無復過我，唯除如來。所以然者，我家中種粳米一根上生，收拾得一斛米，飯以甘蔗之漿，極為香美，今復於宮殿上雨七寶，我便能作轉輪聖王乎！」是時，波斯匿王領諸嫫女收攝七寶。

是時，二龍王自相謂言：「今將有何意？我等來時欲害波斯匿王，今日變化乃至於斯。所有力勢今日盡現。猶不能動波斯匿王毫釐之分。」

是時，龍王見大目犍連在宮殿上結加趺坐，正身正意，形不傾斜。見已，便作是念：「此必是大目連之所為也。」是時，二龍王以見目連便退而去。是時，目連見龍去，還捨神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今此種種飲食不應先食，當先奉上如來，然後自食。」是時，波斯匿王即車載珍寶，及種種飲食，往至世尊所：「昨日天雨七寶及此飲食，唯願納受。」

爾時，大目犍連去如來不遠，佛告王曰：「汝今可持七寶飲食之具，與大目連。所以然者，蒙目連恩，得更生聖賢之地。」

波斯匿王白佛言：「有何因緣，言我更生？」

世尊告曰：「汝朝不至我所，欲得聽法乎？爾時，有二人亦來聽法。王生此念：『我於此國界，最為豪尊，眾人所敬，

然此二人為從何來？見我不起承迎。』」

時王白佛：「實然，世尊！」

世尊告曰：「此亦非人，乃是難陀、優槃難陀龍王。彼知王意，自相謂言：『我等無過於此人王，何故反來害我？要當方宜滅此國界。』我等尋知龍王心中所念，即勅目連：『今可救波斯匿王，無令為龍所害也。』即受我教，在宮殿上，隱形不現，作此變化。是時，龍王極懷瞋恚，雨沙礫石於宮殿上，未墮地之頃，化作七寶、衣裳、飲食之具。由此因緣，大王！今日便為更生。」

是時，波斯匿王便懷恐怖，衣毛皆豎，前跪膝行至如來前，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恩垂過厚，得濟生命。」復禮目連足，頭面禮敬：「蒙尊之恩，得濟生命。」

爾時，國王便說此偈：

「唯尊壽無窮， 長夜護其命，
度脫苦窮厄， 蒙尊得脫難。」

是時，波斯匿王以天香華散如來身，便作是說：「我今持此七寶奉上三尊，唯願納受。」頭面禮足，遶佛三匝，便退而去。

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四部之眾多有懈怠，替不聽法；亦不求方便，使身作證，亦不復求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我今宜可使四部之眾渴仰於法。」爾時，世尊不告四部之眾，復不將侍者，如屈申臂頃，從祇桓不現，往至三十三天。

爾時，釋提桓因遙見世尊來，將諸天眾，前迎世尊，頭面禮足，請令就坐，並作是說：「善來，世尊！久違覲省。」

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我今當以神足之力自隱形體，使眾人不見我為所在。」爾時，世尊復作是念：「我今於三十三天，化身極使廣大。」

爾時，天上善法講堂有金石縱廣一由旬。爾時，世尊石上結加趺坐，遍滿石上。爾時，如來母摩耶將諸天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並作是說：「違奉甚久，今來至此，實蒙大幸，渴仰思見，佛今日方來。」是時，母摩耶頭面禮足已，在一面坐；釋提桓因亦禮如來足，在一面坐。三十三天禮如來足，在一面坐。是時，諸天之眾見如來在彼增益天眾，減損阿須倫。

爾時，世尊漸與彼諸天之眾說於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婬為穢惡，出要為樂。爾時，世尊以見諸來大眾及諸天人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普與諸天說之。各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復有十八億天女之眾而見道跡，三萬六千天眾得法眼淨。是時，如來母即從坐起，禮如來足，還入宮中。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我今當以何食飯如來乎？為用人間之食，為用自然天食？」

世尊告曰：「可用人間之食用食如來。所以然者，我身生於人間，長於人間，於人間得佛。」

釋提桓因白佛言：「如是，世尊！」是時，釋提桓因復白佛言：「為用天上時節？為用人間時節？」

世尊告曰：「用人間時節。」

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釋提桓因即以人間之食，復以人間時節飯食如來。

爾時，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謂言：「我等今見如來竟日飯食。」

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我今當入如是三昧，欲使諸天進便進，欲使諸天退便退。」是時，世尊以入此三昧，進却諸天，隨其時宜。

是時，人間四部之眾不見如來久，往至阿難所，白阿難言：

「如來今為所在？渴仰欲見。」

阿難報曰：「我等亦復不知如來所在。」

是時，波斯匿王、優填王至阿難所，問阿難曰：「如來今日竟為所在？」

阿難報曰：「大王！我亦不知如來所在。」

是時，二王思覩如來，遂得苦患。爾時，群臣至優填王所，白優填王曰：「今為所患？」

時王報曰：「我今以愁憂成患。」

群臣白王：「云何以愁憂成患？」

其王報曰：「由不見如來故也。設我不見如來者，便當命終。」

是時，群臣便作是念：「當以何方便，使優填王不令命終？我等宜作如來形像。」是時，群臣白王言：「我等欲作形像，亦可恭敬承事作禮。」

時，王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群臣曰：「善哉！卿等所說至妙。」

群臣白王：「當以何寶作如來形像？」

是時，王即勅國界之內諸奇巧師匠，而告之曰：「我今欲作形像。」

巧匠對曰：「如是。大王！」

是時，優填王即以牛頭栴檀作如來形像高五尺。

是時，波斯匿王聞優填王作如來形像高五尺而供養。是時，波斯匿王復召國中巧匠，而告之曰：「我今欲造如來形像，汝等當時辦之。」時，波斯匿王而生此念：「當用何寶，作如來形像耶？」斯須復作是念：「如來形體，黃如天金，今當以金作如來形像。」是時，波斯匿王純以紫磨金作如來像高五尺。爾時，閻浮里內始有此二如來形像。

是時，四部之眾往至阿難所，白阿難曰：「我等渴仰於如來，所思欲覲尊，如來今日竟為所在？」

阿難報曰：「我等亦復不知如來所在。但今共至阿那律所而問此義。所以然者，尊者阿那律天眼第一，清淨無瑕穢，彼以天眼見千世界、二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彼能知見。」

是時，四部之眾共阿難往至阿那律所，白阿那律曰：「今此四部之眾來至我所，而問我曰：『今日如來竟為所在？』唯願尊者以天眼觀如來今為所在！」

是時，尊者阿那律報曰：「汝等且止！吾今欲觀如來竟為所在。」

是時，阿那律正身正意，繫念在前，以天眼觀閻浮里內而不見之，復以天眼觀拘耶尼、弗于逮、鬱單曰而不見之，復觀四天王、三十三天、豔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乃至觀梵天而不見之。復觀千閻浮地、千瞿耶尼、千鬱單曰、千弗于逮、千四天王、千豔天、千兜術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梵天，而不見如來。復觀三千大千剎土而復不見。即從坐起語阿難曰：「我今已觀三千大千剎土而不見之。」

是時，阿難及四部之眾默然而止。阿難作是念：「如來將不般涅槃乎？」

是時，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謂言：「我等快得善利，唯願七佛常現於世，天及世人多所潤益。」或有天而作是語：「且置七佛，但使有六佛者，此亦甚善。」或有天子言：「但使有五佛。」或言：「四佛。」或言：「三佛。」或言：「二佛出現世者，多所潤益。」

時，釋提桓因告諸天曰：「且置七佛，乃至二佛，但使今日釋迦文佛久住世者，則多所饒益。」

爾時，如來意欲使諸天來，諸天便來，意欲使諸天去，諸

天便去。是時，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謂言：「如來何故竟日而食？」

是時，釋提桓因告三十三天曰：「如來今日食，以人間時節，不用天上時節。」是時，世尊以經三月，便作是念：「閻浮里人四部之眾不見吾久，甚有虛渴之想。我今當捨神足，使諸聲聞知如來在三十三天。」是時，世尊即捨神足。

時，阿難往阿那律所，白阿那律言：「今四部之眾甚有虛渴，欲見如來。然今如來不取滅度乎？」

是時，阿那律語阿難曰：「昨夜有天來至我所，云：『如來在三十三天善法講堂。』汝今且止！吾今欲觀如來所在。」是時，尊者阿那律即結加趺坐，正身正意，心不移動，以天眼觀三十三天，見世尊在壁方一由旬石上坐。是時，阿那律即從三昧起，語阿難曰：「如來今在三十三天與母說法。」

是時，阿難及四部之眾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是時，阿難問四部眾曰：「誰能堪任至三十三天問訊如來？」

阿那律曰：「今尊者目連神足第一，願屈神力往問訊佛。」

是時，四部之眾白目連曰：「今日如來在三十三天，唯願尊者持四部姓名，問訊如來！又持此義往白如來：『世尊在閻浮里內世間得道，唯屈威神還至世間！』」

目連報曰：「甚善！諸賢！」

是時，目連受四部之教，屈申臂頃，往至三十三天，到如來所。是時，釋提桓因及三十三天遙見目連來，諸天各生此念：「正是僧使？若當是諸王之使？」是時，諸天皆起往迎：「善來，尊者！」

是時，目連遙見世尊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見已，生此念：「世尊在此天中，亦復煩鬧。」目連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目連白佛言：「世尊！四部之眾問訊如來；起居輕

利，遊步康強。」又白此事：「如來生長閻浮里內，於世間得道，唯願世尊還來至世間，四部虛渴，欲見世尊！」

世尊告曰：「使四部之眾進業無倦。云何，目連！四部之眾遊化勞乎？無鬪訟耶？外道異學無觸嬈乎？」

目連報曰：「四部之眾行道無倦。」

「但，目連！汝向者作是念言：『如來在此亦煩鬧。』此事不然。所以然者，我說法時亦不經久，設我作是念：『欲使諸天來，便來；欲使諸天不來，諸天則不來。』目連！汝還世間，却後七日，如來當往僧迦尸國大池水側。」

是時，目連屈申臂頃，還詣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往詣四部眾，而告之曰：「諸賢當知，却後七日，如來當來下至閻浮里地僧迦尸大池水側。」

爾時，四部眾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是時，波斯匿王、優填王、惡生王、優陀延王、頻毘娑羅王，聞如來却後七日，當至僧迦尸國大池水側，極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毘舍離人民之眾，迦毘羅越釋種，拘夷羅越人民之眾，聞如來當來至閻浮里地，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爾時，波斯匿集四種之兵，詣池水側，欲見世尊。是時，五王皆集兵眾往世尊所，欲得覲省如來及人民之眾。迦毘羅越釋皆悉往世尊所，及四部之眾皆悉往世尊所，欲得見如來。

爾時，臨七日頭，釋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汝今從須彌山頂至僧迦尸池水作三道路，觀如來不用神足至閻浮地。」

自在天子報曰：「此事甚佳，正爾時辦。」爾時，自在天子即化作三道金、銀、水精。是時，金道當在中央，挾水精道側、銀道側，化作金樹。當於爾時，諸神妙尊天，七日之中皆來聽法。

爾時，世尊與數千萬眾前後圍遶，而為說法，說：「五盛

陰苦。云何為五？所謂色、痛、想、行、識。云何為色陰？所謂此四大身，是四大所造色，是謂名為色陰也。

「彼云何名為痛陰？所謂苦痛、樂痛、不苦不樂痛，是謂名為痛陰。

「彼云何名為想陰？所謂三世共會，是謂名為想陰。

「彼云何名為行陰？所謂身行、口行、意行，此名行陰。

「彼云何名為識陰？所謂眼、耳、鼻、口、身、意，此名識陰。

「彼云何名為色？所謂色者，寒亦是色，熱亦是色，飢亦是色，渴亦是色。

「云何名為痛？所謂痛者，痛者名覺。為覺何物？覺苦、覺樂、覺不苦不樂，故名為覺也。

「云何名為想？所謂想者，想亦是知。知青、黃、白、黑，知苦樂，故名為知。

「云何名為行？所謂行者，能有所成，故名為行。為成何等？或成惡行，或成善行，故名為行。

「云何名為識？所謂識，識別是非，亦識諸味，此名為識也。

「諸天子當知，此五盛陰，知三惡道、天道、人道；此五盛陰滅，便知有涅槃之道。」爾時，說此法時，有六萬天人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與諸天人說法已，即從坐起，詣須彌山頂，說此偈：

「汝等當勤學，	於佛法聖眾，
當滅死逕路，	如人鈎調象。
若能於此法，	而無懈怠者，
便當盡生死，	無有苦原本。」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便詣中道。是時，梵天在如來右處銀道側，釋提桓因在水精道側，及諸天人在虛空中散華燒香，作倡伎樂，娛樂如來。

是時，優鉢華色比丘尼聞如來今日當至閻浮提僧迦尸池水側，聞已，便生此念：「四部之眾、國王、大臣、國中人民，靡不往者。設我當以常法往者，此非其宜。我今當作轉輪聖王形容，往見世尊。」是時，優鉢華色比丘尼還隱其形，作轉輪聖王形，七寶具足。所謂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典兵寶、典藏寶，是謂七寶。

爾時，尊者須菩提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在一山側縫衣裳。是時，須菩提聞世尊今日當來至閻浮里地，四部之眾靡不見者，我今者宜可時往問訊禮拜如來。爾時，尊者須菩提便捨縫衣之業，從坐起，右脚著地。是時，彼復作是念：「此如來形，何者是世尊？為是眼、耳、鼻、口、身、意乎？往見者復是地、水、火、風種乎？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造、無作，如世尊所說偈言：

「『若欲禮佛者，	及諸最勝者，
陰持入諸種，	皆悉觀無常。
曩昔過去佛，	及以當來者，
如今現在佛，	此皆悉無常。
若欲禮佛者，	過去及當來，
說於現在中，	當觀於空法。
若欲禮佛者，	過去及當來，
現在及諸佛，	當計於無我。』

「此中無我、無命、無人、無造作，亦無形容，有教、有授者，諸法皆悉空寂。何者是我？我者無主。我今歸命真法之聚。」爾時，尊者須菩提還坐縫衣。

是時，優鉢華色比丘尼作轉輪聖王形，七寶導從至世尊所。是時，五國王遙見轉輪聖王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自相謂言：「甚奇！甚特！世間出二珍寶，如來、轉輪聖王。」

爾時，世尊將數萬天人從須彌山頂來，至池水側。是時，世尊舉足蹈地，此三千大千世界六變震動。是時，化轉輪聖王漸漸至世尊所，諸小國王及人民之類各各避之。是時，化聖王覺知以近世尊，還復本形，作比丘尼禮世尊足。五王見已，各自稱怨，自相謂言：「我等今日極有所失，我等先應見如來，然今此比丘尼先見之。」

是時，比丘尼至世尊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今禮最勝尊，今日先得覲省，我優鉢花色比丘尼是如來弟子。」

爾時，世尊與彼比丘尼而說偈言：

「善業以先禮， 最初無過者，
空無解脫門， 此是禮佛義。
若欲禮佛者， 當來及過去，
當觀空無法， 此名禮佛義。」

是時，五王及人民之眾不可稱計，往至世尊所，各自稱名。「我是迦尸國王波斯匿。」「我是拔嗟國王，名曰優填。」「我是五都人民之主，名曰惡生。」「我是南海之主，名優陀延。」「我是摩竭國頻毘娑羅王。」爾時，十一那術人民運集，及四部之眾，最尊長者，千二百五十人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優填王手執牛頭栴檀像，并以偈向如來說：

「我今欲所問， 慈悲護一切，
作佛形像者， 為得何等福？」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曰：

「大王今聽之， 少多演其義，

作佛形像者，	今當粗說之。
眼根初不壞，	後得天眼視，
白黑而分明，	作佛形像德。
形體當完具，	意正不迷惑，
勢力倍常人，	造佛形像者。
終不墮惡趣，	終輒生天上，
於彼作天王，	造佛形像福。
餘福不可計，	其福不思議，
名聞遍四遠，	造佛形像福。

「善哉！善哉！大王！多所饒益，天、人蒙祐。」

爾時，優填王極懷歡悅，不能自勝。

爾時，世尊與四部眾及與五王演說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出要為妙。爾時，世尊以知四部之眾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盡與彼說之。爾時，坐上天及人民六萬餘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五王白世尊言：「此處福妙最是神地，如來始從兜術天來下至此說法，今欲建立此處，使永存不朽。」

世尊告曰：「汝等五王，於此處造立神寺，長夜受福，終不朽敗。」

諸王報曰：「當云何造立神寺？」

爾時，世尊申右手，從地中出迦葉如來寺，視五王而告之曰：「欲作神寺者，當以此為法。」

爾時，五王即於彼處起大神寺。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過去恒沙如來翼從多少，亦如今日而無有異。正使當來諸佛世尊翼從多少，亦如今日而無有異。今此經名遊天法本。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四部之眾及五國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義足經之蓮花色比丘尼經

聞如是：

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月，波利質多樹花適好盛，坐濡軟石上，欲為母說經，及忉利天上諸天。爾時，天王釋到佛所，為佛作禮，便白佛言：「今當用何時待遇尊？」佛告天王：「用閻浮利時待我。」天王得教，即禮佛，歡喜而去。

爾時，賢者摩訶目犍連，亦在舍衛，亦竟夏月，於祇樹給孤獨園中。爾時，四輩悉到目犍連所——比丘輩、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四輩悉禮目犍連，各一面住，便共問目犍連：「今世正眼為在何所竟是夏三月？」目犍連便告四輩：「今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三月。念母懷妊勤苦，故留說經，及忉利諸天。在波利質花樹下，濡軟石上。樹高四千里、布枝二千里、樹根下入二百八十里。所坐石，按之即陷入四寸。捨便還復。」摩訶目犍連廣復為四輩說經法，便默然。諸四輩聞經，歡喜著念，便禮目犍連悉去。

至竟夏三月，復眾四輩皆悉來到目犍連所，頭面禮竟，悉就座，共白目犍連：「善哉，賢者！學中獨多神足。願煩威神到佛所，為人故禮佛足，以我人語白佛：『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尊。善哉！佛愍念世間人，願下閻浮利。』」目犍連聞如是默然，可四輩復以經法戒，四輩眾歡喜，目犍連辭，四輩悉起禮，復起繞目犍連而去。

爾時，目犍連便取定意，如壯士屈伸臂頃，從閻浮利滅，便往天上，去佛不遠。是時，佛在無央數天中央坐，說經法。目犍連便生想：「如來在天眾中，譬如閻浮利。」佛即知目犍連

意想所念，告目犍連言：「不與世間等，迅去即便去、欲使來即來，去來隨我意所念。」

目犍連白佛言：「是天眾多好甚樂，天中有先世，一心自歸於佛，壽盡來生天上；或有身歸法者、或自歸僧者，壽盡皆來生天上；或有先世淨心樂道，壽盡來生天上。」佛言：「目犍連！如是，是天中先世一心歸佛、歸法、歸僧，心樂道，壽盡皆來生天上。」

爾時，天王釋坐在佛前，意尊佛語及目犍連所言，即言：「賢者目犍連所說實如是。先世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及淨心樂道，皆來生天上。」是時，有八萬天坐在天王釋後，諸天悉欲尊佛所言、及目犍連、亦其王所言，便言：「賢者目犍連可所說者，實如賢者言。其有先世作人時，身歸三正，淨心樂道，壽盡皆來生天上。」爾時，八萬天因緣目犍連，各各自陳我得溝港。

目犍連便前作禮，頭面著佛足，便白佛言：「諾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佛。善哉！願尊愍念世間，以時下到閻浮利。」佛便告目犍連：「汝且下，語世間四輩：『佛却後七日，當從天上來下，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目犍連言：「諾。」受教便起作禮，繞佛三匝，便取定意，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便滅於忉利天，即住閻浮利地上，悉告世間人：「佛却後七日，當從天上來下，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

佛於天上便取定意，如力士屈伸臂頃，佛於忉利天上至鹽天，為諸天說經；滅於鹽天，即至兜術天；復從兜術天滅，即至不憍樂天、化應聲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水行水微天、無量水天、水音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妙天、玄妙天、福德天、德淳天、近際天、快見天、無結愛天，已說經，悉使大歡悅；便與天上色天俱下，住須大施天；從上下悉

從二十四天上，至第三天上住；悉斂上有色天；悉復斂有欲天，來至第二天須彌巔上住。

是時，有天子墮彼邏，被王教意，便化作三階——一者金，二者銀，三者琉璃——佛從須彌巔，下至琉璃階住；梵天王及諸有色天，悉從佛右面，隨金階下；天王釋及諸有欲天，從佛左面，隨銀階下。佛及諸無數有色天釋，亦諸無數有欲天，悉下到閻浮利，安詳會優曇滿樹下，是使無數人民悉來會，欲見佛、欲聞法。

是時蓮花色比丘尼，化作金輪王服，七寶導前，從眾力士兵，飛來趣佛。是大眾人民、及長者、帝王，遙見金輪王，悉下道，不敢當前，廣作徑路，蓮花色比丘尼到佛所。是時，天亦見人、人亦悉見天，以佛威神，天為下、地為高、人悉等，天亦無貪意在人、人亦無貪意在天，時有人貪著樂金輪王。

是時有一比丘，坐去佛不遠，便箕坐直身，意著撿戒。比丘見天樂會、亦人樂會，自生念言：「是一切無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我，何貪是？何願是？已是何有？」比丘即在坐得溝港道，已自證。

佛知人、知天、知彼比丘生意所念，說偈言：

「有利得人形， 持戒得為天，
於世獨為王， 見諦是獨尊。」

是時蓮花色比丘尼，適到佛前，便攝神足，七寶及兵眾悉滅不現，獨住無髮衣法衣，便頭面著佛足。

佛因到優曇滿樹下坐，成布席坐適坐，便為大眾人民，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現天徑，說欲五好痛說具惡。

佛知人意稍濡離羶，便現苦諦習盡道諦。中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者；中有隨力持戒者；中有得溝港自證頻來，至不還道自證。

是時賢者躬自在座，便起偏袒向佛，叉手面於佛前，以偈讚佛言：

「今恭禮雄遍觀，	見諦現說被度，
常慈哀見福想，	然人天得何讚？
度無極復道彼，	捨恐怖就安樂，
廣說法遍照世，	聞每樂不死安。
尊戒海廣無度，	義深大善行明，
無穢淨垢不著，	慧船大度三界，
無缺傷無減增，	尊不著已行捨，
從戒尊三界師，	從見世去無還。
心住賢無過尊，	自在定人天雄，
明慧力致金色，	何人天不禮尊？
師觀世兩眾會，	雖觀捨不著過，
意觀意無垢心，	三界空尊所空。
是世行拔後根，	定至定趣甘露，
今神天服於尊，	悉叉手觀覺身。
已無疑樂法堅，	悉知識人天心，
亦如行蟲獸心，	宴淨然愍苦橐。
自恣化在天下，	正真定收取易，
意制念伏彼信，	天人世覺獨尊。
道德妙與誰雙？	觀尊形何時厭？
於三界獨步行，	戒義堅若寶山。
垂綺願三界恐，	捨嫉念無恩愛，
慧在定明如日，	無瑕穢夜月光。
著淨戒現淨行，	有淨慧善過淨，
住淨法現淨光，	高山雪見照然。
十五夜星中月，	今觀尊人天雄，

法悉照明人天，	身相現絡真珠。
諦復諦猛善說，	自行致本無師，
釋家子獨見妙，	慧千眼去瘡疣。
言盛濡意無羸，	出聲悲人天坐，
聞尊語甜美法，	渴飲飽如流海。
取法爾有何非？	審奉行到彼安。
說議斷後不思，	聞尊聲眼每滅。
慧現徑直無邪，	涉先迹致故成，
顧念後告冥者，	如梵王悉照空。
神天尚念世人，	神行義無所比，
從法計捨世念，	尊繫著無餘處。」

是時賢者舍利弗，在眾中坐，便起座，偏袒叉手，以偈歎曰：

「未嘗見有是者，	未嘗聞有說者，
尊如是威神天，	從兜術來至是。
天人世悉擁護，	重愛俗如身眼，
一切安不為轉，	樂獨行著中央。
無憂覺我善行，	到上教復還世，
饒心解壞欲身，	惡行出有善義。
若比丘有厭心，	行有敗有空生。
在樹下若曠野，	在深山于室中，
若高處下床臥，	來恐怖凡幾輩？
行何從志不畏？	或久後所行處？
世幾輩彼來聲，	若往來在方面。
比丘處不著意，	所止處寂無嚮，
口已出善惡響，	在行處當何作？
持戒住行不捨，	比丘學求安祥。

云何學戒不漏？ 獨在行常無伴，
欲洗冥求明目， 欲鼓[鼻*皮]吹內垢。」

佛謂舍利弗：「意有所厭惡，及有所著，在空床臥行欲學，
如法今說，令汝知聽：

「五恐怖慧不畏，	至心學遠可欲，
勤蚱蜢亦蛻蟲，	人惡聲四足獸。
非身法意莫識，	無色聲光無形，
悉非我悉忍捨，	莫聞善貪陬縣。
所被痛不可身，	恐若各悉受行，
是曹苦痛難忍，	以精進作拒扞。
願綺想念莫隨，	掘惡栽根拔止，
著愛可若不可，	有已過後莫望。
存黠想熟成善，	越是去避麤聲，
忍不樂坐在行，	四可忍哀悲法。
常何止在何食？	恐有痛云何止？
有是想甚可悲，	學造棄行遠可，
有未有苦樂苦，	知其度取可止。
聞關閉縣國行，	麤惡聲應莫願，
舉眼人莫妄瞻，	與禪會多莫臥。
觀因緣意安祥，	止安念疑想斷，
取莫邪與無欺，	慈哀視莫恐氣。
如對見等心行，	冥無明從求鮮，
被惡語莫增意，	故怨語於同學。
放聲言濡若水，	媿慚法識莫想。
若為彼見尊敬，	有行意離莫受，
若色聲若好味，	香細滑是欲捐。
於是法莫媒著，	學制意善可脫，

戒遍觀等明法，行有一舊棄冥。」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枯樹經一卷

僧伽尼城北，迦葉佛時偷婆，陷在下方金剛際。佛從天上為母說法，還於此城下。

阿難問佛：「佛從天下，以何為幟？」

佛言：「今當現證。」即申手下方，執迦葉佛偷婆出。此偷婆以雜色玉石作，偷婆名僧伽尸，迦葉佛父名，說立婆留言慈造，高三百肘、方三里半，本真七寶合，故有七種色，現城即以此偷婆為稱也。

迦葉、阿難等所以於此地集經者，有二事不得涅槃處出：一者、不在人中；二者、天人四輩來者，皆當悲感心亂，不靖聽故也。

集訖，諸王於其處，造僧伽藍，名諸王寺，在偷婆北。後群荼王，憐偷婆當城門，王欲壞之，勅城內嚴鋤[金*斫]，明當除之。夜半偷婆便移，從城上過，音聲振國，去城南二十里，在林樹間止。所勸王破寺臣者，即誅五族。王覩變知改，為清信士。自移來，可四十年許。諸王寺朽壞，後有橫王出，更修飾之，今日現在。

佛說枯樹經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波羅[木*奈]仙人鹿野苑中。

爾時，如來成道未久，世人稱之為大沙門。爾時，波斯匿

王新紹王位。是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我今新紹王位，先應取釋家女。設與我者，乃適我心；若不見與，我今當以力往逼之。」爾時，波斯匿王即告一臣曰：「往至迦毘羅衛至釋種家，持我名字，告彼釋種云：『波斯匿王問訊起居輕利，致問無量。』又語彼釋：『吾欲取釋種女，設與我者，抱德永已；若見違者，當以力相逼。』」

爾時，大臣受王教勅，往至迦毘羅國。爾時，迦毘羅衛釋種五百人，集在一處。是時，大臣即往至五百釋種所，持波斯匿王名字，語彼釋種言：「波斯匿王問訊慇懃，起居輕利，致意無量。吾欲取釋種之女，設與吾者，是其大幸；若不與者，當以力相逼。」

時，諸釋種聞此語已，極懷瞋恚：「吾等大姓，何緣當與婢子結親？」其眾中或言當與，或言不可與。

爾時，有釋集彼眾中，名摩呵男，語眾人言：「諸賢勿共瞋恚。所以然者，波斯匿王為人暴惡，設當波斯匿王來者，壞我國界。我今躬自當往與波斯匿王相見，說此事情。」

時，摩呵男家中婢生一女，面貌端正，世之希有。時，摩呵男沐浴此女，與著好衣，載寶羽車，送與波斯匿王，又白王言：「此是我女，可共成親。」

時，波斯匿王得此女極懷歡喜，即立此女為第一夫人，未經數日，而身懷妊，復經八九月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所殊特。時，波斯匿王集諸相師與此太子立字。

時，諸相師聞王語已，即白王言：「大王當知，求夫人時，諸釋共諍，或言當與，或言不可與，使彼此流離；今當立名，名曰毘流勒。」相師立號已，各從坐起而去。

時，波斯匿王愛此流離太子，未曾離目前。然流離太子年向八歲，王告之曰：「汝今已大，可詣迦毘羅衛學諸射術。」

是時，波斯匿王給諸使人，使乘大象往詣釋種家，至摩呵男舍，語摩呵男言：「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學諸射術，唯願祖父母事事教授。」

時，摩呵男報曰：「欲學術者善可習之。」是時，摩呵男釋種集五百童子，使共學術。時，流離太子與五百童子共學射術。

爾時，迦毘羅衛城中新起一講堂，天及人民、魔、若魔天在此講堂中住。時，諸釋種各各自相謂言：「今此講堂成來未久，畫彩已竟，猶如天宮而無有異。我等先應請如來於中供養及比丘僧，令我等受福無窮。」是時，釋種即於堂上敷種種坐具，懸繒幡蓋，香汁灑地，燒眾名香，復儲好水，燃諸明燈。是時，流離太子將五百童子往至講堂所，即昇師子之座。時，諸釋種見之，極懷瞋恚，即前捉臂逐出門外，各共罵之：「此是婢子，諸天、世人未有居中者，此婢生物敢入中坐？」復捉流離太子撲之著地。是時，流離太子即從地起，長歎息而視後。是時，有梵志子名好苦。是時，流離太子語好苦梵志子曰：「此釋種取我毀辱乃至於斯，設我後紹王位時，汝當告我此事。」

是時，好苦梵志子報曰：「如太子教。」時，彼梵志子曰三時白太子曰：「憶釋所辱。」便說此偈：

「一切歸於盡， 果熟亦當墮，
 合集必當散， 有生必有死。」

是時，波斯匿王隨壽在世，後取命終，便立流離太子為王。是時，好苦梵志至王所，而作是說：「王當憶本釋所毀辱。」

是時，流離王報曰：「善哉！善哉！善憶本事。」是時，流離王便起瞋恚，告群臣曰：「今人民主者為是何人？」

群臣報曰：「大王！今日之所統領。」流離王時曰：「汝等速嚴駕，集四部兵，吾欲往征釋種。」

諸臣對曰：「如是。大王！」是時，群臣受王教令，即運集

四種之兵。是時，流離王將四部之兵，往至迦毘羅越。

爾時，眾多比丘聞流離王往征釋種，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是時，世尊聞此語已，即往逆流離王，便在一枯樹下，無有枝葉，於中結加趺坐。是時，流離王遙見世尊在樹下坐，即下車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流離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樹，枝葉繁茂，尼拘留之等，何故此枯樹下坐？」

世尊告曰：「親族之廕，故勝外人。」

是時，流離王便作是念：「今日世尊故為親族；然我今日應還本國，不應往征迦毘羅越。」是時，流離王即辭還退。

是時，好苦梵志復白王言：「當憶本為釋所辱。」

是時，流離王聞此語已，復興瞋恚：「汝等速嚴駕，集四部兵，吾欲往征迦毘羅越。」

是時，群臣即集四部之兵，出舍衛城，往詣迦毘羅越征伐釋種。

是時，眾多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今流離王興兵眾，往攻釋種。」

爾時，世尊聞此語已，即以神足，往在道側，在一樹下坐。時，流離王遙見世尊在樹下坐，即下車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流離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樹，不在彼坐，世尊今日何故在此枯樹下坐？」

世尊告曰：「親族之廕，勝外人也。」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親族之蔭涼， 釋種出於佛，
盡是我枝葉， 故坐斯樹下。」

是時，流離王復作是念：「世尊今日出於釋種；吾不應往

征，宜可齊此還歸本土。」是時，流離王即還舍衛城。

是時，好苦梵志復語王曰：「王當憶本釋種所辱。」

是時，流離王聞此語已，復集四種兵出舍衛城，詣迦毘羅越。

是時，大目乾連聞流離王往征釋種，聞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目連白世尊言：「今日流離王集四種兵往攻釋種，我今堪任使流離王及四部兵，擲著他方世界。」

世尊告曰：「汝豈能取釋種宿緣，著他方世界乎？」

時，目連白佛言：「實不堪任使宿命緣，著他方世界。」

爾時，世尊語目連曰：「汝還就坐。」

目連復白佛言：「我今堪任移此迦毘羅越，著虛空中。」

世尊告曰：「汝今堪能移釋種宿緣，著虛空中乎？」

目連報曰：「不也，世尊！」

佛告目連：「汝今還就本位。」

爾時，目連復白佛言：「唯願聽許以鐵籠疏覆迦毘羅越城上。」

世尊告曰：「云何，目連！能以鐵籠疏覆宿緣乎？」

目連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目連：「汝今還就本位，釋種今日宿緣已熟，今當受報。」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欲使空為地， 復使地為空，
 本緣之所繫， 此緣不腐敗。」

是時，流離王往詣迦毘羅越。時，諸釋種聞流離王將四部之兵來攻我等，復集四部之眾，一由旬中往逆流離王。是時，諸釋一由旬內遙射流離王；或射耳孔，不傷其耳；或射頭髻，不傷其頭；或射弓壞；或射弓弦，不害其人；或射鎧器，不傷

其人；或射床座，不害其人，或射車輪壞，不傷其人；或壞幢麾，不害其人。是時，流離王見此事已，便懷恐怖，告群臣曰：「汝等觀此箭為從何來？」

群臣報曰：「此諸釋種，去此一由旬中射箭使來。」

流離王報言：「彼設發心欲害我者，普當死盡，宜可於中還歸舍衛。」

是時，好苦梵志前白王言：「大王勿懼，此諸釋種皆持戒，虫尚不害，況害人乎！今宜前進，必壞釋種。」

是時，流離王漸漸前進向彼釋種。是時，諸釋退入城中。時，流離王在城外而告之曰：「汝等速開城門。若不爾者，盡當取汝殺之。」

爾時，迦毘羅越城有釋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摩，聞流離王今在門外，即著鎧持仗至城上，獨與流離王共鬪。是時，奢摩童子多殺害兵眾，各各馳散，並作是說：「此是何人？為是天也？為是鬼神也？遙見如似小兒。」

是時，流離王便懷恐怖，即入地孔中而避之。

時，釋種聞壞流離王眾。是時，諸釋即呼奢摩童子而告之曰：「汝年幼小，何故辱我等門戶？豈不知諸釋修行善法乎？我等尚不能害虫，況復人命乎？我等能壞此軍眾，一人敵萬人。然我等復作是念：『然殺害眾生不可稱計。世尊亦作是說：「夫人殺人命，死入地獄。若生人中，壽命極短。」』汝速去，不復住此。」

是時，奢摩童子即出國去，更不入迦毘羅越。

是時，流離王復至門中語彼人曰：「速開城門，不須稽留。」

是時，諸釋自相謂言：「可與開門，為不可乎？」

爾時，弊魔波旬在釋眾中作一釋形，告諸釋言：「汝等速開城門，勿共受困於今日。」

是時，諸釋即與開城門。是時，流離王即告群臣曰：「今此釋眾人民極多，非刀劍所能害盡，盡取埋脚地中，然後使暴象蹈殺。」

爾時，群臣受王教勅，即以象蹈殺之。

時，流離王勅群臣曰：「汝等速選面手釋女五百人。」

時，諸臣受王教令，即選五百端正女人，將詣王所。

是時，摩呵男釋至流離王所，而作是說：「當從我願。」

流離王言：「欲何等願？」

摩呵男曰：「我今沒在水底，隨我遲疾，使諸釋種竝得逃走。若我出水，隨意殺之。」流離王曰：「此事大佳。」

是時，摩呵男釋即入水底，以頭髮繫樹根而取命終。

是時，迦毘羅越城中諸釋，從東門出，復從南門入；或從南門出，還從北門入；或從西門出，而從北門入。是時，流離王告群臣曰：「摩呵男父何故隱在水中，如今不出？」

爾時，諸臣聞王教令，即入水中出摩呵男，已取命終。爾時，流離王以見摩呵男命終，時王方生悔心：「我今祖父已取命終，皆由愛親族故。我先不知當取命終，設當知者，終不來攻伐此釋。」

是時，流離王殺九千九百九十萬人，流血成河，燒迦毘羅越城，往詣尼拘留園中。是時，流離王語五百釋女言：「汝等慎莫愁憂，我是汝夫，汝是我婦，要當相接。」

是時，流離王便舒手捉一釋女而欲弄之。

時女問曰：「大王欲何所為？」

時王報言：「欲與汝情通。」

女報王曰：「我今何故與婢生種情通。」

是時，流離王甚懷瞋恚，勅群臣曰：「速取此女，兀其手足，著深坑中。」

諸臣受王教令，兀其手足，擲著坑中。及五百女人皆罵王言：「誰持此身與婢生種共交通？」

時，王瞋恚盡取五百釋女，兀其手足，著深坑中。是時，流離王悉壞迦毘羅越已，還詣舍衛城。

爾時，祇陀太子在深宮中與諸妓女共相娛樂，是時，流離王聞作倡伎聲，即便問之：「此是何音聲乃至於斯？」

群臣報王言：「此是祇陀王子在深宮中，作倡伎樂而自娛樂。」

時，流離王即勅御者：「汝迴此象詣祇陀王子所。」

是時，守門人遙見王來而白言：「王小徐行，祇陀王子今在宮中五樂自娛，勿相觸嬈。」是時，流離王即時拔劍，取守門人殺之。

是時，祇陀王子聞流離王在門外住，竟不辭諸妓女，便出在外與王相見：「善來，大王！可入小停駕。」

時，流離王報言：「豈不知吾與諸釋共鬪乎？」

祇陀對曰：「聞之。」

流離王報言：「汝今何故與妓女遊戲而不佐我也？」

祇陀王子報言：「我不堪任殺害眾生之命。」

是時，流離王極懷瞋恚，即復拔劍斫殺祇陀王子。是時，祇陀王子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中，與五百天女共相娛樂。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祇陀王子以取命終，生三十三天，即便說此偈：

「人天中受福，	祇陀王子德，
為善後受報，	皆由現報故。
此憂彼亦憂，	流離二處憂，
為惡後受惡，	皆由現報故。
當依福祐功，	前作後亦然，

或獨而為者， 或復人不知。
作惡有知惡， 前作後亦然，
或獨而為者， 或復人不知。
人天中受福， 二處俱受福，
為善後受報， 皆由現報故。
此憂彼亦憂， 為惡二處憂，
為惡後受報， 皆由現報故。」

是時，五百釋女自歸，稱喚如來名號：「如來於此，亦從此間出家學道，而後成佛。然佛今日永不見憶，遭此苦惱，受此毒痛。世尊何故而不見憶？」

爾時，世尊以天耳清徹，聞諸釋女稱怨向佛。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盡來，共觀迦毘羅越，及看諸親命終。」

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爾時，世尊將諸比丘出舍衛城，往至迦毘羅越。時，五百釋女遙見世尊將諸比丘來，見已，皆懷慚愧。

爾時，釋提桓因及毘沙門王在世尊後而扇。爾時，世尊還顧語釋提桓因言：「此諸釋女皆懷慚愧。」

釋提桓因報言：「如是，世尊！」是時，釋提桓因即以天衣覆此五百女身體上。

爾時，世尊告毘沙門王曰：「此諸女人飢渴日久，當作何方宜？」

毘沙門王白佛言：「如是。世尊！」

是毘沙門天王即辦自然天食，與諸釋女皆悉充足。

是時，世尊漸與諸女說微妙法：「所謂諸法皆當離散，會有別離。諸女當知，此五盛陰皆當受此苦痛諸惱，墮五趣中。夫受五盛陰之身，必當受此行報；以有行報，便當受胎；已受胎分，復當受苦樂之報。設當無五盛陰者，便不復受形；若不

受形，則無有生；以無有生，則無有老；以無有老，則無有病；以無有病，則無有死；以無有死，則無合會別離之惱。是故，諸女！當念此五陰成敗之變。所以然者，以知五陰，則知五欲；以知五欲，則知愛法；以知愛法，則知染著之法。知此眾事已，則不復受胎；以不受胎，則無生、老、病、死。」

爾時，世尊與眾釋女漸說此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樂。爾時，世尊觀此諸女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爾時世尊盡與彼說之。爾時，諸女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各於其所而取命終，皆生天上。

爾時，世尊詣城東門，見城中烟火洞然，即時而說此偈：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則不死， 此滅為最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盡來往詣尼拘留園中，就座而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是尼拘留園，我昔在中與諸比丘廣說其法，如今空虛無有人民。昔日之時，數千萬眾於中得道，使法眼淨。自今以後，如來更不復至此間。」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說法已，各從坐起而去，往舍衛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流離王及此兵眾不久在世，却後七日盡當磨滅。」

是時，流離王聞世尊所記：「流離王及諸兵眾，却後七日盡當消滅。」聞已恐怖，告群臣曰：「如來今以記之云：『流離王不久在世，却後七日及兵眾盡當沒滅。』汝等觀外境，無有盜賊、水火災變來侵國者，何以故？諸佛如來語無有二，所言終不異。」

爾時，好苦梵志白王言：「王勿恐懼，今外境無有盜賊畏

難，亦無水火災變；今日大王快自娛樂。」

流離王言：「梵志當知，諸佛世尊，言無有異。」

時，流離王使人數日，至七日頭，大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將諸兵眾及諸嫖女，往阿脂羅河側而自娛樂，即於彼宿。是時，夜半有非時雲起，暴風疾雨，是時，流離王及兵眾盡為水所漂，皆悉消滅，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中。復有天火燒內宮殿。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流離王及四種兵為水所漂，皆悉命終，入地獄中。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作惡極為甚， 皆由身口行，
今身亦受惱， 壽命亦短促。
設在家中時， 為火之所燒，
若其命終時， 必生地獄中。」

爾時，眾中多比丘白世尊言：「流離王及四部兵，今已命絕，為生何處？」

世尊告曰：「流離王者，今入阿鼻地獄中。」

諸比丘白世尊言：「今此諸釋昔日作何因緣，今為流離王所害？」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日之時，此羅閱城中有捕魚村。時世極飢饉，人食草根，一升金買一升米。時，彼村中有大池水，又復饒魚。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往至池中而捕魚食之。當於爾時，水中有二種魚：一名拘瓊，二名兩舌。是時，二魚各相謂言：『我等於此眾人，先無過失，我是水性之虫，不處平地，此人民之類，皆來食噉我等，設前世時，少多有福德者，其當用報怨。』

「爾時，村中有小兒年向八歲，亦不捕魚，復非害命。然

復彼魚在岸上者，皆悉命終；小兒見已，極懷歡喜。

「比丘當知，汝等莫作是觀。爾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豈異人乎？今釋種是也。爾時拘瓊魚者，今流離王是也。爾時兩舌魚者，今好苦梵志是也。爾時小兒見魚在岸上而笑者，今我身是也。爾時，釋種坐取魚食，由此因緣，無數劫中入地獄中，今受此對。我爾時，坐見而笑之，今患頭痛，如似石押，猶如以頭戴須彌山。所以然者，如來更不受形，以捨眾行，度諸厄難，是謂，比丘！由此因緣今受此報。諸比丘當護身、口、意行，當念恭敬、承事梵行人。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義足經之維樓勒王經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迦維羅衛諸釋新起大殿，成未能久，諸釋悉共言：「從今已後，莫使沙門、梵志、釋中衣冠及長者子，得先入是殿中。先使佛、次及比丘僧入，餘人乃當從後入耳。」

爾時，舍衛國王子惟樓勒以事到釋國，未及入城，便至新成殿中宿。明日入城，所欲取竟，便還其國。

諸釋聞太子惟樓勒在新殿中宿，便大不樂，瞋恚不解，便出聲罵：「今奈何令婢子先入是殿？」便共掘殿中土，棄深七尺所，更取淨土復其處，便復取牛湮洗四殿。

惟樓勒太子聞諸釋不淨惡我，掘殿中土七尺所，更以新土復其處，悉以湮洗四殿，復罵我為婢子，污是新殿。聞內結，悲著心，我後把國政者，當云那治諸釋。

從是不久，舍衛國王崩，大臣集議，徵太子拜為王。惟樓

勒王即問傍大臣者：「有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傍臣白言：「如是罪至死。」王言：「然。諸釋不淨惡我，諸釋是佛親家，至使佛有恩愛在諸釋者，終不能得治子曹罪。」臣下即白言：「佛棄世欲，無恩愛在親屬，欲治諸釋罪無所難。」王聞白如是，即勅興四種兵：象、馬、車、步兵，出城引號，當攻迦維羅衛城。

佛以食時，持應器入舍衛城求食，食竟，出城下道，於釋樹下薄枝葉少蔭涼，在其下望。王興兵行大道，遙見佛在薄蔭樹下坐，即下車到佛所，禮竟，住一面，白佛言：「諾。今有餘大樹，枝葉茂盛，多陰涼，大樹名為迦旃，迦維羅衛多優曇鉢尼拘類，佛何以不坐是蔭？何為坐是小釋樹？少枝葉，無蔭樹下有何涼？」佛報言：「愛其名，樂其涼，故坐其下。」王自念言：「如是者，佛續為有恩愛在諸釋，續有助意。」即從其處而還兵，歸其國。佛教授舍衛人民，生意欲到迦維羅衛國，便從諸比丘，即到釋國，於尼拘類園中教授。

久頃，舍衛國王便復問傍臣左右言：「若有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諸臣對言：「如是罪至死。」王復言：「諸釋致惡我，子曹皆是佛近親，佛當有顧念在諸釋，我終不得子曹勝。」臣下復白言：「我曹悉聞諸沙門言：『瞿曇姪欲已斷。』有何恩愛在近親？王欲治其罪，無以為難。」王聞諸臣下白如是，即勅興四種兵，引號出城，到諸釋國。行至冥已，近去釋城四十里所因止宿。

諸釋悉聞舍衛國王興四種兵，欲來攻是國，近去城數十里，恐明日來到，即遣輕足上騎，到佛所道：「是願佛教我曹，作何方便？」佛即告諸釋：「堅閉城門，王終不能得勝。開門內者，惟樓勒王即殺諸釋不疑。」是騎人聞佛教，便禮佛，上馬如去。

是時，賢者摩訶目犍連在佛後住，便白佛言：「明慧莫以諸釋為憂，我今欲舉一釋國，移置異天地間，若以鐵籠籠之，悉一天下共者，當奈之何？」佛即告摩訶目犍連言：「耐能爾，當奈其罪何？」目犍連言：「但說有形事，無奈無形罪何？」

佛爾時說偈言：

「作善惡終無腐， 從福樂在冥苦，
善惡栽向日出， 久遠來身受止。」

舍衛國王即摩飾鬪具，俱便前當攻釋城。諸釋悉共興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亦出城欲拒扞惟樓勒王。諸釋亦復摩飾兵，當與舍衛國王及兵共鬪。尚未相見，諸釋便引弓，以利刀箭射斷車、當應亦射斷車軛、亦射斷車轂、亦截車軸、射斷[馬*毛]、亦射斷人身、珠寶，無所傷害。

舍衛國王大恐怖，顧問左右：「汝曹寧知諸釋已出城迎鬪死，我曹終不得其勝，不如早還。」傍臣即白王言：「我曹先曰：『聞諸釋皆持五戒，盡形壽不犯。』生至使當死，不敢有所傷害，有所傷害，為犯戒，但前自可得其勝。」王即引兵而前，突釋兵陣。諸釋見王前甚進，便入城閉門。

爾時，舍衛王以遣人語諸釋：「舅氏與我有何仇怨，而不開門？小欲有所借入，即出城不久留。」

諸釋中信佛所言，本行經法無疑向道，便言：「不須開門。」釋中未淨心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無諦，有疑，便以為可開門，復共言：「我人不得爾，恐是中有外對。我曹悉坐耆老行籌，不受籌者，為當不欲內王；受籌者，為欲內王；多者，我又當隨適行；籌悉受不受者少耳。」眾人言：「當開門內王。」諸釋便開門內，惟樓勒王適入迦維羅衛城，便生取諸釋，當將出城殺之。

爾時，釋摩男白舍衛王：「願天子與我小願。」王言：「將

軍欲何願？」「我願今沒是池中頃，以其時令，諸釋得出城走。」諸大臣白言：「王當與釋摩男願，令在水中能幾頃。」王即與其所願。釋摩男即沒池中，以髮繞樹根而死。王怪在水甚久，便令使者按視：「釋摩男在水中何等作？」如王言，往按視之，見釋摩男在水底死，便還白王：「天子！寧知釋摩男持髮繞樹根而死。」王即絞城中餘釋，復問：「所生得釋悉死未？」臣白言：「悉已象蹈殺之。」王便從處還國。

佛以晡時，悉告諸比丘：「俱到逝心須加利講堂所。」諸比丘悉言：「諾。」佛即與眾比丘俱，到逝心講堂，道經過諸釋死處，釋中尚有能語者，遙見佛，舉聲稱冤，佛聞諸釋，悲哀甚痛。佛即謂比丘：「愚癡人惟樓勒所作罪不小。」佛便至諸釋地中，化出自然無數床，佛及比丘悉坐。佛為諸釋，廣說經法竟，謂比丘言：「汝曹意何趣？屠者以是作是業，以是生活，從是因緣，寧可得樂乘聖象、神馬、七寶車不？」比丘對曰：「終不得。」佛言：「善哉！意亦如是，不見、不聞屠以是業自立，可得富樂。何以故？屠者無慈心哀意，觀占諸獸故。」

佛復言：「比丘！汝曹意何趣，漁獵者及屠牛者，以是故作以是業，以是自生活，寧得乘神象、聖馬、寶車、恣意富樂不？」比丘對曰：「終不得。」佛言：「善哉！我亦不聞、不見漁、獵、屠牛，是業自活，可致富樂。何以故？子曹遠哀、無慈觀，占獸以是遠樂奈何道。此愚癡人，乃於向道得果者傷害之，乃知是子亦遠善，當生見其從是，七日當為水所漂。比丘！以故當慈心，莫學傷害心，至見燒枉，亦莫生害意。」

佛以是本、以是因緣、以是義生，令弟子悉解為曹卷語檢，為後世作明，使我經道久住世間。

佛爾時說是義足經：

「從無哀致恐怖， 人世事從黠聽，

今欲說義可傷，我所從捨畏怖。
展轉苦皆世人，如乾水斷流魚，
在苦生欲害意，代彼恐癡冥樂。
一切世悉然燒，悉十方亂無安，
自貢高不捨愛，不見故持癡意。
莫作縛求冥苦，我悉觀意不樂，
彼致苦痛見刺，以止見難可忍。
從刺痛堅不遣，懷刺走悉遍世，
尊適見拔痛刺，苦不念不復走。
世亦有悉莫受，邪亂本捨莫依，
欲可厭一切度，學避苦越自成。
住至誠莫妄舉，持直行空兩舌、
滅恚火壞散貪、捨惱解黠見度、
捨瞢瞢莫睡臥，遠無度莫與俱，
[言*奇]可惡莫取住，著空念當盡滅。
莫為欺可牽挽，見色對莫為服，
彼綺身知莫著，戲著陰求解難。
久故念捨莫思，亦無望當來親，
見在亡不著憂，離四海疾事走。
我說貪大猛弊，見流入乃制疑，
從因緣意念繫，欲染壞難得離。
捨欲力其輩寡，悉數世其終少，
捨不沒亦不走，流已斷無縛結。
乘諦力黠已駕，立到彼慧無憂，
是胎危疾事護，勤力守可至安。
已計遠是痛去，觀空法無所著，
從直見廣平道，悉不著世所見。

自不計是少身，	彼無有當何計？
以不可亦不在，	非我有當何憂？
本癡根拔為淨，	後裁至亦無養。
已在中悉莫取，	不須伴以棄仇，
一切已棄名色，	不著念有所收。
已無有亦無處，	一切世無與怨，
悉已斷無想色，	一切善悉與等。
已從學說其教，	所來問不恐對，
不從一致是慧，	所求是無可學。
已厭捨無因緣，	安隱至見滅盡。
上不憍下不懼，	住在平無所見，
止淨處無怨嫉，	雖乘見故不憍。」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長阿含經之遊行經上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是時，摩竭王阿闍世欲伐跋祇，王自念言：「彼雖勇健，人眾豪強，以我取彼，未足為難。」時，阿闍世王命婆羅門大臣禹舍，而告之曰：「汝詣耆闍崛山，至世尊所，持我名字，禮世尊足，問訊世尊：『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又白世尊：『跋祇國人自恃勇健，民眾豪強，不順伏我，我欲伐之，不審世尊何所誡勅？』若有教誡，汝善憶念，勿有遺漏，如所聞說。如來所言，終不虛妄。」

大臣禹舍受王教已，即乘寶車詣耆闍崛山，到所止處，下車步進，至世尊所，問訊畢，一面坐，白世尊曰：「摩竭王阿闍世稽首佛足，敬問慇懃：『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又白世尊：『跋祇國人自恃勇健，民眾豪強，不順伏我，我欲伐之，不審世尊何所誡勅？』」

爾時，阿難在世尊後執扇扇佛，佛告阿難：「汝聞跋祇國人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不？」

答曰：「聞之。」

佛告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君臣和順，上下相敬不？」

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奉法曉忌，不違禮度不？」

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孝事父母，敬順師長不？」

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上，其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跋祇國人恭於宗廟，致敬鬼神不？」

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上，其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跋祇國人閨門真正潔淨無穢，至於戲笑，言不及邪不？」

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宗事沙門，敬持戒者，瞻視護養，未嘗懈倦不？」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時，大臣禹舍白佛言：「彼國人民，若行一法，猶不可圖，況復具七？國事多故，今請辭還歸。」

佛言：「可，宜知是時。」時，禹舍即從座起，遶佛三匝，揖讓而退。

其去未久，佛告阿難：「汝勅羅閱祇左右諸比丘盡集講堂。」

對曰：「唯然。」即詣羅閱祇城，集諸比丘，盡會講堂，白世尊曰：「諸比丘已集，唯聖知時。」

爾時，世尊即從座起，詣法講堂，就座而坐，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七不退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諸比丘：「七不退法者：一曰數相集會，講論正義，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二曰上下和同，敬順無違，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三曰奉法曉忌，不違制度，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四曰若有比丘力能護眾，多諸知識，宜敬事之，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五曰念護心意，孝敬為首，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六曰淨修梵行，不隨欲態，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七曰先人後己，不貪名利，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

佛告比丘：「復有七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一者樂於少事，不好多為，則法增長，無有損耗。二者樂於靜默，不好多言。三者少於睡眠，無有昏昧。四者不為群黨，言無益事。五者不以無德而自稱譽。六者不與惡人而為伴黨。七者樂於山林閑靜獨處。如是比丘！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復有七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七？一者有信，信於如來、至真、正覺，十號具足。二者知慚，恥於己闕。三者知愧，羞為惡行。四者多聞，其所受持，上中下

善，義味深奧，清淨無穢，梵行具足。五者精勤苦行，滅惡修善，勤習不捨。六者昔所學習，憶念不忘。七者修習智慧，知生滅法，趣賢聖要，盡諸苦本。如是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復有七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七？一者敬佛，二者敬法，三者敬僧，四者敬戒，五者敬定，六者敬順父母，七者敬不放逸。如是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復有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七法？一者觀身不淨，二者觀食不淨，三者不樂世間，四者常念死想，五者起無常想，六者無常苦想，七者苦無我想。如是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復有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七？一者修念覺意，閑靜無欲，出要無為。二者修法覺意。三者修精進覺意。四者修喜覺意。五者修猗覺意。六者修定覺意。七者修護覺意。如是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有六不退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六？一者身常行慈，不害眾生。二者口宣仁慈，不演惡言。三者意念慈心，不懷壞損。四者得淨利養，與眾共之，平等無二。五者持賢聖戒，無有闕漏，亦無垢穢，必定不動。六者見賢聖道，以盡苦際。如是六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復有六不退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念戒，五者念施，六者念天。修此六念，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爾時，世尊於羅閱祇隨宜住已，告阿難言：「汝等皆嚴，吾欲詣竹園。」

對曰：「唯然。」即嚴衣鉢，與諸大眾侍從世尊，路由摩竭，次到竹園，往堂上坐，與諸比丘說戒、定、慧。修戒獲定，得

大果報；修定獲智，得大果報；修智心淨，得等解脫，盡於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已得解脫生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於竹園隨宜住已，告阿難曰：「汝等皆嚴，當詣巴陵弗城。」

對曰：「唯然。」即嚴衣鉢，與諸大眾侍從世尊，路由摩竭，次到巴陵弗城，巴陵樹下坐。

時，諸清信士聞佛與諸大眾遠來至此巴陵樹下，即共出城，遙見世尊在巴陵樹下，容貌端正，諸根寂定，善調第一。譬猶大龍，以水清澄，無有塵垢；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見已歡喜，漸到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漸為說法，示教利喜，諸清信士聞佛說法，即白佛言：「我欲歸依佛、法、聖眾，唯願世尊哀愍，聽許為優婆塞，自今已後，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奉戒不忘。明欲設供，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垂愍屈顧。」

爾時，世尊默然許可。諸清信士見佛默然，即從座起，遶佛三匝，作禮而歸。尋為如來起大堂舍，平治處所，掃灑燒香，嚴敷寶座。供設既辦，往白世尊：「所設已具，唯聖知時。」

於是，世尊即從座起，著衣持鉢，與大眾俱詣彼講堂，澡手洗足，處中而坐。時，諸比丘在左面坐，諸清信士在右面坐。爾時，世尊告諸清信士曰：「凡人犯戒，有五衰耗。何謂為五？一者求財，所願不遂。二者設有所得，日當衰耗。三者所在至處，眾所不敬。四者醜名惡聲，流聞天下。五者身壞命終，當入地獄。」又告諸清信士：「凡人持戒，有五功德。何謂為五？一者諸有所求，輒得如願。二者所有財產，增益無損。三者所往之處，眾人敬愛。四者好名善譽，周聞天下。五者身壞命終，必生天上。」

時，夜已半，告諸信士，宜各還歸。諸清信士即承佛教，遶佛三匝，禮足而歸。

爾時，世尊於後夜明相出時，至閑靜處，天眼清徹，見諸大天神各封宅地，中神、下神亦封宅地。是時，世尊即還講堂，就座而坐，世尊知時故問阿難：「誰造此巴陵弗城？」

阿難白佛：「此是禹舍大臣所造，以防禦跋祇。」

佛告阿難：「造此城者，正得天意，吾於後夜明相出時，至閑靜處，以天眼見諸大神天各封宅地，中、下諸神亦封宅地。阿難！當知諸大神天所封宅地，有人居者，安樂熾盛。中神所封，中人所居；下神所封，下人所居。功德多少，各隨所止。阿難！此處賢人所居，商賈所集，國法真實，無有欺罔，此城最勝，諸方所推，不可破壞。此城久後若欲壞時，必以三事：一者大水，二者大火，三者中人與外人謀，乃壞此城。」

時，巴陵弗諸清信士通夜供辦，時到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時，清信士即便施設，手自斟酌，食訖行水，別取小牀敷在佛前坐。

爾時，世尊即示之曰：「今汝此處賢智所居，多持戒者，淨修梵行，善神歡喜。」即為呪願：「可敬知敬，可事知事，博施兼愛，有慈愍心，諸天所稱，常與善俱，不與惡會。」

爾時，世尊為說法已，即從座起，大眾圍遶，侍送而還。大臣禹舍從佛後行，時，作是念：「今沙門瞿曇出此城門，即名此門為瞿曇門。又觀如來所渡河處，即名此處為瞿曇河。」爾時，世尊出巴陵弗城，至于水邊，時，水岸上人民眾多，中有乘船渡者，或有乘筏，或有乘桴而渡河者。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忽至彼岸。世尊觀此義已，即說頌曰：

「佛為海船師， 法橋渡河津；

大乘道之輿， 一切渡天人。
亦為自解結， 渡岸得昇仙；
都使諸弟子， 縛解得涅槃。」

爾時，世尊從跋祇遊行至拘利村，在一林下告諸比丘：「有四深法：一曰聖戒，二曰聖定，三曰聖慧，四曰聖解脫。此法微妙，難可解知，我及汝等，不曉了故，久在生死，流轉無窮。」爾時，世尊觀此義已，即說頌曰：

「戒、定、慧解上， 唯佛能分別；
離苦而化彼， 令斷生死習。」

爾時，世尊於拘利村隨宜住已、告阿難俱詣那陀村。阿難受教，即著衣持鉢，與大眾俱侍從世尊，路由跋祇，到那陀村，止撻椎處。

爾時，阿難在閑靜處，默自思惟：「此那陀村十二居士：一名伽伽羅，二名伽陵伽，三名毘伽陀，四名伽利輸，五名遮樓，六名婆耶樓，七名婆頭樓，八名藪婆頭樓，九名陀梨舍[少/兔]，十名藪達利舍[少/兔]，十一名耶輸，十二名耶輸多樓。此諸人等，今者命終，為生何處？復有五十人命終，又復有五百人命終，斯生何處？」作是念已，從靜處起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向靜處，默自思惟：『此那陀村十二居士伽伽羅等命終，復有五十人命終，又有五百人命終，斯生何處？』唯願解說。」

佛告阿難：「伽伽羅等十二人，斷五下分結，命終生天，於彼即般涅槃，不復還此。五十人命終者，斷除三結，婬、怒、癡薄，得斯陀含，還來此世，盡於苦本。五百人命終者，斷除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趣，必定成道，往來七生，盡於苦際。阿難！夫生有死，自世之常，此何足怪？若一一人死，來問我者，非擾亂耶？」

阿難答曰：「信爾，世尊！實是擾亂。」

佛告阿難：「今當為汝說於法鏡，使聖弟子知所生處。三惡道盡，得須陀洹，不過七生，必盡苦際，亦能為他說如是事。阿難！法鏡者，謂聖弟子得不壞信，歡喜信佛、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十號具足。歡喜信法：真正微妙，自恣所說，無有時節，示涅槃道，智者所行。歡喜信僧，善共和同，所行質直，無有諛諂，道果成就，上下和順，法身具足。向須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漢、得阿羅漢，四雙八輩，是謂如來賢聖之眾，甚可恭敬，世之福田。信賢聖戒：清淨無穢，無有缺漏，明哲所行，獲三昧定。阿難！是為法鏡，使聖弟子知所生處，三惡道盡，得須陀洹，不過七生，必盡苦際，亦能為他說如是事。」

爾時，世尊隨宜住已，告阿難俱詣毘舍離國。即受教行，著衣持鉢，與大眾俱侍從世尊，路由跋祇，到毘舍離，坐一樹下。有一婬女，名菴婆婆梨，聞佛將諸弟子來至毘舍離，坐一樹下，即嚴駕寶車，欲往詣佛所禮拜供養。未至之間，遙見世尊顏貌端正，諸根特異，相好備足，如星中月。見已歡喜，下車步進，漸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漸為說法，示教利喜。聞佛所說，發歡喜心，即白佛言：「從今日始，歸依三尊，唯願聽許於正法中為優婆夷，盡此形壽，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又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諸弟子明受我請，即於今暮止宿我園。」爾時，世尊默然受之。女見佛默然許可，即從座起，頭面禮足，遶佛而歸。

其去未久，佛告阿難：「當與汝等詣彼園觀。」

對曰：「唯然。」佛即從座起，攝持衣鉢，與眾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詣彼園。

時，毘舍離諸隸車輩，聞佛在菴婆婆梨園中止住，即便嚴駕五色寶車，或乘青車青馬，衣、蓋、幢幡、官屬皆青，五色車馬，皆亦如是。時，五百隸車服色盡同，欲往詣佛，菴婆婆梨辭佛還家，中路逢諸隸車。時，車行[馬*奔]疾，與彼寶車共相鈎撥，損折幢蓋而不避道，隸車責曰：「汝恃何勢，行不避道，衝撥我車，損折麾蓋？」

報曰：「諸貴！我已請佛明日設食，歸家供辦，是以行速，無容相避。」

諸隸車即語女曰：「且置汝請，當先與我，我當與汝百千兩金？」

女尋答曰：「先請已定，不得相與。」

時，諸隸車又語女曰：「我更與汝十六倍百千兩金，必使我先？」

女猶不肯：「我請已定，不可爾也。」

時，諸隸車又語女曰：「我今與爾中分國財，可先與我？」

女又報曰：「設使舉國財寶，我猶不取；所以然者，佛住我園，先受我請，此事已了，終不相與。」

諸隸車等各振手歎咤：「今由斯女闕我初福。」即便前進徑詣彼園。

爾時，世尊遙見五百隸車，車馬數萬，填道而來，告諸比丘：「汝等欲知忉利諸天遊戲園觀，威儀容飾，與此無異。汝等比丘！當自攝心，具諸威儀。云何比丘自攝其心？於是比丘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內外身觀，精勤不懈，捨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云何比丘具諸威儀？於是比丘可行知行，可止知止，左右顧視，屈伸俯仰，攝持衣鉢，食飲湯藥，不失宜則，善設方便，除去蔭蓋，行住坐臥，覺寤語默，攝心

不亂，是謂比丘具諸威儀。」

爾時，五百隸車往至菴婆婆梨園，欲到佛所，下車步進，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如來在座，光相獨顯，蔽諸大眾，譬如秋月，又如天地清明，淨無塵翳，日在虛空，光明獨照。爾時，五百隸車圍遶侍坐，佛於眾中，光相獨明。是時，坐中有一梵志名曰并飭，即從座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叉手向佛，以偈讚曰：

「摩竭鳶伽王，	為快得善利，
身被寶珠鎧，	世尊出其土。
威德動三千，	名顯如雪山，
如蓮花開敷，	香氣甚微妙。
今覩佛光明，	如日之初出，
如月遊虛空，	無有諸雲翳。
世尊亦如是，	光照於世間，
觀如來智慧，	猶闇覩錠鐐，
施眾以明眼，	決了諸疑惑。」

時，五百隸車聞此偈已，復告并飭：「汝可重說。」

爾時，并飭即於佛前再三重說。時，五百隸車聞重說偈已，各脫寶衣，以施并飭，并飭即以寶衣奉上如來，佛愍彼故，即為納受。

爾時，世尊告毘舍離諸隸車曰：「世有五寶甚為難得。何等為五？一者如來、至真出現於世，甚為難得。二者如來正法能演說者，此人難得。三者如來演法能信解者，此人難得。四者如來演法能成就者，此人難得。五者嶮危救厄知反復者，此人難得。是謂五寶為難得也。」

時，五百隸車聞佛示教利喜已，即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諸弟子明受我請！」

佛告隸車：「卿已請我，我今便為得供養已，菴婆婆梨女先已請訖。」

時，五百隸車聞菴婆婆梨女已先請佛，各振手而言：「吾欲供養如來，而今此女已奪我先。」即從座起，頭面禮佛，遶佛三匝，各自還歸。

時，菴婆婆梨女即於其夜種種供辦，明日時到，世尊即與千二百五十比丘整衣持鉢，前後圍遶，詣彼請所，就座而坐。時，菴婆婆梨女即設上饌，供佛及僧。食訖去鉢，并除机案。時，女手執金瓶，行澡水畢，前白佛言：「此毘耶離城所有園觀，我園最勝，今以此園貢上如來，哀愍我故，願垂納受。」

佛告女曰：「汝可以此園施佛為首及招提僧。所以然者？如來所有園林、房舍、衣鉢六物，正使諸魔、釋、梵、大神力天，無有能堪受此供者。」時，女受教，即以此園施佛為首及招提僧。佛愍彼故，即為受之，而說偈言：

「起塔立精舍， 園果施清涼；
橋船以渡人， 曠野施水草。
及以堂閣施， 其福日夜增；
戒具清淨者， 彼必到善方。」

時，菴婆婆梨女取一小牀於佛前坐，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大患，穢汙不淨，上漏為礙，出要為上。爾時，世尊知彼女意柔軟和悅，蔭蓋微薄，易可開化，如諸佛法，即為彼女說苦聖諦，苦集、苦滅、苦出要諦。

時，菴婆婆梨女信心清淨，譬如淨潔白氈易為受色，即於座上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見法得法，決定正住，不墮惡道，成就無畏，而白佛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再三。「唯願如來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自今已後，盡壽不殺、不盜、不邪淫、不欺、不飲酒。」時，彼女從佛受五戒已，

捨本所習，穢垢消除，即從座起，禮佛而去。

爾時，世尊於毘舍離，隨宜住已，告阿難言：「汝等皆嚴，吾欲詣竹林叢。」

對曰：「唯然。」即嚴衣鉢，與大眾侍從世尊，路由跋祇，至彼竹林。

時，有婆羅門名毘沙陀耶，聞佛與諸大眾詣此竹林，默自思念：「此沙門瞿曇，名德流布，聞於四方，十號具足，於諸天、釋、梵、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深奧，梵行具足。如此真人，宜往瞻觀。」

時，婆羅門出於竹叢，往詣世尊，問訊訖，一面坐，世尊漸為說法，示教利喜。婆羅門聞已歡喜，即請世尊及諸大眾明日舍食。時，佛默然受請。婆羅門知已許可，即從座起，遶佛而歸。即於其夜，供設飲食。明日時到，唯聖知時。

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大眾圍遶往詣彼舍，就座而坐。時，婆羅門設種種甘饌，供佛及僧。食訖去鉢，行澡水畢，取一小牀於佛前坐。爾時，世尊為婆羅門而作頌曰：

「若以飲食，	衣服臥具，
施持戒人，	則獲大果。
此為真伴，	終始相隨，
所至到處，	如影隨形。
是故種善，	為後世糧，
福為根基，	眾生以安。
福為天護，	行不危嶮，
生不遭難，	死則上天。」

爾時，世尊為婆羅門說微妙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于時彼土穀貴飢饉，乞求難得，佛告阿難：「勅此國內現諸比

丘盡集講堂。」

對曰：「唯然。」即承教旨，宣令遠近普集講堂。

是時，國內大眾皆集，阿難白佛言：「大眾已集，唯聖知時。」

爾時，世尊即從座起，詣於講堂，就座而坐，告諸比丘：「此土飢饉，乞求難得，汝等宜各分部，隨所知識，詣毘舍離及越祇國，於彼安居，可以無乏。吾獨與阿難於此安居。所以然者？恐有短乏。」是時，諸比丘受教即行，佛與阿難獨留。

於後夏安居中，佛身疾生，舉體皆痛，佛自念言：「我今疾生，舉身痛甚，而諸弟子悉皆不在，若取涅槃，則非我宜，今當精勤自力以留壽命。」

爾時，世尊於靜室出，坐清涼處。阿難見已，速疾往詣，而白佛言：「今觀尊顏，疾如有損。」

阿難又言：「世尊有疾，我心惶懼，憂結荒迷，不識方面，氣息未絕，猶少醒悟。默思：『如來未即滅度，世眼未滅，大法未損，何故今者不有教令於眾弟子乎？』」

佛告阿難：「眾僧於我有所須耶？若有自言：『我持眾僧，我攝眾僧。』斯人於眾應有教命，如來不言：『我持於眾，我攝於眾。』豈當於眾有教令乎？阿難！我所說法，內外已訖，終不自稱所見通達。吾已老矣，年且八十。譬如故車，方便修治得有所至。吾身亦然，以方便力得少留壽，自力精進，忍此苦痛，不念一切想，入無想定，時，我身安隱，無有惱患。是故，阿難！當自熾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依於法，勿他歸依。云何自熾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依於法，勿他歸依？阿難！比丘觀內身精勤無懈，憶念不忘，除世貪憂；觀外身、觀內外身，精勤不懈，憶念不忘，除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是謂，阿難！自熾燃，熾燃於

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依於法，勿他歸依。」

佛告阿難：「吾滅度後，能有修行此法者，則為真我弟子第一學者。」

佛告阿難：「俱至遮婆羅塔。」

對曰：「唯然。」

如來即起，著衣持鉢，詣一樹下，告阿難：「敷座，吾患背痛，欲於此止。」

對曰：「唯然。」尋即敷座。

如來坐已，阿難敷一小座於佛前坐。佛告阿難：「諸有修四神足，多修習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餘。阿難！佛四神足已多修行，專念不忘，在意所欲，如來可止一劫有餘，為世除冥，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爾時，阿難默然不對，如是再三，又亦默然。是時阿難為魔所蔽，矇矓不悟，佛三現相而不知請。

佛告阿難：「宜知是時。」阿難承佛意旨，即從座起，禮佛而去。去佛不遠，在一樹下靜意思惟。

其間未久，時，魔波旬來白佛：「佛意無欲，可般涅槃，今正是時，宜速滅度。」

佛告波旬：「且止！且止！我自知時。如來今者未取涅槃，須我諸比丘集，又能自調，勇捍無怯，到安隱處，逮得己利，為人導師，演布經教，顯於句義。若有異論，能以正法而降伏之。又以神變，自身作證。如是弟子皆悉未集。又諸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普皆如是，亦復未集。今者要當廣於梵行，演布覺意，使諸天人普見神變。」

時，魔波旬復白佛言：「佛昔於鬱鞞羅尼連禪水邊，阿遊波尼俱律樹下初成正覺，我時至世尊所，勸請如來可般涅槃：『今正是時，宜速滅度。』爾時，如來即報我言：『止！止！波

旬！我自知時，如來今者未取涅槃，須我諸弟子集，乃至天人見神變化乃取滅度。」佛今弟子已集，乃至天人見神變化，今正是時，何不滅度？」

佛言：「止！止！波旬！佛自知時不久住也，是後三月，於本生處拘尸那竭娑羅園雙樹間，當取滅度。」時，魔即念：「佛不虛言，今必滅度。」歡喜踊躍，忽然不現。

魔去未久，佛即於遮婆羅塔，定意三昧，捨命住壽。當此之時，地大震動，舉國人民莫不驚怖，衣毛為豎，佛放大光，徹照無窮，幽冥之處，莫不蒙明，各得相見。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有無二行中， 吾今捨有為；
內專三昧定， 如鳥出於卵。」

爾時，賢者阿難心驚毛豎，疾行詣佛，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恠哉！世尊！地動乃爾，是何因緣？」

佛告阿難：「凡世地動，有八因緣。何等八？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止於空，空中大風有時自起，則大水擾，大水擾則普地動，是為一也。復次，阿難！有時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觀地性少，欲自試力，則普地動，是為二也。復次，阿難！若始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地為大動，是為三也。復次，阿難！菩薩始出母胎，從右脇生，專念不亂，則普地動，是為四也。復次，阿難！菩薩初成無上正覺，當於此時，地大震動，是為五也。復次，阿難！佛初成道，轉無上法輪，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轉，則普地動，是為六也。復次，阿難！佛教將畢，專念不亂，欲捨性命，則普地動，是為七也。復次，阿難！如來於無餘涅槃界般涅槃時，地大振動，是為八也。以是八因緣，令地大動。」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無上二足尊，
阿難請天師，
如來演慈音，
我說汝等聽，
地因水而止，
若虛空風起，
比丘比丘尼，
山海百草木，
釋梵諸尊天，
山海諸鬼神，
菩薩二足尊，
始入母胎時，
十月處母胎，
初從右脇生，
佛為童子時，
成道勝無量，
昇仙轉法輪，
道力降伏魔，
天魔頻來請，
佛為捨性命，
人尊大導師，
難動而取滅，
淨眼說諸緣，
有此亦有餘，
照世大沙門；
地動何因緣？
聲如迦毘陵；
地動之所由。
水因風而住；
則地為大動。
欲試神足力；
大地皆震動。
意欲動於地；
大地為震動。
百福相已具；
地則為大動。
如龍臥茵蓐；
時地則大動。
消滅使緣縛；
地則為大動。
於鹿野苑中；
則地大為動。
勸佛般泥洹；
地則為大動。
神仙盡後有；
時地則大動。
地動八事動；
時地皆震動。」

長阿含經之遊行經中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佛告阿難：「世有八眾。何謂八？一曰刹利眾，二曰婆羅門眾，三曰居士眾，四曰沙門眾，五曰四天王眾，六曰忉利天眾，七曰魔眾，八曰梵天眾。我自憶念：『昔者，往來與刹利眾坐起言語，不可稱數，以精進定力，在所能現。彼有好色，我色勝彼；彼有妙聲，我聲勝彼；彼辭我退，我不辭彼；彼所能說，我亦能說；彼所不能，我亦能說。』阿難！我廣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於彼沒，彼不知我是天、是人？如是至梵天眾，往返無數，廣為說法，而莫知我誰？」

阿難白佛言：「甚奇！世尊！未曾有也，乃能成就如是。」

佛言：「如是微妙希有之法，阿難！甚奇！甚特！未曾有也，唯有如來能成此法。」

又告阿難：「如來能知受起、住、滅，想起、住、滅，觀起、住、滅，此乃如來甚奇甚特未曾有法，汝當受持。」

爾時，世尊告阿難：「俱詣香塔，在一樹下，敷座而坐。」

佛告阿難：「香塔左右現諸比丘，普勅令集講堂。」

阿難受教，宣令普集。阿難白佛：「大眾已集，唯聖知時。」

爾時，世尊即詣講堂，就座而坐，告諸比丘：「汝等當知我以此法自身作證，成最正覺，謂：『四念處、四意斷、四神足、四禪、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道。』汝等宜當於此法中和同敬順，勿生爭訟，同一師受，同一水乳，於我法中宜勤受學，共相熾然，共相娛樂。比丘當知我於此法自身作證，布現於彼，謂：『《貫經》、《祇夜經》、《受記經》、《偈經》、《法句經》、《相應經》、《本緣經》、《天本經》、《廣經》、《未曾有經》、《證喻經》、《大教經》。』汝等當善受持，稱量分別，隨事修行。」

所以者何？如來不久，是後三月當般泥洹。」

諸比丘聞此語已，皆悉愕然，殞絕迷荒，自投於地，舉聲大呼曰：「一何駛哉！佛取滅度。一何痛哉！世間眼滅。我等於此，已為長衰。」或有比丘悲泣躑躅，宛轉[口*罍]咷，不能自勝，猶如斬蛇，宛轉迴遑，莫知所奉。

佛告諸比丘曰：「汝等且止，勿懷憂悲。天地人物，無生不終，欲使有為不變易者，無有是處。我亦先說恩愛無常，合會有離，身非己有，命不久存。」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我今自在，	到安隱處；
和合大眾，	為說此義。
吾年老矣，	餘命無幾；
所作已辦，	今當捨壽。
念無放逸，	比丘戒具；
自攝定意，	守護其心。
若於我法，	無放逸者；
能滅苦本，	盡生老死。」

又告比丘：「吾今所以誡汝者何？天魔波旬向來請我：『佛意無欲，可般泥洹，今正是時，宜速滅度。』我言：『止！止！波旬！佛自知時，須我諸比丘集，乃至諸天普見神變。』波旬復言：『佛昔於鬱鞞羅尼連禪河水邊，阿遊波尼俱律樹下初成佛道，我時白佛：佛意無欲，可般泥洹，今正是時，宜速滅度。爾時，如來即報我言：止！止！波旬！我自知時。如來今者未取滅度，須我諸弟子集，乃至天人見神變化，乃取滅度。今者如來弟子已集，乃至天人見神變化，今正是時，宜可滅度。』我言：『止！止！波旬！佛自知時，不久住也，是後三月當般涅槃。』時，魔即念：『佛不虛言，今必滅度。』歡喜踊躍，忽然不現。魔去未久，即於遮波羅塔，定意三昧，捨命住壽。當

此之時，地大震動，天人驚怖，衣毛為豎，佛放大光，徹照無窮，幽冥之處，莫不蒙明，各得相見。我時頌曰：

「『有無二行中， 吾今捨有為；
 內專三昧定， 如鳥出於卵。』」

爾時，賢者阿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唯願世尊留住一劫，勿取滅度，慈愍眾生，饒益天人。」

爾時，世尊默然不對，如是三請，佛告阿難：「汝信如來正覺道不？」

對曰：「唯然！實信。」

佛言：「汝若信者，何故三來觸嬈我為？汝親從佛聞，親從佛受：諸有能修四神足，多修習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餘。佛四神足已多習行，專念不忘，在意所欲，可止不死一劫有餘，為世除冥，多所饒益，天人獲安。爾時，何不重請，使不滅度？再聞尚可，乃至三聞，猶不勸請留住一劫，一劫有餘，為世除冥，多所饒益，天人獲安。今汝方言，豈不愚耶？吾三現相，汝三默然，汝於爾時，何不報我：『如來可止一劫，一劫有餘，為世除冥，多所饒益。』且止！阿難！吾已捨性命，已棄已吐，欲使如來自違言者，無有是處。譬如豪貴長者，吐食於地，寧當復有肯還取食不？」

對曰：「不也。」

「如來亦然，已捨已吐，豈當復自還食言乎？」

佛告阿難俱詣菴婆羅村，即嚴衣鉢，與諸大眾侍從世尊，路由跋祇到菴婆羅村，在一山林。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說戒、定、慧。修戒獲定，得大果報；修定獲智，得大果報；修智心淨，得等解脫，盡於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已得解脫，生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於菴婆羅村，隨宜住已。

佛告阿難：「汝等皆嚴！當詣瞻婆村、撻茶村、婆梨婆村及詣負彌城。」對曰：「唯然！」即嚴衣鉢，與諸大眾侍從世尊，路由跋祇漸至他城，於負彌城北，止尸舍婆林。

佛告諸比丘：「當與汝等說四大教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何謂為四？若有比丘作如是言：『諸賢！我於彼村、彼城、彼國，躬從佛聞，躬受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律、依法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經、非律、非法，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受持，莫為人說，當捐捨之。』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賢士！汝當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此為第一大教法也。

「復次，比丘作如是言：『我於彼村、彼城、彼國，和合眾僧、多聞耆舊，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經、非律、非法者，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於彼眾謬聽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持此，莫為人說，當捐捨之。』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者何？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賢士！汝當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此為第二大教法也。

「復次，比丘作如是言：『我於彼村、彼城、彼國，眾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

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經、非律、非法者，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於眾多比丘謬聽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受持，莫為人說，當捐捨之。』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賢士！汝當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是為第三大教法也。

「復次，比丘作如是言：『我於彼村、彼城、彼國，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所言非經、非律、非法者，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於一比丘所謬聽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法、依律，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受持，莫為人說，當捐捨之。』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賢士！當勤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是為第四大教法也。」

爾時，世尊於負彌城隨宜住已，告賢者阿難俱詣波婆城，對曰：「唯然！」即嚴衣鉢，與諸大眾侍從世尊，路由末羅至波婆城闍頭園中。時，有工師子，名曰周那，聞佛從彼末羅來至此城，即自嚴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佛漸為周那說法正化，示教利喜，周那聞佛說法，信心歡喜，即請世尊明日舍食。時，佛默然受請。周那知佛許可，即從座起，禮佛而歸。尋於其夜供設飯食，明日時到，唯聖知時。

爾時，世尊法服持鉢，大眾圍遶，往詣其舍，就座而坐。是時，周那尋設飲食，供佛及僧，別煮栴檀樹耳，世所奇珍，

獨奉世尊。

佛告周那：「勿以此耳與諸比丘。」周那受教，不敢輒與。
時，彼眾中有一長老比丘，晚暮出家，於其座上以餘器取。

爾時，周那見眾食訖，并除鉢器，行澡水畢，即於佛前以
偈問曰：

「敢問大聖智， 正覺二足尊，
善御上調伏， 世有幾沙門？」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如汝所問者，	沙門凡有四；
志趣各不同，	汝當識別之。
一行道殊勝，	二善說道義，
三依道生活，	四為道作穢。
何謂道殊勝？	善說於道義，
依道而生活，	有為道作穢？
能度恩愛刺，	入涅槃無疑；
超越天人路，	說此道殊勝。
善解第一義，	說道無垢穢；
慈仁決眾疑，	是為善說道。
善敷演法句，	依道以自生；
遙望無垢場，	名依道生活。
內懷於姦邪，	外像如清白；
虛誑無誠實，	此為道作穢。
云何善惡俱？	淨與不淨雜，
相似現外好，	如銅為金塗。
俗人遂見此，	謂聖智弟子，
餘者不盡爾，	勿捨清淨信。
一人持大眾，	內濁而外清；

現閉姦邪迹， 而實懷放蕩。
勿視外容貌， 卒見便親敬；
現閉姦邪迹， 而實懷放蕩。」

爾時，周那取一小座於佛前坐，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大眾圍遶，侍從而還。中路止一樹下，告阿難言：「吾患背痛，汝可敷座。」對曰：「唯然！」尋即敷座，世尊止息。時，阿難又敷一小座於佛前坐。

佛告阿難：「向者周那無悔恨意耶？設有此意，為何生？」

阿難白佛言：「周那設供，無有福利。所以者何？如來最後於其舍食便取涅槃。」

佛告阿難：「勿作是言！勿作是言！今者周那為獲大利，為得壽命，得色，得力，得善名譽，生多財寶，死得生天，所欲自然。所以者何？佛初成道能施食者，佛臨滅度能施食者，此二功德正等無異。汝今可往語彼周那：『我親從佛聞，親受佛教，周那設食，今獲大利，得大果報。』」

時，阿難承佛教旨，即詣彼所，告周那曰：「我親從佛聞，親從佛受教，周那設食，今獲大利，得大果報。所以然者？佛初得道能飯食者，及臨滅度能飯食者，此二功德正等無異。」

周那舍食已， 始聞如此言；
如來患甚篤， 壽行今將訖。
雖食栴檀耳， 而患猶更增；
抱病而涉路， 漸向拘夷城。

爾時，世尊即從座起，小復前行，詣一樹下，又告阿難：「吾背痛甚，汝可敷座。」

對曰：「唯然！」尋即敷座，如來止息。阿難禮佛足已，在一面坐。

時，有阿羅漢弟子，名曰福貴，於拘夷那竭城向波婆城，

中路見佛在一樹下，容貌端正，諸根寂定，得上調意第一寂滅。譬如大龍，亦如澄水，清淨無穢，見已歡喜，善心生焉。即到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出家之人在清淨處，慕樂閑居，甚奇特也。有五百乘車經過其邊，而不聞見，我師一時在拘夷那竭城、波婆城，二城中間道側樹下，靜默而坐，時有五百乘車經過其邊，車聲轟轟覺而不聞。是時，有人來問我師：『向群車過，寧見不耶？』對曰：『不見！』又問：『聞耶？』對曰：『不聞！』又問：『汝在此耶？在餘處耶？』答曰：『在此！』又問：『汝醒悟耶？』答曰：『醒悟！』又問：『汝為覺寐？』答曰：『不寐！』彼人默念：『是希有也！出家之人專精乃爾，車聲轟轟覺而不聞。』即語我師曰：『向有五百乘車從此道過，車聲振動，尚自不聞，豈他聞哉！』即為作禮，歡喜而去。」

佛告福貴：「我今問汝，隨意所答，群車振動覺而不聞，雷動天地覺而不聞，何者為難？」

福貴白佛言：「千萬車聲，豈等雷電？不聞車聲未足為難，雷動天地覺而不聞，斯乃為難。」

佛告福貴：「我於一時遊阿越村，在一草廬。時有異雲暴起，雷電霹靂，殺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人眾大聚。時，我出草廬，彷徨經行，彼大眾中有一人來至我所，頭面禮足，隨我經行，我知而故問：『彼大眾聚何所為耶？』其人即問：『佛向在何所？為覺寐耶？』答曰：『在此！時，不寐也。』其人亦歎希聞得定如佛者也，雷電霹靂，聲聒天地，而獨寂定覺而不聞。乃白佛言：『向有異雲暴起，雷電霹靂，殺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彼大眾聚，其正為此。』其人心悅即得法喜，禮佛而去。」

爾時，福貴被二黃疊，價直百千，即從座起，長跪叉手而

白佛言：「今以此疊奉上世尊，願垂納受。」

佛告福貴：「汝以一疊施我，一施阿難。」爾時，福貴承佛教旨，一奉如來，一施阿難。佛愍彼故，即為納受。時，福貴禮佛足已，於一面坐，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大患、不淨、穢污，上漏為礙，出要為上。

時，佛知福貴意，歡喜柔軟，無諸蓋、纏，易可開化，如諸佛常法，即為福貴說苦聖諦，苦集、苦滅、苦出要諦。時，福貴信心清淨，譬如淨潔白疊，易為受色，即於座上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見法得法，決定正住，不墮惡道，成就無畏，而白佛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唯願如來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唯願世尊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

又白佛言：「世尊！遊化若詣波婆城，唯願屈意過貧聚中。所以然者？欲盡家所有飲食、牀臥、衣服、湯藥，奉獻世尊，世尊受已，家內獲安。」

佛言：「汝所言善！」

爾時，世尊為福貴說法，示教利喜已。即從座起，頭面禮足，歡喜而去。其去未久，阿難尋以黃疊奉上如來，如來哀愍，即為受之，被於身上。爾時，世尊顏貌從容，威光熾盛，諸根清淨，面色和悅。阿難見已，默自思念：「自我得侍二十五年，未曾見佛面色光澤，發明如今。」即從座起，右膝著地，叉手合掌，前白佛言：「自我得侍二十五年，未曾見佛光色如今，不審何緣？願聞其意！」

佛告阿難：「有二因緣，如來光色有殊於常：一者佛初得道，成無上正真覺時；二者臨欲滅度，捨於性命般涅槃時。阿難！以此二緣，光色殊常。」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金色衣光悅， 細軟極鮮淨；

福貴奉世尊， 如雪白毫光。」

佛命阿難：「吾渴欲飲，汝取水來。」

阿難白言：「向有五百乘車於上流渡，水濁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飲也。」

如是三勅：「阿難！汝取水來。」

阿難白言：「今拘孫河去此不遠，清冷可飲，亦可澡浴。」

時，有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鉢盛八種淨水，奉上世尊。佛愍彼故，尋為受之，而說頌曰：

「佛以八種音，	勅阿難取水，
吾渴今欲飲，	飲已詣拘尸；
柔軟和雅音，	所言悅眾心。
給侍佛左右，	尋白於世尊：
向有五百車，	截流渡彼岸，
渾濁於此水，	飲恐不便身；
拘留河不遠，	水美甚清冷；
往彼可取飲，	亦可澡浴身。
雪山有鬼神，	奉上如來水；
飲已威勢強，	眾中師子步。
其水神龍居，	清澄無濁穢；
聖顏如雪山，	安詳度拘孫。」

爾時，世尊即詣拘孫河，飲已澡浴，與眾而去。中路止息在一樹下，告周那曰：「汝取僧伽梨四牒而敷，吾患背痛，欲暫止息。」周那受教，敷置已訖，佛坐其上。周那禮已，於一面坐，而白佛言：「我欲般涅槃！我欲般涅槃！」

佛告之曰：「宜知是時。」於是，周那即於佛前便般涅槃，佛時頌曰：

「佛趣拘孫河， 清涼無濁穢，

人中尊入水， 澡浴度彼岸。
大眾之原首， 教勅於周那：
吾今身疲極， 汝速敷臥具；
周那尋受教， 四牒衣而敷；
如來既止息， 周那於前坐。
即白於世尊： 我欲取滅度，
無愛無憎處， 今當到彼方。
無量功德海， 最勝告彼曰：
汝所作已辦， 今宜知是時。
見佛已聽許， 周那倍精勤；
滅行無有餘， 如燈盡火滅。」

時，阿難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佛滅度後，葬法云何？」

佛告阿難：「汝且默然，思汝所業，諸清信士自樂為之。」

時，阿難復重三啟：「佛滅度後，葬法云何？」

佛言：「欲知葬法者，當如轉輪聖王。」

阿難又白：「轉輪聖王葬法云何？」

佛告阿難：「聖王葬法，先以香湯洗浴其體，以新劫貝周遍纏身，以五百張疊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麻油畢，舉金棺置於第二大鐵槨中，栴檀香槨次重於外，積眾名香，厚衣其上而闍維之。訖收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使國行人皆見法王塔，思慕正化，多所饒益。阿難！汝欲葬我，先以香湯洗浴，用新劫貝周遍纏身，以五百張疊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麻油畢，舉金棺置於第二大鐵槨中，旃檀香槨次重於外，積眾名香，厚衣其上而闍維之。訖收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生獲福利，死得上天。」於時，世尊重觀此義，而說頌曰：

「阿難從坐起， 長跪白世尊，

如來滅度後， 當以何法葬？
阿難汝且默， 思惟汝所行；
國內諸清信， 自當樂為之。
阿難三請已， 佛說轉輪葬，
欲葬如來身， 疊裹內棺槨；
四衢起塔廟， 為利益眾生，
諸有禮敬者， 皆獲無量福。」

佛告阿難：「天下有四種人，應得起塔，香花繒蓋，伎樂供養。何等為四？一者如來應得起塔，二者辟支佛，三者聲聞人，四者轉輪王。阿難！此四種人應得起塔，香華繒蓋，伎樂供養。」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佛應第一塔， 辟支佛聲聞，
及轉輪聖王， 典領四域主。
斯四應供養， 如來之所記，
佛、辟支、聲聞， 及轉輪王塔。」

爾時，世尊告阿難：「俱詣拘尸城，末羅雙樹間。」

對曰：「唯然！」即與大眾圍遶世尊，在道而行。

有一梵志從拘尸城趣波婆城，中路遙見世尊顏貌端正，諸根寂定，見已歡喜，善心自生，前至佛所，問訊訖，一面住，而白佛言：「我所居村去此不遠，唯願瞿曇於彼止宿，清旦食已，然後趣城。」佛告梵志：「且止！且止！汝今便為供養我已。」

時，梵志慇懃三請，佛答如初，又告梵志：「阿難在後，汝可語意。」

時，梵志聞佛教已，即詣阿難，問訊已，於一面立，白阿難言：「我所居村去此不遠，欲屈瞿曇於彼止宿，清旦食已，然後趣城。」

阿難報曰：「止！止！梵志！汝今已為得供養已。」

梵志復請，慇懃至三，阿難答曰：「時既暑熱，彼村遠迢，世尊疲極，不足勞憊。」

爾時，世尊觀此義已，即說頌曰：

「淨眼前進路， 疲極向雙樹；
梵志遙見佛， 速詣而稽首，
我村今在近， 哀愍留一宿；
清旦設微供， 然後向彼城。
梵志我身倦， 道遠不能過；
監藏者在後， 汝可住語意。
承佛教旨已， 即詣阿難所：
唯願至我村， 清旦食已去。
阿難曰止止， 時熱不相赴。
三請不遂願， 憂惱不悅樂。
咄此有為法， 流遷不常住；
今於雙樹間， 滅我無漏身。
佛、辟支、聲聞， 一切皆歸滅；
無常無撰擇， 如火焚山林。」

爾時，世尊入拘尸城，向本生處末羅雙樹間，告阿難曰：「汝為如來於雙樹間敷置牀座，使頭北首，面向西方。所以然者？吾法流布，當久住北方。」

對曰：「唯然！」即敷座，令北首。

爾時，世尊自四牒僧伽梨，偃右脇如師子王，累足而臥。

時，雙樹間所有鬼神篤信佛者，以非時花布散于地。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此雙樹神以非時華供養於我，此非供養如來。」

阿難白言：「云何名為供養如來？」

佛語阿難：「人能受法，能行法者，斯乃名曰供養如來。」
佛觀此義，而說頌曰：

「佛在雙樹間， 偃臥心不亂；
樹神心清淨， 以花散佛上。
阿難白佛言： 云何名供養？
受法而能行， 覺華而為供。
紫金華如輪， 散佛未為供；
陰、界、入無我， 乃名第一供。」

爾時，梵摩那在於佛前執扇扇佛，佛言：「汝却，勿在吾前。」

時，阿難默自思念：「此梵摩那常在佛左右，供給所須，當尊敬如來，視無厭足。今者末後須其瞻視，乃命使却，意將何因？」於是，阿難即整衣服，前白佛言：「此梵摩那常在佛左右，供給所須，當尊敬如來，視無厭足。今者末後須其瞻視，而命使却，將有何因？」

佛告阿難：「此拘尸城外有十二由旬，皆是諸大神天之所居宅，無空缺處。此諸大神皆嫌此比丘當佛前立：『今佛末後垂當滅度，吾等諸神，冀一奉覲，而此比丘有大威德，光明暎蔽，使我曹等不得親近禮拜供養。』阿難！我以是緣，故命使却。」

阿難白佛：「此尊比丘本積何德，修何行業，今者威德乃如是乎？」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時世有佛，名毗婆尸，時此比丘以歡喜心，手執草炬，以照彼塔，由此因緣，使今威光上徹二十八天，諸天神光所不能及。」

爾時，阿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長跪叉手而白佛言：「莫於此鄙陋小城荒毀之土取滅度也。所以者何？更有大國——瞻婆大國、毗舍離國、王舍城、婆祇國、舍衛國、迦維羅衛國、波羅[木*奈]國，其土人民眾多，信樂佛法，佛滅度已，必能

恭敬供養舍利。」

佛言：「止！止！勿造斯觀，無謂此土以為鄙陋。所以者何？昔者，此國有王名大善見，此城時名拘舍婆提，大王之都城，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是時，穀米豐賤，人民熾盛，其城七重，遶城欄楯亦復七重，彫文刻鏤，間懸寶鈴。其城下基深三仞，高十二仞，城上樓觀高十二仞，柱圍三仞，金城銀門，銀城金門；琉璃城水精門，水精城琉璃門。

「其城周圓四寶莊嚴，間錯欄楯亦以四寶。金樓銀鈴，銀樓金鈴，寶塹七重，中生蓮花：優鉢羅花、鉢頭摩花、俱物頭花、分陀利花。下有金沙布現其底，俠道兩邊生多隣娑樹，其金樹者，銀葉花實；其銀樹者，金葉花實；水精樹者，琉璃花實；琉璃樹者，水精花實。多隣樹間有眾浴池，清流深潭，潔淨無穢，以四寶塹間砌其邊。金梯銀蹬，銀梯金蹬，琉璃梯金蹬，琉璃梯陞水精為蹬，水精梯陞琉璃為蹬。周匝欄楯，遶遶相承，其城處處生多隣樹，其金樹者，銀葉花實，其銀樹者，金葉花實，水精樹者，琉璃花實，琉璃樹者，水精花實。樹間亦有四種寶池，生四種花。街巷齊整，行伍相當，風吹眾花，紛紛路側。微風四起，吹諸寶樹，出柔軟音，猶如天樂。其國人民，男女大小，共遊樹間，以自娛樂。其國常有十種聲：貝聲、鼓聲、波羅聲、歌聲、舞聲、吹聲、象聲、馬聲、車聲、飲食戲笑聲。

「爾時，大善見王七寶具足，王有四德，主四天下。何謂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七、主兵寶。云何善見大王成就金輪寶？王常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昇高殿上，嫖女圍遶，自然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真金所成，輪徑丈四。大善見王默自念言：『我曾從先宿

諸舊聞如是語：刹利王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昇寶殿上，姝女圍遶，自然金輪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真金所成，輪徑丈四，是則名為轉輪聖王。今此輪現，將無是耶？今我寧可試此輪寶。』

「時，大善見王即召四兵，向金輪寶偏露右臂，右膝著地，以右手摩挲金輪，語言：『汝向東方，如法而轉，勿違常則。』輪即東轉。時，善見王即將四兵隨其後行，金輪寶前有四神引導，輪所住處，王即止駕。爾時，東方諸小國王見大王至，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來趣王所，拜首白言：『善來，大王！今此東方土地豐樂，人民熾盛，志性仁和，慈孝中順。唯願聖王於此治政，我等當給使左右，承受所宜。』當時，善見大王語小王言：『止！止！諸賢！汝等則為供養我已，但當以正法治，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此即名曰我之所治。』

「時，諸小王聞此教已，即從大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隨輪所至，其諸國王各獻國土，如東方諸小王。此時，善見王既隨金輪，周行四海，以道開化，安慰民庶已，還本國拘舍婆城。時，金輪寶在宮門上虛空中住，大善見王踊躍而言：『此金輪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金輪寶成就。

「云何善見大王成就白象寶？時，善見大王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象寶忽現在前，其毛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其首雜色，六牙纖備，真金間填。時，王見已，念言：『此象賢良，若善調者，可中御乘。』即試調習，諸能悉備。時，善見大王欲自試象，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善見王踊躍而言：『此白象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象寶成就。

「云何善見大王成就馬寶？時，善見大王清旦在正殿上坐，

自然馬寶忽現在前，紺青色，朱髦尾，頭頸如象，力能飛行。時，王見已，念言：『此馬賢良，若善調者，可中御乘。』即試調習，諸能悉備。時，善見王欲自試馬寶，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善見王踊躍而言：『此紺馬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紺馬寶成就。

「云何善見大王神珠寶成就？時，善見大王於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現在前，質色清徹，無有瑕穢。時，王見已，言：『此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宮內。』時，善見王欲試此珠，即召四兵，以此寶珠置高幢上，於夜冥中齎幢出城，其珠光明，照諸軍眾，猶如晝日。於軍眾外周匝，復能照一由旬。現城中人皆起作務，謂為是晝。時，王善見踊躍而言：『今此神珠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神珠寶成就。

「云何善見大王成就玉女寶？時，玉女寶忽然出現，顏色從容，面貌端正，不長不短，不羸不細，不白不黑，不剛不柔，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出栴檀香，口出優鉢羅華香，言語柔軟，舉動安詳，先起後坐，不失宜則。時，王善見清淨無著，心不暫念，況復親近。時，王善見踊躍而言：『此玉女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玉女寶成就。

「云何善見大王居士寶成就？時，居士丈夫忽然自出，寶藏自然，財富無量。居士宿福眼，能徹視地中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其有主者，能為擁護，其無主者，取給王用。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給與，不足為憂，我自能辦。』時，善見王欲試居士寶，即勅嚴船於水遊戲，告居士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居士報曰：『大王小待，須至岸上。』王尋逼言：『我停須用，正今得來。』時，居士寶被王嚴勅，即於船上長跪，以右手內著水中，水中寶瓶隨手而出，如蟲緣樹。彼居士寶，亦復如是，內手水中，寶緣手出，充滿船上，而白

王言：『向須寶用，為須幾許？』時，王善見語居士言：『止！止！吾無所須，向相試耳！汝今便為供養我已。』時，彼居士聞王語已，尋以寶物還投水中。時，善見王踊躍而言：『此居士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居士寶成就。

「云何善見大王主兵寶成就？時，主兵寶忽然出現，智謀雄猛，英略獨決，即詣王所白言：『大王！有所討罰，王不足憂，我自能辦。』時，善見大王欲試主兵寶，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主兵寶聞王語已，即令四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善見王踊躍而言：『此主兵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阿難！是為善見轉輪聖王成就七寶。

「何謂四神德？一者長壽不夭，無能及者。二者身強無患，無能及者。三者顏貌端正，無能及者。四者寶藏盈溢，無能及者。是為轉輪聖王成就七寶及四功德。

「阿難！時，善見王久乃命駕，出遊後園，尋告御者：『汝當善御，安詳而行。所以然者？吾欲諦觀國土人民安樂無患。』時，國人民路次觀者，復語侍人：『汝且徐行，吾欲諦觀聖王威顏。』阿難！時，善見王慈育民物，如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奇盡以貢王，願垂納受，在意所與。時王報曰：『且止！諸人！吾自有寶，汝可自用。』復於異時，王作是念：『我今寧可造作宮觀。』適生是意，時，國人民詣王善見，各白王言：『我今為王造作宮殿。』王報之曰：『我今以為得汝供養，我有寶物，自足成辦。』時，國人民復重啟王：『我欲與王造立宮殿。』王告人民：『隨汝等意。』時，諸人民承王教已，即以八萬四千兩車，載金而來，詣拘舍婆城，造立法殿。時，第二忉利妙匠天子默自思念：『唯我能堪與善見王起正法殿。』

「阿難！時，妙匠天造法殿，長六十里，廣三十里，四寶莊嚴，下基平整，七重寶塼以砌其階；其法殿柱有八萬四千，金柱銀櫨，銀柱金櫨，琉璃、水精櫨柱亦然。繞殿周匝，有四欄楯，皆四寶成，又四階陛亦四寶成。其法殿上有八萬四千寶樓，其金樓者銀為戶牖，其銀樓者金為戶牖，水精、琉璃樓戶亦然。金樓銀牀，銀樓金牀，綰縵細軟，金縷織成，布其座上，水精、琉璃樓牀亦然。其殿光明，眩曜人目，猶日盛明，無能視者。時，善見王自生念言：『我今可於是殿左右起多隣園池。』即造園池，縱廣一由旬。

「又復自念：『於法殿前造一法池。』尋即施造，縱廣一由旬，其水清澄，潔淨無穢，以四寶塼廁砌其下，繞池四邊，欄楯周匝，皆以黃金、白銀、水精、琉璃四寶合成。其池中水生眾雜華：優鉢羅華、波頭摩華、俱物頭華、分陀利華，出微妙香，馥馥四散。其池四面陸地生華：阿醯物多華、瞻蔔華、波羅羅華、須曼陀華、婆師迦華、檀俱摩梨華。使人典池，諸行過者將入洗浴，遊戲清涼，隨意所欲。須漿與漿，須食與食，衣服、車馬、香華、財寶，不逆人意。

「阿難！時，善見王有八萬四千象，金銀校飾，絡用寶珠，齊象王為第一。八萬四千馬，金銀校飾，絡用寶珠，力馬王為第一。八萬四千車，師子革絡，四寶莊嚴，金輪寶為第一。八萬四千珠，神珠寶為第一。八萬四千玉女，玉女寶為第一。八萬四千居士，居士寶為第一。八萬四千剎利，主兵寶為第一。八萬四千城，拘尸婆提城為第一。八萬四千殿，正法殿為第一。八萬四千樓，大正樓為第一。八萬四千牀，皆以黃金、白銀、眾寶所成，毼[毯-炎+數]毼[毯-炎+登]，綰縵細軟，以布其上。八萬四千億衣，初摩衣、迦尸衣、劫波衣為第一。八萬四千種食，日日供設，味味各異。

「阿難！時，善見王八萬四千象，乘齊象上，清旦出拘尸城，案行天下，周遍四海，須臾之間，還入城食。八萬四千馬，乘力馬寶，清旦出遊，案行天下，周遍四海，須臾之間，還入城食。八萬四千車，乘金輪車，駕力馬寶，清旦出遊，案行天下，周遍四海，須臾之間，還入城食。八萬四千神珠，以神珠寶，照於宮內，晝夜常明。八萬四千玉女，玉女寶善賢給侍左右。八萬四千居士，有所給與，任居士寶。八萬四千剎利，有所討罰，任主兵寶。八萬四千城，常所治都，在拘尸城。八萬四千殿，王所常止，在正法殿。八萬四千樓，王所常止，在大正樓。八萬四千座，王所常止，在頗梨座，以安禪故。八萬四千億衣，上妙寶飾，隨意所服，以慚愧故。八萬四千種食，王所常食，食自然飯，以知足故。」

「時，八萬四千象來現，王時蹋踏衝突，傷害眾生，不可稱數。時王念言：『此象數來，多所損傷，自今而後，百年聽現一象。』如是轉次百年現一，周而復始。」

長阿含經之遊行經下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爾時，佛告阿難：「時王自念：『我本積何功德，修何善本，今獲果報，巍巍如是？』復自思念：『以三因緣，致此福報。何謂三？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禪思，以是因緣，今獲大報。』王復自念：『我今已受人間福報，當復進修天福之業，宜自抑損，去離憤鬧，隱處閑居，以崇道術。』時，王即命善賢寶女，而告之曰：『我今已受人間福報，當復進修天福之業，宜自抑損，去離憤鬧，隱處閑居，以崇道術。』女言：『唯諾！如大王教。』即勅內外，絕於侍覲。」

「時，王即昇法殿，入金樓觀，坐銀御牀，思惟貪婬欲、惡不善，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第一禪；除滅覺、觀，內信歡悅，檢心專一，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捨喜守護，專念不亂，自知身樂，賢聖所求，護念樂行，得第三禪；捨滅苦、樂，先除憂、喜，不苦不樂，護念清淨，得第四禪。時，善見王起銀御牀，出金樓觀，詣大正樓，坐琉璃牀，修習慈心，遍滿一方，餘方亦爾，周遍廣普無二無量，除眾結恨，心無嫉惡，靜默慈柔以自娛樂，悲、喜、捨心，亦復如是。

「時，玉女寶默自念言：『久違顏色，思一侍觀，今者寧可奉現大王。』時，寶女善賢告八萬四千諸婬女曰：『汝等宜各沐浴香湯，嚴飾衣服，所以然者？我等久違顏色，宜一奉觀。』諸女聞已，各嚴衣服，沐浴澡潔。時，寶女善賢又告主兵寶臣集四種兵：『我等久違朝觀，宜一奉現。』時，主兵臣即集四兵，白寶女言：『四兵已集，宜知是時。』於是，寶女將八萬四千婬女，四兵導從，詣金多隣園，大眾震動，聲聞于王，王聞聲已，臨牕而觀，寶女即前，戶側而立。

「時，王見女，尋告之曰：『汝止勿前，吾將出觀。』時，善見王起頗梨座，出大正樓，下正法殿，與玉女寶詣多隣園，就座而坐。時，善見王容顏光澤有踰於常，善賢寶女即自念言：『今者大王色勝於常，是何異瑞？』時，女尋白大王：『今者顏色異常，將非異瑞，欲捨壽耶？今此八萬四千象，白象寶為第一。金銀交飾，珞用寶珠，自王所有，願少留意，共相娛樂，勿便捨壽，孤棄萬民。又八萬四千馬，力馬王為第一；八萬四千車，輪寶為第一；八萬四千珠，神珠寶第一；八萬四千女，玉女寶第一；八萬四千居士，居士寶第一；八萬四千刹利，主兵寶第一；八萬四千城，拘尸城第一；八萬四千殿，正法殿第一；八萬四千樓，大正樓第一；八萬四千座，寶飾第一；八萬

四千億衣，柔軟第一；八萬四千種食，味味珍異。凡此眾寶，皆王所有，願少留意，共相娛樂，勿便捨壽，孤棄萬民。』

「時，善見王答寶女曰：『自汝昔來恭奉於我，慈柔敬順，言無羸漏今者何故，乃作此語？』女白王曰：『不審所白有何不順？』王告女曰：『汝向所言：象馬、寶車、金輪、宮觀、名服、餽饈，斯皆無常，不可久保，而勸我留，豈是順耶？』女白王言：『不審慈順當何以言？』王告女曰：『汝若能言：象馬、寶車、金輪、宮觀、名服、餽饈，斯皆無常，不可久保，願不戀著，以勞神思。所以然者？王命未幾當就後世，夫生有死，合會有離，何有生此而永壽者？宜割恩愛以存道意，斯乃名曰敬順言也。』

「阿難！時，玉女寶聞王此教，悲泣號啼，捫淚而言：『象馬、寶車、金輪、宮觀、名服、餽饈，斯皆無常，不可久保，願不戀著，以勞神思。所以然者？王壽未幾當就後世，夫生有死，合會有離，何有生此而永壽者？宜割恩愛以存道意。』

「阿難！彼玉女寶撫此言頃，時，善見王忽然命終，猶如壯士美飯一餐，無有苦惱，魂神上生第七梵天。其王善見死七日後，輪寶、珠寶自然不現，象寶、馬寶、玉女寶、居士寶、主兵寶同日命終，城池、法殿、樓觀、寶飾、金多隣園，皆變為土木。」

佛告阿難：「此有為法，無常變易，要歸磨滅，貪欲無厭，消散人命，戀著恩愛，無有知足。唯得聖智，諦見道者，爾乃知足。阿難！我自憶念，曾於此處六返，作轉輪聖王，終措骨於此。今我成無上正覺，復捨性命，措身於此，自今已後，生死永絕，無有方土，措吾身處，此最後邊，更不受有。」

爾時，世尊在拘尸那竭城本所生處，娑羅園中雙樹間，臨將滅度，告阿難曰：「汝入拘尸那竭城，告諸末羅：『諸賢！當

知如來夜半於娑羅園雙樹間當般涅槃，汝等可往諮問所疑，面受教誡，宜及是時，無從後悔。』

是時，阿難受佛教已，即從座起，禮佛而去。與一比丘垂淚而行，入拘尸城，見五百末羅以少因緣，集在一處。

時，諸末羅見阿難來，即起作禮，於一面立，白阿難言：「不審尊者今入此城，何甚晚暮，欲何作為？」

阿難垂淚言：「吾為汝等，欲相饒益，故來相告。卿等當知，如來夜半當般涅槃，汝等可往諮問所疑，面受教誡，宜及是時，無從後悔。」

時，諸末羅聞是言已，舉聲悲號，宛轉躑地，絕而復甦，譬如大樹根拔，枝條摧折，同舉聲言：「佛取滅度，何其駛哉！佛取滅度，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

是時，阿難慰勞諸末羅言：「止！止！勿悲！天地萬物，無生不終，欲使有為而常存者，無有是處。佛不云乎？合會有離，生必有盡。」

時，諸末羅各相謂言：「吾等還歸，將諸家屬，并持五百張白疊，共詣雙樹。」

時，諸末羅各歸舍已，將諸家屬，并持白疊，出拘尸城，詣雙樹間，至阿難所。阿難遙見，默自念言：「彼人眾多，若一一見佛，恐未周聞，佛先滅度。我今寧可使於前夜，同時見佛。」即將五百末羅及其家屬，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阿難前白佛言：「某甲某甲諸末羅等及其家屬，問訊世尊起居增損。」

佛報言：「勞汝等來，當使汝等壽命延長，無病無痛。」阿難乃能將諸末羅及其家屬，使見世尊。

時，諸末羅頭面禮足，於一面坐。爾時，世尊為說無常，示教利喜。時，諸末羅聞法歡喜，即以五百張疊，奉上世尊，

佛為受之，諸末羅即從座起，禮佛而去。

是時，拘尸城內，有一梵志，名曰須跋，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沙門瞿曇今夜於雙樹間當取滅度，自念言：「吾於法有疑，唯有瞿曇能解我意，今當及時自力而行。」即於其夜，出拘尸城，詣雙樹間，至阿難所，問訊已，一面立，白阿難曰：「我聞瞿曇沙門今夜當取滅度，故來至此，求一相見。我於法有疑，願見瞿曇，一決我意，寧有閑暇得相見不？」

阿難報言：「止！止！須跋！佛身有疾，無勞擾也。」

須跋固請，乃至再三：「吾聞如來時一出世，如優曇鉢花時時乃出，故來求現，欲決所疑，寧有閑暇暫相見不？」

阿難答如初：「佛身有疾，無勞擾也。」

時，佛告阿難：「汝勿遮止！聽使來入，此欲決疑，無憊亂也，設聞我法，必得開解。」

阿難乃告須跋：「汝欲覲佛，宜知是時。」

須跋即入，問訊已，一面坐，而白佛言：「我於法有疑，寧有閑暇一決所滯不？」

佛言：「恣汝所問。」

須跋即問：「云何？瞿曇！諸有別眾，自稱為師，不蘭迦葉、末伽梨憍舍利、阿浮陀翅舍金披羅、波浮迦旃、薩若毘耶梨弗、尼捷子，此諸師等，各有異法，瞿曇沙門能盡知耶？不盡知耶？」

佛言：「止！止！用論此為，吾悉知耳。今當為汝說深妙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須跋受教，佛告之曰：「若諸法中，無八聖道者，則無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果。須跋！以諸法中有八聖道故，便有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果。須跋！今我法中有八聖道，有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果，

外道異眾無沙門果。」爾時，世尊為須跋而說頌曰：

「我年二十九， 出家求善道；
須跋我成佛， 今已五十年。
戒定智慧行， 獨處而思惟；
今說法之要， 此外無沙門。」

佛告須跋：「若諸比丘皆能自攝者，則此世間羅漢不空。」

是時，須跋白阿難言：「諸有從沙門瞿曇已行梵行，今行、當行者，為得大利。阿難！汝於如來所修行梵行，亦得大利，我得面覲如來，諮問所疑，亦得大利。今者，如來則為以弟子蒞而別我已。」

即白佛言：「我今寧得於如來法中出家受具戒不？」

佛告須跋：「若有異學梵志於我法中修梵行者，當試四月，觀其人行，察其志性，具諸威儀無漏失者，則於我法得受具戒。須跋！當知在人行耳。」

須跋復白言：「外道異學於佛法中當試四月，觀其人行，察其志性，具諸威儀無漏失者，乃得具戒。今我能於佛正法中四歲使役，具諸威儀，無有漏失，乃受具戒。」

佛告須跋：「我先已說在人行耳。」

於是，須跋即於其夜，出家受戒，淨修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得如實智，更不受有。時，夜未久，即成羅漢，是為如來最後弟子，便先滅度而佛後焉。

是時，阿難在佛後立，撫牀悲泣，不能自勝，歔歔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滅度，何其疾哉！大法淪墮，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所以者何？我蒙佛恩，得在學地，所業未成，而佛滅度。」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比丘今為所在？」

時，諸比丘白如來曰：「阿難比丘今在佛後撫牀悲泣，不能自勝，歔歔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滅度，何其疾哉！大法淪噎，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所以者何？我蒙佛恩，得在學地，所業未成，而佛滅度。』」

佛告阿難：「止！止！勿憂莫悲泣也。汝侍我以來，身行有慈，無二無量；言行有慈，意行有慈，無二無量。阿難！汝供養我，功德甚大，若有供養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無及汝者。汝但精進，成道不久。」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諸佛給侍弟子亦如阿難，未來諸佛給侍弟子亦如阿難。然過去佛給侍弟子，語然後知；今我阿難，舉目即知：如來須是，世尊須是。此是阿難未曾有法，汝等持之。轉輪聖王有四奇特未曾有法，何等四？聖王行時，舉國民庶皆來奉迎，見已歡喜，聞教亦喜，瞻仰威顏，無有厭足。轉輪聖王若住、若坐，及與臥時，國內臣民盡來王所，見王歡喜，聞教亦喜，瞻仰威顏，無有厭足，是為轉輪聖王四奇特法。今我阿難亦有此四奇特之法，何等四？阿難默然入比丘眾，眾皆歡喜，為眾說法，聞亦歡喜，觀其儀容，聽其說法，無有厭足。復次，阿難默然至比丘尼眾中、優婆塞眾中、優婆夷眾中，見俱歡喜，若與說法，聞亦歡喜，觀其儀容，聽其說法，無有厭足，是為阿難四未曾有奇特之法。」

爾時，阿難偏露右肩，右膝著地，而白佛言：「世尊！現在四方沙門耆舊多智，明解經律，清德高行者來覲世尊，我因得禮敬，親覲問訊。佛滅度後，彼不復來，無所瞻對，當如之何？」

佛告阿難：「汝勿憂也。諸族姓子常有四念，何等四？一曰念佛生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二曰念佛初得道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三曰念佛轉法輪處，

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四曰念佛般泥洹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阿難！我般泥洹後，族姓男女念佛生時，功德如是。佛得道時，神力如是。轉法輪時，度人如是。臨滅度時，遺法如是。各詣其處，遊行禮敬諸塔寺已，死皆生天，除得道者。」

佛告阿難：「我般涅槃後，諸釋種來，求為道者，當聽出家，授具足戒，勿使留難。諸異學梵志來求為道，亦聽出家受具足戒，勿試四月。所以者何？彼有異論，若小稽留，則生本見。」

爾時，阿難長跪叉手，前白佛言：「闍怒比丘虜扈自用，佛滅度後，當如之何？」

佛告阿難：「我滅度後，若彼闍怒不順威儀，不受教誡，汝等當共行梵檀罰，勅諸比丘不得與語，亦勿往返教授從事。」

是時，阿難復白佛言：「佛滅度後，諸女人輩未受誨者，當如之何？」

佛告阿難：「莫與相見。」

阿難又白：「設相見者，當如之何？」

佛言：「莫與共語。」

阿難又白：「設與語者，當如之何？」

佛言：「當自檢心。阿難！汝謂佛滅度後，無復覆護，失所持耶？勿造斯觀，我成佛來所說經戒，即是汝護，是汝所持。阿難！自今日始，聽諸比丘捨小小戒，上下相呼，當順禮度，斯則出家敬順之法。」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於佛、法、眾有疑，於道有疑者，當速諮問，宜及是時，無從後悔，及吾現存，當為汝說。」時諸比丘默然無言。

佛又告曰：「汝等若於佛、法、眾有疑，於道有疑，當速

諮問，宜及是時，無從後悔，及吾現存，當為汝說。」時，諸比丘又復默然。

佛復告曰：「汝等若自慚愧，不敢問者，當因知識，速來諮問，宜及是時，無從後悔。」時，諸比丘又復默然。

阿難白佛言：「我信此眾皆有淨信，無一比丘疑佛、法、眾，疑於道者。」

佛告阿難：「我亦自知今此眾中最小比丘皆見道迹，不趣惡道，極七往返，必盡苦際。」爾時，世尊即記荊千二百弟子所得道果。

時，世尊披鬱多羅僧，出金色臂，告諸比丘：「汝等當觀如來時時出世，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爾時，世尊重觀此義，而說偈言：

「右臂紫金色， 佛現如靈瑞；

去來行無常， 現滅無放逸。

「是故，比丘！無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覺，無量眾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萬物無常存者，此是如來末後所說。」於是，世尊即入初禪定，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四禪起，入空處定；從空處定起，入識處定；從識處定起，入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有想無想定；從有想無想定起，入滅想定。

是時，阿難問阿那律：「世尊已般涅槃耶？」

阿那律言：「未也，阿難！世尊今者在滅想定。我昔親從佛聞，從四禪起，乃般涅槃。」

於時，世尊從滅想定起，入有想無想定；從有想無想定起，入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識處定；從識處定起，入空處定；從空處定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第三禪；從三禪起，入第二禪；從二禪起，入第一禪；從第一禪起，入第二禪；從

二禪起，入第三禪；從三禪起，入第四禪；從四禪起，佛般涅槃。當於爾時，地大震動，諸天、世人皆大驚怖。諸有幽冥日月光明所不照處，皆蒙大明，各得相見，迭相謂言：「彼人生此！彼人生此！」其光普遍，過諸天光。

時，忉利天於虛空中，以文陀羅花、優鉢羅、波頭摩、拘摩頭、分陀利花散如來上，及散眾會。又以天末栴檀而散佛上，及散大眾。佛滅度已，時，梵天王於虛空中以偈頌曰：

「一切昏萌類， 皆當捨諸陰；
佛為無上尊， 世間無等倫。
如來大聖雄， 有無畏神力；
世尊應久住， 而今般涅槃。」

爾時，釋提桓因復作頌曰：

「陰行無有常， 但為興衰法；
生者無不死， 佛滅之為樂。」

爾時，毘沙門王復作頌曰：

「福樹大叢林， 無上福娑羅；
受供之良田， 雙樹間滅度。」

爾時，阿那律復作頌曰：

「佛以無為住， 不用出入息；
本由寂滅來， 靈曜於是沒。」

爾時，梵摩那比丘復作頌曰：

「不以懈慢心， 約已修上慧；
無著無所染， 離愛無上尊。」

爾時，阿難比丘復作頌曰：

「天人懷恐怖， 衣毛為之豎；
一切皆成就， 正覺取滅度。」

爾時，金毘羅神復作頌曰：

「世間失覆護， 群生永盲冥；
不復覩正覺， 人雄釋師子。」

爾時，密迹力士復作頌曰：

「今世與後世， 梵世諸天人；
更不復覩見， 人雄釋師子。」

爾時，佛母摩耶復作頌曰：

「佛生樓毘園， 其道廣流布；
還到本生處， 永棄無常身。」

爾時，雙樹神復作頌曰：

「何時當復以， 非時花散佛；
十力功德具， 如來取滅度。」

爾時，娑羅園林神復作頌曰：

「此處最妙樂， 佛於此生長；
即此轉法輪， 又於此滅度。」

爾時，四天王復作頌曰：

「如來無上智， 常說無常論；
解群生苦縛， 究竟入寂滅。」

爾時，忉利天王復作頌曰：

「於億千萬劫， 求成無上道；
解群生苦縛， 究竟入寂滅。」

爾時，焰天王復作頌曰：

「此是最後衣， 纏裹如來身；
佛既滅度已， 衣當何處施。」

爾時，兜率陀天王復作頌曰：

「此是末後身， 陰、界於此滅；
無憂無喜想， 無復老死患。」

爾時，化自在天王復作頌曰：

「佛於今後夜， 偃右脇而臥；
於此娑羅園， 釋師子滅度。」

爾時，他化自在天王復作頌曰：

「世間永衰冥， 星王月奄墜；
無常之所覆， 大智日永翳。」

爾時，異比丘而作頌曰：

「是身如泡沫， 危脆誰當樂？
佛得金剛身， 猶為無常壞。
諸佛金剛體， 皆亦歸無常；
速滅如少雪， 其餘復何冀？」

佛般涅槃已。時，諸比丘悲慟殞絕，自投於地，宛轉號咷，不能自勝，歔歔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滅度，何其疾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譬如大樹根拔，枝條摧折。又如斬蛇，宛轉迴遑，莫知所奉。」

時，諸比丘亦復如是，悲慟殞絕，自投於地，宛轉號咷，不能自勝，歔歔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滅度，何其疾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

爾時，長老阿那律告諸比丘：「止！止！勿悲，諸天在上，儻有恠責。」

時，諸比丘問阿那律：「上有幾天？」

阿那律言：「充滿虛空，豈可計量？皆於空中徘徊騷擾，悲號躑躅，垂淚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滅度，何其疾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譬如大樹根拔，枝條摧折，又如斬蛇，宛轉迴遑，莫知所奉。』是時，諸天亦復如是，皆於空中徘徊騷擾，悲號躑躅，垂淚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滅度，何其疾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

時，諸比丘竟夜達曉，講法語已，阿那律告阿難言：「汝可入城，語諸末羅：『佛已滅度，所欲施作，宜及時為。』」

是時，阿難即起，禮佛足已，將一比丘，涕泣入城，遙見五百末羅以少因緣，集在一處。諸末羅見阿難來，皆起奉迎，禮足而立，白阿難言：「今來何早？」

阿難答言：「我今為欲饒益汝故，晨來至此。汝等當知：如來昨夜已取滅度，汝欲施作，宜及時為。」

時，諸末羅聞是語已，莫不悲慟，捫淚而言：「一何駛哉！佛般涅槃。一何疾哉！世間眼滅。」

阿難報曰：「止！止！諸君勿為悲泣，欲使有為不變易者，無有是處。佛已先說：『生者有死，合會有離；一切恩愛，無常存者。』」

時，諸末羅各相謂言：「宜各還歸，辦諸香花及眾伎樂，速詣雙樹，供養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於牀上，使末羅童子舉牀四角，擎持幡蓋，燒香散華，伎樂供養，入東城門，遍諸里巷，使國人民皆得供養；然後出西城門，詣高顯處而闍維之。」時，諸末羅作此論已，各自還家，供辦香華及眾伎樂，詣雙樹間，供養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於牀上，諸末羅等眾來舉牀，皆不能勝。

時，阿那律語諸末羅：「汝等且止！勿空疲勞，今者諸天欲來舉牀。」

諸末羅曰：「天以何意，欲舉此牀？」

阿那律曰：「汝等欲以香花伎樂供養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於牀上，使末羅童子舉牀四角，擎持幡蓋，燒香散花，伎樂供養，入東城門，遍諸里巷，使國人民皆得供養；然後出西城門，詣高顯處而闍維之。而諸天意欲留舍利七日之中，香花伎樂，禮敬供養；然後以佛舍利置於牀上，使末羅童子舉牀

四角，擎持幡蓋，散花燒香，作眾伎樂，供養舍利。入東城門，遍諸里巷，使國人民皆得供養；然後出城北門，渡灤連禪河，到天冠寺而闍維之。是上天意，使牀不動。」

末羅曰：「諾！快哉斯言！隨諸天意。」

時，諸末羅自相謂言：「我等宜先入城，街里街里，平治道路，掃灑燒香，還來至此，於七日中供養舍利。」時，諸末羅即共入城，街里街里，平治道路，掃灑燒香，訖已出城，於雙樹間，以香花伎樂供養舍利。訖七日已，時日向暮，舉佛舍利置於牀上，末羅童子奉舉四角，擎持幡蓋，燒香散花，作眾伎樂，前後導從，安詳而行。

時，忉利諸天以文陀羅花、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天末栴檀散舍利上，充滿街路。諸天作樂，鬼神歌詠。時，諸末羅自相謂言：「且置人樂，請設天樂供養舍利。」

於是，末羅奉牀漸進，入東城門，止諸街巷，燒香散花，伎樂供養。時，有路夷末羅女篤信佛道，手擎金花，大如車輪，供養舍利。時，有一老母舉聲讚曰：「此諸末羅為得大利，如來末後於此滅度，舉國士民快得供養。」

時，諸末羅設供養已，出城北門，渡灤連禪河，到天冠寺，置牀於地，告阿難曰：「我等當復以何供養？」

阿難報曰：「我親從佛聞，親受佛教，欲葬舍利者，當如轉輪聖王葬法。」

又問阿難：「轉輪聖王葬法云何？」

答曰：「聖王葬法，先以香湯洗浴其身，以新劫貝周遍纏身，五百張疊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麻油畢，舉金棺置於第二大鐵槨中，栴檀香槨次重於外，積眾名香，厚衣其上而闍維之。收拾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使國行人皆

見王塔，思慕正化，多所饒益。『阿難！汝欲葬我，先以香湯洗浴，用新劫貝周匝纏身，以五百張疊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麻油畢，舉金棺置於第二大鐵槨中，栴檀香槨次重於外，積眾名香，厚衣其上而闍維之。收撿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生獲福利，死得上天，除得道者。』

時，諸末羅各相謂言：「我等還城，供辦葬具、香花、劫貝、棺槨、香油及與白疊。」時，諸末羅即共入城，供辦葬具已，還到天冠寺，以淨香湯洗浴佛身，以新劫貝周匝纏身，五百張疊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香油，奉舉金棺置於第二大鐵槨中，栴檀木槨重衣其外，以眾名香而[廿/積]其上。

時，有末羅大臣名曰路夷，執大炬火，欲燃佛積，而火不燃。又有大末羅次前燃其積，火又不燃。時，阿那律語諸末羅言：「止！止！諸賢！非汝所能，火滅不燃，是諸天意。」

末羅又問：「諸天何故使火不燃？」

阿那律言：「天以大迦葉將五百弟子從波婆國來，今在半道，及未闍維，欲見佛身，天知其意，故使火不燃。」

末羅又言：「願遂此意！」

爾時，大迦葉將五百弟子從波婆國來，在道而行，遇一尼乾子手執文陀羅花。時，大迦葉遙見尼乾子，就往問言：「汝從何來？」

報言：「吾從拘尸城來。」

迦葉又言：「汝知我師乎？」

答曰：「知。」

又問：「我師存耶？」

答曰：「滅度已來，已經七日，吾從彼來，得此天華。」迦葉聞之，悵然不悅。時，五百比丘聞佛滅度，皆大悲泣，宛轉

號咷，不能自勝，捫淚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滅度，何其疾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譬如大樹根拔，枝條摧折，又如斬蛇，宛轉迴遑，莫知所奉。」

時，彼眾中有釋種子，字拔難陀，止諸比丘言：「汝等勿憂，世尊滅度，我得自在。彼者常言：『當應行是，不應行是。』自今已後，隨我所為。」

迦葉聞已，悵然不悅，告諸比丘曰：「速嚴衣鉢，時詣雙樹，及未闍維，可得見佛。」

時，諸比丘聞大迦葉語已，即從座起，侍從迦葉，詣拘尸城，渡尼連禪河水，到天冠寺，至阿難所。問訊已，一面住，語阿難言：「我等欲一面覲舍利，及未闍維，寧可見不？」

阿難答言：「雖未闍維，難復可見。所以然者？佛身既洗以香湯纏以劫貝，五百張疊次如纏之。藏於金棺，置鐵槨中，栴檀香槨重衣其外，以為佛身難復可覲。」

迦葉請至三，阿難答如初：「以為佛身難復得見。」

時，大迦葉適向香[卅/積]，於時佛身從重槨內雙出兩足，足有異色，迦葉見已，怪問阿難：「佛身金色，足何故異？」

阿難報曰：「向者，有一老母悲哀而前手撫佛足，淚墮其上，故色異耳。」

迦葉聞已，又大不悅，即向香[卅/積]，禮佛舍利。時，四部眾及上諸天同時俱禮，於是佛足忽然不現。

時，大迦葉繞[卅/積]三匝，而作頌曰：

「諸佛無等等，	聖智不可稱；
無等之聖智，	我今稽首禮。
無等等沙門，	最上無瑕穢；
牟尼絕愛枝，	大仙天人尊；
人中第一雄，	我今稽首禮。

苦行無等侶， 離著而教人；
無染無垢塵， 稽首無上尊。
三垢垢已盡， 樂於空寂行；
無二無疇匹， 稽首十力尊。
善逝為最上， 二足尊中尊；
覺四諦止息， 稽首安隱智。
沙門中無上， 迴邪令入正；
世尊施寂滅， 稽首湛然迹。
無熱無瑕郤， 其心當寂定；
練除諸塵穢， 稽首無垢尊。
慧眼無限量， 甘露滅名稱；
希有難思議， 稽首無等倫。
吼聲如師子， 在林無所畏；
降魔越四姓， 是故稽首禮。」

大迦葉有大威德，四辯具足，說此偈已，時，彼佛[廿/積]不燒自燃，諸末羅等各相謂言：「今火猛熾，焰盛難止，闍維舍利，或能消盡，當於何所求水滅之？」時，佛[廿/積]側有娑羅樹神，篤信佛道，尋以神力滅佛[廿/積]火。

時，諸末羅復相謂言：「此拘尸城左右十二由旬，所有香花，盡當採取，供佛舍利。」尋詣城側，取諸香花，以用供養。

時，波婆國末羅民眾，聞佛於雙樹滅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自於本土，起塔供養。」時，波婆國諸末羅即下國中，嚴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到拘尸城，遣使者言：「聞佛眾祐，止此滅度，彼亦我師，敬慕之心，來請骨分，當於本國起塔供養。」

拘尸王答曰：「如是！如是！誠如所言，但為世尊垂降此土，於茲滅度，國內士民，當自供養，遠勞諸君，舍利分不可

得。」

時，遮羅頗國諸跋離民眾，及羅摩伽國拘利民眾、毘留提國婆羅門眾、迦維羅衛國釋種民眾、毘舍離國離車民眾，及摩竭王阿闍世，聞如來於拘尸城雙樹間而取滅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

時，諸國王阿闍世等，即下國中，嚴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進渡恒水，即勅婆羅門香姓：「汝持我名，入拘尸城，致問諸末羅等：『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吾於諸賢，每相宗敬，鄰境義和，曾無諍訟。我聞如來於君國內而取滅度，唯無上尊，實我所天，故從遠來，求請骨分，欲還本土，起塔供養。設與我者，舉國重寶，與君共之。』」

時，香姓婆羅門受王教已，即詣彼城，語諸末羅曰：「摩竭大王致問無量：『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吾於諸君，每相宗敬，鄰境義和，曾無諍訟。我聞如來於君國內而取滅度，唯無上尊，實我所天，故從遠來，求請骨分，欲還本土，起塔供養。設與我者，舉國重寶，與君共之。』」

時，諸末羅報香姓曰：「如是！如是！誠如君言。但為世尊垂降此土，於茲滅度，國內士民自當供養，遠勞諸君，舍利分不可得。」

時，諸國王即集群臣，眾共立議，作頌告曰：

「吾等和議， 遠來拜首，
 遜言求分， 如不見與，
 四兵在此， 不惜身命，
 義而弗獲， 當以力取。」

時，拘尸國即集群臣，眾共立議，以偈答曰：

「遠勞諸君， 屈辱拜首，
 如來遺形， 不敢相許，

彼欲舉兵， 吾斯亦有，
畢命相抵， 未之有畏。」

時，香姓婆羅門曉眾人曰：「諸賢！長夜受佛教誡，口誦法言，心服仁化，一切眾生常念欲安，寧可諍佛舍利共相殘害？如來遺形欲以廣益，舍利現在但當分取。」

眾咸稱善，尋復議言：「誰堪分者？」

皆言香姓婆羅門仁智平均，可使分也。

時，諸國王即命香姓：「汝為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

於時，香姓聞諸王語已，即詣舍利所，頭面禮畢，徐前取佛上牙，別置一面。尋遣使者，齎佛上牙，詣阿闍世王所，語使者言：「汝以我聲，上白大王：『起居輕利，遊步強耶？舍利未至，傾遲無量耶？今付使者如來上牙，竝可供養，以慰企望，明星出時，分舍利訖，當自奉送。』」

時，彼使者受香姓語已，即詣阿闍世王所，白言：「香姓婆羅門致問無量：『起居輕利，遊步強耶？舍利未至，傾遲無量耶？今付使者如來上牙，竝可供養，以慰企望，明星出時，分舍利訖，當自奉送。』」

爾時，香姓以一瓶受一石許，即分舍利，均為八分已，告眾人言：「願以此瓶，眾議見與，自欲於舍起塔供養。」

皆言：「智哉！是為知時，即共聽與。」

時，有畢鉢村人白眾人言：「乞地焦炭，起塔供養。」皆言：「與之。」

時，拘尸國人得舍利分，即於其土起塔供養。

波婆國人、遮羅國、羅摩伽國、毘留提國、迦維羅衛國、毘舍離國、摩竭國阿闍世王等，得舍利分已，各歸其國，起塔供養。香姓婆羅門持舍利瓶歸起塔廟，畢鉢村人持地焦炭歸起塔廟。

當於爾時，如來舍利起於八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生時髮塔。

何等時佛生？何等時成道？何等時滅度？沸星出時生，沸星出出家，沸星出成道，沸星出滅度（丹本注云問中應有何等時出家諸本並闕）。

何等生二足尊？	何等出叢林苦？
何等得最上道？	何等入涅槃城？
沸星生二足尊，	沸星出叢林苦，
沸星得最上道，	沸星入涅槃城。
八日如來生，	八日佛出家，
八日成菩提，	八日取滅度。
八日生二足尊，	八日出叢林苦，
八日成最上道，	八日入泥洹城。
二月如來生，	二月佛出家，
二月成菩提，	八日取涅槃。
二月生二足尊，	二月出叢林苦，
二月得最上道，	八日入涅槃城。
娑羅花熾盛，	種種光相照；
於其本生處，	如來取滅度。
大慈般涅槃，	多人稱讚禮；
盡度諸恐懼，	決定取滅度。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地動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金剛國，城名曰地。

爾時，彼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

屋舍牆壁皆崩壞盡。於是，尊者阿難見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尊者阿難見已恐怖，舉身毛豎，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今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於是，世尊語尊者阿難曰：「如是，阿難！今地大動。如是，阿難！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有幾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世尊答曰：「阿難！有三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云何為三？阿難！此地止水上，水止風上，風依於空。阿難！有時空中大風起，風起則水擾，水擾則地動，是謂第一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復次，阿難！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自在如意足。彼於地作小想，於水作無量想，彼因是故，此地隨所欲、隨其意，擾復擾，震復震。護比丘天亦復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自在如意足。彼於地作小想，於水作無量想，彼因是故，此地隨所欲、隨其意，擾復擾，震復震，是謂第二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復次，阿難！若如來不久過三月已當般涅槃，由是之故，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是謂第三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於是，尊者阿難聞是語已，悲泣涕零，叉手向佛，白曰：

「世尊！甚奇！甚特！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所以者何？謂如來不久過三月已當般涅槃，是時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世尊語尊者阿難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甚奇！甚特！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所以者何？謂如來不久過三月已當般涅槃，是時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復次，阿難！我往詣無量百千刹利眾，共坐談論，令可彼意，共坐定已，如彼色像，我色像亦然；如彼音聲，我音聲亦然；如彼威儀禮節，我威儀禮節亦然；若彼問義，我答彼義。復次，我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彼處沒，我既沒已，彼不知誰，為人，為非人？阿難！如是甚奇！甚特！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如是梵志眾、居士眾、沙門眾。」

「阿難！我往詣無量百千四王天眾，共坐談論，令可彼意，共坐定已，如彼色像，我色像亦然；如彼音聲，我音聲亦然；如彼威儀禮節，我威儀禮節亦然；若彼問義，我答彼義。復次，我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彼處沒，我既沒已，彼不知誰，為天，為異天？阿難！如是甚奇！甚特！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如是三十三天、[火*僉]摩天、兜率哆天、化樂天、他化樂天、梵身天、梵富樓天、少光天、無量光天、晃昱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無罣礙天、受福天、果實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

「阿難！我往詣無量百千色究竟天眾，共坐談論，令可彼意，共坐定已，如彼色像，我色像亦然；如彼音聲，我音聲亦

然；如彼威儀禮節，我威儀禮節亦然；若彼問義，我答彼義。復次，我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彼處沒，我既沒已，彼不知誰，為天，為異天？阿難！如是甚奇！甚特！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地動經第五竟(一千二百三十三字)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世尊欲詣羅閱城夏坐，舍利弗亦欲詣羅閱城夏坐，千二百五十弟子皆欲詣羅閱城夏坐，然舍利弗、目犍連夏坐竟，當取涅槃。

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舍利弗、目犍連等，遊羅閱城迦蘭陀竹園，受夏坐已。爾時，世尊告舍利弗：「今千二百五十弟子，為汝等在此夏坐，然舍利弗、目犍連比丘當取滅度。云何，舍利弗！堪任與諸比丘說妙法乎？我今脊痛，欲小止息。」

舍利弗對曰：「如是。世尊！」

爾時，世尊躬裊僧迦利，右脇著地，脚相累，計意在明。

爾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我初受戒時，以經半月，得四辯才而作證，義理具足。我今當說之，分別其義，使汝等知，布現分別之。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是時，諸比丘從舍利弗受教。

舍利弗告曰：「何等是四辯才？我得證者所謂義辯；我由此得證所謂法辯；我由此得證所謂應辯；我由此得證所謂自辯。

我今當廣分別其義。若當四部之眾有狐疑者，我今現在，可問其義。若復，諸賢！於四禪有狐疑者，若復，諸賢！於四等心有狐疑者，可問我，今當說之。設復，諸賢！於四意斷有狐疑者，可問我義，我今當說。四神足、四意止、四諦，有狐疑者，便來問我義，我今當說之。今不問者，後悔無益！我今唯有世尊、無所著、等正覺所有深法，所行眾事，亦問我義，我當說之，後勿有悔。」

是時，尊者大目犍連到時，著衣持鉢，欲入羅閱城乞食。是時，執杖梵志遙見目連來，各各相詣謂曰：「此是沙門瞿曇弟子中，無有出此人上，我等盡共圍已，而取打殺。」

是時，彼梵志便共圍捉，各以瓦石打殺而便捨去，身體無處不遍，骨肉爛盡，酷痛苦惱，不可稱計。

是時，大目犍連而作是念：「此諸梵志圍我取打，骨肉爛盡，捨我而去。我今身體無處不痛，極患疼痛，又無氣力可還至園，我今可以神足還至精舍。」是時，目連即以神足還至精舍，到舍利弗所，在一面坐。

是時，尊者大目犍連語舍利弗言：「此執杖梵志圍我取打，骨肉爛盡，身體疼痛，實不可堪，我今欲取般涅槃，故來辭汝。」

時舍利弗言：「世尊弟子之中，神足第一，有大威力，何故不以神足而避乎？」

目連報言：「我本所造行極為深重，要索受報，終不可避，非是空中而受此報。然我今日身極患疼痛，故來辭汝，取般涅槃。」

舍利弗言：「諸有比丘、比丘尼修四神足，多廣演其義，若彼人意中欲住劫、過劫，乃至不滅度，何以不住而滅度乎？」

目連報言：「如是，舍利弗！如來言：『若比丘、比丘尼修四神足，欲住壽經劫者，亦可得耳。』但如來住劫住者，我亦

住耳。但今日世尊不久當取般涅槃，眾生之類壽命極短，又我不忍見世尊取般涅槃。然我身體極為疼痛，欲取般涅槃。」

爾時，舍利弗語目連言：「汝今小停，我當先取滅度。」是時，目連默然不對。

是時，舍利弗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欲取滅度，唯願聽許。」

是時，世尊默然不對。時舍利弗再三白世尊言：「我今正是時，欲取般涅槃。」

是時，世尊告舍利弗：「汝今何故不住一劫，乃過一劫？」

舍利弗白世尊言：「我躬從世尊聞，躬自承受，眾生之類受命極短，極壽不過百歲，以眾生命短，故如來壽亦短。若當如來住壽一劫者，我當亦住壽一劫。」

世尊告曰：「如舍利弗言，以眾生命短，故如來壽亦短，然復此事亦不可論。所以然者，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佛名善念誓願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當於爾時，人壽八萬歲，無有中夭者。彼善念誓願如來當成佛時，即其日便化作無量佛，立無量眾生在三乘行，有在不退轉地住者；復立無量眾生在四姓家；復立無量眾生在四天王宮、艷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迦夷天、欲天、色天、無色天，亦於其日，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而今舍利弗言：『以眾生壽短，故如來壽命亦短。』云何，舍利弗！而作是說：『如來當住一劫，至一劫，我亦當住一劫，至一劫。』然復眾生，不能知如來壽命長短。舍利弗當知，如來有四不可思議事，非小乘所能知。云何為四？世不可思議，眾生不可思議，龍不可思議，佛土境界不可思議。是謂，舍利弗！有四不可思議。」

舍利弗言：「如是，世尊！有四不可思議，世界、眾生、龍宮、佛土實不可思議。然長夜恒有此念：『釋迦文佛終不住

一劫。』又復諸天來至我所，而語我言：『釋迦文佛不久在世，年向八十，然今世尊不久當取涅槃。』我今不堪見世尊取般涅槃。又我躬從如來聞此語：『諸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上足弟子先取般涅槃，然後佛取般涅槃；又最後弟子亦先取般涅槃，然後世尊不久當取滅度。』唯願世尊聽取滅度。」

世尊告曰：「今正是時。」

舍利弗即住如來前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而入初禪；從初禪起，入二禪；從二禪起，復入三禪；從三禪起，復入四禪；從四禪起，復入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起，入滅盡定；從滅盡定起，入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起，入不用處、識處、空處；從空處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時，尊者舍利弗從四禪起已，告諸比丘：「此名師子奮迅三昧。」

是時，諸比丘歎未曾有：「甚奇！甚特！尊者舍利弗入三昧，速疾乃爾。」

爾時，舍利弗即從坐起，頭面禮世尊足，便退而去。

當於爾時，眾多比丘從舍利弗後。時舍利弗還顧語：「諸賢！各欲所至？」

眾多比丘報曰：「我等欲得供養尊者舍利。」

舍利弗言：「止！止！諸賢！此則為供養已。吾自有沙彌，足得供養我耳。汝等各還所在，思惟道化，善修梵行，盡於苦際。如來出世，甚難可遇，時時乃出，猶優曇鉢華時時乃出。如來亦復如是，億劫乃出。人身亦復難剋，有信成就亦復難得，欲求出家學如來法亦復難得。一切諸行欲使不滅盡，此亦難得；滅於愛欲永盡無餘，滅盡涅槃。今有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

云何為四？一切諸行無常，是謂初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一切諸行苦，是謂第二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一切諸行無我，是謂第三法本末，如來之所說。涅槃為永寂，是謂第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是謂，諸賢！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

爾時，諸比丘咸共墮淚：「今舍利弗滅度，何速乃爾。」

爾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止！止！諸賢！慎莫愁憂，變易之法，欲使不變易者，此事不然。須彌山王尚有無常之變，況復芥子之體，舍利弗比丘而免此患乎？如來金剛之身，不久亦當取般涅槃，何況我身？然汝等各修其法行，得盡苦際。」

是時，尊者舍利弗往詣精舍。到已，收攝衣鉢，出於竹園，往詣本生住處。是時，尊者舍利弗漸漸乞食至摩瘦國。爾時，尊者舍利弗遊於摩瘦本生之處，身遇疾病，極為苦痛。時，唯有均頭沙彌供養，目下除去不淨，供給清淨。

是時，釋提桓因知舍利弗心中所念，譬如力士屈申臂頃，從三十三天沒不現，來至舍利弗精舍中。至已，頭面禮足，復以兩手摩舍利弗足，自稱姓名，而作是說：「我是天王帝釋。」

舍利弗言：「快哉！天帝！受命無窮。」

釋提桓因報言：「我今欲供養尊者舍利。」

時舍利弗報言：「止！止！天帝！此則為供養已，諸天清淨，阿須輪、龍、鬼及諸天之眾。我今自有沙彌，足堪使令。」

時，釋提桓因再三白舍利弗言：「我今欲作福業，莫見違願，今欲供養尊者舍利。」是時，舍利弗默然不對。時，釋提桓因躬自除糞，不辭謙苦。

是時，尊者舍利弗即以其夜而般涅槃。是時，此地六變震動，有大音聲，雨諸天華，作倡伎樂，諸天側塞虛空，神妙諸天亦散拘牟頭華，或以栴檀雜碎之香而散其上。時，舍利弗已取滅度，諸天皆在空中，悲號啼哭，不能自勝，虛空之中，欲

天、色天、無色天，悉共墮淚，亦如春月細雨和暢。爾時，亦復如是。「今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何其速哉。」

是時，釋提桓因集一切眾香，而耶維尊者舍利弗身，種種供養已，而收舍利及衣鉢，而付均頭沙彌，又告之曰：「此是汝師舍利及衣鉢，往奉世尊。到已，以此因緣，具白世尊，若有所說者，便奉行之。」

是時，均頭報言：「如是，拘翼！」

是時，均頭沙彌捉衣、持鉢及舍利，往至阿難所，白阿難曰：「我師已取滅度，今持舍利、衣鉢來，用上世尊！」

時阿難見已，即墮淚而作是語：「汝亦來共至世尊所，以此因緣，共白世尊。若世尊有所說，我等常奉行之。」

均頭報言：「如是，尊者！」

是時，阿難將均頭沙彌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此均頭沙彌來至我所，白我言：『我師已滅度，今持衣鉢來奉上如來。』我今日心意煩惱，志性迷惑，莫知東西，聞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悵然傷心。」

世尊告曰：「云何，阿難！舍利弗比丘用戒身般涅槃乎？」

阿難對曰：「非也。世尊！」

世尊告曰：「云何，阿難！用定身、慧身、解脫所見身，而取滅度乎？」

阿難白佛言：「舍利弗比丘不用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所見身，而取滅度，但舍利弗比丘恒喜教化，說法無厭足，與諸比丘教誡，亦無厭足。我今憶此舍利弗深恩過多，是以愁悵耳。」

世尊告曰：「止！止！阿難！莫懷愁憂，不常之物，欲使恒在者，此事不然。夫生有死。云何，阿難！過去諸佛盡非滅度乎？譬如燈炷，油盡即滅。如從寶藏、定光至今七佛及弟子

眾，盡非般涅槃乎？如是辟支佛審諦、高稱、遠聞、尼嗟優尼般嗟伽羅，優般伽羅，爾許辟支佛盡非滅度乎？賢劫之初，大國聖王名曰善悅摩訶提婆，如是轉輪聖王今為所在，豈非盡非般涅槃乎？」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一切行無常， 生者當有死，
不生不復滅， 此滅最第一。」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毘舍離普會講堂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大愛道遊於毘舍離城高臺寺中，與大比丘尼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諸漏已盡。爾時，大愛道聞諸比丘說：「如來不久當取滅度，不過三月，當在拘夷那竭娑羅雙樹間。」爾時，大愛道便作是念：「我不堪任見如來取滅度，亦復不堪任見阿難取滅度，我今宜可先取滅度。」

爾時，大愛道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大愛道前白佛言：「我聞世尊不久當取滅度，却後不過三月，在拘夷那竭娑羅雙樹間；我今不堪見世尊及阿難取滅度也，唯願世尊聽我先取滅度。」爾時，世尊默然可之。

爾時，大愛道重白佛言：「自今已後，唯願世尊與諸比丘尼說戒。」

佛告之曰：「我今聽比丘尼，還與比丘尼說禁戒，如我本所施行禁戒，無令差錯。」

爾時，大愛道前禮佛足，在佛前立。爾時，大愛道復白佛言：「我今更不見如來顏色，亦不見將來諸佛，不受胞胎，永

處無為，今日違離聖顏，永更不覩。」

時大愛道繞佛七匝，亦復繞阿難七匝，盡繞諸比丘眾，却退而去。還諸比丘尼眾中，告諸比丘尼曰：「我今欲入無為涅槃界。所以然者，如來不久當取滅度，汝等各宜隨所行。」

爾時，差摩比丘尼、優鉢色比丘尼、基利施比丘尼、舍仇梨比丘尼、奢摩比丘尼、鉢陀闍柘比丘尼、婆羅柘羅比丘尼、迦旃延比丘尼、闍耶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往至世尊所，在一面立。爾時，五百比丘尼，差摩比丘尼最為上首，而白佛言：「我等諸人聞如來不久當取滅度，我等不忍見世尊及阿難先取滅度。唯願世尊聽我等先取滅度，我等今取涅槃，正是其宜。」爾時，世尊默然可之。時差摩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見世尊默然可之，前禮佛足，繞三匝便退而去。還詣本房。

時，大愛道閉講堂門，擊乾椎，於露地敷坐具，騰在虛空，於虛空中坐臥經行，或出火焰，身下出煙，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煙；舉身放焰，舉身放煙；左脅出水，右脅出火；右脅出水，左脅出煙；前出火，後出水；前出水，後出火；舉身出火，舉身出水。

爾時，大愛道作若干變化，還在本座，結加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而入初禪；從初禪起而入二禪；從第二禪起而入第三禪；從三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空處；從空處起入識處；從識處起入不用處；從不用處起入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處起入想知滅；從想知滅起還入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起入不用處；從不用處起還入識處；從識處起還入空處；從空處起還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還入三禪；從三禪起入二禪中；從二禪起還入初禪；從初禪起入二禪；從二禪起還入三禪；從三禪起還入四禪；已入四禪便取滅度。

爾時，天地大動，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四邊都踊中央沒，

又四面涼風起，諸天在空作倡伎樂，欲界諸天涕零悲泣，猶如春月天降甘雨，神妙之天雜碎優鉢華香，又雜碎栴檀而散其上。

爾時，差摩比丘尼、優鉢色比丘尼、基梨施瞿曇彌比丘尼、舍瞿離比丘尼、奢摩比丘尼、波陀蘭遮羅比丘尼、迦旃延比丘尼、闍耶比丘尼，如此上首五百比丘尼等，各各於露地敷坐，飛在虛空，於虛空之中坐臥經行，作十八變，乃至入想知滅，各取滅度。

爾時，毘舍離城內有大將名曰耶輸提，將五百童子集普會講堂有所講說。時，耶輸提及五百童子遙見五百比丘尼作十八變，見已，歡喜踊躍無量，各共叉手而向彼所。爾時，世尊而告阿難曰：「汝往至耶輸提大將所，而告之曰：『速辦五百床具，五百坐具，五百瓶酥，五百瓶油，五百輿花，五百裹香，五百車薪。』」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不審世尊欲何施為？」

佛告之曰：「大愛道已取滅度，及五百比丘尼涅槃，我等欲供養舍利。」

爾時，阿難悲泣交集，不能自勝：「大愛道取滅度何其速哉。」

爾時，阿難以手揮淚，便往至耶輸提大將所。

爾時，耶輸提遙見阿難來，皆起前迎，並作是說：「善來，阿難！欲何告勅，又行非常。」

爾時，阿難報曰：「我是佛使，欲有所告勅。」

時，大將咸共問曰：「欲何所告勅？」

阿難報曰：「世尊告大將曰：『當辦五百床，五百坐具，五百瓶酥，五百瓶油，五百輿花，五百裹香，五百車薪，大愛道及五百比丘尼皆取滅度，我等往供養舍利。』」

爾時，大將悲泣交集，而作是說：「大愛道取滅度何其速

哉！及五百比丘尼取減度甚為速哉！誰當教授我等，教化分檀布施？」

爾時，耶輸提大將即辦五百床，五百坐具，五百瓶油、酥、薪，及諸耶維之具，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耶輸提大將白世尊言：「如來所約勅供養之具，今日已辦。」

佛告曰：「汝今各取大愛道身及五百比丘尼身，出毘舍離到曠野之處，吾欲於彼供養舍利。」

耶輸提大將白佛言：「唯然，世尊！」

是時，長者即往至大愛道等所，告一人曰：「汝今施梯，登牆入內，徐開門，無令有聲。」

是時，彼人如彼教勅，即入開門，復勅五百人各舉舍利著于床上。爾時，有二沙彌尼在，一名難陀，二名優般難陀。是時，二沙彌尼語大將曰：「止！止！大將！勿觸擾諸師。」

耶輸提大將報曰：「汝師不為睡眠，皆取減度。」

爾時，二沙彌聞諸師皆取減度，心懷恐怖，即自思惟，觀有習之法皆是盡法，即於坐處得三明六通。爾時，二沙彌尼即飛在虛空中，先至曠野之中作十八變，坐臥經行，身出水火，變化無量，即於無餘涅槃界而取般涅槃。

爾時，世尊將諸比丘僧，前後圍遶，往至大愛道比丘尼寺中。爾時，世尊告阿難、難陀、羅云：「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躬自供養。」

是時，釋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即從三十三天上，譬如力士屈伸臂頃來至毘舍離，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其中漏盡比丘皆見釋提桓因及三十三天，其不漏盡有欲比丘，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漏盡者，亦不見釋提桓因及三十三天。

爾時，梵天王遙知如來心中所念，將諸梵天從梵天上沒，

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毘沙門天王知世尊心中所念，將閼叉、鬼神，到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提地賴吒天王將諸乾沓和，從東方來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毘婁勒叉天王將諸無數拘槃荼，從南方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毘婁波叉天王將諸龍神來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及欲界、色界、無色界諸天，各各知如來心中所念，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釋提桓因、毘沙門天王前白佛言：「唯願世尊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舍利。」

佛告諸天：「止！止！天王！如來自當知時。此是如來所應修行，非是天、龍、鬼神所及也。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恩。然諸天當知，過去諸佛世尊所生母先取滅度，然後諸佛世尊皆自供養蜎旬舍利。正使將來諸佛世尊所生之母先取滅度，然後諸佛皆自供養。以此方便，知如來應自供養，非天、龍、鬼神所及也。」

爾時，毘沙門天王告五百鬼曰：「汝等往至栴檀林中，取香薪來，當供養蜎旬。」時，五百鬼聞天王語已，即往至栴檀林中，取栴檀薪來至曠野之間。

是時，世尊躬自舉床一脚，難陀舉一脚，羅云舉一脚，阿難舉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彼塚間；其中四部之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舉五百比丘尼舍利至於塚間。爾時，世尊告耶輸提大將曰：「汝今更辦二床，二坐具，二車薪、香花供養二沙彌尼身。」

耶輸提大將白佛言：「唯然，世尊！」尋時，即辦供養之具。

爾時，世尊以栴檀木各傳與諸天。是時，世尊復告大將曰：「汝今各取五百舍利，各分別而供養之，二沙彌亦復使然。」

時，大將受佛教已，各各分別而取供養，即取蚘旬。爾時，世尊復以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盡，
不生則不死， 此滅為最樂。」

爾時，諸天、人民皆悉雲集在於塚間；天、人大眾十億姪那術。時大將火滅已，復取舍利而起偷婆。

佛告大將曰：「汝今取五百比丘尼舍利與起偷婆，長夜之中受福無量！所以然者，世間有四人起於偷婆。云何為四？若有人與如來、至真、等正覺起於偷婆，轉輪聖王，與聲聞、辟支佛起偷婆者，受福無量。」爾時，世尊與諸天、人民說微妙之法，勸令歡喜。爾時，天與人有一億，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諸天、人民、乾沓和、阿須輪、四部之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毘舍離[木*奈]祇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漸漸復在人中遊化。

是時，世尊還顧觀毘舍離城，尋時便說此偈：

「今觀毘舍離， 更後不復觀，
亦復更不入， 於是當別去。」

是時，毘舍離城中人民，聞說此偈，普懷愁憂，從世尊後，各各墮淚，自相謂曰：「如來滅度將在不久，世間當失光明。」

世尊告曰：「止！止！諸人勿懷愁憂，應壞之物欲使不壞者，終無此理。吾先以有四事之教，由此得作證，亦復以四部

之眾，說此四事之教。云何為四？一切行無常，是謂一法；一切行苦，是謂二法；一切行無我，是謂三法；涅槃為滅盡，是謂第四法之本。如是不久，如來當取滅度。汝等當知，四法之本，普與一切眾生而說其義。」

爾時，世尊欲使毘舍離城人民還歸，即化作大坑，如來將諸比丘眾在彼岸，國土人民而在此岸。是時，世尊即擲己鉢在虛空中與彼人民，又告之曰：「汝等，好供養此鉢，亦當供養高才法師，長夜之中獲福無量。」是時，世尊與彼鉢已，即時詣拘尸那竭國。

是時，拘尸那竭國人民五百餘力士集在一處，各作此論：「我同共造奇特之事，使後命終之時，名稱遠布，子孫共傳：『昔日拘尸那竭力士勢叵及。』」斯須，復作是念：「當造立何功德？爾時，去拘尸那竭國不遠有大方石，長百二十步，廣六十步。我等當共豎之。」盡其筋力，欲得豎立，而不剋獲，亦不動搖，何況能舉乎？是時，世尊便往至彼所，而告之曰：「諸童子，欲何所施為？」

時，諸童子白佛言：「我向者各作此論，欲移此石，使世世稱傳其名。施功已來，乃經七日，然不能令此石移轉。」

佛告諸童子：「卿等欲使如來豎此石乎？」

童子報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當安此石。」

是時，世尊以右手摩挲此石，舉著左手中，擲著虛空中。是時，彼石乃至梵天上。

是時，拘尸那竭力士不見此石，而白世尊曰：「此石今何所至？我等今日咸共不見。」

世尊告曰：「此石今乃至梵天上。」

童子白佛言：「此石何時當來閻浮利地上。」

世尊告曰：「我今當引譬喻，智者以譬喻自解。設復有人

往梵天上，取此石投閻浮地者，十二年乃到；然今如來威神所感，正爾當還。」

如來說此語已，是時彼石尋時還來，虛空之中雨諸天華若干百種。

是時，彼童子五百餘人遙見石來，各各馳散，不安本處。佛告童子：「勿懷恐懼，如來自當知時。」

爾時，世尊舒左手遙接彼石，著右手中而豎之。是時，三千大千剎土六變震動，虛空之中神妙之天，散種種憂鉢蓮華。是時，五百童子皆嘆未曾有：「甚奇！甚特！如來威神實不可及，此石今長百二十步，廣六十步，然以一手而安處之。」

是時，五百童子白佛言：「如來以何力移動此石，為神足之力，為用智慧之力安處此石乎？」

佛告童子曰：「吾亦不用神足之力，亦復不用智慧之力，吾今用父母之力安處此石。」

諸童子白佛：「不審如來用父母之力，其事云何？」

世尊告曰：「吾今當與汝引譬，智者以譬喻自解。童子當知，十駱駝之力，不如一凡象力；又復十駱駝及一凡象之力，不如一迦羅勒象力；又復十駱駝及一凡象力并迦羅勒象力，不如一鳩陀延象力也；正使十駱駝、一凡象力，乃至鳩陀延象力，不如一婆摩那象力也；復計此象之力，不如一迦泥留象力也；復計諸象之力，復不如一優鉢象力也；復計爾許象之力，復不如一鉢頭摩象力也；復計校爾許象力，復不如一拘牟陀象力也；復取計校之，復不如一分陀利象力也；復取計校，復不如一香象之力；復取計校之，復不如一摩呵那極之力；復計校之，復不如一那羅延之力；復取計校之，復不如一轉輪聖王之力；復取計校之，不如一阿維越致之力；復取計校之，不如一補處菩薩之力；復取計校之，復不如一道樹下坐菩薩之力；復取計校

之，復不如一如來父母遺體之力。吾今以父母之力安處此石。」

爾時，五百童子復白世尊言：「如來神足力者，其事云何？」

世尊告曰：「吾昔有弟子名目犍連，神足之中最為第一。」

爾時，共遊在毘羅若竹園村中。爾時，國土至儉，人民相食，白骨盈路。然出家學士乞求難得，聖眾羸瘦，氣力虛竭；又復村中生民之類，皆懷飢色，無復聊賴。是時，大目犍連來至我所，而白我言：『今此毘羅若極為飢儉，乞求無處，生民困悴，無復生路。我亦躬從如來受此言教：「今此地下有自然地肥，極為香美。」唯願世尊聽許弟子，反此地肥令在上，使此人民得食噉之，又使聖眾得充氣力。』

「我爾時告目連曰：『諸地中蠕動之虫，欲安處何所？』目連白言：『當化一手似此地形，又以一手反此地肥，使蠕動之虫各安其所。』我爾時復告目連曰：『汝當有何心識欲反此地？』目連白言：『我今反此地形，猶如力人反一樹葉而無疑難也。』我爾時復語目連曰：『止！止！目連！不須反此地肥。所以然者，眾生覩此當懷恐怖，衣毛皆豎，諸佛神寺亦當毀壞。』是時，目連前白佛言：『唯願世尊聽許聖眾詣鬱單曰乞食！』

「佛告目連：『此大眾中無神足者，當云何詣彼乞食？』目連白佛言：『其無神足者，我當接詣彼土。』佛告目連：『止！止！目連！何須聖眾詣彼乞食。所以然者，將來之世亦當如是飢儉，乞求難得，人無顏色。爾時，諸長者婆羅門當語比丘言：「汝等何不詣鬱單越乞食？昔日釋種弟子有大神足，遇此饑儉，皆共詣鬱單曰乞食，而自存濟；今日釋迦弟子無有神足，亦無威神沙門之行。」便輕易比丘，使彼長者居士，普懷憍慢之心，受罪無量。目連當知，以此因緣，諸比丘眾不宜盡往詣彼乞食。』

「諸童子當知，目連神足其德如是。計目連神足之力，遍三千大千剎土，無空缺處，不如世尊神足之力，百倍、千倍、

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如來神足其德不可量也。」

諸童子白佛言：「如來智慧力者，何者是乎？」

世尊告曰：「我昔亦有弟子名舍利弗，智慧之中最為第一，如大海水縱橫八萬四千由旬，水滿其中；又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入水亦如是。然閻浮里地，南北二萬一千由旬，東西七千由旬，今取較之，以四大海水為墨，以須彌山為樹皮，現閻浮地草木作筆，復使三千大千剎土人民盡能書，欲寫舍利弗比丘智慧之業，然童子當知，四大海水墨、筆、人之漸漸命終，不能使舍利弗比丘智慧竭盡。如是，童子！我弟子之中智慧第一，不出舍利弗智慧之上。計此舍利弗比丘遍滿三千大千剎土，無空缺處，欲比如來之智慧，百倍、千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如來智慧力者，其事如是。」

是時，童子復白佛言：「頗更有力出此力者乎？」

世尊告曰：「亦有此力出諸力之上。何者是？所謂無常力是。今日如來夜半在雙樹間，為無常力所牽，當取滅度。」

爾時，諸童子咸共墮淚：「如來取滅度何其速哉，世喪眼目。」

爾時，君荼羅繫頭比丘尼是婆羅陀長者女，此比丘尼便作是念：「吾聞世尊取滅度不久，然日數已盡，今宜可往至世尊所親覲問訊。」是時，彼比丘尼即出毘舍離城，往至世尊所，遙見如來徑將諸比丘眾及五百童子，欲詣雙樹間。

爾時，比丘尼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我聞世尊取滅度將在不久。」

世尊告曰：「如來取滅度正在今日夜半耳。」

是時，比丘尼白佛言：「我今所以出家學道，又不果所願。然世尊捨我滅度，唯願說微妙之法，使果其願。」

世尊告曰：「汝今當思惟苦之原本。」

比丘尼復白佛言：「實苦，世尊！實苦，如來！」

世尊告曰：「汝觀何等義而言苦乎？」

比丘尼白佛言：「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如是，世尊！我觀此義已，故言謂苦。」

是時，比丘尼思惟義已，即於座上得三達智。是時，比丘尼白佛言：「我不堪見世尊取滅度，唯願聽許先取滅度。」是時，世尊默然可之。

是時，比丘尼即從座起，禮世尊足，尋於佛前，身飛虛空，作十八變：或行、或坐、或復經行，身放烟火，踊沒自由無所觸礙，或出水火，遍滿空中。是時，比丘尼作無央數之變已，即於無餘涅槃界而取滅度。是時，當取滅度之日，八萬天子得法眼清淨。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尼，智慧捷疾者。所謂君荼羅比丘尼是也。」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往雙樹間與如來敷座，使頭北首。」

對曰：「如是，世尊！」即受佛教，往雙樹間，與如來敷座，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敷座已訖，使頭北首，宜知是時。」

即時，世尊往彼樹間，就所敷座。是時，尊者阿難白世尊言：「有何因緣，如來敷座言頭北向？」

佛告阿難：「吾滅度後，佛法當在北天竺，以此因緣故，使敷座北向。」

是時，世尊分別三衣。爾時阿難白佛：「以何等故，如來今日分別三衣？」

佛告阿難：「我以當來之世檀越施主故，分別此衣耳。欲

使彼人受其福，故分別衣爾。」

是時，世尊須臾之頃，口出五色光，遍照方域。爾時，阿難復白佛言：「復以何因緣，如來今日口出五色光？」

世尊告曰：「我向作是念：『本未成道時長處地獄，吞熱鐵丸；或食草木，長此四大；或作驪、驢、駱駝、象、馬、猪、羊；或作餓鬼，長四大形，有受胎之厄；或受天福，食自然甘露。我今以成如來，以根力覺道成如來身。』由此因緣故，口出五色光爾。」

是時，須臾之間口出微妙之光，勝於前光。是時，阿難白世尊言：「復以何因緣，如來重出光勝於前者？」

世尊告曰：「我向者作是念：『過去諸佛世尊取滅度，遺法不久存於世。』我復重思惟：『以何方便，使我法得久存在世？如來身者金剛之數，意欲碎此身如芥子許，流布世間，使將來之世，信樂檀越不見如來形像者，取供養之因，緣是福祐，當生四姓家、四天王家、三十三天、豔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因此福祐，當生欲界、色界、無色界；或復有得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辟支佛道，若成佛道。』由此因緣故，出斯光明爾。」

是時，世尊躬自褰僧伽梨四疊，右脇著地，脚相累。是時，尊者阿難悲泣涕零，不能自勝，又自考責：「既未成道，為結所縛，然今世尊捨我滅度，當何恃怙？」

是時，世尊知而告諸比丘曰：「阿難比丘今為所在？」

諸比丘對曰：「阿難比丘今在如來床後，悲號墮淚，不能自勝，又自考責：『既不成道，又不斷結使，然今世尊捨我涅槃。』」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止！止！阿難！無為愁憂。夫物處世，應當壞敗，欲使不變易者，此事不然。勤加精進，念修

正法，如是不久亦當盡苦際，成無漏行。過去世時，多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亦有如此侍者。正使將來恒沙諸佛，亦當有此侍者如阿難比。轉輪聖王有四未曾有法。云何為四？於是，轉輪聖王欲出國界時，人民見者，莫不喜悅。爾時，轉輪聖王有所言教，其有聞者，靡不喜悅。聞其言教，乃無厭足。爾時，轉輪聖王默然，正使人民見王默然，亦復歡喜。是謂，比丘！轉輪聖王有此四未曾有之法。

「比丘當知，阿難今日亦有四未曾有法。云何為四？正使阿難比丘默然至大眾中，其有見者，莫不喜悅。正使阿難比丘有所說者，其聞語者，皆共歡喜，假使默然亦復如是。正使阿難比丘至四部眾中，刹利、婆羅門眾中，入國王、居士眾中，皆悉歡悅，興恭敬心，視無厭足。正使阿難比丘有所說者，其聞法教，受無厭足。是謂，比丘！有此四未曾有之法。」

是時，阿難白世尊曰：「當云何與女人從事？然今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家家乞食，福度眾生。」

佛告阿難：「莫與相見，設相見莫與共語，設共語者，當專心意。」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雜阿含經（九七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俱夷那竭國力士生處堅固雙樹林中。

爾時，世尊涅槃時至，告尊者阿難：「汝為世尊於雙樹間敷繩床，北首，如來今日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

爾時，尊者阿難奉教，於雙樹間敷繩床，北首，訖，來詣

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已於雙樹間敷繩床，北首。」

爾時，世尊詣雙樹間，於繩床上北首右脇而臥，足足相累，繫念明想，正念正智。

時，俱夷那竭國有須跋陀羅外道出家，百二十歲，年耆根熟，為俱夷那竭國人恭敬供養，如阿羅漢。彼須跋陀羅出家聞世尊今日中夜當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然我有所疑，希望而住，沙門瞿曇有力，能開覺我，我今當詣沙門瞿曇，問其所疑。即出俱夷那竭，詣世尊所。

爾時，尊者阿難於園門外經行。時，須跋陀羅語阿難言：「我聞沙門瞿曇今日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我有所疑，希望而住，沙門瞿曇有力，能開覺我。若阿難不憚勞者，為我往白瞿曇，少有閑暇，答我所問？」

阿難答言：「莫逼世尊！世尊疲極。」

如是須跋陀羅再三請尊者阿難，尊者阿難亦再三不許。

須跋陀羅言：「我聞古昔出家耆年大師所說，久久乃有如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如優曇鉢花。而今如來中夜當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我今於法疑，信心而住，沙門瞿曇有力，能開覺我，若阿難不憚勞者，為我白沙門瞿曇。」

阿難復答言：「須跋陀羅！莫逼世尊！世尊今日疲極。」

爾時，世尊以天耳聞阿難與須跋陀羅共語來往，而告尊者阿難：「莫遮外道出家須跋陀羅！令入問其所疑。所以者何？此是最後與外道出家論議，此是最後得證聲聞善來比丘，所謂須跋陀羅。」

爾時，須跋陀羅，世尊為開善根，歡喜增上，詣世尊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凡世間入處，謂富蘭那迦葉等六師，各作如是宗：『此是沙門，此是

沙門。』云何？瞿曇！為實各各有是宗不？」

爾時，世尊即為說偈言：

「始年二十九， 出家修善道，
成道至於今， 經五十餘年，
三昧明行具， 常修於淨戒，
離斯少道分， 此外無沙門。」

佛告須跋陀羅：「於正法、律不得八正道者，亦不得初沙門，亦不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門。須跋陀羅！於此法、律得八正道者，得初沙門，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門，除此已，於外道無沙門，斯則異道之師，空沙門、婆羅門耳。是故，我今於眾中作師子吼。」

說是法時，須跋陀羅外道出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須跋陀羅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於正法、律得無所畏。從坐起，整衣服，右膝著地，白尊者阿難：「汝得善利，汝得大師，為大師弟子，為大師雨，雨灌其頂。我今若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者，亦當得斯善利！」

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是須跋陀羅外道出家今求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

爾時，世尊告須跋陀羅：「此比丘來修行梵行。」

彼尊者須跋陀羅即於爾時出家，即是受具足，成比丘分。如是思惟，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時，尊者須跋陀羅得阿羅漢，解脫樂覺知己，作是念：「我不忍見佛般涅槃，我當先般涅槃。」時，尊者須跋陀羅先般涅槃已，然後世尊般涅槃。

雜阿含經（一一九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俱尸那竭國力士生地堅固雙樹林。

爾時，世尊臨般涅槃，告尊者阿難：「汝於堅固雙樹間敷繩床，北首，如來今日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

時，尊者阿難奉世尊教，於雙堅固樹間為世尊敷繩床，北首已，還世尊所，稽首禮足，白言世尊：「已為如來於雙堅固樹間敷繩床，令北首。」

於是，世尊往就繩床，右脇著地，北首而臥，足足相累，繫念明相。

爾時，世尊即於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般涅槃已，雙堅固樹尋即生花，周匝垂下，供養世尊。

時，有異比丘即說偈言：

「善好堅固樹， 枝條垂禮佛，
 妙花以供養， 大師般涅槃。」

尋時，釋提桓因說偈：

「一切行無常， 斯皆生滅法，
 雖生尋以滅， 斯寂滅為樂。」

尋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次復說偈言：

「世間一切生， 立者皆當捨，
 如是聖大師， 世間無有比。
 逮得如來力， 普為世間眼，
 終歸會磨滅， 入無餘涅槃。」

尊者阿那律陀次復說偈言：

「出息入息住， 立心善攝護，
 從所依而來， 世間般涅槃。」

大恐怖相生， 令人身毛豎，
一切行力具， 大師般涅槃。
其心不懈怠， 亦不住諸愛，
心法漸解脫， 如薪盡火滅。」

如來涅槃後七日，尊者阿難往枝提所，而說偈言：

「導師此寶身， 往詣梵天上，
如是大神力， 內火還燒身。
五百[疊*毛]纏身， 悉燒令磨滅，
千領細[疊*毛]衣， 以衣如來身。
唯二領不燒， 最上及襯身。」

尊者阿難說是偈時，諸比丘默然悲喜！

迦葉赴佛般涅槃經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昔佛在世時，摩訶迦葉於諸比丘中最長年高，才明智慧，其身亦有金色相好；佛每說法，常與其對坐，人民見之或呼為佛師。於是迦葉乃辭佛，到伊篩梨山中。一山名普能，周旋數千里，去舍衛國二萬六千里，多出七寶，甘果不訾，名香、好藥、栴檀三種：其一種芳香，一種治人百病，一種可用染五色。眾香雜藥不可稱數。亦有走翔鳥獸——師子、虎、狼、白象、麒麟、朱雀、鳳凰。或有清淨異學道士。時有方石平正，其色如琉璃，縱廣百二十里，奇樹蔭涼、華葉五色，冬夏茂盛列生石上。迦葉前後教授二千弟子，皆清淨高行得羅漢者，常坐此石上誦經行道。又有清淨甘香泉水，周旋四十里，其水中則有優曇華，紺色華、紅色華、紫色華。

迦葉弟子七人，同夕得夢：其一比丘，夢見其所坐方石中

央分破，樹皆根拔；復一比丘夢見四十里泉水皆乾竭，華悉零落；一比丘夢見拘羅邊坐皆傾毀；一比丘夢見閻浮利地皆傾陷；一比丘夢見須彌山崩；一比丘夢見金輪王薨；一比丘夢見日月墮地，天下失明。晨起各以所夢啟迦葉。迦葉告言：「我曹前見光明，地時大動，卿等復得是夢，佛將般泥洹。」即勅諸弟子往赴俱夷那竭國。

道見一婆羅門，持文陀羅華。迦葉即問言：「卿從何來？欲何所至？那得是天華？」

答言：「我從俱夷那竭國來，時佛般泥洹已經七日。諸天往赴，悉持天華天香供養佛身，此華即是。」

迦葉聞是語，便自投於地啼泣而言：「佛今般泥洹，三界失明，將復何依恃？」便帥將諸弟子進道，未到數百里，便見四天王及梵釋諸天，皆持七寶蓋、名香好華，悉往供養佛，諸天作十二部音樂，亦有阿須輪王、諸大鬼神側塞空中，又見俱夷那竭國王及諸隣國王，各從其群僚數百萬人。見迦葉將諸弟子到，是時國貴末羅弗王，則勅國人民皆令避道，使迦葉及諸弟子得進。

阿那律出迎相見言：「佛般泥洹已七日，耶維火不然，但待賢者到耳！」

阿難見迦葉，便自投地啼哭不自勝。有一老比丘名波或，即止阿難言：「止止！佛在時常禁制我等，不得自由。佛今般泥洹，吾等得自在。莫復啼哭。」時有天聞波或語，即舉手搏之，迦葉便前接持，天止之，謂波或言：「佛今般泥洹，一切失所恃，汝獨愚癡而反喜快。」波或聞是語意解，即得阿羅漢道。

迦葉便與諸弟子頭面著地，作禮繞棺三匝悲哀而言：「我等今日不知佛頭足所在。」佛威神則為出足，諸天人民莫不感

傷。

於是摩訶迦葉乃說偈讚佛言：

「佛為三界乘，	度於生死淵，
澹泊昇泥洹，	微妙越世間。
佛為無量明，	照於愚癡冥，
願為一切人，	顯耀現威靈。
佛為大慈哀，	所度無央數，
尊體處金棺，	清淨寂然安。
願用優和德，	見身色相光，
普令天及人，	興起無量福。
佛為開現法，	眾生受潤澤，
得止生死輪，	或者入正諦，
已蒙如來恩，	頭面禮佛足。
今但覩金棺，	心為悲感傷，
佛雖就無為，	聖達靡不實。
見後有疑諦，	出足於金棺，
起分是生死，	佛以不復愁，
法身慧常存，	莫呼永泥洹。」

迦葉赴佛般涅槃經

阿闍世王授決經

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國耆闍崛山中。

時阿闍世王請佛，飯食已訖，佛還祇洹。王與祇婆議曰：
「今日請佛，佛飯已竟，更復所宜？」祇婆言：「惟多然燈也。」

於是王乃勅具百斛麻油膏，從宮門至祇洹精舍。

時有貧窮老母，常有至心欲供養佛而無資財，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兩錢，以至麻油家買膏。膏主曰：「母人大貧窮，乞得兩錢，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為？」

母曰：「我聞佛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世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巍巍無量，激起我意，雖實貧窮故欲然一燈，為後世根本者也。」於是膏主知其至意，與兩錢膏應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五合。母則往，當佛前然之。心計此膏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

王所然燈或滅，或盡，雖有人侍，恒不周匝；老母所然一燈，光明特朗殊勝諸燈，通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母復來前頭面作禮，叉手却住。

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目連承教，以次滅諸燈，燈皆已滅，惟此母一燈三滅不滅，便舉袈裟以扇之，燈光益明；乃以威神引隨藍風以次吹燈，老母燈更盛猛，乃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見其光。

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毀滅。此母宿命供養百八十億佛已，從前佛受決，務以經法教授開化人民，未暇修檀，故今貧窮無有財寶。却後三十劫，功德成滿當得作佛，號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真，世界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宮室眾寶光明相照，如忉利天上。」

老母聞決歡喜，即時輕舉身昇虛空，去地百八十丈，來下頭面作禮而去。

王聞之，問祇婆曰：「我作功德巍巍如此，而佛不與我決；此母然一燈，便受決。何以爾也？」

祇婆曰：「王所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此母注心於佛也。」

乃更往請佛。宿勅諸園監，各令晨採好華，早送入宮至中。

佛便晨出祇洹，徐徐緩行，隨道為人民說法，投日中至宮。有一園監持華適出園巷，正與佛會於大道之衢，聞佛說經一心歡喜，即以所持華悉散佛上，花皆住於空中當佛頭上。佛即授決曰：「汝已供養九十億佛，却後百四十劫汝當為佛，號曰覺華如來。」其人歡喜，即時輕舉身昇虛空，來下作禮畢，即更自念：「我王為人性大嚴急，故宿勅我齋戒，將華當以供佛，而我悉自以上佛，空手而往，必當殺我。」便徑歸家，置空華箱於戶外，入告婦言：「我朝來未食，王今當殺我，急為具食。」

婦聞大惶，懼曰：「王何故相殺？」便為婦本末說之。婦即出，至竈下具食，天帝釋便以天華滿空箱中。婦持食還，見戶外箱中華滿如故，光色非凡，即以告夫。夫出戶視，知是天花，心大歡喜，止不復食便持華入。

王適出迎佛，道與王相逢。王見華大好，世間希有，即問監曰：「我園中大有此好華乃爾，而汝前後不送上，汝罪應死，寧知之不？」

監曰：「大王！園中無有此華。臣朝早將園華道路逢佛，不勝歡喜，盡以上佛，即授與我決。知當殺故，過家索食，比其頃出視空箱中，復見此華。必是天華，非園所有。今我生既卑賤，為王守園，拘制縣官不得行道；一已授決，正爾而死，必生天上，十方佛前無所拘制，可得恣意行道。王若相殺，我無所在也。」

王聞授決，便生慚怖，肅然毛豎，即起作禮，長跪懺悔。佛至宮，飯食已訖，呪願而去。

王復問祇婆曰：「我前請佛，而老母受決；今日設福，而園監受決；我獨何故初無所獲？心甚於悒，當復宜作何等功德耶？」

祇婆曰：「王雖頻日設福，但用國藏之財，使人民之力，心或貢高，意或瞋恚，故未得決。今宜割損身中自供之具，并脫瓔珞七寶珠環以作寶華，當與夫人，太子併力合掌，自就功勤一心上佛，佛照王至誠必得決也。」

於是王減徹廚膳，晝夜齋戒，脫身上諸寶，合聚諸師曰：「前作華，王及夫人，太子皆自著手，至九十日所作悉成，勅外駕當往見佛。傍臣白言：「聞佛前到鳩夷那竭國，已般泥洹也。」

王聞心大悲號，涕淚哽咽曰：「我故至心手作此華，佛雖般泥洹，我故當齎詣耆闍崛山，以上佛坐處，展馳我意也。」

祇婆曰：「佛者，無身亦無泥洹，亦不常住無滅無在；惟至心者為得見佛，佛雖在世間，無至心者為不見佛。大王至誠乃爾，佛雖般泥洹，往必見佛。」

便至耆闍崛山中，見佛且悲且喜，垂淚而進，頭面作禮，以七寶華前散佛上，華皆住空中，化成寶蓋正當佛上，佛便授與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劫名喜觀，王當為佛，佛號淨其所部如來，剎土名華王，時人民壽四十小劫。」

阿闍世王太子，名旃陀和利，時年八歲，見父授決甚大歡喜，即脫身上眾寶以散佛上曰：「願淨其所部作佛時，我作金輪聖王得供養佛，佛般泥洹後，我當承續為佛。」其所散寶，化為交露帳，正覆佛上。

佛言：「必如汝願，王為佛時，必當作金輪聖王，壽終便上生兜率，天上壽盡便下作佛，在藥王剎土教授，佛號栴檀，人民壽命、國土所有，皆如淨其所部。」

佛時授決適竟，王及旃陀和利前為佛作禮，便[火*霍]然不見佛所在。

阿闍世王授決經

摩訶摩耶經卷上(一名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

簫齊沙門釋曇景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與大比丘眾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又與無量百千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并餘無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前後圍遶。

爾時，如來結加趺坐，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一一光中有千蓮花，其一蓮花有千化佛結加趺坐，如釋迦牟尼。

當於爾時，日、月、星辰所有威光隱蔽不現，皆悉來入如來光中，令波利質多羅樹如真金色。譬如虛空淨無雲翳，日月威光極為明顯；如來在於忉利天上所放光明亦復如是，倍更照耀不可譬類。是時，日、月、星辰諸天子等見此相已，其心戰怖不能自安，不知何緣而有斯事。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童子：「汝詣母所，道我在此，願母暫屈禮敬三寶，并以此偈向母說之。」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釋迦大仙師，	成就一切智，
在於閻浮提，	猶如千眼天，
慇懃情渴仰，	久欲覲慈顏。
本昔王宮中，	生我七日已，
神昇受天福，	姨母長乳養，
致得成正覺，	應供度眾生。
今故至於此，	說法報往恩，
願母與眷屬，	屈來到此處，

敬禮佛法眾， 并受真淨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受佛教勅，即便往至摩訶摩耶所，具以佛言而往白之，并誦如來所說之偈。

時摩訶摩耶聞斯語已，乳自流出，而作是言：「若審決定是我所生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口中。」作是語已，兩乳乳出——猶白蓮花——而便入於如來口中。時摩訶摩耶既見此已，踊躍遍身，容色怡悅，如千葉蓮花日照開榮，摩訶摩耶妙色亦爾——于時三千大千世界普皆震動，諸妙花果非時敷熟——即語文殊師利童子：「我從與佛為母子來，歡喜安樂未曾如今。譬如有人極苦飢渴，忽值甘饘食之豐樂；今我歡悅亦復如是，無復諸餘雜亂念想。」說此語已，即與文殊師利童子俱趣佛所。

爾時，世尊遙見母來，內懷欣敬，舉身動搖，如須彌山王及四大海鼓動之相。于時如來既見母至，便以梵音而白母言：「身所經處與苦樂俱，當修涅槃永離苦樂。」

爾時，摩訶摩耶聞佛此語，合掌低頭一心思惟，長跪佛前五體投地，專精正念諸纏消伏。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汝從無數劫， 恒飲我乳汁，
故離生、老、死， 得成無上道，
宜應報恩養， 斷我三毒本。
歸命大丈夫， 無貪、惠施者；
歸命調御士， 最上無能過；
歸命天人師， 永離癡、愛縛。
日、夜各三時， 念想不斷絕，
稽首頭面禮， 無上大法王。
今於汝福田， 欲長功德芽，
唯願施慈悲， 速令成妙果。
久有此大志， 故生大王宮，

巨身紫金色， 光明照十方，
面貌悉圓淨， 猶如秋滿月。」

爾時，世尊即白母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

摩訶摩耶聞此語已，佛神力故，即識宿命；并以善根純熟時故，破八十億煙燃之結，得須陀洹果。即起合掌而白佛言：「生死牢獄已證解脫。」

時會大眾聞此語已，異口同音而作是言：「願一切眾生皆得解脫，如今現在摩訶摩耶。」

時摩訶摩耶而白佛言：「譬如猛火燒於熱鐵，若有觸者身心焦痛；世間生死亦復如是，所往來處皆是苦聚。凡集苦本皆由心意，隨欲輕躁戲弄眾生，輪轉五道疾於猛風，猶如拍毬。」

時摩訶摩耶即於佛前而自剋責其心意言：「汝常何故作非利益，遊六塵境而不安定，亂想牽挽無時暫停？所可緣慮皆非吉祥，何惑我而便集彼？譬如有人恒墾於地，而彼大地未曾損益，然其耕器日就消毀；在生死海亦復如是，恒棄身命不可稱載，而我神識初不增減。汝能令我作轉輪聖王，統四天下，七寶具足；須臾令我退為蝦蟇；須臾令我作貧賤人，東西馳走，求乞衣食；須臾令我作大富長者，積財巨億，名稱普聞；須臾令我在天宮殿，飲食甘露，五欲自恣；須臾令我居止地獄，飲於融銅、吞熱鐵丸。我但過去曾經牛身，積聚其皮高須彌山，猶於生死未得解脫。須臾復獲無量名字：或曰大家、或曰僕使，或曰轉輪聖王、或曰帝王，或曰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或曰畜生、或曰餓鬼、或曰地獄，眾生有如是等種種名號。

「汝癡心意，雖復曾經具世五欲，金、銀、諸珍、妻子、奴婢、象、馬、車乘、屋舍、田宅、人民、聚落，尋皆散滅，

共就無常。暫為己有會歸磨滅，猶若旅舍憩無定主。上至諸天，五欲自在；福盡臨終五相現時，徘徊顧戀，心懷愁苦。及在人中，貧窮、下賤為人所使；若居王位，互相討伐，君臣、父子競共殘滅。下至地獄，屠、割、燒、煮；畜生之中，更相吞害皮、肉、筋、力，償其宿債，為業所逼不得自在；餓鬼之中，飢渴所逼東西馳走，唯見火聚及熱鐵輪長隨其後。五道生死有如是等種種眾苦，不可稱計。

「汝癡心意，往昔已來長牽於我去來諸處，恒相順從，初未違異。我於今日欲專聽法，勿復惱亂而為障礙，亦宜自應厭離諸苦，速求涅槃疾獲安樂。」

時摩訶摩耶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唯願霑法雨， 洽潤於枯槁，
普生法萌芽， 開發漸滋長，
令我及眾會， 善根普純熟。
或於諸道果， 次第隨所獲，
願時施甘露， 消滅貪、恚原。
我等長夜來， 縛著無明獄，
昏迷無智慧， 不知求道處，
願示解脫路， 疾至常樂城。」

爾時，摩訶摩耶說此偈已，復於佛前重偈讚歎：

「世尊處大眾， 光顯踰須彌，
我今頭頂禮， 并及法與僧。
四眾、八部等， 渴仰誠慇懃，
一心諦觀佛， 如天眼不瞬，
唯怖莊嚴師， 飾以妙法鬘。」

爾時，摩訶摩耶說偈讚已而白佛言：「誠知如來諸弟子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

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其數無量，所說偈讚歌頌如來微妙功德亦不可量。然我今者智慧微淺，猶欲於佛功德大海少分稱讚，唯願垂許。」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智慧高廣山，	峯嶺極嚴峻，
溪谷深且曠，	清泉常流滿。
療疾諸藥草，	滋茂生其側，
若有服之者，	長樂無窮已。
譬如甘蔗種，	內性常自甜，
智者善壓之，	便獲甘美味。
世尊所演法，	從本自清淨，
若人信樂受，	福報無窮盡。
一切諸眾生，	願樂無邊際，
唯有牟尼尊，	能令皆滿足。
眾生煩惱患，	無始恒熾盛，
如來大醫王，	應病投良藥。
生死邪曲路，	艱嶮難登履，
憍陳等五人，	遊涉不知返。
如來大慈悲，	躬趣波羅[木*奈]，
為其轉法輪，	悉得道果證。
八萬諸天子，	於空獲法眼，
自非大導師，	孰能迴此等？
舍利弗、目連、	迦葉、迦旃延，
此四大聲聞，	昔未出家時，
高才智通博，	憍慢輕世間，
舉國皆宗敬，	名德莫能倫。
一見聞甘露，	降伏成羅漢，

漸次助大師，
如尼俱類樹，
繁茂隨時長，
世尊所化度，
如央掘摩羅，
世尊亦矜愍，
彼提婆達多，
使鬼舉大石，
世尊平等視，
又彼鬼子母，
以佛憐愍故，
惺惶競求覓，
迴來問世尊，
如來以方便，
『汝自念子故，
云何無慈心，
恕己可為譬，
若能改此心，
其聞是語已，
亦兼為子故，
『從今盡形壽，
即前受五戒，
如彼鬼子母，
廣及於他人，
唯願大悲尊，
以愍所生母，
願速開正法，
隨順轉法輪。
種子甚毫微，
柯條遠垂布；
增進亦如是。
多殺諸眾生，
化令入佛道。
造作五逆行，
而欲害如來；
猶如羅睺羅。
恒噉於人兒，
藏其子不現，
莫知所在處，
求示子所在。
即事反詰之：
馳走急求覓。
恒噉他人兒？
勿殺、勿行杖，
汝子今可見。』
慚喜頭面禮，
合掌白佛言：
捨離貪害心。』
乃至得道果。
自愛其子故，
究竟永斷殺。
今者亦如是，
普及餘一切，
悉令眾聽受。」

爾時，摩訶摩耶說此偈已而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在於五道，皆由煩惱過患所致，故有結縛不得自在。願我來世得成正覺，當斷一切此患根本。唯是大師慈念世間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無常之火恒燒眾生，長夜熾然未曾休息，而呼弟子令歸其所，顯示生死根本之患而語之言：『汝等何故長眠三界火輪床上一一無常殺鬼伺捕求便，諸病風刀欲斷人命？譬如盜賊見珍寶藏，執持器械而來攻伐，百千億劫受餘雜形，修行十善方得人身；雖得人身長壽亦難，無常惡賊復加逼迫，宜應防慎猶自放逸。』愚癡之人虛計日、月、年歲多少謂為定期，不覺念念變移潛逝，及至壽終隨業所生，室家、眷屬悲哭相對，傳互如此無有窮已。

「人在世間猶如電光，又於其中生起憍慢，或有稱言：『我是國王，統領天下，勢力自在。』或有稱言：『我是大臣，助理國事，枉直由己。』或有稱言：『我富長者，多饒財寶，所欲隨意。』或有稱言：『我婆羅門族姓高貴，聰明博達，先祖相承為刹利師。』世尊！此等諸人在世之時，種種快樂恣意自在，初無憂慮；一旦死至方懷悔恨，何所復及？

「強壯之時親戚相隨，嬉戲縱逸，不造微善；無常卒至，各散五道，千萬億劫難復相值。生死無實，如乾闥婆城，乃至辟支佛等盡諸結漏、具大神力，自在無畏——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飛騰空中，行、住、坐、臥、去、來迅疾，石壁無礙——形貌端正、諸相具足，能為眾生作大福田，猶亦未免無常之患，如以大水用滅小火。世間之人犯於王法，罪應及死閉在囹圄，猶可囑救而令得脫；無常之法不可囑及。賢聖之力尚不得免，豈況凡夫而無憂懼？

「五通仙人名曰逮波耶那，又有仙人名鬱陀羅翅，又有仙人名毘失波蜜多羅，又有仙人名阿羅邏，又有仙人名波羅舍邏，

又有仙人名應祁羅舍，又有仙人名阿私陀，又有仙人名曰波薩，有如是等諸大仙人，威力具足，有大名稱，能以呪術成毀國邑，斯等今者為在何許？以無常火曾燒眾生，仍還自焚，俱就消滅。

「大梵天王釋提桓因、摩醯首羅六欲魔王及毘紐天閻羅王等，羅婆[木*奈]神、羅婆泥神、比沙泥神、迦樓泥神、波樓泥神，斯等大力皆被無常之所執捉。

「頂生聖王、那羅延力士王、支夜多羅帝王、馬鳴王、毘尼羅翅王，此等諸王統攝眾國，顏容端正，聰明超世，身力勇健莫能當者，無常所碎不知何在。

「娑伽羅龍王、修陀利舍那鬼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舍脂迷那天后、阿伽藍波天后、鬱波尸天后、胝舍羅雞尸天后、阿葛邏天后、阿留波底天后、藐底天后、藐底梨沙天后，此諸雜王具大威力，及眾天后容貌絕世，若有見者即失正念——邪意散亂如非人持，設復良醫種種療治不能迴改令還正念——此等亦皆歸就無常。

「譬如獵師圍逐諸獸，無常之法亦復如是，馳逼眾生至閻羅王所，而使業象隨次蹈之，無常群虎恒伺眾生，若得其便而共殘食。如旃陀羅欲屠羊時，倒懸兩足不得跳踉；無常旃陀羅亦復如是，執諸眾生不得動轉。無常之法如阿闍迦羅蛇，若見人時兩頭纏繞；無常之法如風中幢，聚會之時而便傾倒；無常之法亦如黑月，漸就缺盡轉近昏冥。」

時摩訶摩耶說此語已復偈頌曰：

「譬如旃陀羅， 驅牛就屠所，
 步步近死地， 人命疾於是。」

時摩訶摩耶說此頌已，即於佛前語時會大眾言：「諸法兄弟及以姊妹，汝等宜應勤修戒行。今者幸值無上導師，又執法炬照於行者，并給衣糧無所乏少。若欲往至安樂城所，宜速諮

問能示正路。若有值遇如是善導而不歸依、不隨順者，當知此人極為剛強，必能造作五逆重罪。生死苦海甚可怖畏，一劫之中所經雜身，積集其皮如須彌山，及在胞胎眠臥、污露出入去來不可數計，并乳哺中屎、尿、涕、唾、乃至老、死諸苦難量，況復三塗楚毒之時？是故，我今普語汝等，勤於長夜念求解脫。」

爾時，摩訶摩耶即從坐起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所以沈淪在於生死而不能知出要之道？」

爾時，世尊答摩訶摩耶言：「眾生所以不得解脫，皆由貪欲、瞋恚、愚癡，是故致令恒在生死，乃至欲求生天亦難，何況悌望離生死耶？在世亦復失好名稱，朋友、親屬皆共踈棄，如視草土無復愛念。臨命終時極大怖懼，神識恍惚方自悔責，如此皆由三毒患故。

「若人欲求解脫妙果，宜斷苦本。彼愚癡凡夫為結所縛，猶如惡馬被於[羈-革+馬]絆不得動搖。謂色集、色滅、色著不如實知，受、想、行、識不如實知，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能於色而得解脫，如實究竟知者，則於受、想、行、識亦如實究竟知，而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此則名為斷於苦本。斷苦本已，則離妄想；離妄想已，則無攀緣，不復貪著色、聲、香、味、觸、法，離我計著及以我所。汝等從今可以此法互相開示，長獲利益。

「汝等今者聽我所說。我於過去無數劫來，為諸眾生廣修苦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慈悲一切猶如赤子，所應化度其緣垂畢。三世諸佛法皆善逝，無復還出世間之期；我從此沒蹤跡難尋，不還作彼閻浮提主、亦復不作彼瞿耶尼主、亦不作彼弗婆提主、亦復不作彼鬱單越主、亦復不作彼轉輪聖王、亦復不作釋提桓因、亦復不作大梵天王。如是三界悉已捨離，我久安立法王自在，不以刀、兵、杻械、枷鎖用伏人民，但以

正法而施眾生，普使一切皆得解脫。會必有離，諸行力爾。須彌寶山劫盡消滅、四大海水亦有枯涸，如來出世為度眾生，因緣事窮不得停住。無常弊惡猶如鼃鼃，若齧人時終不放捨。」

時會大眾聞此語已悲號懊惱，俱共同聲而說偈言：

「佛日出於世， 光顯恒明耀，
今者欲潛隱， 入於無常山。
導師！天中天！ 無比最上士！
如何將為彼， 諸行賊所侵？
薄福諸眾生， 長夜方昏冥。」

爾時，世尊於忉利天為諸八部及以四眾種種說法至三月盡，將欲還下於閻浮提。即便命彼王舍城中大臣之子——名鳩摩羅，聰明辯慧——而語之言：「汝今可下至閻浮提，遍語諸國，普令聞知如來不久當入涅槃，并以此偈廣宣示之。」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舉世今盲冥， 失於智慧眼；
三毒根轉深， 無有醫王故；
又將欲往彼， 涅槃幽遠城。
今在忉利天， 說法化眾生，
仁等宜速請， 還下閻浮提。」

時鳩摩羅受佛勅已下閻浮提，周遍宣示一切諸國，并說如來所授之偈。于時眾生聞鳩摩羅所說語已極大愁惱，皆悉頭頂而禮其足，作如是言：「我等頃來失於慈蔭，世間毒火轉更增熾，咸皆不知大師所在，今者乃在忉利天上，又復不久欲入涅槃。何其苦哉，世眼將滅！我等罪身天人殊絕，無由昇天恭敬勸請。唯願仁者普愍我故，還歸天上啟白佛言：『閻浮提中一切眾生，遙共頂禮世尊足下，久違聖化莫不仰戀，四方推求不知所在，始聞在彼忉利天上，廣大饒益諸眾生等；又聞不久當

入涅槃，世間方當失於慧眼。唯願愍念閻浮提人，時速還下為惠法藥。』

時鳩摩羅聞此語已，即還昇天往至佛所，具以閻浮提人所說之言向佛廣述。爾時，世尊聞此語已，而便放於五色光明——青、黃、赤、白、頗梨紅色——其光遍照閻浮提內。于時人民男、女、大、小，見此光明皆悉驚喜，歎未曾有，各相謂言：「今者何忽有此異相？非是日、月、星宿之光，亦復不似五通仙人及婆羅門神力呪術所能為者。」又有人言：「如我今者察此光相，決定非是餘力所作，必是大慈無上醫王愍世間故而放斯瑞，我等或能蒙獲安濟。」

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寶階——中央階者用閻浮檀金，右面階者用純琉璃，左面階者用純馬瑙——欄楯彫鏤極為嚴麗。

爾時，世尊白摩訶摩耶言：「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

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即便垂淚而說偈言：

「世尊於曠劫， 慈愍一切故，
捨頭、目、髓、腦， 今得成正覺。
三界諸眾生， 長迷癡愛海，
方應施法船， 云何而背捨？」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諸佛出於世， 非是無緣故。
緣盡豈得住？ 三世佛法然。」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為欲報於所生恩故，兼愍一切諸眾生等，即於摩訶摩耶前而說此呪：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薩多那三藐三
佛陀聲聞僧伽 南無彌帝利婆羅目佉那 南無須陀洹 南無

斯陀含南無阿那含 南無阿羅漢多 南無盧迦三藐迦陀那三
藐波羅底拌那奈 低沙那摩已慄多和波羅婆叉寐摩訶摩由利
鞞闍羅闍 婆摩鼻闍三鼻闍帝 牧樓兜迷移枳(久斯反)至波
羅帝毘遮利遮羅遮羅提婆那伽夜叉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
羅伽夜叉羅刹毘奢遮悉犍陀 嘔摩悉沒羅迦牧樓拏兜迷浮陀
伽那 移枳至婆羅 帝毘遮羅遮羅遮羅劫波阿訶羅樓提(徒利
反)多阿訶羅曼(無干反)蹉阿訶邏迷多阿訶邏薩婆阿訶羅阿突
遮阿訶邏耆(是梨反)毘多阿訶邏咄(都勿反)吒質多波婆質多
屈(久勿反)比陀質多捷邏(呂耶反)健羅那質多 佛陀婆達摩
婆僧伽婆婆邏先奈迦(俱安反)跢(竹利反)迦槃跢(竹利反)鳩
槃跢(竹利反)聲棄尼 閻摩羅刹閻摩頭諦 藍婆波羅藍婆迦
羅波舍阿履帝阿利枳試阿利帝 阿利賓伽利藍婆毘藍婆迦羅
波尸阿利帝

「我今為母報所生恩及護一切而說此呪。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至心樂欲受持讀誦摩訶摩耶夫人所說及此呪者，先淨洗浴、
著新潔衣，香塗塗地、燒香、末香、散眾妙花、繒蓋、幢幡、
作唱伎樂種種供養，七日七夜持八戒齋——斷於五辛、諸不淨
味、十種之肉——皆不噉——叉手合掌歸依三寶，并稱摩訶摩耶
名而讀此呪。以呪力故，能除眾生熱病、瘡病、顛狂、乾消、
鬼魅所著、呪咀禱說、臥見惡夢、數厭寐語、水腫、短氣，及
以小兒驚癇、啼喚、魑魅魍魎，四百四病皆能消除，又於世間
得好名稱，恒為一切之所恃賴。

「持此呪者亦應稱喚東方天王提頭賴吒、南方天王毘樓博
叉、西方天王毘樓勒叉、北方天王毘沙門；東方天王第一輔臣
名摩尼跋陀羅、二名富那跋陀羅、三名金毘羅，統領一切諸鬼
神等；南方天王第一輔臣名槃遮羅、立不帝、廁摩訶、耆羅闍
那，各各將領五億鬼神護振旦界(振旦者漢國也)及閻浮提，一

切諸鬼不得亂行；西方天王第一輔臣跋檀那等兄弟六人；北方天王第一輔臣迦毘羅夜叉、金髮大神、母指大神、散脂修摩羅神，有如是等諸大鬼神統四天下。若有讀誦摩訶摩耶所可演說及此神呪，是諸善神又聞喚名，皆來親近、擁護、隨侍，一切諸患皆悉除滅。」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而說偈言：

「若有惡眾生， 不隨順此呪，
猶如諸商人， 漂沒羅刹國，
五百諸羅刹， 爭取吞噉之；
若人善誦持， 如此神呪者，
譬如諸商人， 大海安隱還，
多獲眾珍寶， 七世無窮盡。
我於無量劫， 捨頭、目、髓、腦、
骨、肉及手、足、 國城及妻子，
累積菩薩行， 勤修波羅蜜。
廣愍一切故， 非為自己身，
令得成正覺， 拔濟苦眾生，
說此陀羅尼， 擁護於世間。」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與母辭別下躡寶階。大梵天王執蓋隨從，釋提桓因及四天王侍立左右，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餘種種諸雜鬼、神前後圍遶，充塞虛空，作諸妓樂、歌唄、讚歎，燒眾名香、散諸妙花，導從來下趣閻浮提。

時閻浮提諸國王等——波斯匿王、優陀延王、頻婆娑羅王、勿陀伽王、弗迦羅娑羅王并餘一切諸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各嚴四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青、黃、赤、

白、雜色照耀，如忉利天出遊觀時；并餘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集在寶階而來迎佛。

時舍衛國主波斯匿王即勅諸臣，令於祇桓更辦種種飲食、衣服、臥具、湯藥，凡有所須皆使供辦。

爾時，世尊到閻浮提已，諸王、大臣、長者、居士及以四眾恭敬禮拜，歌頌讚歎，隨從世尊入於祇桓。爾時，一切諸人民等既聞如來從忉利天還在祇桓，皆悉馳競，盈塞道路，祇桓精舍四門充溢，往來者眾不可稱計。

爾時，世尊坐師子座，四眾八部前後圍遶。時波斯匿王既見世尊在師子座，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我等今歸命， 無上功德聚，
巧拔諸苦本， 能殖眾善根，
慈悲福眾生， 最勝調御士；
相好端嚴容， 無比丈夫身；
導師良福田， 功德超梵釋；
議論廣降伏， 神力得自在。
我今頭頂禮， 無譬天人師。」

時波斯匿王說是偈已而白佛言：「世尊！今者眾生沈於生死，飲服毒藥莫能療者，唯願大仙降霍甘露。」

爾時，世尊告諸大眾：「當知一切生死源本：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若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老死滅則憂悲苦惱滅。汝等宜應長勤修習，速得離於三界苦海。汝等又聽！生死法中恒為八苦之所纏縛，皆由積集身、口、意業流轉不絕。若能斷於諸集根

本則滅眾苦，行八正道無為正路。若能審諦如是觀者，則可出於諸有之際。」◎

摩訶摩耶經卷上

摩訶摩耶經卷下(一名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

簫齊沙門釋曇景譯

◎爾時，世尊為波斯匿王及諸大眾說妙法已，與比丘眾前後圍遶從舍衛國漸次遊行村邑、聚落——所應度者皆悉周遍——乃至到於尼連禪河。

于時世尊既至河已，著於浴衣入河洗浴。時無量百千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既見如來在河澡浴，各持種種塗香、末香而來供養。時尼連禪河側水陸虛空，一切眾生見如來身猶如明鏡，觀妙形像皆生歡喜、悉起慈心，三毒消伏不相吞食，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阿難即白佛言：「今此水陸虛空之中諸眾生等見佛身已，尚生歡喜發菩提心。而提婆達多生在釋宮，佛之親屬、又作沙門，口常讀誦深妙經典，而於如來恒造逆事，破和合僧、出佛身血、教阿闍世殺害父王，日日招集豐美飲食，而自憍慢謂與佛等，為小利養以火自燒。設令諸佛欲救拔之不能為益，如驪懷妊會喪身命。」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如汝所說，提婆達多恒於我所生怨害心，自造阿鼻地獄因緣，一切諸佛不能救脫。我於提婆達多極生慈愍，但其不久苦業所逼。」

時提婆達多在佛左右，聞此語已心大瞋恚，即捨於佛，與其弟子往摩竭提國投阿闍世。而於中路有諸群鳥急聲鳴喚，翻

飛亂擾；又逢惡牛欲觸蹈之。其諸弟子見此相已而語之言：「我等今者觀此諸瑞非為吉祥，若所去處必無利益。」提婆達多而答之言：「汝等愚癡，何所知耶？但急隨我，不須多云。」

既到摩竭提國，語守門者：「汝入白王，道我在此。」時守門人即入白王。阿闍世王聞提婆達多來在外已，心大瞋恚而作是言：「乃至不欲聞其名字，何況而應眼見之耶？譬如雨雹摧折草木，在地不久還自消散；如此惡人亦復如是，教人行惡壞他善根，復還自敗善根種子。」勅守門者勿聽其前。

時提婆達多見阿闍世王不許前已，心大苦惱，舉手拍頭，切齒罵詈。時優波羅比丘尼從王宮出，而於門外見提婆達多即呵之言：「汝今釋種不得熾盛，於佛法中作大留礙。」

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極大忿恚，即以手捲而打其頭，彼比丘尼尋便命終。提婆達多又害羅漢比丘尼故，地即開裂，有大猛火纏繞其身牽入地獄。

爾時，世尊澡浴訖已，向諸比丘而說偈言：

「譬如行惡道， 登涉長憂怖；
若到平坦處， 安隱無愁患。
生死險隘路， 眾生恒恐怖；
唯有涅槃道， 行者獲安隱。
我今欲至彼， 功德常樂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與阿難俱至王舍城，為眾比丘廣說諸法；漸次到巴連弗邑，為諸人民、長者、居士及梵志等廣說諸法；漸次復到毘耶離城，為眾離車及[木*柰]女等廣演諸法。

爾時，世尊舉身疾生，處處皆痛，即便顧語尊者阿難：「我於今者身體皆痛，唯欲捨此朽故之身。阿難當知，若比丘、比丘尼得四神足，則能住壽一劫在世、若減一劫。況復如來所欲自在？」是時阿難魔所蔽故默然無答，乃至再三亦皆默然。

爾時，世尊語阿難言：「汝今可往到一樹下，專精思惟，正觀諸法。」

時魔波旬即來佛所，稽首禮足而白佛言：「我於往昔勸請世尊入於涅槃，于時世尊而答我言：『我諸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以未應入於涅槃。』世尊今者諸四部眾皆悉具足，所度已畢，唯願善逝速入涅槃。」

爾時，世尊即答魔言：「善哉，波旬！當知如來却後三月入於涅槃。」時魔波旬見佛許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頂禮佛足還歸天宮。

爾時，如來既許天魔却後三月當入涅槃，即便捨於無量之壽，以神通力故住命三月。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風雨違常，天龍八部莫不駭怖，來至佛所側塞空中。

時尊者阿難見此相已心驚毛豎，疾詣佛所而白佛言：「今者何緣忽有此相？」

佛告阿難：「惡魔波旬向來我所，勸請於我令入涅槃。我已許之，即便捨壽，以神力故住命三月。」

阿難白佛言：「世尊常說四神足人則能住壽一劫、若減一劫，隨意自在。云何如來不久住世同於諸行？」

于時如來答阿難言：「我向為汝說如此語，魔蔽汝故不知請住。我已許之，云何住壽？阿難當知，一切諸行法皆如是，不得常存。」

爾時，阿難聞佛此語，迷悶懊惱不能自勝，悲號啼泣深追悔責。爾時，世尊與阿難俱漸次遊行到諸國界、村邑、聚落廣說諸法，所可化度不可稱計。漸次復到鳩尸那竭國力士生地熙連河側娑羅雙樹間，而語阿難：「可安繩床而令北首，我今身體極大苦痛，入於中夜當取涅槃。」

阿難受教，施繩床已，佛即就臥，右脇著地。爾時，阿難

見佛臥已，隱於佛後悲泣流淚，極大苦惱。世尊即便問諸比丘：「阿難今者為在何許？」諸比丘言：「近在於佛後垂淚憂惱。」

如來即以大悲梵音告阿難言：「汝今不應猶如嬰兒而自啼泣。所以者何？生死之中皆悉如此，但當專念思惟諸法。汝從往昔看待我來，身、口、意業極為純善，未曾見汝有毫過失。今者宜應勤求解脫，忍割悲心勿自煎惱。」

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入於般涅槃後，闍維之法當云何耶？」

佛告阿難：「闍維之法如轉輪聖王，取於千端新淨之[疊*毛]用纏佛身，香油灑灌內金棺中，又以金棺內銀棺中，又以銀棺內銅棺中，又以銅棺內鐵棺中，積眾香薪而用闍維，收拾舍利起立塔廟、表刹、幡蓋種種供養。」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入城告諸力士，道我在此，夜入涅槃，若欲來者宜自知時。」

阿難受勅即便入城，街巷道路高聲唱言：「三界大師——如來、應供——今近在於雙樹之間，當於中夜而取涅槃。諸人若欲禮拜、供養并欲諮決，宜知是時。」

時諸力士聞此語已皆大懊惱，問阿難言：「世尊滅度一何駛哉？我等從今無所依怙。」涕淚緣路往詣佛所。

時熙連河側娑羅雙樹周匝縱廣四百八十里，天龍八部充塞盈滿間無空缺，莫不戀慕、悲號、苦惱，咸言：「世間失於慈父。」各相謂言：「我等從今方淪生死，誰拔濟者？」

爾時，城中有一梵志名須跋陀羅，年百二十歲，聞佛近在雙樹之間，當於中夜而入涅槃，即往佛所白阿難言：「我聞如來——一切智者——當於中夜而入涅槃，欲少決疑，唯願聽前。」

是時阿難心自念言：「今此梵志久習異見，必於今者與佛論議，世尊身痛而作擾亂。」即便默然不聽許之，乃至三請亦

復如是。

爾時，世尊天耳遙聞，語阿難言：「汝可聽是老梵志前，此即是吾最後弟子。」

須跋陀羅既見佛已歡喜踊躍，頭面作禮。爾時，世尊隨應為說八正道法，即於座上得羅漢果，而白佛言：「生死苦海已蒙得過，不忍當見大師涅槃，我今當先而取滅度。」即於佛前入般涅槃。

爾時，世尊為諸八部一切大眾說妙法已，既至中夜，涅槃時到，而說偈言：

「我於諸眾生， 應度緣今畢，
夜靜氣恬和， 涅槃時已到。」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入初禪，入初禪已復入二禪，入二禪已次入三禪，入三禪已次入四禪，入四禪已次入空處，入空處已次入識處，入識處已次入無所有處，入無所有處已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已次入滅盡正受。時會大眾既見如來諸根不動，即便問於阿那律言：「世尊今者入涅槃未？」時阿那律語諸人言：「世尊今入滅盡正受。」

爾時，如來出滅盡正受還入非想非非想處，出非想非非想處還入無所有處，出無所有處還入識處，出於識處還入空處，出於空處還入四禪，出於四禪還入三禪，出於三禪還入二禪，出於二禪還入初禪。即於初禪還入二禪，出於二禪而入三禪，出於三禪而入四禪，出於四禪而入空處，出於空處而入識處，出於識處入無所有處，出於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出非想非非想處入滅盡正受，則於彼處而般涅槃。

當於爾時大地震動，天龍八部悲泣騷擾。時天帝釋及梵天王而說偈言：

「生死無真實， 虛誑諸眾生，

今者牟尼尊，棄之猶涕唾。」

時諸眾生共相謂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三界牢獄誰為解脫？」其中或有宛轉于地、或有牽絕衣服瓔珞、或拔頭髮、搥胸大叫。

爾時，阿難即便入城普告力士：「如來昨夜已入涅槃，汝等宜應供養闍維。」諸力士等聞此語已心大苦痛，皆悉相隨至雙樹所。既見世尊已般涅槃，悶絕震慟不能自勝，即問阿難：「我等不知云何闍維如來之身？」

阿難答言：「我於昨日已諮問佛，世尊遺勅令如轉輪聖王闍維之法。」阿難具為次第說之。

諸力士眾聞此語已，即便嚴辦供養之具，事事皆依阿難所說——如轉輪聖王棺殯之法。

爾時，摩耶即於天上見五衰相：一者、頭上花萎，二者、腋下汗出，三者、頂中光滅，四者、兩目數瞬，五者、不樂本座。又於其夜得五大惡夢：一、夢須彌山崩、四海水竭，二、夢有諸羅剎手執利刀競挑一切眾生之眼，時有黑風吹，諸羅剎皆悉奔馳歸於雪山，三、夢欲色界諸天忽失寶冠，自絕瓔珞不安本座，身無光明猶如聚墨，四、夢如意珠王在高幢上，恒雨珍寶周給一切，有四毒龍口中吐火吹倒彼幢、吸如意珠，猛疾惡風吹沒深淵，五、夢有五師子從空來下嚙摩訶摩耶乳入於左脇，身心疼痛如被刀劍。

時摩訶摩耶見此夢已，即便驚寤而作是言：「我於向者眠寢之中，忽然見此非吉祥事，令我身心極為愁苦。往昔在於白淨王宮，因晝寢中得希有夢——見一天子身黃金色、乘白象王，從諸天子作妙妓樂，觀日之精入我右脇，身心安樂無有痛惱——即便懷妊悉達太子，光顯宗族、為世照明。今此五夢甚可怖畏，必是我子釋迦如來入般涅槃之惡相也。」即便向餘諸天子

等廣說夢中所見諸事。

爾時，尊者阿那律既見棺殯如來身已，即便昇於忉利天上，往摩訶摩耶所而說是偈：

「大師最勝、天中天、 善導一切世間者，
今已為彼無常海， 摩竭大魚之所吞，
在於鳩尸那竭國， 娑羅林中雙樹間。
不久當出城東門， 種種供養而闍維，
天、人八部眾盈溢， 號哭震動徹三千。」

時阿那律說此偈已，即便還下如來棺所。

爾時，摩訶摩耶聞阿那律說此偈已，悶絕躋地，諸天女等以冷水灑面，良久乃穌。自拔頭髮，絕莊嚴具，悲泣垂淚而作此言：「我於昨夜得五惡夢，決定當知佛入涅槃。今者果見阿那律來，云已滅度在雙樹間，不久便應而就闍維。何其苦哉？世間眼滅。何其疾哉？人天福盡。昔日在於白淨王宮，始生七日我便命終，竟未抱育展母子情。付囑摩訶波闍波提，令其姨母而乳養之，及已長大至年十九，便於中夜踰城而出，舉宮內外莫不悲惱。既成道已開世慧眼，覆護一切猶如慈父。如何一旦便入涅槃？無常惡賊極為兇暴，而能害我正覺之子。」即於眾中而說偈言：

「於無量劫來， 常共為母子，
汝既成正覺， 此緣方永斷，
而復於今者， 便入般涅槃。
譬如高大樹， 眾鳥依共棲，
晨旦各分離， 到暮還歸集。
與汝為母子， 共在生死樹，
既得成道果， 長絕此源本，
又復取滅度， 無有會見期。」

時摩訶摩耶說此偈已，涕泣懊惱不能自勝，與於無量諸天女等眷屬圍遶，作妙妓樂、燒香、散花歌頌讚歎，從空來下趣雙樹所。到娑羅林中已，遙見佛棺即大悶絕不能自勝，諸天女等以水灑面然後方穌。前至棺所頭頂作禮，垂淚悲惱而作此言：「昔於過去無量劫來，長為母子未曾捨離，一旦於今無相見期。嗚呼苦哉！眾生福盡，方當昏迷，誰為開導？」即以天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用散棺上，而說偈言：

「今此雙樹間，	天龍八部眾，
惟聞啼哭音，	不知何所說，
譬鸚鵡亂鳴，	不能解其語。
充塞在於地，	猶如折翮鳥，
不能起飛趣，	如來涅槃林。
曠劫積恩愛，	似遮迦羅鳥，
今者無常風，	吹散各異處。
在苦諸眾生，	悵望法甘露，
猶如蘭提鳥，	渴仰待天雨。
何故便於今，	而速入涅槃？
潛身重棺中，	知我來此不？」

爾時，摩訶摩耶說此偈已，顧見如來僧伽梨衣及鉢多羅，并以錫杖右手執之、左手拍頭，舉身投地如太山崩，悲號慟絕而作是言：「我子昔日執著此等廣福世間利益天人，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嗚呼苦哉，痛不可言。」時諸八部及以四眾見摩訶摩耶憂惱如是，倍更悲感淚下如雨，帝釋力故變成河流。

爾時，世尊以大神力故，令諸棺蓋皆自開發，便從棺中合掌而起——如師子王初出窟時奮迅之勢——身毛孔中放千光明，一一光明有千化佛，悉皆合掌向摩訶摩耶，以梵軟音問訊

母言：「遠屈來下此閻浮提，諸行法爾，願勿啼泣。」即便為母而說偈言：

「一切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一切諸女中， 玉女寶為最。
今我所生母， 超勝無倫比，
能生於三世， 佛、法、僧之寶。
故我從棺起， 合掌歡喜歎，
用報所生恩， 示我孝戀情。
諸佛雖滅度， 法、僧寶常住，
願母莫憂愁， 諦觀無上行。」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摩訶摩耶小自安慰，顏色漸悅如蓮花敷。

于時阿難見佛起已，又聞說偈，垂淚嗚咽強自抑忍，即便合掌而白佛言：「後世眾生必當問我：『世尊臨欲般涅槃時復何所說？』云何答之？」

佛告阿難：「汝當答言：『世尊已入般涅槃後，摩訶摩耶從天來下至金棺所。爾時，如來為後不孝諸眾生故，從金棺出一一如師子王奮迅之勢——身毛孔中放千光明，一一光明有千化佛，悉皆合掌向摩訶摩耶，并又說於如上諸偈。』」

阿難又言：「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我於昔日忉利天上為母說法及摩訶摩耶夫人自有所說，今復在此母子相見。汝可為後世諸眾生輩次第演說此經，名曰摩訶摩耶經，亦名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又名佛臨涅槃母子相見經，如是奉持。」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與母辭別，而說偈言：

「我生分已盡， 梵行久已立，
所作皆已辦， 不受於後有。」

願母自安慰， 不須苦、憂、惱。
一切行無常， 住是生滅法，
生滅既滅已， 寂滅為最樂。」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即便闔棺。三千大千世界普皆震動，摩訶摩耶及眾八部悲泣懊惱不能自勝。

摩訶摩耶問阿難言：「我子悉達臨滅度時有何教勅？」

阿難白言：「世尊中夜為諸比丘略說教誡，又以所說十二部經付囑尊者摩訶迦葉，亦復勅我令助宣布。」

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又增感絕，即問阿難：「汝於往昔侍佛以來，聞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

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云：佛涅槃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跡山中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以正法付優婆掬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說度人，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得堅固正信，以佛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二百歲已，尸羅難陀比丘善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三百歲已，青蓮花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半億人。四百歲已，牛口比丘善說法要，度一萬人。五百歲已，寶天比丘善說法要，度二萬人，八部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滅盡。

「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八百歲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人中或有一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一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量比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

「千一百歲已，諸比丘等如世俗人嫁娶行媒，於大眾中毀謗毘尼。千二百歲已，是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為比丘、女為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眾猶如獵師，好樂殺生、賣三寶物。千五百歲，俱睽彌國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徒眾五百；又一羅漢比丘善持戒行，徒眾五百。於十五日布薩之時，羅漢比丘昇於高座說清淨法，云此所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言：『汝今身、口自不清淨，云何而反說是龜言？』羅漢答言：『我久清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惡。』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恚忿，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弟子而作是言：『我師所說合於法理，云何汝等害我和上？』即以利刀殺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眾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竭國，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也。」

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一切皆歸滅， 無有常安者，
須彌及海水， 劫盡亦消竭，
世間諸豪強， 會必還衰朽。
我子於往昔， 勤苦集眾行，
故得成正覺， 為眾說經藏。
如何於爾時， 皆悉潛沒盡？
嗚呼！生死法， 可畏、可厭離。」

爾時，摩訶摩耶說此偈已，語阿難言：「如來遺勅既以正法付囑尊者及摩訶迦葉，宜應精勤護持誦說。我今不忍見於如來闍維之時。」即禮佛棺，右遶七匝，涕淚號叫，還歸天上。

于時娑羅雙樹間天人八部、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既見如來母子相見及聞所說，有發無上道心者、有得須陀

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或有發於辟支佛心，一切大眾受持佛語，頂戴奉行。

摩訶摩耶經卷下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牟尼世尊在拘尸那城娑羅林間北首而臥，初入涅槃。

時密迹金剛力士見佛滅度，悲哀懊惱作如是言：「世尊成就最勝無上十力，云何於今乃為羸弊、無常、氣勢微劣之所摧敗？如來捨我入于寂滅，我從今日無歸、無依、無覆、無護，哀惱災患一旦頓集，憂愁毒箭深入我心。」密迹金剛作是語已，戀慕世尊愁火轉熾，五內抽割、心膂磨碎，蹙踊悶絕譬如巖崩，顛墮于地久乃醒悟。即起而坐，涕哭哽噎，歔歔而言：「怪哉，怪哉！死魔大惡！無量功德波羅蜜聚，為彼死魔之所滅壞。」

復作是言：「唯願真濟請為我起，我今薄祐無依憑處。云何世尊捨棄於我獨入寂滅？自今已後永離哀顏，世尊寂靜，身、口、意業更不可觀，更不得見佛婆伽婆入于佛住。

「如來昔日入于佛住三昧之時，威德光顯倍常殊妙，佛面鮮澤過於蓮華新開敷時，如日初出照於朝陽，如是勝面更不可見。如來處於大眾出大雷音、微妙之聲，更不可聞，誠言無二，離過患說、無諂偽說、易解了說、眾所愛說。世界之中滅除諸惡至甘露城，無過佛法。咄哉！真濟永入涅槃，使諸眾生無有救護，處於生死大曠野中；又無眼目，離於導師，誰示其道？

「如來密雲能雨甘露，為無常風之所吹滅。一切眾生愛火所燒，而於今者佛入涅槃，誰雨法雨滅其愛火？如來於今滅於有為，得無上道為於眾生作大醫王。一切世界為煩惱病之所患

苦，今入涅槃，誰當矜愍化以正道，療諸眾生結使之疾？如來、世尊名為知恩、念於恩者，我從處胎以來隨逐如來如影隨形，調和奉順不曾違闕，云何不感我之至心，便見孤棄如背恩者？

「嗚呼怪哉，咄哉大苦！此金剛杵當用護誰？即便擲棄。自今以往當奉侍誰？誰當慈愍訓誨於我？更於何時得覩尊顏？護世之王為顯甘露，故遣我來擁護於佛，如何今日卒捨我等入于涅槃？我所有命依佛而存，一旦捨我，當依於誰得存此命？咄哉！真濟矜愍一切，常說妙法教照愚冥，何故今者而卒不言？

「如來所知一切種智過一切上，恒於眾生有緣之者思欲利益。即於今日何處去耶？而於今日便自閉默，更不救濟受化之徒。諸魔、惡人見佛涅槃，皆大歡喜。如來、世尊生死海中作大船師，而於今日永捨濟度。是諸眾生無量劫來順生死流，唯有如來能以正道令諸眾生皆得返流。如來、世尊永斷煩惱，為於愚冥眾生作大照明，今日涅槃，世間眾生增長黑闇，永為無明之所覆蔽。」

金剛密迹哀呼悲惱復作是言：「世尊諸相——三十二百福大人相——悉皆具足，如何滅壞永不可覩？

「哀哉，破壞魔者！哀哉，轉法輪者！哀哉，滅一切外道螢火光者！哀哉，能壞有身者！哀哉，諸智慧城者！哀哉，法燈為無常風之所吹滅；哀哉，法月為死羅睺之所吞滅。」

復作是言：「大寂真濟！願為我說，即於今者為何處去？至何方所？為適何國？為至舍衛及王舍城、迦毘羅衛、波羅奈耶？於此諸國為何處住耶？今為在何林？為在迦蘭陀竹林、菴婆羅林、祇陀林？於此諸林為在何處？為在何山？為在自善山、毘提醯山、耆闍崛山？於此諸山為在何山？願語於我實在何處。

「諸八部——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如是等——以見於我常隨從佛，設當問我：『佛何處去？』我當何辭以對於彼？

「世尊昔日教化眾生，若小疲倦暫寢息時，繫心在明為益眾生。云何今者捨於一切，永入涅槃更不利益？

「真濟！願為我起。我憂悲火熾然胸中，命將不全，願賜一言，猶如冷水滅我熾火；我今為憂苦毒蛇之所蛆螫，願賜我法阿伽陀藥以除我毒；憂愁毒箭深入我心，願賜語鉗為我拔出。

「一切眾生愛別離苦，如來常為說種種法除其苦惱。云何獨不愍我，為我滅此眾苦？

「如我今者，哀逆閹塞，不能推理而自釋割憂心內病、種種調語，云何世尊不見慰喻？我之恭順心不疲惫，樂見慈顏無有厭足，投身于地願一瞻覩，如何世尊不見哀矜？滅結牛王常挾持我，何不將我入於涅槃，獨見孤棄？我失如來，諸苦所切無量無邊，又不見諦。何故獨見放捨入于涅槃？

「怪哉，怪哉！如來一睡更不起耶？如來已去不復還耶？猶如燈滅更不復明、如寶樓崩更不建立、如寶藏沒不可還出。」

舉手大叫，發聲悲哭，如帝釋幢所持繩絕，倒地不起，宛轉啼哭，心、肝、咽喉、脣、舌悉皆乾燥，荒迷蹙地，良久乃穌。愛戀如來功德之身，捉相輪足急抱不放，而作是言：「如來之足如優鉢羅華如日初出，清淨柔軟。安立之足、千輻輪足，極妙工巧不能畫作。轉輪聖王雖有是相，相不明了；如來相輪輻轂具足，炳然顯著。其指纖長，附順相著不稀、不踈，其爪紅潤猶如赤銅，手足網縵猶如鵝王，肌體豐滿無筋脉皮皺。天王、人王、諸鬼神王及以龍王，咸以天冠頂禮佛足。為化一切諸有緣者，以相輪足遍行世界，而今此足更無有用。

「我於昔日心常喜樂，一旦涅槃更不令我生於喜樂，而此無常極為大惡，能壞無量功德不思議色。

「如來威勢能令見者身心歡喜，無量福力持如來身。無常之力實為最大，能使如來至於死處。如來以父母乳哺之力、禪定力、智慧力、神通力——以此諸力，不能於無常力中而自拔濟。

「阿難昔日勸請世尊住壽一劫，如來何故不受其請？真濟往昔不於三阿僧祇劫中作百千苦行，難捨之事一切能捨，無數劫中歷侍諸佛，奉事供養求一切智，欲濟眾生？於少許時，所度未幾便入涅槃。如來往日為菩薩時，化於眾生猶不疲極，而於今者可疲倦耶？

「濁法眾生如新生犢，滿十二由旬，云何斷乳而棄之去？請為我起，與濁法犢飽足甜乳。

「于時帝釋數億諸天來欲問難，云何而不為其解說？千世界主梵天王合掌請法，今日何不為說法要滿其所願？毘沙門王、數千萬夜叉而自圍遶，提頭賴吒、乾闥婆眾而自圍遶，毘留勒叉、究槃荼眾而自圍遶，毘留博叉、諸龍之眾而自圍遶，如是等眾皆為飲法甘露而來至此，如來何不以良藥救諸疾者？外道諸眾毀訾於法，何不速起壞彼邪論？欲界之主處處壞亂，何不降伏？如來！諸聲聞少於智慧、不勤習誦、厭於廣博，何不速起為說略要令知正道？然今阿難是佛所親，奉侍世尊，未斷結使盡於根本，何不教授令盡諸結使？

「嗚呼怪哉！如此堅實大福德人一旦滅壞，而此無常如護財象殘害無數。此護財象身大如山，如來往昔猶能調伏如是大象，云何今者反為無常之所調伏乃至滅盡？如阿婆羅龍能壞摩竭提，興大雲雷，電光熾然，降注大雹摧折樹木，如來能伏彼大力龍；而於今者反為無常之所乘服。如鴛掘魔暴虐殘害，猶能調彼剛強惡人，調彼不調，牟尼世尊今為無常之所摧壞。如曠野惡鬼，殘殺一切令國空虛，猶能調彼使受持戒；而於今者

入無常網，摧滅無餘。如優樓頻螺迦葉，染著於我，沒於邪見榛林之中難可拔出，如來猶愍，能現十八種神足變化能令調伏；今為無常之所傾倒。

「一切眾生薄於福祐，大智之海為無常日之所乾竭；正智須彌為無常金剛杵之所摧碎；佛功德樹——覺意妙華、道果充滿——為無常斧之所斫壞；廣大智光——名稱周聞遍于世間，能燒一切有生之薪——為無常水之所澆滅也。盛力無常無有法教，不為智者之所禁制，非是精進瞻勇、猛健勢力、名稱柔心、調根寂定之所能免。咄哉，無常！酷暴乃爾，不別好惡，有德、無德等能摧壞。」

作是語時，大地震動、山頂崩壞、大星殞落、四方火起、日月諸宿無有光色、一切天人皆無歡樂。

「我今形體不自勝舉，欲沒入地，靦眩黃黑、心意錯亂、忘失所念、脣乾舌燥、語言錯誤、聲音嘶碎，去死不遠，命終今必絕，逮佛捨而去。」

如是等多眾種種哀呼、百千種言，戀慕於佛。

帝釋語言：「止止已足！汝今可不憶念大仙少語？佛告比丘：『諸行無常，無得住者、不可體信、是變易法。一切聚集歸散會滅，高者必墮、合會必離、有生必死。一切諸行猶如河岸臨峻之樹，亦如畫水尋畫尋滅，亦如泡沫、如條上露不得久停，如乾闥婆城暫為眼對。人命迅速疾於射箭，速行天下疾於日月，人命速疾過於是天，無常敗壞應當解知。若於佛事有不足者不入涅槃，佛事周訖乃入涅槃。以此佛法付囑人天，以此重事與聲聞弟子，向無畏寂滅處去，諸有苦盡，更不受生。汝等不應生大憂惱。』」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一名嚴誠宿緣經，出雜藏)

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

聞如是：一時， 佛在摩竭國。
普為眾生故， 止於竹園中。
佛語諸比丘， 及神足羅漢：
「各齋所乞食， 共至阿耨泉。」
路由五姓國， 將諸比丘眾，
於中共乞食。 比丘五百人，
以神足飛下， 比丘僧圍遶，
到阿耨大泉， 世尊坐其中。
世尊食已訖， 諸比丘故食。
當於飯食時， 地為大震動。
比丘問世尊： 「此地何為動？」
世尊便為說， 愍此眾生動：
「地獄有罪人， 極行眾逆惡，
鬼神有千人， 斫其兩大肋，
須臾不休息， 斧斤皆燒赤，
斫滿正千歲， 力極乃得斷。」
問：「作何等罪， 乃致此苦痛？」
此肋大爾許， 使地為震動？」
「此本世間人， 恒喜婬他妻，
坐貪色欲故， 又殺清信士。
以是宿緣故， 致得此大身，
鬼神有千人， 恒斫此兩肋。」
世尊說如是， 佛問諸四道：
「汝等作何緣？ 各各可自說。」

神通大弟子，	能繼轉法輪，
智慧舍利弗，	起問於世尊：
「世尊無雙比，	無事不見聞。
世尊先自說，	宿世諸因緣。
孫陀生惡謗，	望得其敬事，
無故誹謗尊，	此是何因緣？
坐奢彌跋提，	此五百比丘，
無故相誹謗，	此是何因緣？
何為得頭痛？	誅殺五親時，
諸節皆疼痛；	及患脊背強；
剛木槍刺脚；	調達崖石擲，
埤破脚拇指；	此是何因緣？
多舌童女人，	帶杵起其腹，
無故來相謗，	在於大眾中；
又在毘蘭邑，	三月食馬麥，
國師梵志請，	此是何因緣？
在於鬱祕地，	苦行足六年，
斷息禪羸瘦，	此是何因緣？」
世尊為演說：	「舍利弗諦聽。
今當盡為說，	先世所行緣。」

佛說孫陀利宿緣經第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大有名稱，端正姝好，各有眾相，不長、不短、不白、不黑、不肥、不瘦，色猶紅蓮華，皆能伏心意——唯除一

比丘，何者？阿難是也。

舍利弗自從華座起，整衣服，偏露右臂，右膝跪蓮華座，向佛叉手，問世尊言：「世尊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知，世尊無雙比，眾惡滅盡、諸善普備，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現有殘緣？願佛自說此緣，使天人、眾生，聞者開解。以何因緣，孫陀利來誹謗？以何因緣，坐奢彌跋提被謗，及五百羅漢？以何因緣，世尊頭痛？以何因緣，世尊骨節疼痛？以何因緣，世尊脊背強？以何因緣，剛木刺其脚？以何因緣，地婆達兜以崖石擲？以何因緣，多舌女人，帶杆大眾中，有漏、無漏，前來相誹謗曰：『何以不自說家事，乃為他說為？我今臨產，當須酥油。』以何因緣，於毘蘭邑，與五百比丘食馬麥？以何因緣，在鬱祕地，苦行經六年，謂呼當得佛？」

佛語舍利弗：「還復華座。吾當為汝說先世諸因緣。」舍利弗即便還復本座。阿耨大龍王，聞佛當說緣法，踊躍歡喜，即為佛作七寶交露蓋，蓋中雨栴檀、末香，周遍諸座。無數諸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皆來詣佛，叉手作禮，圍遶而立。

佛便為舍利弗說：「往昔過去世，波羅[木*奈]城中，有博戲人，名曰淨眼，巧於歌戲。爾時，有婬女，名曰鹿相，端正姝好，嚴淨無比。時淨眼往至鹿相所，語此女曰：『當共出外，詣樹園中，求於好地，共相娛樂。』女答曰：『可爾。』鹿相便歸，莊嚴衣服，詣淨眼家。淨眼即嚴駕好車，與鹿相共載，出波羅[木*奈]城，至於樹園，共相娛樂。

「經於日夜，淨眼覩其衣服珍妙，便生貪心：『當殺此女，取其衣服。』復念：『殺已，當云何藏之？』時此園中，有辟支佛，名樂無為，去其所止不遠。淨眼又念：『此辟支佛，晨入

城乞食後，我當殺鹿相，埋其廬中，持衣而歸，誰知我處？』明旦，辟支佛即入城乞食，淨眼於後，便殺鹿相，脫衣服取，埋屍著樂無為廬中，平地如故，便乘車從餘門入城。

「爾時，波羅[木*奈]國王名梵達。國人不見鹿相，遂徹國王，眾人白王：『鹿相不見。』王即召群臣，遍詣里巷，戶至覓之。諸臣受教，如命覓之，遍覓不得，便復出城，見樹間眾鳥飛翔其上，眾人便念：『城中已遍不得，此必有以，當共往彼。』即尋便往到樂無為廬前，搜索得屍。諸臣語樂無為曰：『已行不淨，胡為復殺？』辟支佛默然不答。問如此至三，不答如前。樂無為手脚著土，此是先世因緣，故默不答。

「眾臣便反縛樂無為，拷打問辭。樹神人現出半身，語眾人曰：『莫拷打此人。』眾臣曰：『何以不打？』神曰：『此無是法，終不行是。』諸臣雖聞神言，不肯聽用，將此樂無為，徑詣王所，白王曰：『此道士，行不淨已，又復殺之。』王聞是語，瞋恚大喚，語諸大臣：『看是道士，行於非法，應當爾耶？』王勅諸臣：『急縛驢馱，打鼓遍巡，然後出城南門，將至樹下，鐵鉞[矛*贊]之，貫著竿頭，聚弓射之；若不死者，便斬其頭。』諸臣受教，急縛驢馱，打鼓巷至巡之。國人見之，皆怪所以，或有信者、或不信者，眾人集觀，喚呼悲傷。

「於時，淨眼在破牆中藏，聞眾人云云聲，便於牆中，傾顧盜視，見樂無為反縛驢馱，眾人逐行，見已心念：『此道士無故見枉當死，此不應有愛欲。我自殺鹿相，非道士殺，我自受死，當活道士。』淨眼念已，便出走趣大眾，普喚上官曰：『莫困殺此道士，非道士殺鹿相，是我殺之耳。願放此道士，縛我，隨罪治我。』諸上官皆驚愕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辟支佛縛，便捉淨眼，反縛如前。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禮懺悔：『我等愚癡，無故枉困道士，當以大慈，原赦我罪，莫使我將

來受此重殃。』如是至三，樂無為辟支佛默然不答。

「辟支佛心念：『我不宜更入波羅[木*奈]城乞食，我但當於此眾前，取滅度耳。』辟支佛便於眾前，踊升虛空，於中往反，坐、臥、住、立，腰以下出煙、腰以上出火；或復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煙；或左脇出煙、右脇出火；或左脇出火、右脇出煙；或腹前出煙、背上出火；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煙；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水；或腰以下出水、腰以上出火；或左脇出火、右脇出水；或左脇出水、右脇出火；或腹前出水、背上出火；或腹前出火、背上出水；或左肩出水、右肩出火；或左肩出火、右肩出水；或兩肩出水、或兩肩出火；然後，舉身出煙、舉身出火、舉身出水，即於空中，燒身滅度。於是，大眾皆悲涕泣，或有懺悔、或有作禮者，取其舍利，於四衢道起偷婆。

「諸上官即將淨眼詣王梵達：『此人殺鹿相，非是道士殺。』王便瞋此監司：『前時，何為妄白虛事，云此人殺人，今云非也。乃使我作虛妄之人，枉困道士。』諸臣白王：『於時頻問道士，何為殺人也？時道士默不見答，又手脚復著土，以是故，臣等謂呼其殺人。』王便勅臣：『驢馱此人，於城南，先以鉞[矛*贊]之，然後立竿貫頭，聚弓射之；若不死者，便斫其頭。』諸臣受教，即以驢馱，打鼓遍巡已，出城南，詣樹下，以鉞[矛*贊]貫木，聚弓射之，然後斫頭。」

佛語舍利弗：「汝乃知爾時淨眼者不？則我身是。舍利弗！汝復知鹿相者不？則今孫陀利是。舍利弗！汝知爾時梵達王不？則今執杖釋種是。舍利弗！我爾時殺鹿相、枉困辟支佛，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泥犁中煮，及上劍樹；無數千歲，在畜生中；無數千歲，在餓鬼中。爾時餘殃，今雖作佛，故獲此孫陀利謗。」

於是，佛自說宿命因緣偈曰：

「我先名淨眼，	乃是博戲人。
辟支名樂無，	無過致困苦。
此有真淨行，	為眾所擾惱，
毀辱而縛束，	復欲驅出城。
見此辟支佛，	困辱被繫縛，
我起慈悲心，	使令得解脫。
以是因緣故，	久受地獄苦。
乃爾時殘殃，	今故被誹謗。
我今斷後生，	便盡於是世，
坐此孫陀利，	故得其誹謗。
因緣終不脫，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終始不可犯。
我自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
故說先因緣，	阿耨大泉中。」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皆盡、諸善普備，能度天龍、鬼神、帝王、臣民、蠅飛、蠕動，皆使得度，無為安樂。雖有是功德，猶不免於宿緣，況復愚冥未得道者，不攝身、口、意，此等當如何？」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諸羅漢并一切眾生，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汝當學是，并及一切。」

佛說是時，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奢彌跋宿緣經第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是時，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是時有王，名曰善說，城名善說所造。有一婆羅門，名延如達，好學廣博，外學、三部、天文、圖讖、占相、藝術，曉七種書及外道教誡，解了眾法，世俗典籍，相有三十，常教學五百豪族童子。復有一婆羅門，名曰梵天，大富饒財，象、馬、七珍、侍使、僕從，婦名淨音，端正姝妙，容貌第一，性行和調，無嫉妬心。延如達以梵天為檀越，婦淨音供養延如達，飲食、衣被、床臥、坐具、病瘦、醫藥。

「有一辟支佛，名曰愛學，往到城內，執衣持鉢，行欲乞食。偶至梵天門，時淨音見辟支佛，衣服整齊、行步詳審、六根寂定，心甚愛樂，即請供養曰：『自今已去，衣被、飲食、床臥、醫藥，常從我受，當為我故，受我請。』淨音即以濃美飲食，滿鉢與之。辟支佛受已，執鉢升虛，七反迴旋，飛還所止。時城內人，見此神足曰：『國有是人，我等有福。』舉國歡喜，供養無厭。

「淨音供養辟支佛日進；待延如達遂薄。延如達自覺薄己厚彼，便興妬嫉、誹謗之言：『此道士，實無戒德。何以故？與此淨音作不淨行故也。以是故，厚供養之。』延如達告五百弟子曰：『此道士，犯戒、無精進行。諸童子各歸家，宣令曰：「此道士，無有淨行，與淨音通。」』諸童子曰：『爾！如師所言，此道士實有姪欲心。』五百童子，受教入城，至巷宣令曰：『此道士，有姪欲心，與淨音通。』國人咸疑：『神足如是，有

此穢聲耶？』此聲經七年乃斷。後辟支佛現十八變，取於滅度，眾人乃知延如達為虛妄、辟支佛為清淨。」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延如達不？則我身是；爾時梵天者，憂填王是；爾時淨音者，奢彌跋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因失供養故，便生妬嫉心，與汝等共誹謗辟支佛，以是因緣，與汝等共入地獄，鑊湯見煮，無數千歲。由是餘殃，今雖得佛，故與汝等，有奢彌跋之謗也。」

於是，世尊說先世因緣偈曰：

「我先為梵志，	廣學外四部，
止於樹園中，	教授五百童。
有一辟支佛，	清淨有神足。
見是得供養，	無故橫相謗，
還語諸童子，	道士不淨行。
我適說是時，	童子皆歡喜。
童子聞是已，	遍行諸里巷，
盡向眾人說，	道士犯不淨。
以是因緣故，	經歷地獄久，
我及汝曹等，	更是無限苦。
由是殘因緣，	是眾五百人，
無故被誹謗，	坐此奢彌跋。
我今在末世，	成於無上道，
無故而誹謗，	坐此奢彌跋。
如來成尊佛，	三界之大將，
阿耨大池中，	自說本世緣。」

佛告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漏已盡、諸善普具，慈愍天人、乃至蠕動，皆欲使濟度。雖有此功德，猶不免於宿緣，沉

復愚矇、未識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諸羅漢、一切眾生，皆當學是。」

佛語舍利弗：「汝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當學如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頭痛宿緣經第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於羅閱祇大城中，時穀貴飢饉，人皆捨取白骨，打煮飲汁，掘百草根，以續微命。以一升金，買一升穀。爾時，羅閱祇有大村數百家，名曰吱（九支反）越。村東不遠，有池，名曰多魚。吱越村人，將妻子詣多魚池，止於池邊，捕魚食之。時捕魚人，採魚著岸上，在陸而跳。

「我爾時為小兒，年適四歲，見魚跳而喜。時池中有兩種魚：一種名𩺰，一種名多舌。此自相語曰：『我等不犯人，橫被見食。我等後世，要當報此。』」

佛語舍利弗：「汝識爾時吱越村人，男、女、大、小不？則今迦毘羅越國諸釋種是；爾時小兒者，我身是；爾時𩺰魚者，毘樓勒王是；爾時多舌魚者，今毘樓勒王相師，婆羅門名惡舌者是。爾時魚跳，我以小杖打魚頭，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無數千歲。我今雖得阿惟三佛，由是殘緣故，毘樓勒王伐釋種時，

我得頭痛。」

佛語舍利弗：「汝知我云何頭痛？舍利弗！我初得頭痛時，語阿難曰：『以四升鉢，盛滿冷水來。』阿難如教持來，以指按額上，汗滲水中，水即尋消滅。猶如終日炊空大釜，投一滲水，水即焦燃。頭痛之熱，其狀如是。假令須彌山邊，旁出亞崖一由延、至百由延，值我頭痛熱者，亦當消盡。舍利弗！如來頭痛如是。」

佛爾時說宿緣偈曰：

「先世吱越村，	有一吱越子，
捕魚置岸上，	以杖敲其頭。
以是因緣故，	經歷地獄久，
名曰黑繩獄，	燒煮甚久長。
由是殘因緣，	今得頭痛熱，
殺是諸釋時，	惡行毘樓勒。
此緣終不化，	亦不著虛空。
當共自謹慎，	防護身口意。
我自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
故說先世緣，	阿耨大泉中。」

佛語舍利弗：「汝見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欲使天、龍、鬼神、帝王、臣民，皆念其善，猶有此緣，況復愚冥、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諸羅漢、一切眾生，皆當學是。」

佛語舍利弗：「汝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當學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

歡喜受行。

佛說骨節煩疼因緣經第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佛語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於羅閱祇城中，有一長者子，得熱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醫子，別識諸藥，能治眾病。長者子呼此醫子曰：『為我治病愈，大與卿財寶。』醫子即治，長者子病得差；既差之後，不報其功。長者子於後復病，復命治之，差不答勞。如此至三，不報如前。

「後復得病，續喚治之，醫子念曰：『前已三差，而不見報。』長者子曰：『卿前後治我，未得相報，今好治我，差當併報。』醫子念曰：『見欺如此至三，如誑小兒，我今治此，當令命斷。』即便與非藥，病遂增劇，便致無常。」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醫子不？則我身是；爾時病長者子者，地婆達兜是也。」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與此長者子非藥，致令無常，以是因緣，數千歲受地獄燒煮，及畜生、餓鬼。由是殘緣，今雖得作佛，故有骨節煩疼病生。」

於是，佛說宿緣頌曰：

「我往為醫子，	治於長者兒，
瞋恚與非藥，	由此致無常。
以是宿因緣，	久受地獄苦，
爾時餘因緣，	故致煩疼患。
因緣終不滅，	亦不著虛空。

以是三因緣， 盡護身、口、意。
我自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
故說先世緣， 阿耨大泉中。」

佛語舍利弗：「汝見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欲使天、龍、鬼神、帝王、臣民，皆念其善，猶有此緣，況復愚冥、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五百羅漢、一切眾生，皆當學是。」

佛語舍利弗：「汝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汝當學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背痛宿緣經第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於是，佛語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祇，時大節日聚會，時國中有兩姓力士：一姓刹帝利種，一姓婆羅門種，亦來在會。時兩力士共相撲，婆羅門力士語刹帝利力士曰：『卿莫撲我，我當大與卿錢寶。』刹帝利便不盡力，戲令其屈伏也。二人俱得稱，皆受王賞，婆羅門力士竟不報刹帝利力士所許。到後節日，復來聚會相撲，婆羅門力士復求首刹帝利力士，如前相許，刹帝利力士復饒不撲，得賞如上，復不相報。如是至三。」

「後節復會，婆羅門力士重語刹帝利力士曰：『前後所許，當一時併報。』刹帝利力士心念曰：『此人數欺我，既不報我、又侵我分，我今日當使其消。』是刹帝利便乾笑語曰：『卿誑我滿三，今不復用卿物。』便右手捺項，左手捉袴腰，兩手蹙之，挫折其脊，如折甘蔗，擎之三旋，使眾人見，然後撲地，墮地即死。王及群臣，皆大歡喜，賜金錢十萬。」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刹帝利力士撲殺婆羅門力士者不？則我身是；婆羅門力士者，地婆達兜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以貪恚故，撲殺此力士，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燒煮榜治，經數千歲。今我已成阿惟三佛，諸漏已盡，爾時殘緣，今故有此脊痛之患。」

於是，世尊自說宿緣頌曰：

「節會共相撲，	意欲屈彼人，
一舉撲著地，	令其脊中折。
以是因緣故，	久受地獄苦，
先世殘餘殃，	故致脊痛患。
此緣終不滅，	亦不著虛空。
護是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我自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自說宿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見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令得渡，尚不免餘殃，況復愚癡、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等當學是，護身三、口四、意三。」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八部鬼神，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木槍刺脚因緣經第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世尊晨旦著衣持鉢，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圍遶，共入羅閱祇城乞食，家家遍至。見此里中，有破剛木者，有一片木，長尺二，迸在一邊，於佛前立。佛便心念：「此是宿緣，我自作是，自當受之。」眾人聞見，皆共聚觀，大眾見之，驚愕失聲。佛復心念：「今當現償宿緣，使眾人見，信解殃對，不敢造惡。」

佛便踊在虛空，去地一刃，木槍逐佛，亦高一刃，於佛前立；佛復上二刃、三刃、四刃乃至七刃，槍亦隨上七刃；世尊復上高一多羅，槍亦高一多羅；佛復上乃至七多羅，槍亦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七里，槍亦高七里；佛復上高十里，槍亦如是；佛復上高一由延，槍亦隨之；佛復上七由延，槍亦上隨之。

佛於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縱廣十二由延，佛於上立，槍便穿石，出在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水，縱廣十二由延，深六由延，於水上立，槍復過水，於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大火，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焰上立，槍亦過焰，至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旋風，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風上立，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

佛復上至四天王宮殿中住，槍亦來上，至佛前立。佛復上至三十三天，上壁方一由延琉璃石，佛於上立，槍亦來上，在佛前立。佛去後，四天王相告曰：「佛畏此木槍，槍亦逐不置。」皆共僉然不悅，從三十三天化去。至焰天，焰天化去；至兜率，兜率化去；至涅槃羅他，涅槃羅他化去；至婆羅尼蜜，婆羅尼蜜化去；至梵天；木槍從三十三天，以次來上，乃至梵天，於

佛前立。諸天皆相謂曰：「佛畏此槍，捨走，然槍逐不置。」

爾時，世尊與諸梵天說自宿緣法；從梵天還，至婆羅尼蜜；婆羅尼蜜，下至涅槃羅他；涅槃羅他，下至兜率；兜率，下至焰天；焰天，下至三十三天；三十三天，下至四天王；四天王，下還至羅閱祇；所過諸天，皆為說宿緣法，槍亦復從上下至羅閱祇，佛亦為羅閱祇人說宿緣法。

佛與比丘僧出羅閱祇城，槍亦尋佛後，國人盡逐佛出城。佛問眾人：「汝等欲何至？」

眾人答曰：「欲隨如來，看此因緣。」

佛語眾人：「各自還歸，如來自知時節。」

阿難問佛：「如來！何以遣眾人還？」

佛語阿難：「若眾人見我償此緣者，皆當盟死墮地。」阿難便默。

世尊即還竹園僧伽藍，自處己房，勅諸比丘：「各自還房。」各受教還房。

阿難問佛：「我當云何？」

佛語阿難：「汝亦還房。」阿難即還。

佛便心念：「是緣我宿自造，必當償之。」即取大衣，四疊襪之，還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槍便從足趺上下入，徹過入地，地深六萬八千由延；過此地至水，水深亦六萬八千由延；過水至火，火高六萬八千由延；至火乃焦。當爾時，地六反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動，槍必刺佛脚也。」

佛被刺已，苦痛、辛痛、疼痛、斷氣痛。阿難即至佛所，見佛脚槍刺瘡，便悶死倒地。佛便以水灑阿難，阿難乃起。起已，禮佛足、摩拭佛足、鳴佛足，涕泣墮淚曰：「佛以是脚，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作何因緣，為此小木所害乃爾？」

佛語阿難：「且止，勿憂涕泣。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

阿難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

佛語阿難：「漸漸有降。」

舍利弗將諸比丘僧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禮已，一面住。舍利弗問佛：「不審瘡痛，增損云何？」

佛報舍利弗：「瘡痛漸漸有損。」

爾時，比丘眾中，漏未盡者，見此瘡，皆悲喚號泣曰：「世尊大悲，無物不濟，而云何有此痛緣也？」

佛語此等比丘：「且止，莫涕。我乃先世自造此緣，要當受之，無可逃避處。此對亦非父作、亦非母作、亦非王作、亦非天作、亦非沙門、婆羅門所作，本我自造，今自受之。」諸漏盡神通者，各自默然思惟佛往日曾所說偈曰：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惡事，
 此行還歸身， 終不朽敗亡。」

耆婆聞佛為木槍所刺，涕泣至阿闍世王所。阿闍世王曰：「卿何以涕泣？」

耆婆答曰：「我聞佛為木槍刺脚，是以涕耳。」

阿闍世王聞此語，便從床上，悶死墮地，良久乃穌。舉宮內外，咸皆驚怖。王起涕泣，勅諸臣曰：「速疾嚴駕，欲至佛所。」諸臣受教，即便嚴駕，白王曰：「嚴駕已訖。」王即便上車，出羅閱祇城。

城內四姓宗族、清信士女，聞佛為木槍所刺，王與弟耆婆，及此人眾，百千圍遶，共至佛所。下車、脫冠、解劍、退蓋，步進詣佛。佛右脇側臥，王禮佛已，手捉佛足，摩挲、口鳴，自稱國號姓名曰：「摩竭王阿闍世，問訊世尊，瘡痛寧有小損不？」

佛報阿闍世：「當使大王，常得安隱，長壽無病。王當治以正法，莫行非法。」佛便命王使坐，王即就座。

王問佛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不可毀壞。不審今者，何為此木槍所刺耶？」

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為緣對所壞。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槍能壞，宿對所壞。」

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世人所為作， 各自見其行，
行善得善報， 行惡得惡報。

「是故，大王！當學捨惡、從善。愚騃不學問，未識真道者，戲笑輕作罪，後當號泣受。是故，大王！不可以戲笑作罪，王當學如是。」

王語耆婆：「汝合好藥，洗瘡呪治，必令時差。」

耆婆曰：「諾。」耆婆即便禮佛、洗足、著生肌藥已，復讀止痛呪。耆婆出百千價[疊*毛]，用裹佛足，以手摩足，以口鳴之曰：「願佛老壽，此患早除。一切眾生，長夜之苦，亦得解脫。」即起禮佛，於一面住。

佛於是為阿闍世王、一切眾會故，說四諦法：「何謂四諦？苦諦、苦習諦、苦盡諦、苦盡道諦，是為四諦。」說是時，六十比丘，得漏盡、意解；萬一千人，得法眼淨。

王於是辭曰：「國事多故，欲還請辭。」

佛言：「可，宜知是時。」

王即起，稽首佛足，遶三匝而歸。諸眾亦各禮佛，遶三匝而還。

於是暮，夜半，有七天人，人人能出百種音聲，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床一匝而立。一天白佛：「瞿曇沙門！如師子受瘡，能忍苦痛，不告他人。」

一天又曰：「瞿曇沙門！如象受瘡，能忍苦痛，不語他人。」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犂牛號時，亦不覺苦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水牛號時，亦不覺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八臂天王受瘡，能忍苦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寶馬不覺苦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審諦清淨，不覺苦痛。」

第一天曰：「佛！人中師子、人中象、人中犂牛、人中水牛、人中八臂天王、人中寶馬、人中審諦清淨，世尊如此等，能忍苦痛。此輩愚耐痛，世尊以慧耐。不如外學、梵志，已過中年，懈廢取婦，故望度苦，無由得度。何以故？不能究竟故也。如來法中，清淨究竟，斷諸愛欲，滅盡涅槃，如此乃度三界穢海也。何以故？是輩心意正定，從四諦求涅槃故也。」

天於是以偈頌曰：

「凶獷難降伏， 癡疑無定智，
志荒處野露， 不度生死淵。
定智除凶愚， 調意眾縛解，
志寂無狂惑， 是度生死海。」

於是，天說偈已，佛默然可之。諸天見佛默然，知為可意，即稽首佛足，遶三匝已，忽然化去。

至清旦，佛語舍利弗：「往昔無數阿僧祇劫前，爾時，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羅[木*奈]國，各撰合資財，欲嚴船渡海。裝揀已訖，解繫張帆，便引而去。乘風徑往，即至寶渚。渚上豐饒，多有衣被、飲食、床臥、坐具，及妙婬女，種種雜寶，無物不有。一部賈客主語眾人曰：『我等以資財故，勤身苦體，渡海至此，所求已獲，今當住此，以五樂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眾：『此間雖饒眾寶、五樂、婬女、衣食無乏，不當於此久住。』

「是時，於虛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輩賈客，欲使從心所願，多得財寶，無為還歸，便於空中，語眾賈人曰：『此間雖有財寶、五樂、姝女、衣被、飲食，不足久住，當早還去。何以故？却後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魔天女，意欲使此賈客於此沒盡，不得還歸，於空中告曰：『卿等不足嚴駕欲還去，此間快樂，極可娛樂。此地初無水至，設當有水至此，此之眾寶、飲食、衣被、姝女、五樂，何由而有？前天所說，水當沒此，皆是虛妄，不足信之。』說已化去。

「第一薩薄聞天女語已，勅其部眾：『卿等勿復嚴駕欲得還去，莫信前天所說，此是虛妄耳。此間快樂，五欲無乏，閻浮勤苦，正欲求此，今已得之，何緣復去？』第二薩薄還告其眾：『卿等莫貪五樂，於此久住。却後七日，水當滿此，速疾市買，裝駕治船。前天所說，至誠不虛。設七日無水，猶當治嚴還去，豈可捨本父、母、妻子乎？若當却後七日，水不至者，便當於此五樂自娛，然後徐歸。若水審來，如前天所說者，治嚴已竟，去復何難？』」

佛語舍利弗：「却後七日，如前天所言，水滿其地。於時，第二薩薄，先已嚴辦，水至之日，所將部眾，即得上船；第一薩薄，先不治嚴，水至之日，與治嚴者爭船，船主護之，不令得前，便著鎧持杖，共相格戰。第二薩薄於船上，以鉞（麤官反）鉞鉞第一薩薄脚，徹過，即便命終。」

佛語舍利弗：「汝知第一薩薄者不？則地婆達兜是；第二薩薄，以鉞鉞第一薩薄者，則我身是；爾時，第一賈客，眾五百人者，則今地婆達兜五百弟子是；爾時，第二賈客，五百眾者，則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第一天女者，則舍利弗是；爾時，第二天女，則今名滿月比丘，婆羅門弟子是。」

佛語舍利弗：「我往昔作薩薄，貪財分死渡海，與彼爭船，

以鉞鉞彼薩薄脚。以是因緣，無數千歲，經地獄苦；於地獄中，無數千過，為鉞鉞所刺；無數千歲，墮畜生中，為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上鐵錐樹上。今雖得如來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為木槍所刺。」

爾時，世尊說宿緣偈曰：

「先世作薩薄，	乘船行渡海。
兩賈共爭船，	以鉞鉞彼脚。
以是因緣故，	地獄受鉞苦，
為畜常被射，	餓鬼上錐樹。
今已成佛道，	愍念眾生故，
雖得金剛身，	不免於木槍。
因緣終不滅，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備，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猶不免此對，況復愚冥、未得道者？是故，舍利弗！當護身、口、意，莫犯是三事。舍利弗！汝等當學如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歡喜受行。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

佛說興起行經卷下

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

佛說地婆達兜擲石緣經第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是時，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世，於羅閱祇城，有長者名曰須檀，大富，多饒財寶、象、馬、七珍、僮僕、侍使，產業備足。子名須摩提。其父須檀，奄然命終。須摩提有異母弟，名修耶舍。摩提心念：『我當云何設計，不與修耶舍分？』須摩提復念：『唯當殺之，乃得不與耳。』須摩提語修耶舍：『大弟，共詣耆闍崛山上，有所論說去來。』修耶舍曰：『可爾。』須摩提即執弟手上山，既上山已，將至絕高崖頭，便推置崖底，以石墮之，便即命絕。」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長者須檀者不？則今父王真淨是也；爾時子須摩提者，則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則今地婆達兜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貪財、害弟，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中燒煮、為鐵山所墮。爾時殘緣，今雖得阿惟三佛，故不能免此宿對。我於耆闍崛山經行，為地婆達兜舉崖石，長六丈、廣三丈，以擲佛頭。耆闍崛山神，名金埤羅，以手接石，石邊小片，迸墮中佛脚拇指，即破血出。」

於是，世尊即說宿命偈曰：

「我往以財故，	殺其異母弟，
推著高崖下，	以石墮其上。
以是因緣故，	久受地獄苦，
於其地獄中，	為鐵山所墮。
由是殘餘殃，	地婆達下石，
崖片落傷脚，	破我脚拇指。
因緣終不朽，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說此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尚有宿緣，不能得免，沉復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等，當學如是，莫犯身、口、意。」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婆羅門女梅沙謗佛緣經第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除一比丘——阿難也。

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爾時有佛，號名盡勝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時在波羅[木*奈]國，與大比丘六萬八千眾，皆是羅漢。舍利弗！爾時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種比丘名無勝，一種比丘名常歡。無勝比丘者，六通神足也；常歡比丘者，結使未除。

「爾時，波羅[木*奈]城，有長者名大愛，有象、馬、七寶，資財無極。大愛長者有婦，名曰善幻，端正無比。兩種比丘，往來其家，以為檀越。善幻婦者，供養無勝比丘，衣被、飲食、床臥、醫藥，四事無乏；供養常歡，至為微薄。何以故？無勝比丘，斷於諸漏，六通具足；常歡比丘，結使未盡，未成道故也。常歡比丘見無勝比丘偏受供養，興嫉妬意，橫生誹謗

曰：『無勝比丘與善幻通，不以道法供養，自以恩愛供養耳。』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盡勝如來弟子常歡者不？則我身是；欲知善幻婦人者，則今婆羅門女，名栴沙者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無故誹謗無勝羅漢，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中，受諸苦痛。今雖得佛，為六師等、諸比丘眾、漏盡、未盡、及諸王、臣民、清信士女說法時，以餘殃故，多舌童女，帶杆起腹，來至我前曰：『沙門何以不自說家事？乃說他事為。汝今日獨自樂，不知我苦耶。何以故？汝先共我通，使我有娠，今當臨月事，須酥油養於小兒，盡當給我。』」

爾時，眾會皆低頭默然。時釋提桓因侍後扇佛，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裏，嚙於帶杆，忽然落地。爾時，諸四部弟子、及六師徒等，見杆墮地，皆大歡喜，揚聲稱慶，欣笑無量，皆同音罵曰：「汝死亦吹罪物，何能興此惡意，誹謗清淨無上正真？此地無知，乃能容載如此惡物也。」諸眾各說，是時，地即為劈裂，焰火踊出，女便墮中，徑至阿鼻大泥犁中。

大眾見此女現身墮泥犁，阿闍世王便驚恐，衣毛為豎，即起叉手，長跪白言：「此女所墮，今在何處？」

佛答大王：「此女所墮，名阿鼻泥犁。」

阿闍世王復問佛：「此女不殺人、亦不偷盜，直妄語，便墮阿鼻耶？」

佛語阿闍世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

阿闍世王復問：「何者為重？何者為中？何者為下？」

佛語阿闍世王：「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阿闍世王復問佛，佛答曰：「身行麤現，此事可見；口行者，耳所聞；此二事者，世間所聞見。」佛語大王：「意行者，設發念時，無聞見者，此是內事。眾行，為意釘所繫。」

王復問佛：「意不可見，云何獨繫意釘耶？」

佛答王曰：「若男子、女人，設欲身行殺、盜、婬者，先當思惟，朝中人定何時可行也，思惟何處可往。」佛復語王：「夫人作行，先心計校，然後施行，是故繫於意釘，不在身口也。」佛復語王：「是口行者，欲行口行時，先意思惟：『若在大會，講論法時；若在都坐，斷當律時，設問我者，我當違反彼說，此間非是已事；若有是語者，我當反之，此受他意氣故，作是語耳。』若行此三事不著者，復更作計，當往鬪之曰：『彼欲殺汝、破汝、壞汝，汝當隨我語，莫信他人。』若作此兩舌者，成於虛偽，滅其正法，命終之後，墮於泥犁。」佛語王：「是故，口行繫於意釘，不繫身、口。」

王復問佛：「何以故？」

佛答王曰：「身三、口四，皆繫意釘，意不念者，身不能獨行，是故身、口繫意釘。」

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後行二事。
佯慚於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當慚於意， 然後耻身、口，
此二不離意， 亦不能獨行。」

於是，阿闍世王聞佛說法，涕泣悲感。佛問王：「王何為涕？」

王答曰：「為眾生無智，不解三事，恒有損減，是故悲耳。此眾生但謂身、口為大，不知意為深奧。世尊！我本謂身、口為大，意為小；今從佛聞，乃知意為大，身、口為小。」

佛問王曰：「本何以知身、口大，意為小；今方云意大，身口、小耶？」

王復白佛：「夫人殺生，人皆見之；若偷盜、婬姦，亦人

所見，此身三事，天下盡見；口行妄語、惡口、兩舌、言不至誠，此口四事，天下所聞；意家三事，非耳所聞、非眼所見。是故，眾生以眼見、耳聞為大。今聞佛說，乃知心意為大，身、口為小。以是故，身、口二事，繫於意釘。」

佛復問王：「云何知意釘為大，身、口二事，繫於意釘？」

王白佛言：「此多舌女人，欲設謗毀，先心思念：『當以繫杵起腹，在大眾中，說是輩事。』又聞佛說，是故，我知意大，身、口小。」

佛語大王：「今云何解意大，身、口小？」

王答曰：「設欲行事，先心發念，然後身、口行之。是故，知意大，身、口小。」

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當學此，意大，身、口小。」

說是法時，眾中八十比丘，漏盡意解；二百比丘，得阿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含道；八百比丘，得須陀洹道；八萬天與人，皆得法眼淨；十萬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十萬鬼神，受三自歸。

於是，世尊說宿緣偈言：

「盡勝如來時，	我比丘多歡，
毀謗於無勝，	墮於地獄久。
以是殘因緣，	多舌童女來，
在於大眾中，	前立謗毀我。
宿對終不滅，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佛道，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

龍、鬼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尚不免此宿緣，況汝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當護身、口、意。」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食馬麥宿緣經第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

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佛名毘婆葉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在槃頭摩跋城中，與大比丘眾十六萬八千人俱。王名槃頭，與群臣、庶民、清信士女，以四事供養毘婆葉如來及眾，終已無乏。爾時，城中有婆羅門，名因提耆利，博達梵志四圍典籍，亦知尼捷算術，及婆羅門戒，教五百童子。

「王設會先請佛，佛便默然許之。王還具饌，種種濃美，及設床座，氍毹毳[登*毛]。辦已畢，王執香爐，於座上長跪啟曰：『今時已到，唯願屈尊。』時毘婆葉佛，見時已至，便勅大眾，著衣持鉢，當就王請。大眾圍遶，往詣王宮，就座而坐。王即下食，手自斟酌種種餽饈。

「爾時，有一比丘，名曰彌勒，時病不行。佛及大眾，食已各還，還時，皆為諸病比丘請食。過梵志山，見食香美，便興妬嫉意曰：『此髡頭沙門，正應食馬麥，不應食此甘饌之供。』告諸童子：『汝等見此髡頭道人，食於甘美餽饈不？』諸童子曰：『爾實見。此等師主，亦應食馬麥。』」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山王婆羅門不？則我身是；爾時

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病比丘彌勒者，則今彌勒菩薩是。」佛語舍利弗：「我爾時興妬嫉，意言是輩不應食甘饍，正應食馬麥耳，及卿等亦云如是。以是因緣，我及卿等，經歷地獄，無數千歲。今雖成佛，爾時殘緣，我及卿等，於毘蘭邑，故食馬麥九十日。我爾時不言與佛馬麥，但言與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打-丁+鳥]麥仁；以卿等加言，當與佛麥故，今日卿等，食著皮麥耳。」

於是，世尊說宿緣偈言：

「我本為梵志，	所學甚廣博。
教授五百童，	在於樹園中。
在毘葉佛世，	形罵諸比丘，
不應食粳糧，	正應食馬麥。
汝等童子說，	實如師所道，
并及此等師，	亦應食馬麥。
以是因緣故，	久受地獄苦。
爾時殘餘殃，	亦五百比丘，
婆羅門時請，	當會毘蘭邑，
與卿食馬麥，	九十日不減。
因緣終不朽，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佛道，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尚不能得免宿世餘殃，況愚冥、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當學護三因緣，莫犯身、口、意。舍利弗！當學如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苦行宿緣經第十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是時，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羅[木*奈]城邊，去城不遠，有多獸邑，中有婆羅門，為王太史，國中第一。有一子，頭上有自然火鬘，因以為名。婆首端正，有三十相，梵志典籍、圖書、識記，無事不博，外道禁戒及諸算術，皆悉明練。時有一瓦師子，名難提婆羅，與火鬘少小親友，心相敬念，須臾不忘。瓦師子精進、勇猛、慈仁、孝順，其父母俱盲，供養二親，無所乏短。難提婆羅雖為瓦師，手不掘地，亦不使人掘，唯取破牆、崩岸及鼠壤，和以為器，成好無比。若有男子、女人欲來買者，以穀、麥、麻、豆置地，取器而去。初不爭價數，亦不取金、銀、財帛，唯取穀米，供食而已。

「迦葉如來所住精舍，去多獸邑不遠，與大比丘眾二萬人，皆是羅漢。護喜語火鬘曰：『共見迦葉如來去乎？』火鬘答曰：『護喜用見此髡頭道人為？直是髡頭人耳，何有道哉？佛道難可得！』如是至三。護喜後日復語火鬘曰：『共至水上澡浴乎？』火鬘答曰：『可爾。』便共詣水澡浴，已著衣服，護喜舉右手遙指示曰：『迦葉如來精舍，去是不遠，可共暫見不？』火鬘答曰：『護喜用見此髡頭道人為？髡頭道人，何有佛道？佛道難得！』護喜便捉火鬘衣牽曰：『共至迦葉佛去來，去佛甚近、不遠。』火鬘便脫衣、捨走，護喜逐後，捉腰帶挽曰：『為可暫共

見佛，便還耶。』火鬘復解帶捨走曰：『我不欲見此髡頭沙門。』護喜便捉其頭，牽曰：『為一過，共見佛去來。』

佛語舍利弗：「爾時波羅[木*奈]國俗，諱捉人頭，捉頭者法皆斬刑。火鬘代其驚怖，心念曰：『此瓦師子，分死捉我頭耶。』護喜語火鬘曰：『爾，我死終不相置，要當使卿見佛。』火鬘心念：『此非小事，必當有好事耳，乃使此人分死相捉。』火鬘曰：『放我頭，我隨子去耳。』護喜即放，火鬘便還，結頭、著衣服，即相隨共詣迦葉佛所。

「護喜禮迦葉如來足，於一面坐，火鬘直立舉手，問訊而已，便坐一面。護喜叉手，白迦葉佛言：『此火鬘者，多獸邑中太史之子，是我少小親友。然其不識三尊、不信三寶、不見佛、不聞法、不供養眾僧，願世尊開化愚冥，使其信解。』火鬘童子熟視世尊，從頭至足、從足至頭，覩佛相好，威容巍巍，諸根寂定，純淑調和，以三十二相，嚴飾其體，八十種好，以為姿媚，儀如娑羅樹花，身猶須彌山，無能見其頂，面如月滿，光如日明，身色如金山。火鬘見佛相好已，便心念曰：『我梵識記所載相好，今佛盡有，唯無二事耳。』

「火鬘於是說偈問曰：

「『所聞三十二， 大士之相好，
於此人中尊， 唯不覩二事。
豈有丈夫體， 猶如馬藏不？
寧有廣長舌， 覆面舐頭不？
願為吐舌示， 令我決狐疑。
我見乃當知， 如經所載不？』

「於是，迦葉如來便出廣長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兩耳，七過舐頭，縮舌入口，色光出照大千世界，蔽日月明，乃至阿迦膩吒天光，還遶身七匝，從頂上入。迦葉如來以神足

力，現陰馬藏，令火鬘獨見，餘人不覩。火鬘童子具足見佛三十二相，無一缺減，踊躍歡喜，不能自勝。

「迦葉如來為火鬘童子說法。說何法？說菩薩斷功德法：『何等為斷菩薩功德法？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云何菩薩身不可行而行者？後作佛時，身形短小，族姓子！是為菩薩身不可行而行報也。云何菩薩口不可言而言者？後出家學時，力極勤苦，乃當得佛，族姓子！是為菩薩口不可言而言報。云何菩薩意不可念而念者？菩薩後成佛時，境內眾僧，常不和合，在在處處，共相是非，族姓子！是為菩薩心不可念而念報。族姓子！是為菩薩三惡行對，族姓子！當棄是。』

「於是，火鬘童子即退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我今懺悔，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願世尊當受我此懺悔，從今已往，不復敢犯。』如此懺至三。迦葉如來，默然受之。火鬘童子、護喜童子，俱起，稽首佛足，辭退而還。

「火鬘童子於中路，忽思惟向三惡報，便報護喜曰：『卿為失利，不為得利；卿為無利，不為有利。我不應見卿面，不喜聞卿名。』護喜答曰：『何以故爾？』火鬘曰：『卿早從迦葉佛，聞深法寶，何能在家，而不作道？』護喜答曰：『卿不知我父母年老，又復俱盲，供養二親，何由出家？我亦久欲為道耳，若我出家為道者，父母便當命終，以是故，不得出家耳。』火鬘語護喜曰：『我從迦葉佛聞菩薩行三惡緣對，不復樂在家。我欲從此還至佛所，求為比丘。』護喜報曰：『善哉！善哉！火鬘得思惟力耶，便可時還。所以然者，佛世難值故也。』火鬘童子即抱護喜已，便遶三匝，叉手謝曰：『我設有身、口、意，過於卿者，願見原恕。苦卿指授正真大道。』

「於是，火鬘童子說頌讚曰：

「『仁為我善友， 法友無所貪，
 導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譽。』

「火鬘童子於是說偈已，遶護喜三匝已，還詣精舍迦葉佛所，稽首佛足，兩膝跪地，叉手白佛言：『寧可得從迦葉如來，下鬚髮入道，受具足戒不？』」佛語舍利弗：「迦葉即度火鬘童子，為道授其具足戒。」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火鬘童子不？則我身是；火鬘父者，今父王真淨是；爾時瓦師童子護喜者，我為太子，在宮嫫女，時夜半，作瓶天子來謂我曰：『時到，可出家去為道。』者是。舍利弗！此護喜者，頻勸我出家，則是作道善知識也。」

佛語舍利弗：「我前向護喜作惡語道：『迦葉佛，髡頭沙門，何有佛道？佛道難得！』以是惡言故，臨成阿惟三佛時，六年受苦行。舍利弗！爾時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我如是雖受辛苦，於法無益。我忍飢渴、寒熱、風雨、蚊虻之苦，身形枯燥，謂乎我成佛道，實無所得。舍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償先緣對畢也，然後乃得阿耨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耳。」

於是，世尊說宿緣偈曰：

「我昔火鬘童， 向於護喜說：
『髡頭何有佛？ 佛道甚難得！』
以是因緣故， 六年日不減，
受此勤苦行， 望得成佛道。
不以是苦行， 能得成佛道，
非道而行求， 因緣自纏繞。
宿緣終不朽，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佛道，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人、神鬼、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一切眾生，皆欲度之，我猶不免宿對，況復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當學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當學如是。」

佛說如來先世因緣時，萬一千天子，得須陀洹道；八千龍，皆受五戒；五千夜叉，受三自歸。

阿耨大龍王叉手白佛：「世尊！於我泉上，受我供養，說宿命因緣法，使我將來成佛時，莫有如此因緣；使我眾惡皆盡，作真淨如來。」

佛語阿耨大龍王：「汝欲得如是願者，當極護身、口、意，不令犯者，可得如上所願，眾惡消盡，作真淨如來。」

阿耨大龍王聞佛所說，踊躍歡喜。以天栴檀香散佛及五百羅漢上。

佛於是為諸天、龍、神，說安慰法：「何謂安慰法？行布施法、行持戒法、行生天道法、行斷欲法、行斷三惡道法、行無漏法、行清淨法。」

佛說如是已，與諸比丘，各離本花座。比丘圍遶佛，踊在虛空，高七多羅，以神足飛行，猶鳥翔雲，徐徐而還，在羅閱祇竹園精舍。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歡喜受行。

佛說興起行經卷下